

小說新報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67

第四年第一期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南京圖書館藏

小說新報 第四年 第一期 目錄

面封

陳南慶女史花卉冊頁第一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畫集

林琴南先生最近之墨寶

上海名花陳綠雲金豔紅合影

邊壽民蘆雁冊頁第一幅

上海名花冠芳小影

上海名花妙香小影

錢竹汀楹聯墨蹟

上海名花榴眉小影

南京名花瞻雲閣小影

錢叔美古佛真蹟

蘇州豔葉老五小影

上海豔葉老四小影

說滙

清代 俠聞 惠泉御蹟

目錄

(定東)

社說會 勝藍痛語

清代 俠聞 白寡婦

哀情 芳塚

清代 俠聞 紅燈翠影

言情 風流餘韻

寓言 黃花溪

倫理 易孝子

家庭 怨耦

社會 浦江血案

哀情 薛茗華

社會 佳婿

哀情 雙鴛井

言情 千里姻緣

以上短篇小說十四種

體情 無邊風月傳

偵探 恐怖黨

偵探 恐怖黨

(指嚴)

(少芹)

(瘦鷓)

(綺緣)

(隔雲)

(東園)

(劍山)

(恨人)

(廬父)

(民哀)

(季廬)

(藥聾)

(瀟郎)

(雙熱)

(瘦鷓)

小言情 靈河三影錄
小寫情 好女兒
小說會 新上海現形記

以上長篇小說五種

●談音

鈿影釵光錄

白雪紅梅館隨筆

技擊述聞別錄

憶紅樓漫錄

●豔藻

長相思詞

春怨曲

嚼盒悼亡詞

為淑青致同學妹問新婚韻事書

●諧藪

戊午頌馬文

戲擬元寶通告文

擴充接財神法芻議

(茗狂)

(爛柯)

(定夷)

(塵父)

(爛柯)

(鴻壽)

(綺緣)

(大聲)

(大聲)

(戴坤)

(詩隱)

(秋水)

(秋水)

(秋水)

嘲走馬燈賦

民國說

東方朔新歲謠之新釋義

滑稽新語七則

●劇本

言情 凱旋

●報餘

燃脂織錦

梔子同心圖續錄

妃白儂黃

戊午元宵賀沈頌華牋

答海寧鍾更叟賀新歲書

同命鳥說部序

鐘聲吟什

各體詩鐘十六條

燈市謎塲

●補白

文虎四十條

名不備載

(詩隱)

(東園)

(東園)

(卓呆)

(葦園)

(東園)

(東園)

(東園)

畫集

花奴



奇書快觀

家庭必備之書 閨房金鑑

業已出版

●第一集育兒術

李定夷著

育兒為婦女唯一之天職凡在婦女皆當盡心研究之小國民即異日之主人翁負有莫大之責而為人母者實間接負此鉅任是以本書列育兒為首集

●第二集御夫術

貢少芹著

吾國夫婦道苦由來已久其故在婦女缺乏能力不能操縱男子以是每為男子所凌虐是集專述男子之心理與婦女對付之手段人之種種不一駕御之術亦因之而異

●第三集行樂術

吳綺綠著

人生如朝露原貴及時行樂婦女心胸視男子為率尤不可不注意惜花愛月園亭之行樂也涉水登山遊覽之行樂也至若閨房之行樂事有甚於畫眉者行樂之範圍極廣而行樂之法術無窮

●第四集美容術

徐半梅著

西子潔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可知粧飾為婦女不可不研究之要務徐子為文學新劇家於此道研究有素纖纖瘦肥皆具妙訣婦女讀之受惠無窮

●第五集理財術

吳綺綠著

試執途人而問之曰子願多財否無不應之曰然蓋今之世界純為黃金勢力所佔有婦女寄男子靡下事仰給於人為至苦惱之事本集為婦女計理財之道無論何種婦女習之皆可致富

●第六集爭寵術

呂紅俠著

女為悅己者容古有成訓婦女欲求寵於男子固人人具此心理然求之無道則嬌揉造作轉覺可憎故爭寵亦有法術非空言可求熟讀此編者雖求如楊太真之三千寵愛在一身亦不難也

出版書籍首貴實用主義 閨房金鑑一書純

以適合婦女實用為宗旨男子讀

之可以秘婦女之種種功用尤有無限妙趣著

者皆知名之士以上六集 每集析為五六

編每編又分數十節總計三十萬言

分訂六厚冊定價大洋二元加送布製錦匣一只外部

函購另加寄費二角

林琴南先生最近之墨寶

劉小若畫廬圖
著人宜知情旨此畫二小秋亦佳矣
所畫中景并頗多佳處
謝師江
錦江劉小若畫廬圖
畫景甚佳，乃其畫中之最上
圖也。王履文，林琴南詩。



劉錦江字哲廬別署苦海餘生

影合紅豔金雲綠陳花名海上



紅豔爲者身半雲綠爲者身全

邊壽民蘆鴈冊第一幅



五更霜月下空
江汀草汀花
一燈明滅臥蓬窓
葦間壽民

吳興陸叔同珍藏

吳興陸叔同珍藏

影小芳冠花名海上



統總大國花



影小香妙花名海上

錢竹汀楹聯墨蹟

剛

日

讀

經

柔

日

讀

史

无

酒

學

佛

有

酒

學

儂

竹汀錢

大昕

印

印

影小眉榴花名海上



四老葉其爲者衣黑



影小閣雲瞻花名京南

錢叔美古佛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蘇州豔葉老五小影



良如玉之侍兒

上海豔葉老四化身小影



寶蟾之侍兒

說
滙

卷
奴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著 名 之 版 再 新 最

女 界 寶

● 婦女之韻事
 ● 婦女之奇蹟
 ● 婦女之談
 ● 婦女之秘史
 ● 婦女之黑幕
 ● 婦女之義俠
 ● 婦女之多情
 ● 婦女之美貌
 ● 婦女之普通
 ● 婦女之怪異
 ● 婦女之邪正
 ● 婦女之哀樂
 ● 婦女之奸
 ● 婦女之賢
 ● 婦女之智愚
 ● 婦女之剛柔
 ● 婦女之善惡
 ● 婦女之壽母
 ● 婦女之徐娘
 ● 婦女之少婦
 ● 婦女之女郎
 ● 妙齡之女郎
 ● 此書無所不備
 ● 蔚為女界之寶

冊 大 六 共

比來坊間出版書籍較難雜以蚯蚓蠹蝕亂玉魚目混珠使此高尚生涯價值江河日下其故由一知半解之文人與惟利是賴之書賈狼狽為奸污我斯文言之殊堪痛憤本局新出版之女界寶獨能痛懲此病撰述則盡屬名家蒐輯則包羅萬象第一痛洗編纂之弊端由毘陵李定夷先生總纂先生合文學小說為一手久蜚聲於著作界分撰者如廬山逸史許指巖苦海餘生江山潤徐吁公倪軼池吳綺綠黃少芹黃花奴朱劍山許塵父零丁山人等皆當代知名之士內容凡分八集悉記近來婦女之軼事形形色色皆屬未經人道計足四十二萬言無一篇非專撰之稿情節婉麗趣味濃深不特為女界之寶亦男界無上之消遣品 與借廣告以吹法螺者實有天淵之別分訂章冊定價大洋二元加贈錦匣一只 外埠函購另加寄費二角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說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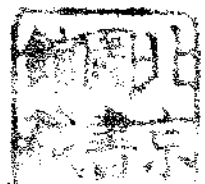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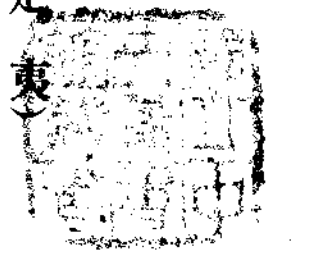


清代 惠泉御蹟

(定 衷)

惠泉爲江南名勝之區。清聖祖歷次南巡。皆駐蹕焉。其時尙以節儉風天下。蘇撫湯斌（後諡文正）亦無夸靡。要寵之習。御舟入境。邑令猶坐堂斷事。清簡不繁。概可想見。後雖稍事紛華。亦不過結綵爲樓。懸燈映水。點綴湖光山色而已。及高宗繼武先人。重修舊典。於是鑾輿所至。工作繁興。官民鋪張。揚厲。竭蹶將事。以博十全老人一粲。駕幸惠泉之日。嘗顧侍臣語曰。江南爲山水奧區。揚州繁華矣。而無真山水。金山佳矣。而有戒心。惟惠山幽雅閒靜。獨稱朕意。以故駐蹕之日。獨多羣下揣摩上意。獻媚益殷。譽之者謂百廢俱舉。毀之者則謂勞民傷財。當日華靡狀況。故老相傳。歷二百年。猶有能道之者。

先是江督黃廷桂受內侍密囑。疏請聖駕南巡。猶恐不足哄動觀聽。則暗令各府州縣。收取鄉紳耆老。呈詞詳院奏請。以明萬民望幸之意。實則連篇累牘之章奏。皆深文作僞也。南巡之詔未下。而官府差弁。已四出殃民。凡寺觀園林之稍有聲名者。無不從事增飾。而以鉅款責之紳民。官威所及。誰敢拂逆。惠泉既爲江南名勝。故錫邑人士之供差尤繁。幸當承平之世。物力富饒。雖受騷擾。尙堪支持。而各山景物。久經風雨剝蝕。之後。藉帝王餘蔭。得復舊觀。亦未始非幸運也。其中最邀帝眷者。厥惟漪瀾堂與寄暢園。兩地



本頁盛名。曾由內侍傳旨。定爲臨幸之所。平泉草木。被此寵榮。引爲希世曠典。故葺治更爲精美。顧中翰迎駕詩曰。漪瀾堂一闕。誰敢汲名泉。樹杪浮金碧。樓頭奏管絃。旗亭多繫馬。寺港少停船。醉尉頻呵問。踟躕立道邊。名園惟寄暢。聖祖惜登臨。亭樹有衰盛。溪山閱古今。巖居留睿照。野趣洽宸襟。九老荷光寵。三朝祖德深。就此詩意推想。可略稔當日情景。願皇皇聖諭。嘗布告天下。江南多名山古剎。祇令掃除清潔。不得有所增飾。蓋雖居絢爛奢華之實。猶不欲有絢爛奢華之名。奎光（中翰名）之詩。尙多隱而不露。抑而不揚者。倘使據實直言。殆當不止如此。然而悉心細味。浮夸情景。已歷歷如繪矣。

二泉漪瀾堂者。聖祖南巡。曾幸其地。觀泉汲水。與耆舊閒話桑麻。引爲至樂。游覽之餘。嘗御題其堂刊之。碑石著爲曠典。比高宗南巡。邑令王鎬先意承旨。集紳民商議興修。其時雖未棟折樑傾。而粉垣剝落。雕欄頹敗。斷不足辱萬乘之尊。衆意僉以興修爲是。王曰。興修之費。數當不資。惟諸君分任之。積欸愈巨。則規模愈大。倘得天語褒許一邑之榮。卽諸君之榮也。紳民聞言。自無敢反對者。乃爲解囊捐輸。不足更議。按田攤捐。以贊同者寡。不果。王遂請於省吏。乞移公款。仗助。不意爲黃督批斥。竟根據明詔。加令以輕舉妄動之名。令爲大訛。以督院前恭後倨。莫稔意旨所在。問計於幕友。幕友笑曰。公第勿再請款。卽無事矣。凡諸工程。自當進行督憲。特不願移動公帑耳。王以爲然。乃召巧匠。至立使勘視舊屋。繪圖以進。一日而圖成。視舊大加宏敞。於是剋日興工。無間晝夜。堂臨方池。後爲二泉。聖祖御碑在焉。王令毀而重建。其堂大不踰前而高。則過之飛簷峭角。畫棟雕樑。八方洞開。繞以廣廊。沿廊配置紗隔。上爲花板。繪畫精細。雕鏤工妙。金碧絢麗。煥然一新。堂之中設御座。而移御碑於白雲庵。堂下鑿石爲池。四圍石岸。雕刻花紋。備

極新巧。舉凡珍禽奇獸之屬。都有栩栩欲活之勢。清泉從石龍口下注。向與池平。今則更深。鑿丈許。使石龍高出池面。下注之水淙淙有聲。清朗可聽。底鋪錦紋小石。五光燦爛。諦而視之。泉水明澈。見底彷彿。萬縷紅霞。自天際映入堂之外。池之旁。琪花芳草。玉樹瓊株。栽植殆徧。亦足遊目騁懷也。環堂盡懸絳燈。耗費至數千金。鈎心鬥角。競事輝煌。天皇聖明之頌。紅炬光中。觸目皆是。卒之其費仍源源取之於民。王令不特未捐捧金而公。歎之飽入私囊者。轉逾千金之鉅。及上遊幸是地。頗爲愉悅。特召王令進見。邑侯未秩咫尺。天威不禁爲之穀。鯨上忽詢曰。此處部署是否。汝所承辦。王崩角稱是。上笑頷之。恩賜點心時。兩廊隨駕者。多大臣黃督。亦在其列。令以微員獨獲賜食。洵異數也。已而上又曰。尤某尙有後否。其子孫能世其業乎。先是。邑有尤某者。以善雕刻著名。凡犀玉珠寶之屬。無一不能精鏤。巧琢。方成童時。戚家有犀杯一。極寶愛之。其父假之歸。適有犀在。尤乃仿爲之款式。如一。惟色澤略遜。則搗鳳仙爲汁。如染指甲。法染之。遂與原杯無殊。人莫能辨真贋也。於是尤犀杯之名大噪。聖祖南巡。聞其名。召而試之。大爲稱許。攜之北歸。服務內苑。後以年老返鄉。嘗言禁中有珠玉之精。小於龍眼。堅過純金。亦能迎刃有餘。真絕技也。高宗在宮內。習知其事。故諄諄問其後裔。王令不稔。有此故事。一時茫然不能對。惟免冠請罪。上亦不怒。囑查訪。奏復而已。尋有貂皮綵緞之賜。而漪瀾堂則以屢經修葺。巍峨廣廈。歷久常新。十全老人南巡之遺蹟。於今摩碑石。猶可探尋也。

寄暢園者。雍正年間。嘗沒於官。乾隆初元。歸於秦氏。園中佈置。亭臺軒榭之屬。無不應有儘有。然一邱一壑。總未脫尋常園林氣味。不知違何幸運。忽爲高宗所眷。注特頒宮帑千兩。爲修葺之資。大吏奉承上意。

於秦園之責望。獨嚴秦之族老有名五輯者。薄有田產。賜帑之詔既下。族人皆引爲榮。五輯獨受寵。若驚慄慄危懼。卒不敢具領。而解私囊爲修理費。樓臺金碧。花木葱蒨。相與輝映。燦然可觀。秦氏力意求工。並徵蘇揚女樂。納之園中。管絃嘖嘖。蘭麝氤氳。極一時之盛。五輯素工丹青。繪王母山水。二軸擬獻於上。以爲吉頌。及上至五輯。與族人跪迎。上賜綵緞二十八疋。五輯以畫進。上又賜貂褂。計秦氏接駕之人。年九十者一。八十外者二。六十外者四。時汪相國由敦隨駕在側。帝笑語汪曰。其喚之起。年老者可勿多禮也。汪唯唯。然龍鍾者已幾不能起矣。上又製詩囑和。咫尺天威。竟無敢應者。其後族人以御詩刊之壁。上南巡遺蹟。遂與漪瀾堂並傳矣。

定夷曰。高宗屢巡江南。必遊惠麓。南巡遺蹟之可紀者。翳獨漪瀾堂與寄暢園乎。特以兩地當時粉飾獨盛耳。友人某君之祖語余。南巡詔令既頒。邑令集諸工作於武廟。榜其門曰大差局。每一巡行。官民辦差。輒歷年餘。若滿桌燈檠。馬槽火盆。竹篋等品。集於局者。動以萬計。工匠在此期內。無暇復及他事。而官給工資。恆不及尋常所獲之半。怨氣滿腹。不敢言也。至商舖則除迎駕閉市等損失外。亦須供給物料。中以木業賠累最鉅。次則綢莊。蘆店。燈肆用品。雖由官發價。而數極扣尅。得半爲幸矣。嗟乎。專制帝王之威福。有如是乎。無惑乎世之作皇帝夢者多也。

社會小說 勝藍痛語

(指 嚴)

某生江南世家子。遠祖某清乾隆間爲閣臣。晚歸林下。築園娛老。饒水石之勝。高宗南巡。曾駐蹕焉。以故奎章御翰。灑染徧堂宇。至今里人嘖嘖稱之。逮生式微矣。而門第清華。秉承詩禮。所謂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者。流風餘韻。殆猶未盡泯汰。性頗穎悟。父延師教之。讀猛進。異常兒偶。出小試亦甲。儕輩會中朝廢科舉。崇學校。生乃立起舍。舉業投考。滬濱某學校。既獲最錄。負笈而往。父名諸生。鄉里稱爲有德望者。臨行訓之曰。今朝廷雖變法。中西學並重。願其爲學校尊師重道一也。且郡萃州處。有切磋之益。無奔走之勞。何幸如之。爾其勉修德業。保存國粹。勿墮時俗。蠶陵之惡習。生唯唯受命。此時蓋如素質未染。自以爲岨然不可滓也。無何肄業年餘。試輒高等。於是師長之獎譽。朋輩之激揚。醞釀薰炙。日事驕桀。校規故放生計。智橫縱得爲非法之自由。甚至飲博狎賭。失其常度。管理者姑息從事。不敢施呵斥。至此卽呵斥亦無裨也。生樂此不疲。恒遇假期。亦不復返里。家人以爲刻苦。寄書且慰藉之。

有教員某氏者。積學篤擊人也。夙與生父善。甫受事。晤生。愛其明敏。卽加青眼。竭誠施教。誨謂有以成全之。私交公誼。兩盡其美。予故樂爲此生。初亦感戴親近。就正質疑。無虛日。及習染既入。惟恐某氏知漸事趨避。託故遠引。十召不一。至某氏心知有異。留心潛訪。悉獲其狀。鬱然以爲大感。心口自量。以爲吾發之怨及同人。不發曷以對吾好友。輒轉數日。毅然曰。吾不忍負友。必函告其父。書既去。父乃親詣滬。巡訪某氏。相與至逆。旅詢。顧末某氏質述不稍諱。且曰。吾心力窮矣。令嗣苟可去。宜速去。吾亦將從此逝。父尋思良久。乃避席請曰。先生若念故交。則請畢一言。否亦當如先生旨。某氏曰。奈何。父曰。豚犬之不肖。有負良

師雖放逐。不足以蔽辜。然念區區繼先人之業。止有此子堂上。老母望孫成立。尤切此間。既不可久留。鄙意當挈之歸里。即延先生屈趾。寒舍朝夕納誨。爲做宗成。全此一脈。感且不朽。某氏答謝曰。何言之沈痛也。某豈憚盡此義務者。願今世科學繁密。非學校無以窺全豹。閉戶造車。斷難出門。合轍則某既徒耗心力。令嗣亦虛度光陰。雖品格德性。可以養成。而才智不適於世用。寧非誤盡蒼生。某固闇然。亦不爲此也。君當別籌善策。父曰。否。否。所謂科學者。如英文、算術、理化之類。吾宗族外戚之能者。不乏其人。當使之各任一科。按時傳授。惟學校所稱主科之修身、國文、歷史、地理等。則屈先生兼任之。自吾知先生最稔任俠。如先生當亦義不容辭者。先生其有意乎。某氏不獲已。強諾之。於是父遂往某校爲生請退學。挈之以歸。生不肯從。勸導再四。加以強迫。始快快歸。於是乃延某氏教於塾。生輒鄙之曰。守舊之林。頑固之藪也。願自是生有所約束。意不可復縱。約年餘。生頗知向學。造詣殊猛。某氏謂父曰。可矣。吳門有某校者。規模頗整。肅盍往從之。鄙人亦將就職於斯。得爲師生如舊可也。父允諾。某氏遂與生復入學校。

某氏之大有造於生。且其竭誠以促生長進者。晚近實所罕見。生亦漸革前非。知某氏循循善誘於己。實大有益於是前之若。有夙憾焉者。至此亦漸就冰釋矣。越三載。生且畢業。就試得優等。當派游學歐美。此機會不易得。僉噴噴生羨。頌行父召而訓之曰。爾今日學已小成。不虛家庭之期望。誠堪喜悅。願爾之得有今日者。果伊誰之賜耶。爾試言之。能中其肯綮否。生始言父母之保護。督率。父搖首非之。又言師長之訓誨。有方。父曰。固也。然此廣義未足。扼其要。生曰。然則國家作育人才之力耳。父曰。語未嘗不是。而意更遠。吾不謂此也。生躊躇良久。不明父意之所在。窘不能置。答父曰。爾自不知飲水思源。故忽忽忘之耳。尙

憶。滬。上。某。校。退。學。之。日。乎。此。卽。爾。一。生。根。基。立。定。之。紀。念。日。而。握。其。樞。紐。使。爾。如。夢。之。初。警。如。死。之。復。蘇。者。則。某。先。生。力。也。生。曰。兒。知。父。來。督。責。耳。於。某。先。生。又。何。與。父。曰。不。有。某。先。生。吾。焉。知。來。督。責。哉。語。未。已。探。囊。中。出。一。函。擲。示。之。曰。爾。第。讀。此。卽。知。某。先。生。苦。心。矣。生。受。而。讀。之。略。謂。一。列。子。悲。亡。羊。墨。者。沐。染。絲。誠。懼。其。有。所。習。也。今。校。中。日。事。放。任。青。年。血。氣。未。定。安。能。自。克。羣。居。終。日。繼。以。出。游。多。歧。近。墨。予。不。忍。言。矣。而。令。嗣。以。穎。慧。之。質。適。當。其。衝。墮。落。之。速。誠。爲。可。哀。其。瑣。瑣。者。固。不。必。述。但。晚。間。飲。酒。過。度。深。夜。始。歸。或。至。喧。逐。跳。躍。詬。厲。僕。役。以。爲。常。執。事。者。充。耳。置。之。予。實。不。忍。聞。也。又。或。夜。出。玩。月。徘徊。三。五。竟。越。校。門。亦。不。知。於。何。時。復。歸。而。宿。舍。中。燈。火。熒。熒。相。聚。作。怪。聲。者。往。往。而。然。奴。僕。私。相。語。曰。嘻。博。也。此。等。情。景。足。下。以。爲。可。忍。否。曩。時。吾。於。課。暇。輒。招。令。嗣。入。寢。室。與。之。討。論。日。間。所。授。娓娓。不。倦。彼。亦。心。領。神。怡。若。有。至。樂。餘。味。醇。醇。吾。以。爲。教。學。相。長。之。益。誠。不。可。多。得。也。曾。幾。何。時。而。蘭。茝。不。芬。荃。蕙。爲。茅。失。今。不。救。下。流。曷。極。然。予。已。剛。柔。互。用。厥。策。告。窮。其。勢。譬。之。傳。染。疫。病。一。日。一。時。險。象。環。起。自。非。用。隔。離。消。毒。之。法。斷。然。不。能。有。效。足。下。閱。此。書。後。請。速。來。此。熟。籌。所。以。隔。離。消。毒。者。以。救。令。嗣。呼。吸。垂。危。之。病。臨。穎。焦。灼。幾。不。成。語。一。生。閱。之。色。驟。變。若。有。大。不。釋。然。者。顧。念。事。已。過。形。諸。詞。色。徒。傷。老。父。心。而。構。某。先。生。之。怨。較。量。殊。不。值。得。乃。隱。忍。良。久。轉。強。作。笑。容。曰。先。生。愛。我。哉。微。此。函。曷。以。有。今。日。兒。今。往。一。拜。別。於。函。丈。間。何。如。父。領。之。曰。固。宜。爾。其。永。勿。忘。此。愛。人。之。德。可。也。某。生。唯。唯。退。疾。趨。某。先。生。所。曰。某。今。遠。涉。重。洋。不。復。撰。杖。侍。左。右。心。實。歉。然。先。生。大。德。所。不。敢。忘。異。日。歸。來。必。有。以。報。某。氏。見。生。詞。氣。誠。懇。起。挽。其。手。欲。勞。以。好。語。忽。躓。衣。角。而。顛。生。亦。隨。牽。仆。適。相。壓。而。某。氏。御。目。鏡。觸。書。案。足。碎。餘。片。入。眶。破。臚。痛。不。可。忍。僕。走。救。之。生。號。哭。呼。

過衆知其誤傷勿責也。疾邀醫治，某氏遂眇。生出某氏門，微作恨聲曰：此猶未足以報也。渠苟不死，五年後試吾伎倆耳。

生之抱憾於某氏，蓋不僅爲奪其不軌則之自由而已。抑大有黑幕存焉。初某校附近多荒僻，生徒購求小食，不可得，則必囑校役遠足取之，頗苦其繁難。校役之友有黠者，相與謀曰：吾輩盡買於是，利市必三倍。於是校旁小肆紛紛起，凡餅餌糖果玩具文具遊戲品，以至酒食小饌，而成衣織物之具，亦間有焉。不一年而鱗次櫛比，若小市集然。買人多挈眷以居者，鴉囊碧玉往往露半面以窺購物之青年。於是孟子所謂食色性也，果連帶而至矣。新學少年，昌言自由，色膽益復壯厲。昔日猶畏父兄之詰責，至是離家庭遠，尊長來宿校中，管理之人則皆與吾輩講自由之黨友也。安能干涉吾之人權？遂一切破棄而不顧。成衣有女某姑者，羣目豔之，願居爲奇貨，非揮多金不得近。近而不悅於某姑，亦無以遂其慾。生恃慧俊，獨爭上流，爲入慕賓。妬之者幾輩，睥睨欲刺其腹。生不悟，與有割臂盟事。方殷而某氏以書促父來，強捉以去。生去而妬者取以代，且挈之遁。生聞已恨絕矣，而夙所慕之某女友亦忽於同時，致絕交書，謂其有隱慝，不可與偶。此女友者，固父執之息名族，多財而又有美譽者也。父知而責生，謂既負惡名，非游學歐美，歸不許定婚，以堅其志，而絕其妄想。生疊遭挫折，心常懷疑，以爲必有訐其私者，致兩事俱敗，不意父忽示以某氏之書，莫須有，適相脗合。某氏百喙難辭，故尤觸生之宿忿，而斗生其惡感也。

生游美年餘，書報父曰：兒將與外婦結婚。國中女教凌夷，婦權薄弱，非借資異族，不足以強種。蓋銜父阻婚之怨，小試其反惡之聲，尙非事實也。父得書怒甚，乃引繩批根，以某氏前書爲主文，大肆詰責，謂「吾

家世德長厚。詩禮昭垂。斷不應至。爾而破壞前此滬校之事。幸某先生力救。始得生死肉骨。既已革面洗心。自當始終如一。乃國門甫出。故態復萌。一之爲甚。其安可再爾其速。自遏絕邪念。肆力於學。他日歸國。自詠好逑。若其繫戀私情。不顧名譽。則大非吾子。寧至覆宗絕祀。不願爲淫辟人之父。戒之戒之。毋蹈覆轍。生得書以爲眇師。復來惡作劇也。切齒謂曰。前次小試。吾技未足以懲此獠。他日歸國。苟使若得瞰飯地者。非夫也。

某氏貧。諸生復一目盲。其苦可知。既失館。方賣文爲活。常謂吾有德於某生。他日名位必顯。其所以報我者。殆必足使吾溫飽也。於是欣欣然望某生之畢業歸國。且意瀕行時之誤傷已目。某生必抱歉來書。殷殷多慰藉之詞。某氏墮其彀中。以爲果用情於己矣。一日某校允聘某氏爲記室。以其眇不適於教員。故降而從之。事已訂約。忽囑人婉辭拒之。致金六餅爲謝。某氏勿解其意。卻金勿受。集同人質詢某校。反汗之意。校長囁嚅語曰。某氏善。許人陰私。恐爲同輩所不喜。故不如早絕之耳。同人詰何以證其然。校長不肯語。固詰之。始曰。昨得一函。無姓名。中頗多牽涉他人隱隱語。故已焚之。然既有此函。同人類閱之。恐滋疑慮。不得已而出此問。其函所自來。則外洋游學生所投也。某氏不知其原因。自嗟運蹇。浩嘆而已。某氏既困阨。不得伸。乃就商於生父。生父聞之時。時周卹且爲之延譽。旋復得爲某小學教員。束脩羊瘦。不足以贍家室。有子二。長畢業於中校矣。亦急欲謀衣食。因就某書局謄寫生。月獲數金。聊補餽粥。久之。會省垣召試出洋學生。謄寫生歸。語父曰。兒雖鈍。按所試科目。尙能爲之願往。一試。某氏曰。計此行往返川資及試費。亦須十餘金。試而不售。是虛擲也。吾艱窘至此。尙能虛擲一文乎。欲不允。生父聞之曰。是區

區者亦何靳彼既有志未可厚非吾爲子成之遂捐金送之行尋果獲售負笈出重洋喜可知也生父鼓掌曰適與吾兒同校吾兒尙有一年期此一年中可事事爲之先導當勝於舉目無親也遂作書囑生善視若弟師恩可報此其發軔耳生得書亦喜曰彼其之子自羅於羅吾必如是而後快於心也既至佯爲指導一切殷勤備至某氏子感激無地引爲手足呼之曰兄衆咸知二人之膠漆也幾疑爲連枝同氣某氏子謹愿好學而闇於世故惟生之言是從生審之確始導以佚游且於秘密處所無所不窺某氏子不知其險惡遂亦樂此不疲一日生復引某氏子往狹巷觀世界奇秘會世界奇秘會者無賴秘密社會用欺詐法組織而成其人皆都市亡命之徒以淫惡猥賤之行爲誘取人財物往往傷人致死亦所不顧而所謂奇秘者實無所謂奇秘乃藉此揭藥以炫惑人者也某氏子與生同乘車抵一處突有外人作下流鬻束者起扣其馬低語曰觀世界奇秘生領之某氏子問何語生不語但曰至自知某氏子心知非正軌也顧前此常從狹邪游姑廣眼界亦未始非計少頃車曲折入一小巷四圍俱大樓之峭壁蔽虧不見天日車忽止電燈作慘綠色竟不晝而夜矣入門越數重甬道不見一人最後得一室電影明滅上有題曰唯一之奇觀非洲婦人之方臀并繪其象作穢狀某氏子曰此亦何足觀直委巷賣解之流耳生搖手禁勿聲須臾室中十餘女子出俱作跳舞裝束諦視之則映於玻鏡間而非真者然其形態生動栩栩欲活忽一轉瞬則變爲一半男子而其藝態更不忍睹矣某氏子轉身欲出則一偉男子捉臂止之曰速償閱資某氏子愕然曰入門時已有納之者矣其人曰非也此間須重納某氏子曰應幾何曰至少三十鎊某氏子駭甚汗出如瀋強辯曰安得素如許多金其人曰汝自願來此間慣例然耳速償毋喋喋某氏子

回顧曰。吾友安在。其人曰。吾不知。某氏子曰。金在友處。不得無以應命。其人厲聲曰。吾取諸汝耳。何問友爲。汝母假惺。違命者處以常例。後悔無及也。某氏子不得已。傾囊出幣十餘。與之。其人獠笑曰。可免死耳。擲簪梭與。嘗異味。則不能免也。乃牽之入一暗室。某氏子欲與抗而力不支。其人出皮鞭撻之。着膚冷刺。不可當。既入室。盡褫衣服。止留裏布。乃置一板。端以繩縋之。忽如拋物狀。疾如猿鳥。而身已在室外矣。昏然暈去。比覺四肢酸楚。如力作過度狀。口中腥穢異臭。不可當。張皇四顧。則身在醫院中。某生撫慰其側曰。憊乎。非吾送汝來此者。殆無人狀矣。某氏子曰。君何往。乃在此相見耶。某生曰。吾先爲彼閉入室中。幸賄以金。始得免。及出。待良久。始見子之被擲於室外也。某氏子以爲彼亦遇虐。無可詰責。自歎失足而已。醫謂之曰。子骨節臟腑已壞。不速歸。恐死於此。苟善自營養。歸國猶可及也。若留此間。例作癩疾。待遇不復可入校。且腦力已壞。留亦何益。不如速歸。某氏子好學情切。涕泣不可仰。同學及某生互相慰藉。某氏子愧悔欲覓死。某生固勸之。乃爲之請於公使。饋賞送之。歸抵家。不兩月而死。某氏慟甚。然終不得其致死之繇。同學或微聞之。礙於某生不敢饒舌也。

某氏自愛子。夭折。困頓益甚。侘傺無以爲生。不得已。漫游至京師。徧覓舊雨。或稍稍贈以貲。然終不得一席地。株守逆旅中。典質幾罄。家書來告急。肝腸摧惻。於是兩目幾盲矣。會有校友某者。聞而憫之。招致於家。月致三十金。囑爲修書札。某氏心感焉。久之。他友丁君者。擬編輯教科書。弋利知某氏善屬文。且於教師有經驗也。亟請爲主持。某氏辭之不獲。且陰念束脩之不足供。饑溺也。得此兼作亦良佳。因慨然諾。凡校正付梨諸事。咸賴焉。無何。丁某資本告竭。欲與印刷主人商榷。待出版後。始償其值。而此主人者。與校

友善信仰其言丁因挽某氏懇於校友代爲緩頰校友以某氏故允之不逾月而革命事起市民恐慌商
 業停滯丁某遂不知所之某氏以無賞故淹留不得歸民國既定商民漸復業印刷主人向校友提前事
 且索償金校友以責某氏某氏以不得丁求卸責校友曰吾知君之請耳何丁某爲某氏哀懇不已校友
 曰然則子覓一有名位者作保則吾亦可應付前途矣某氏思之不獲忽某生父書至言某生今爲新政
 府重用一躍躋卿貳恐年少不諳治體敗家聲願長者始終矯正之擇詞甚謙末復言世道變遷名教墮
 地吾兒雖貴乃竟不告而娶與異族爲婚大非所望於後生也語含憤慨校友適見之瞿然曰此某副席
 也民國新貴名位足震壓人乃係子之高足盍囑伊向印刷主人一言某氏曰彼貴人也肯允此等瑣事
 耶無已試求之蓋某氏意以藉此可懇某生得一位置也無何某氏往某生輒不見一日校友邀宴特延
 某生上座囑某氏歎陪某生始皇然作不安狀推某氏於首座而已次之某氏以師故不讓也席既終乃
 及印刷事某生已被酒對校友昌言曰鄙人於某氏雖分屬師生情關桑梓然金錢之事受其累者久矣
 今某歸國未幾此間情形茫如隔世忽以轆轤事相加將謂鄙人爲何如人耶寧干師怒實不敢與聞且
 今世界人道主義羣己權界至重縱父子骨肉尙不應橫加以不應負之責任况在十年前泛泛之師生
 耶鄙人雖閤斷不肯冒居此名休矣若有他事容再効力語畢拂衣避席欲去校友起挽留之終不歡而
 別某氏不意其一旦驕倨至此也慚忿交并幾於無地自容仆於座不能起頽然如醉者逾時客去猶未
 省覺校友知事不諧亦不復入蓋校友亦勢利場中人物也時袁氏帝制之潮方烈某氏益踴躍
 某氏既不得於某生而校友恐其私遁令僕役陰環之儼若幽囚某氏寃忿無可訴鬱鬱遂病校友恐其

累已乃送之。逆旅中某氏作書遣人乞援於某生。生使人謂之曰：「已爲子具汽車券如速歸者當令一蒼頭相送。否則任自便不復能相顧也。」某氏以典質衣物須贖取且略謀路費請某生擲十金與之。曰：「此爲贖某氏聞之憤不受。曰：「吾今而後知門弟子之貴也。無何印刷者集於門尼其行同鄉某君者名位出某生上聞之大不平親馳往面數之。且曰：「子不速爲料量吾將盡舉子薄行暴於衆且上訴極峯謂子實達蒙者流宜屏斥以謝天下。平爾師之氣某生聞之始懼願出金若干於是某君醜賞於同人約千金奉某氏使償印刷主人以十之三而挈其歸里得以贍老。後一載某生溯冶游得瘵疾夭死。

指嚴曰：「世風涼薄江河日下赫赫朝貴能作飲水之思者寡矣。而某生爲尤甚。豈學校之教育不良哉。惡社會與僞政府有以薰其心耳。乃猶出某君之不平了此公案。然則炎黃裔胃尙不至爲人俎醢以盡者一線曙光殆以此也。予聞酒友述此謂事實故隱其名。

李定夷先生同命鳥小說題詞

(王鳳梧)

鳳。侶。鸞。儔。夙。有。緣。雙。飛。雙。宿。一。年。年。相。依。爲。命。無。災。害。月。照。璇。宮。夜。
夜。圓。

不。徒。同。命。且。同。心。好。合。還。應。鼓。瑟。琴。福。祿。一。生。眞。豔。羨。鴛。鴦。自。古。是。
文。禽。

拈。得。生。花。筆。一。枝。寫。來。伉。儷。合。歡。辭。分。明。一。冊。鶉。鴉。傳。不。是。春。燈。燕。
子。詞。

快 代 白 寡 婦

(少 芹)

乾隆四十九年甘肅回匪作亂。其酋長名白爾喀。初爲市井無賴。旋以負賭值。殺斃人命。畏法逃之深山。中飢食樹果。渴飲澗泉。得以弗死。數年不敢出。旋遇一長髯老者。與之語。老者畏白。生有異。相當大。貴白叩以端倪。不之答。再四詰之。老者曰。貴不可言。余弗敢言耳。白聆其言。異長跽。要求之。老者始正襟。答曰。睹子狀態。乃具堂堂一表。帝王相。今胡飄泊窮岩深谷中。吾滋弗解。既而又自擿曰。余誤矣。渠時機未至。吾今胡忽作是語。語次掉臂欲去。白固懵無智識。聞是言。信甚。遲前牽其衣。乞指迷途。且繼之以泣。老者頷之。且告之曰。方今清祚將斬。子出頭有日矣。他日繼清而有社稷者。非子莫屬。子何爲鬱鬱久居此乎。白叩以何時。老者屈指計之曰。十年耳。白笑曰。無論翁言非誑我也。即使信而有徵。然僕今窮困。幾爲饑人。子安有尺寸憑藉哉。老者噤之以鼻。又作鄭重之語曰。屆時自有異人扶助。子毋憂也。詰以爲誰。則笑而不答。第自語曰。異人詎少耶。特子不之識耳。子苟竭誠求之。當弗慮不得。白知其言有所指。乃向之作誠懇之要求。老者讚曰。子有識人之巨眼。異日不難成大事。今若此。吾盡吾術以授子。可乎。白再拜受教。老者引白入其僻居之洞。出書數冊以示。自言果得此中玄秘。可以唯所欲爲。洞中不乏隙地。子盡居於此。朝夕溫習之。吾更不吝指示。進益當更速也。白如所言。年餘盡得其微妙。老者叩所學。命試其技。喜曰。子已盡吾術。可以出矣。乃命之返。時白之殺人案未詰。官廳尙懸賞購緝。捕役覩白歸。召其徒十數人。逕詣其家。拘而械之。擁之行。白思此身被逮。盡姑試其技。乃以手指役。役呆立如木。雞復自指其身。械盡脫。白遂從容以遁。移時役馳知白已去。駭而奔告。邑宰宰據情陳之。大吏大吏目白爲妖人。派兵往

執之及兵。至白仗木劍以禦。兵揮戈矛與戰。白以木劍格之。刃盡折。兵驕甚。反身狂奔。白驅而舉木劍作攻擊勢。斬首無算。衆悉竄。此後省吏雖迭次緝拏。白皆隻身當其衝。而每戰每捷。官兵膽魄胥寒。而白之名愈噪。四方無賴子多依附之。白乃以邪術授衆。衆乃擁之爲酋長。

先是白挾其徒衆。不過欲爲自衛計。既見勢力日張。回憶長髯老者之言。漸驗。遂頓萌異志。於是先施幻術。現符瑞之徵。以堅衆信。然後召集所部宣言。謂邇來天垂異象。清將鼎革。後來天命業已屬之吾身。爾曹盍助我共圖大業。事成當不失封侯賞也。衆欣然諾之。遂揭竿於甘肅之涼州。大吏檄兵征剿。屢敗績。既而白之聲勢益壯。鄰邑無意識之徒咸起而響應。不旬日。蔓延數州縣。甘督據實入奏。純廟派福康安爲大將。海蘭察副之。率兵萬五千人。倍道赴甘。相機征撫。福入甘。先召前鋒敗軍詢問戰况。僉謂白兵善幻術。每屆戰陣之際。輒驅神兵直攻前敵。更能於百步外以飛刃取人首。以故我軍望而却走。福聞而竊笑。與海蘭察商擬以穢物破其法。海聽其言。福於是下令軍中挾穢物進。比兩軍交綏。白令所部施術以擊之。俄而沙石橫飛。清軍弗能啓睜。倒戈而遁。福亟命兵士拋擲穢物敵術立破。白爾喀知事無濟。衆速退。已則掠陣行。清軍猶恐其詐也。逡巡不前。福及海蘭察立斬十數人。以警衆。前白果敗時。海蘭察握利刃一身先士卒躍入彼陣。直攻白爾喀。白驚而逸。海以刀刖其馬。革馬倒地。壓白爾喀左股。且折海遂生擒白爾喀。旋營報功。福命斬之。是役也。白軍死傷過半。福遂進兵直逼涼州。使使傳檄彼軍中。謂如有執白爾喀之妻來獻者。膺懋賞。否則破城之日。殺無赦。

白爾喀之妻趙氏。嫻於武技。且素精韜略。戰陣之際。能料敵決勝。故不僅以邪說擅長也。以故其部下咸

贈以女飛將軍徽號。趙氏聞夫被執，伏法於嚴誠所部。預作戒備，以待清軍之來。攻及福康安，使人招降趙氏，遂斬之，擲其骨於城下，以示絕更。白旗一方，旗上大書「白寡婦在此，爲夫復仇」九字。福得報，怒皆欲裂，與海蘭察率健兒薄城。白寡婦親揮軍士，矢石槍砲齊發，傷清軍數百人。福愈怒，自挈雲梯冒險登陴。白寡婦飛石投之，中福額，血流如注，負痛而下。白寡婦拍掌狂笑，且譏之曰：「若額雖痛，終不及吾夫斷頭之痛也。」福作切齒之聲曰：「吾他日生擒，若行寸磔之始，洩吾恨，乃歸由是。兩軍血戰年餘，雖互有勝負，而城堅不得下。時餉糈將罄，軍士咸無鬥志。而政府之責難迭至，斥其曠日持久，弗能殄滅渠魁，貽誤軍國大計，莫此爲甚。」福焦灼萬分，傳令軍士來日攻城。翌晨，衆鼓噪以進，各緣梯蹂升上。敵弗能抵禦，紛紛退却。正擾攘間，忽白寡婦率精卒開城出，竟襲福後軍，銳不可當。清軍不支，福亟命所部退而援之。適與白寡婦遇，短兵相接，戰移時，工力悉敵。福詫爲奇技，白寡婦亦默讚福能。會福騎爲敵營流矢所中，馬痛甚，人立而嘶，福墮地而仆。敵軍欲執福，幸海蘭察馳至，揮戈截敵，敵却走。海襲之，白寡婦獨斷其後。且戰且行，海卒不得逞。福雖遇援，然銳氣大挫，怏怏返營。與海密商破敵策，是夕，軍士獲一間諜，至福親翰之，諜自言奉白寡婦命來。此者叩以何事，諜乞屏退。左右謂白寡婦羨君武勇，絕倫欲以此身奉箕帶，偷蒙收納，雖爲黨將軍帳下羔酒侍兒，亦所甚願。但得允諾，渠卽率健兒萬餘人北面乞降。君匪惟建莫大奇功，受朝廷不次之賞，亦可得旣美且勇之妾爲他日指臂助矣。福恐其詐，游移未決。海蘭察亟僂言曰：「茲事將軍雖不之許，吾可代諾之。彼苟欲歸將軍者，先偕其所部投誠。至侍寢之期，當俟吾軍奏凱歸京，以後子趣返，與渠商之，如吾約始允。所請不爾者，延頸以待吾顯戮也。」諜返報白寡婦，果率黨從徒。

手齊集營外已則自縛而入羅拜福前自言亡夫不肖妄善不軌謀致勞王師遠征曩曾勸其洗心革面不圖渠梗頑難化致膺大辟茲妾投誠非智窮力絀蓋實爲亡人贖死後餘辜耳言已痛哭而剛健中含有一種嫵娜狀態愈覺斌媚福愛憐備至命釋其繫曰若知順逆大義殊堪嘉許今姑恕爾罪釋汝去更月給爾祿米以終其天年爾願之乎白寡婦泣曰妾無狀不能預匡吾夫致首領不保妾戾大矣茲歸誠將軍蓋爲吾夫贖生前巨過不知者必疑妾頓忘故劍設仍居此間恐吾夫黨徒聚衆勢將置妾於死地今若此願從將軍去脫弗許妾行死於此福憫其語擊領之命居後營使衆匪繳械分別給資遣之去乃據情報告政府與海蘭察妥籌善後事宜更令軍士休養數日班師而東是夕頒牛酒犒軍福偕諸將領痛飲蓋慶大功之告成也更魚三躍福已微有醉態獨自歸寢帳

朔夙料峭厥聲嗚嗚送遠刁斗之音入耳鼓而三五疎燈爲風搖曳閃爍宛如鬼眼愈增一種肅殺悲慘氣象福行時冷飆戟面忽宿酒上湧兩足似不能轉動且將傾跌於是力自撐拄亦不支突有一人趨而前逕以兩手扶掖且掖且小語曰將軍毋慮余願爲將護送君歸寢時福倦態朦朧亦弗暇詰其爲誰意殆護衛兵士來掖已者乃以手伏其人肩上行旣入寢帳就燈下視之其人非他蓋白寡婦也福詢以夜深胡至此白寡婦檢衽答曰妾悶處後營頗憎岑寂偶出散步不圖將軍大醉獨行且無伴侶妾恐有其他危險故保衛將軍返福笑而謝之乃揮手令之退白寡婦嚙嚙欲有所言而止者再福因詰之白寡婦含羞致詞曰妾身已爲將軍未來之媵妾胡斬尊前盈尺地而不容稍立足耶言時流動其美倩二日向福橫波一顧媚態百出福不覺魂爲之銷因作昵聲以報曰余固愛子若曰今夕荐枕尙非其時俟吾

凱旋後行與子踐正式婚約也。白寡婦兩頰微暈有淺紅色現於肉際與福之酡顏相映成彩已而小語曰：妾固知將軍弗以尋常女子視我。然妾素羨將軍丰采故不惜棄其堅貞以身委子。將軍既不可者請作竟夜談或可兩破寂寥。唯將軍許之。福聆其嚶嚶聲頓柔情似水。卽亦不忍過拒。乃命之坐。叩以甘地民風土俗及利病諸事。白寡婦一一告之。願言時頻頻以目下視而眉宇間忽呈露忿疾之色。雖笑終弗能掩其本相。福知有他變。因惺忪其兩目且僞睡以覘其異。少頃鼻息聲作矣。白寡婦目注福面以手向衣際捫搔。有頃似將擊物狀。福乘其不備。驀一躍而起。飛左足顧之。適中白寡婦之肘。傾倒地。上福就而執之。索其懷。果有白刃一具。長約七寸。犀利無比。笑而罵曰：若欲行刺。乃公平。乃公早有戒備。白寡婦大呼曰：吾夫死於若手。余故忍辱投誠。將爲復仇。地耳。今未克如願。以償天也。余雖死。可以見吾夫於地下矣。願余生不能挾汝首死。而有知當化厲鬼以覩汝魄。若速殺我。以成吾名。福怒甚。卽奪其懷中白刃直刺其喉際。而此可憐之麗質。已血濺胭脂而香消玉碎矣。時軍士聞警。齊集觀是狀。訝問之。故福具以前事告。更命藁葬於郊外。親植一碑。顏其上曰：義婦白寡婦之墓。至今涼州郭外猶留斷碣一方。荒塚三尺焉。

● 冶春詞

(時 會)

涼。蟾。澹。瀉。山。河。影。夢。遊。南。國。梅。雲。冷。野。花。無。主。自。成。春。戲。蝶。游。蜂。權。占。領。
尋。春。公。子。長。安。客。緩。看。花。枝。度。香。陌。蠻。錦。團。袍。草。鬥。青。吳。刀。橫。馬。梨。輪。白。
十。二。晚。峯。凝。碧。雲。天。氣。醉。人。花。亦。醺。愁。失。花。期。問。新。燕。暗。風。吹。雨。落。紅。裙。
捲。簾。擊。黛。人。如。玉。隔。屏。拈。豆。偷。新。曲。玉。船。酒。浪。魚。鱗。縐。銀。塘。水。暖。鴛。鴦。浴。
入。門。一。笑。千。金。陳。藏。燈。卸。籠。坐。嬌。春。醉。紅。自。暖。活。花。舞。擘。出。桃。瓢。心。裏。人。
鬧。市。春。光。能。有。幾。春。光。盡。入。青。樓。裏。乞。恩。小。鳥。似。春。人。不。到。熟。梅。啼。不。止。
裝。點。離。愁。怨。柳。花。江。南。塞。北。各。天。涯。同。心。綵。結。解。隋。帝。清。淚。玉。壺。傾。漢。家。
萬。點。啼。紅。花。露。重。古。今。一。覺。風。流。夢。黨。家。夜。夜。帳。銷。金。怪。他。不。識。桃。源。洞。

哀情
小說 芳 塚

法國大小說家毛柏桑原著

瘦鵑譯

法國大小說家毛柏桑。以短篇小說三四百種蜚聲世界。一時稱短篇小說之王。所作善寫情而狀物。躍躍如生。東西洋列國爭譯其小說。吉光片羽。目爲瑰寶。世界有文字之國。幾無不知法蘭西之有毛柏桑也。予近自美國郵購毛柏桑集十卷。得長篇數種。短篇一百九十餘種。雖非全璧。而毛柏桑一生傑作。已盡萃於是矣。茲特選譯一二。以餉吾小說新報讀者。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晨二時三十分許。朔暎未露。夜色沈沈如墨。貝齊亞墓場守者文生德。宿墓場盡處一小舍中。時已就寢久矣。聞庖漏中犬吠聲。瞿然而醒。於是匆匆披衣。躍步下樓。見其犬尙猖獗狂吠。掀鼻嚮門而嗅。若有宵小伏屋外。將入屋肆其鼠竊之技者。文生德知有變。亟挾其槍。麥扉蹶足而出。犬奪門先發。趨撲奈將軍小徑行。迨至塔莫修夫人墓次。始止弗前。文生德懼宵小方伏道旁叢蔭中。進行絕審慎。引眸前瞻。見馬龍佛小徑之次。有燈光微漾。大如星斗。亟隱叢塚。問諦視其狀。不期爲之大震。蓋見一人方發一少婦之墓。力曳豔尸出。此婦甫於昨日下午窆。土猶未乾。當其生時。固藉藉有豔名。蛾眉曼睩。儀態萬方。後遭寒疾。芳魂旋化三尺。斷墳遂爲埋玉之所。時則一燈熒然。悉燭其狀。映人文生德目。文生德不忍卒覩。立虎躍而前。搏其人於地。出絙縛其二手。牽之警察署中。警察長鞠之。始知其人爲鎮中少年律師。曰高培得爾。平昔於法律界頗負時譽。爲社會所重。又以所入豐。家道亦小康。在理斯人。既深知法律。不當發墓盜尸。自陷於罪。咎後遂送之法廷。受鞠於法官。公共律師某君。爲維持人道計。出庭證實其罪。并引前此培爾得爾軍曹發墓事。求法官予以嚴懲。維時旁聽之人。咸怒極而顛。同聲

呼曰死罪死罪。大法官無以抑衆怒。遂巍然起座。發爲莊肅之聲。謂高培得爾曰。罪人聽之。爾之罪。國人皆曰可殺。爾又將何以自辯。高培得爾初不延律師代辯。自於座中徐徐而起。其人軀幹絕頎偉。貌亦端秀。膚革微黑。而誠慤之色。盎然於面目。光作四注。亦堅定無懾。旁聽之人。則皆嗤之以鼻。輕蔑之狀畢露。高培得爾不爲動。破吻發語。初以低抑之聲出之。已而漸抗。朗如銀鐸。其語曰。大法官及陪審諸君。聽之。吾於此事。無所用其辯護。卽辯護亦祇寥寥數語。不足以上瀆清聽。彼塚中人者。實爲吾之情人。吾愛彼之擊。匪言可喻。上天下地。唯彼一人足當吾愛。卽吾二人之相愛。亦不僅以魂魄相結已也。愛極乃同病狂。而此心坎。魂府亦爲狂。骸所扇。失其感覺。彼此情深。一往有出之於不自知者。諸君聽之。吾之第一次邂逅。彼妹也。卽覺有異感。來襲非驚。其豔亦非立陷於情。吾第覺中心至欣慰。竟體皆舒泰。如飛身而登天。闕浴於仙池之中。彼之顰笑。足以蠱吾而惑吾。彼之音吐。婉媚若鶯。簞足以移吾神志。彼之一身。更無美弗臻。直足以奪吾靈心。慧想使成一無知無覺之木偶。吾雖與彼爲第一次之邂逅。而自覺相識已久。靚面非復一次。吾一身之精神。似亦寄寓彼妹之身。宅居彼妹芳心深處。溫馨無匹。問嘗獨居。深念彼娟娟者。殆爲天上之仙。妹玉宇瓊樓。遺世獨立。茲特應吾靈魂之請。翩翻下凡。遂使人世間無量幸福。立時加被吾身。吾唯以省識彼妹。遂爲天下第一福人矣。後此相知較深。時復把臂相見。每相見時。而至深至美之異感。乃亦鼓盪於吾心坎之中。吾但微接其手心。已躍躍而動。或笑。滿雙暈。似卽聚無窮之樂意。一一傾入吾眶。吾於春夜好夢中。亦未嘗有此奇樂。樂極幾欲踴躍起舞。復下偃於地。狂滾如轉丸。於是彼乃爲吾情人矣。且不特爲吾情人也。亦爲吾之生命。吾於斯世。一無所冀。亦一無所戀。但得彼妹已。

足。卽他人得天上安琪兒爲偶者。吾亦無妒。蓋彼妹亦天上安琪兒也。一夕夜色絕清幽。吾與彼妹同出。閒步循河澗行。兩心皆樂。已而被雨。彼妹香軀嬌怯。遂感風寒。詰旦得肺炎症。爲勢彌劇。逾八日而香消玉隕矣。當彼綿惙時。吾神志已失。一無所苦。且心亦弗屬。殊不能作深思。迨彼已死。吾乃大慟。悲緒內興。無以爲遣。而一心亦但追念逝者不復作他。想悲極惟有咽泣。迨易簀時。彼司憂之神似亦集。天下萬憂盡納。吾心撫今感昔。幾於癩發。已而玉棺已蓋。長埋冷墓之底。而吾寸心忽大明。私念此生雖長。淪愁窟亦不足以酬彼妹愛吾之情。計惟有椎心泣血。籲諸天帝。俾返其芳魂。復生人世。願天帝無語魂卒不返。至是吾悲益滋。知此生永不復見彼妹矣。由是而後。吾長日作癡想。癩亦愈甚。試思彼妹爲吾精魂所注。胡能割捨縱橫塵球。亦安有第二人逼肖彼妹。試思彼妹已以芳心授吾。納吾靈台之上。行將掬此雙心。膠合爲一。普告於大千世界。曰。此之謂戀愛。且諸君未嘗見彼妹也。果見之者。當益知吾心之悲。彼妹之雙波。在世界中爲第一銷魂之物。舉天下好女子。芳心中之柔情密意。一一寓此雙波之中。偶發一語。如咳珠而吐。玉直能舉人世間無窮之樂意。一一填塞吾心。詎意曇花一現。忽焉去此。世界果去而能歸者。當足少慰後死之人。願從此一去永無歸日。嗟夫。嗟夫。彼妹死矣。諸君亦知此死之一字。果作何解。諸君或弗解。而吾則解之。此所謂死者。蓋卽了一人之生。此人死後。將不復廁身於世界。明眸如星。不復能視。秀鬢如花。不復能笑。而妙聲嚶嚶。如鶯簧。亦不復能作纏綿宛轉之語。以媚人耳。且人海茫茫。亦無復他人。肖彼玉容。雖捉取其眉痕。頰影。範爲石象。狀固肖矣。色乃弗肖。卽色亦肖矣。而一片頑石。又安有生香活色之妙。彼妹旣死。則雪膚花貌。將不再見於人世。雖後此有數千數萬數百萬數千萬之美人。現其色。

相。然。欲。更。見。彼。姝。則。不。可。得。靜。焉。思。之。直。足。令。人。癩。作。嗟。夫。嗟。夫。彼。姝。有。生。以。來。止。二。十。年。耳。而。乃。撒。手。
 一。去。惛。惛。不。歸。香。魂。既。化。玉。體。無。存。而。彼。之。音。容。彼。之。思。想。彼。之。情。愛。亦。如。形。逐。影。同。歸。於。盡。雖。名。爲。人。
 而。脆。薄。易。死。乃。如。深。秋。之。蠅。蚋。至。是。吾。復。念。及。彼。姝。香。溫。玉。軟。之。身。爲。一。木。合。所。幽。閉。卒。乃。就。腐。於。窀。穸。
 之。底。一。無。所。遺。而。彼。之。靈。魂。心。思。又。安。在。者。嗟。夫。嗟。夫。天。長。地。久。吾。永。永。不。復。見。彼。姝。矣。於。是。吾。乃。陡。起。
 一。念。滋。欲。更。見。其。人。寸。心。大。動。不。能。自。已。因。於。夜。深。人。靜。之。處。攜。一。燈。一。榼。踰。垣。而。入。墓。場。既。得。彼。
 姝。之。墓。卽。下。鏟。發。之。葬。甫。一。日。墓。土。猶。鬆。玉。棺。既。現。則。下。榼。力。啓。其。蓋。蓋。闢。陡。有。惡。味。外。冒。直。撲。吾。面。嗟。
 夫。彼。銀。牀。玉。簟。之。上。時。熏。澤。蘭。之。香。繡。帷。乍。披。濃。馨。四。溢。又。安。有。是。味。者。顧。斯。時。吾。仍。無。却。以。燈。燭。入。樽。
 中。燈。光。漾。動。遂。見。彼。姝。之。面。凝。酥。雙。靨。已。泛。藍。色。且。浮。腫。若。巨。瓢。令。人。生。怖。檀。口。半。綻。方。吐。黑。液。亦。無。復。
 口。脂。之。香。隨。風。微。度。嗟。夫。嗟。夫。此。卽。吾。之。情。人。矣。吾。怖。極。已。瀕。於。癩。因。展。二。手。力。引。彼。姝。雲。髮。冀。得。迫。視。
 其。面。方。是。時。遂。爲。彼。墓。塲。守。者。所。執。此。一。夜。中。吾。乃。時。時。聞。櫛。中。惡。味。蕩。漾。鼻。觀。此。惡。味。卽。發。於。吾。情。人。
 豔。尸。一。若。當。日。與。彼。狎。抱。而。脂。粉。之。香。長。留。吾。人。衣。袂。間。者。諸。君。聽。之。今。吾。言。已。畢。凡。百。唯。命。高。培。得。爾。
 語。已。庭。中。闐。寂。無。聲。旁。聽。者。皆。屏。息。以。須。亦。無。纖。響。陪。審。官。皆。退。入。內。庭。聚。議。越。數。分。鐘。復。返。高。培。得。爾。
 植。立。弗。動。初。無。懼。色。寸。心。似。已。飛。越。而。遠。入。於。縹。緲。之。鄉。大。法。官。巍。然。起。立。揚。聲。宣。於。衆。曰。罪。人。無。罪。旁。
 聽。之。人。咸。歡。呼。久。久。始。寂。

清代
紅燈翠影

(綺緣)

自來國家之盛衰興替。必有一二婦人女子點綴其間。若褒姒之一笑傾城。甯光之五湖泛棹。風高月暗。羣憐出塞。玉嬌玉碎。香消爭訴。投繯妃子。皆其前例。餘則且比比不可悉數。蓋國事猶劇也。使演劇而獨闕傅粉塗脂之且角。則清寂殊甚。且令觀者昏昏欲睡。尙何興趣之足言。天下大勢。又何獨不然。卽以有清一代論之。女子之可供後人記載傳誦者。蓋亦不可勝計。或具羞花豔質。或懷咏絮清才。亦已備載前人野史。惟能披堅執銳。以捍衛國家。而奪男兒之席者。則殊罕。有若翠嬭者。可以稱矣。蓋雖未博學知書。洞悉天下大勢。而作螳臂之當車。貿然一逞。以致失挫。而未有所建樹。然其忠烈之氣。百折不回。誠堪愧世之鬚眉而巾幗者。卽與娘子軍夫人城並傳。亦無不可也。

翠嬭。王姓。山左產也。父擅武技。能百人敵。弓馬拳技無所不精。體亦魁梧奇偉。所食兼人。雅不愧爲東魯健男子。惜有伯道之憾。膝下僅雲嬭一人。定省溫清。克盡厥職。殊不寂寞。故視若掌上明珠。勿忍稍拂其意。且悉以所習者授之。雲嬭頗能力學。常語父曰。當此亂世。正英雄造時勢之秋。兒雖荏弱。願盡得阿父技。更加精練。且習韜略。異日出而爲國用。雖死。裹革亦所自甘。決不讓蠢男子獨出我輩頭地也。父笑頷之。數歲技已精絕。有青出於藍之勢。若袖箭彈丸之屬。則畫壁爲的。日夕試練。漸能毫髮無爽。卽以較昔人之穿楊貫蝨。亦無多讓。而其父亦甘拜下風矣。後復從城西尼學劍術。出金鑄劍一歲而成。盡得其技。每舞時。天矯如龍。人影劍光融爲一片。殊無從得辨也。其父無恒產。固以鬻技爲業者。及雲嬭技既成。則使之爲助。收拾弓刀。緩轡南下。而與大江南北之人士相見矣。

雲孃。父。女。而。外。尚。有。同。伴。三。數。亦。皆。魯。籍。藉。爲。相。助。者。既。相。偕。南。下。則。擇。繁。盛。之。區。覓。曠。地。數。畝。圍。爲。獻。技。之。所。雲。孃。結。束。登。場。超。乘。疾。馳。或。俯。或。仰。或。臥。或。立。甚。至。以。一。足。斜。蹴。馬。尾。身。則。搖。搖。欲。墜。觀。者。駭。甚。而。馬。則。疾。馳。如。故。女。色。亦。未。嘗。稍。變。又。就。地。間。所。植。二。竿。間。縛。以。巨。繩。雲。孃。漫。步。其。上。迴。旋。進。退。如。履。平。地。且。曼。聲。度。北。地。小。曲。嫋。嫋。可。聽。其。父。鳴。小。鉦。以。和。之。終。則。舞。刀。劍。之。屬。殿。以。拳。技。饒。有。解。數。殊。非。一。般。絕。無。根。柢。而。恃。花。巧。以。眩。人。者。可。比。常。精。集。神。會。之。時。翩。翩。倩。影。幾。盡。爲。劍。影。刀。光。所。蔽。待。鉦。聲。鏗。然。中。輟。雲。孃。亦。隨。之。躍。出。而。所。舞。刃。則。已。破。空。直。上。高。可。數。十。丈。有。如。飛。隼。及。下。墜。則。仍。在。其。握。中。也。觀。者。皆。嘆。爲。神。技。鼓。掌。不。絕。擲。金。無。算。於。是。而。聞。名。來。觀。者。益。夥。所。獲。殊。豐。女。技。固。精。而。貌。尤。韶。秀。杏。靨。蜚。紅。柳。眉。舒。綠。誠。宜。嗔。喜。之。姿。非。特。爲。北。地。所。絕。無。卽。南。都。粉。黛。素。著。豔。名。者。亦。不。足。望。其。項。背。且。秉。性。嬌。憨。居。恒。善。笑。大。有。道。是。無。情。恰。有。情。之。態。故。五。陵。年。少。之。傾。倒。於。石。榴。裙。下。而。思。以。金。屋。相。貯。者。實。繁。有。徒。特。偶。往。挑。之。則。又。凜。若。冰。霜。且。以。惡。聲。相。報。一。日。雲。孃。才。獻。技。短。衣。窄。袖。丰。度。宜。人。舞。長。劍。作。旋。風。舞。有。如。天。女。散。花。令。人。神。迷。目。眩。衆。人。惡。作。劇。飛。擲。金。錢。冀。中。其。身。雲。孃。微。揮。其。劍。已。盡。落。數。步。外。無。一。能。近。有。某。姓。兒。者。性。素。狂。妄。涎。雲。孃。之。色。思。有。以。挑。之。私。出。銀。餅。一。力。擲。其。面。不。意。橐。然。有。聲。銀。竟。飛。還。反。擊。其。面。立。成。巨。瘤。青。腫。如。胡。桃。大。亟。忍。痛。掩。面。去。蓋。雲。孃。傲。其。邪。念。也。亦。有。願。爲。之。壻。而。囑。人。來。說。其。父。者。父。語。雲。孃。曰。吾。老。矣。亟。欲。了。向。平。之。願。若。今。之。關。山。跋。涉。僕。僕。風。塵。終。非。久。計。頗。欲。爲。若。擇。一。佳。壻。以。償。夙。願。不。識。子。意。何。如。雲。孃。初。俛。首。不。答。繼。忽。侃。侃。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古人名言。良可爲訓。若今日之華夏。已屬危機一髮。內憂外患。疊起頻來。苟不發憤自強。終必有瓦解瓜分之日。吾儕雖屬微末。亦與有

關。一旦處此。其何以堪。故兒之一身。願留爲國用。若兒女私情。則固未嘗在念者。願阿父鑒之。父固愛之。甚。雅勿欲違其意。則亦任之。

忽。忽數載。雲孃長成矣。雲孃至瀝獻技。亦能傾動一時。而其父則以秉性粗豪。恒易招怨。故居滬未久。卽爲仇家誣陷。嗚捕繫去。其父憤甚。鬚髮皆豎。欲有所陳述。而終以語言隔閡。問官茫然莫解。雲孃亦力起申辯。然終弗聽。仍判罰鍰了案。雲孃憤甚。出而嘆曰。吾初意我國官吏。大都以捐納進身。故十九不學無術。惟利是圖。草菅人命。在所不惜。故其執法永無公允之日。然吾猶嘗因目擊不平而爲之辯護。雖力暴其私。而問官終因問心有愧。仍平反其案。而未嘗罪我。今外人之來。宰是土者。非自號執法無私者乎。乃其所爲。竟若此。詎不益較黑暗乎。且是地固屬我國者。初未割讓。而外人已跋扈若此。苟奉而遺之者。恐吾人益將無以自存。此身苟一日在。誓必復此深仇而始快。自此仇外之念。遂深種於雲孃胸坎。而無時或釋矣。

庚子歲。義和團起。四出號召。一倡百和。黨徒之衆。不下數十萬。仇視外人。無所不至。黨人率首裹紅巾。背縫有書曰。義和兵團。挾古式武器。結黨橫行街市。又有所謂紅燈照者。則以女子爲之。皆擇少艾貌美者。間亦有嫻習武技者在。藉以輔義和團之不逮。佯托懷有異術。實則徒以愚民耳。雲孃時適在都。聞之。躍然起曰。時機至矣。殲爾夷狄。還我河山。其在此一舉乎。而今而後。私仇公怨。其盡可藉此以復矣。立拔劍別父去。謁大師兄某。其人固張德成之徒也。既見雲孃。卽命試技。雲孃爲舞劍一過。稱賞不已。立擢爲紅燈照首領。兼統義和團衆部下。幾近千人。雲孃亦效此中妝束。惟衣飾則悉以翠色綾錦爲之。上一碧。

與雪膚花貌相映益增豔麗。其前復有紅燈籠之導。大師兄佩其技。頗加信任。錫以翠雲孃封號。雲孃亦以自名揭之於幟。以爲前驅。於是翠雲孃之名遂傳誦於人口。

當此之時。機槍遍地。烽火連天。大江以北。幾無樂土。義和團雖良莠不齊。而大率爲匪徒所蓄萃。以故漫無紀律。殺掠恣淫。慘無人道。雲孃馭下固嚴。然部下仍不免有放恣之行。心竊憂之。每嘆曰。吾輩所以有此舉者。欲肅清夷狄。而冀國基於磐石之安耳。乃今之行事。有類盜賊。非特不足衛民。且足以害之。又何爲而出此哉。嗣後對於部下益嚴加約束。然大勢所趨。率已若是。終非雲孃一人之力。所得而挽回也。亡何。八國聯軍內犯。羣情一致。氣憤干雲。大有破釜沉舟之概。義和團以烏合之衆。當之直如摧枯拉朽。故甫一合圍。死亡枕藉。外軍遂得長驅直入。團衆死傷及四散者已逾半數。餘衆亦已盡失其戰鬥力。獨雲孃則猶激厲部下。誓以死戰。將出發時。雲孃手執長劍。立衆中言曰。今日之日。固我輩就義之日也。雖以孤軍當大敵。難得倖免。然覆巢之下。寧有完卵。出戰固死。不戰亦死。與其爲人所捕獲而宛轉就死。曷若手殺敵人而死。猶得相抵。且亦令夷人知我團固非盡怯懦者。况排外之舉。旣屬我輩所發。亦當由我輩收之。庶不致遺禍他人。衆聞言。爲之泣下。士氣驟揚。整軍前進。誓死以戰。雲孃獨當前敵。以與西兵相抗。巷戰竟日。未決勝負。西人幾疑爲飛將軍自天外飛來。若團勇則固決無有如此之勁也。雲孃手舞長劍。旋轉如飛。間雜發彈丸之屬。輒能命中。外兵處狹巷之中。卽火器亦無所施。故悉爲之披靡。踰時既久。外兵之創者不鮮。而廼願部下亦已略盡。私念徒死無益。則立聳身躍登危垣。卽由是遁。捷若猿猴。殊非槍彈之力。所得創其毫髮也。旣歸。泣血椎心痛哭累日。私出探訪外事。始知團軍領袖多有乞降外軍。轉

爲之嚮導。以搜殺無辜者。雲孃浩嘆曰。吾誤與此輩共事。宜乎有此傾覆。雖然。吾身與名。亦爲所累矣。此恥終不可不渝也。遂密約此輩會飲於某處。衆皆羨慕女之才若藝者。以爲必挾有佳消息來也。則相率聯翩而至。雲孃仍歡笑如平日。且出盛宴款之。酒半酣。雲孃勃然起。厲聲曰。今日之集。非有他故。特欲盡誅鼠輩。以謝天下耳。蓋在當日而不能捐軀以殉社稷。已屬可羞。然能自此卽遁跡山林。力自韜晦。亦尙可恕。今奈何爲虎作倀。屠毒生靈。以貽天下羞耶。若輩與我固無私仇。然爲公故。不得不盡殺之。遂割然抽長劍出。衆初猶有愧色。默默無言。至是始大懼。各離座起。冀作困獸之鬪。而白光霍霍已飛繞其頸項。相率倒地。立喪其元。得脫者僅一二人。雲孃亦悠然去。不知所終。其事距今未踰二十年。想此見首不見尾之女傑。當猶在人間也。

定夷舊作有『碧雲娘』篇先後刊諸『消閒鐘』及『定夷叢刊』與此篇所述事頗相類。當係一人讀是篇者可與拙作參觀之。定夷附誌

● 玉京謠 秣陵春感

(東園)

隱。隱。松。霞。被。 (謝莊句) 日。暮。天。寒。颯。颯。東。風。起。南。浦。魂。銷。綠。波。吹。皺。春。水。間。
今。日。王。謝。堂。前。曾。識。否。舊。時。燕。子。須。料。理。繭。雲。疊。靶。麝。塵。盈。紙。臺。城。垂。柳。
成。人。字。鼻。情。絲。記。臨。春。結。綺。回。首。兒。時。長。千。何。處。鄉。里。甚。桃。根。桃。葉。榮。懷。人。
如。玉。野。茅。鬢。死。愁。未。已。花。落。胭。脂。井。底。

● 山花子 邗江春感

(東園)

花。自。飄。紅。草。自。青。玉。鈎。斜。畔。夕。陽。明。曉。夢。不。知。何。日。醒。問。莊。生。壯。志。已。灰。
爐。火。冷。旅。愁。只。贖。酒。杯。傾。一。曲。未。終。腸。欲。斷。牡。丹。亭。

小言情 風流餘韻

(隔雲)

鶯花三月春滿揚州。金粉六朝風靡江。左綠楊城郭。紅杏樓臺。夕陽人影。珠簾捲。花落之天。明月簫聲。畫舫鬧風清之夜。誦杜牧十年一覺揚州夢。留得青樓薄倖名之句。可以見當時情況矣。今雖隋堤柳瘦。史墓梅殘。十三樓燈火寂寥。廿四橋風流銷歇。然而燈紅酒暖。尙豔笙歌。月白風清。猶聞絲竹芙蓉帳裏。證枕邊一夕之緣。楊柳樓頭訂石上三生之約。蓋青樓北里間。猶有一二風流韻事。尙足供騷人墨士之吟咏者。

名校書陸翠珠。本揚城村女也。父商於外。十餘年未有信息。其母意其亡矣。不堪賦寡鵠之悲。且以家境蕭條。計無所出。適某甲抱鼓盆戚。由鄰媪作撮合山。遂再醮焉。時翠珠年方十四。雖釵荆裙布。而丰致殊楚楚。不類村家女。野草閒花。隨意簪之。益饒斌媚。鄰家姊妹。花爭相仿效。皆弗逮也。時某甲備於城內之某宦家。蓄有除資。見翠珠性根頗慧。因使讀於鄰塾。一枝解語花。雖非己出。甲頗愛如掌珠。翠珠入塾之初。師卽知非常女。教之讀。果能過目成誦。不爽一字。師因刻意教之。而翠珠學遂大進。詞成咏絮。雅好推敲。字學簪花。時還揮酒。師嘗笑語之曰。此陸家不櫛進士也。塾中村兒三五。日高唱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諸書。兀兀孜孜。不稍懈。其聲乃如野鴨噪塘。寒鴉叫晚。翠珠則縱聲朗誦。密咏恬吟。與窗外枝頭鳥語。時相和答。聲至嬌小。清脆羣兒輒輟讀。以聽翠珠。乃兩頰飛紅。垂頭無語。秋水盈盈。若於書中作討探狀者。師見狀大怒。擊羣兒。復譁然。且喁喁相語曰。才清於水。貌麗於花。如此天仙。誠不多睹。聞其父將於城中。覓如鸞君郎。不知誰家哥兒有福。以消受此玉人。吾輩村夫牧子。莫作非非想想也。

其明年甲偶以事觸某官怒。遂下獄。未幾死。翠珠遂輟讀。助母理家政。日復一日。女母甚無聊賴。而家徒壁立。勢欲斷炊。鄰有某媪。因說翠珠曰。陸家媽。汝真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矣。長此愁城坐困。仰屋咨嗟。其將欲凍餒死耶。姑娘翠珠才既驚人。貌尤絕俗。苟能暮雨朝雲。琵琶浪抱。不難迎新送舊。車馬囂喧。况汝亦徐娘。雖老風韻猶存。彼公子王孫。定誤目汝。母女爲姊妹花也。翠珠聞言大喜。移日即攜翠珠入城。高張豔幟於花街柳巷間。時翠珠正芳齡二八也。

翠珠既入樂籍。殊非其願。見客輒傲不爲禮。客戀其才貌。不之怪也。翠珠則貌雖不美。而眼兒殊媚。見客輒親哥愛弟。趨奉甚勤。日懷小鏡。恆於無人處自照其容。行時故嬈嬈娉娉。客見之。輒爲之忍俊不禁。然以其女故。亦不之拒。於是扶花入座。樓柳於懷。翠珠益自以爲美。翠珠睹狀。乃爲之退避三舍。然而人已如斯事。無可奈。亦惟有背人彈淚耳。如是者年餘。適當溽暑時節。綠楊村裏。正竹深荷淨之時。紅欄橋邊。有喚渡臨流之樂。墮鞭公子。走馬王孫。或於風亭月觀。鶴和歌筵。或於荷蕩菱湖。蟬聯畫舫。怡魂蕩魄。東山之絲竹。兩行鬢影。衣香北郭之鶯花。十里翠珠豔幟。高張芳名。久噪客之飛箋。相召者。遂無虛日。其母亦隨波逐流。雜處於鶯鶯燕燕間。與別院姊妹花。爭妍鬥美。一夕翠珠於席間見一少年。昌宗之粉面如蓮。張緒之纖腰如柳。諸客方揮拳角酒。逸興齊飛。少年意殊寂寞。強勉周旋。客偶以諧語戲之。輒面紅耳赤。羞答答不能出一語。曲院諸姊妹。意其懦。於是哥短哥長。故向少年。饒舌少年。頰乃益絳。俯仰若無所容。客見之。均鼓掌大笑。且語少年曰。燕瘦環肥。均許劉楨平視。柳情花意。儘堪杜牧狂言。此風月場中。非醜婦。面翁。姑胡用羞澀爲斯時。翠珠見狀。亦爲之掩口。葫蘆竊念。個郎之愁。正與阿儂同病。不禁時抬其

首偷眼觀之。而少年亦頻頻。眉目四目互射。不期然而同時紅透也。

春風豈惹卿始垂髻。秋水芙蓉吾纔識面。翌日晨翠珠方曉粧。忽離婢有以見客請。因命之出語。客曰。晨粧未罷。客來何爲。婢應聲出。翠珠旋忽自悟。意若曰。彼王孫公子。此時黃梁方熟。來者必非此輩。吾其失之交臂矣。俄婢復入報。謂來者殊非花柳場中客。或係初出茅廬者。彼入門卽詢姑娘之所出。儂延入獻茶。彼若無睹。儂以姑娘言語之。彼面倏赤。遂取案頭筆。向壁上塗鴉畫犬。三復沉吟而去。姑娘此等書。猷子亦欲來。鶯花隊裏尋春真。所謂癩蝦蟆亦想吃天鵝肉也。頃將壁上所書已抹殺之矣。翠珠聞言。頓憶昨宵少年不禁停粧。悄坐兩腮邊。紅雲徐上手承其頤。默默無語者久之。蓋芳心之被警深矣。俄而草草妝罷。略進早膳。卽赴書齋。則壁上之墨痕猶新。字嬌作龍蛇舞。所題七絕詩一章。惜已爲婢抹去。細辨其痕。下二句彷彿爲無福癡生翻妒婢。水晶簾下看梳頭。二語下署秦石秋三字。亦能辨識。玩其詩意頗褻。未免有唐突美人之處。然翠珠愛才若渴。平生又不拘拘小節。昨日筵前識面。已存愛貌之心。今朝壁上睹詩。更動憐才之念。當無限低徊之際。忽聞窗外侍鬟吃笑聲。回顧之則重來。崔護已笑立其後。果昨日之少年也。翠珠一半兒驚一半兒喜。乃嬌囁曰。賤婢又發狂矣。客來不獻茗。乃在窗外嬉笑。耶言已。自取碧螺一盞。進諸生。生不啻受天仙之玉液瓊漿。因起而承之。翠珠曳之坐。且笑曰。適以晨妝未罷。不意玉趾光臨。小婢舌殊鋒利。有辱公子矣。生曰。久聞花譽。深切葵傾。去後自覺詩題壁上。唐突殊多。故復來此間。擬拭而去之。不意與卿相遇於此。翠珠曰。婢無狀。已將大作抹去。儂未窺全豹。殊爲憾事。因詢生前二語。生笑曰。東抹西塗之作。何足挂齒。翠珠微笑。旋復互語。碧窗人靜。私語綿綿。一則春深。銅雀命。

感飄零。一則醉買玉樓。性愛瀟灑。那得不憐我憐卿。愈談愈投機乎。

生。浙之武林人。姓字如璧。上所題。父母健在。有弟夭亡。少讀書。里有神童之譽。年十四。即與其姨母任氏。女訂婚約。女才貌兼優。不幸短命死矣。今以事過此。小作勾留。偶爲同人所勦。作戲逢場。不意却遇翠珠。笙歌席上。一見心傾。殆天作之緣。與自是以往。生遂如梁間紫燕。朝朝自去自來。來必與蘭始去。甚至雙坐書城。郎吟香豔之章。儂誦鏗鏘之句。蓋翠珠自入樂籍以來。枇杷花下車馬三千。均俗不可耐。及遇生。知非他客比。因願執隨園弟子禮。雖立雪程門。坐風馬帳。無此風味也。生又善書法。常淋漓揮洒。紙不留白。書畢。信手拋之。翠珠嘗拾而藏諸懷。生問故。曰。此阿耶手澤。儂不忍見其流落於僮夫俗子之手。或付諸秦火一炬也。生大笑曰。卿真吾之知己哉。翠珠所居。曰夢梅軒。生曾書一聯曰。羅浮夜永香凝榻。紙帳寒深月到門。翠珠懸之壁間。愛若拱璧也。

鴻飛爵化。蟹熟螯肥。送酒人來。題糕節近。蕪城秋晚。落葉興辭。樹之悲。蜀阜風高。泛菊動思。鄉之念。生之往來於翠珠之香巢者。已由夏而秋矣。事本無心。爲誰耽擱。生恐家中盼望。意欲言旋。因語翠珠曰。彩鳳既肯隨鴉。此鰥生所深願。然此事甚重。不能草草了事。今擬言旋。白諸堂上。卿其少待。不十日當有好消息到也。翠珠聞言。皎珠承睫。盈盈欲墮。曰。阿耶此去頗佳。惟汝家世族書香。寧無淑女爲偶。縱阿耶不棄陋質。堂上又安能許。曲院花章。臺柳作絲。蘿之附耶。生曰。卿勿慮此。吾已籌之熟矣。耿耿此心。敢質天日。翠珠曰。儂既許君。安不望好事之速諧。第慮石化山頭。扇捐秋裏。歡場情劫。後願茫茫。此則大可悲耳。言已。淚如雨下。生出手帕拭之。慰勸者再。是晚生即宿於夢梅軒中。同榻異衾。離情暢敘。然二人至是。覺千

言萬語。橫梗胸中。竟不知從何處說起。四目互射。脈脈無言。此時之情景。最是消魂也。明日。生草草早膳畢。即辭行。翠珠欲遠送。生阻之曰。祇此已令人黯然神傷矣。倘至河梁。攜手灞岸。回頭不更令人柔腸寸斷乎。翠母在旁。忽挽言曰。公子言然。第吾所囑於公子者。則吾家姑娘。非任人欺騙者。公子幸勿去如黃鶴。消息杳然。請早來爲佳言。已生一躍登車。向翠珠道聲珍重而去。是時滿城風雨。節到重陽。生困頓舟車。不勝其苦。及抵里門。心始稍慰。門僕見生歸。笑曰。公子何事勾留。迄今始返。老主人病數日矣。時正記掛公子也。生聞言大驚。即入父室。時其母亦在。見生歸曰。石兒歸何晚也。生父聞言。從被中伸手褰幃呼曰。兒歸來耶。盼煞余矣。生急趨榻前。以手置其父腦際曰。阿父病幾日矣。兒性喜遊。偶爲同人所羈。以致流連逾月。蓋武陵仙境。雖不可求。而邢水名區。差堪寄興也。因將遊蹤所及。繪影繪聲。傾筐傾篋。一一爲其父述之。惟不及與翠珠訂約事。恐其父弗喜。而妨及病體也。詎其父聞生言竟。即冷笑曰。綠楊城郭。夙著風流。汝血氣未定。流連既久。恐難免失足耳。生聞言。力白其無。其父一笑置之。生自是隨侍父病。衣不解帶。目難交睫。遂令沈約腰肢。非秋亦瘦矣。然父病日增。勢無可爲。彌留之際。召生而囑曰。吾將去矣。第汝姻事未完。不能無所戀戀。生嗚咽不知所答。然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乃曰。兒不孝。不能善事吾父。今吾父猶以兒終身事爲念。然茲事兒已……言至此。淚如雨墮。欲言者再。終將與翠珠訂約之歷史。約略述之。其父乃作苦笑曰。然則余前日之言。果不汝冤也。勾欄固不少貞潔女兒花。吾兒苟能善事選擇。事亦大佳。好自爲之。父死。目能瞑矣。生母聞言。大不悅曰。勾欄曲院。詎有女貞。彼輩迎新送舊。人盡可夫。曰清潔。自持曰從一。而終皆係古今之小說家曲。完其人耳。吾不信也。生父長嘆一聲。

似不勝其悲感。旋答曰。吾亦未嘗不慮及此。特石兒人尙誠實。非輕薄者流。事本無心。情有可諒。汝其曲從之。毋使家庭骨肉之間。時多乖戾。怨恨之聲。令泉下人不安也。言已而逝。生大哭。執父手狂呼者再。暈倒於地。良久始醒。時家人已均白衣素服矣。

生家族無多。其父故後。生忙碌乃無虛日。腦海中已漸捨却與翠珠訂約事矣。那知白簡飛來。有足以令生見而旁皇無計者。

石哥足下。別來又數月矣。想一帆風送千里人歸。定當樂敘天倫。歡承色笑。將意外奇緣。早已白諸堂上矣。妾則自君去後。彌復無聊。夢倒遼西。鶯兒打起。魂消薊北。燕子何來。刀抽腸角。車轉腹輪。幽恨誰知。深情自喻。豈止愁看柳色。恨引垂楊。耶。居然怯捲珠簾。人真菊瘦矣。回憶琵琶遮面。省識當初。我我卿卿。憐憐惜惜。時伴書城之讀。味永青燈。頻分酒國之香。歡交紅友。爾時儂之清白。自持想耶。亦所深期。許也。是以琵琶浪抱。徒陪玳瑁之筵。豈蔻含芳。未綻鴛鴦之枕。雖則出牆紅杏。蜂蝶頻探。尙非逐浪青萍。飄流無主。耶。君果視儂爲何人耶。故每左右思量。後前盼顧。實不知見棄於人者之何在。嗚呼。石哥。曩昔二人恩愛。從今一筆勾消。妹也三生薄命。已逐浮雲。萬劫餘生。願沾法雨。平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佛前一片地。固不啻儂之極樂天也。從此不復與聞天地間之死。死生。生離。離合。合之喜。怒。哀。樂。事矣。嗚呼。石哥。言猶在耳。事竟違心。妾意終癡。郎心已變。倘或文園病染。不妨遲十日之期。果令崔護情深。定來踐百年之約。翠珠謹上。

生讀竟。心乃如焚。幸書非絕命。語有寬辭。然已令生爲之躊躇萬狀矣。行則父喪未畢。不行則佳人難再。

無已。乃作書一封。并出平時所著。遺其僕張順往。

此時之翠珠何如者。節到嚴冬。風霜凜冽。偶然探首窗外。則朔風吹來。梅枝之著雪者。顛然而動。一似花能解語。而故向其作苦笑者。翠珠忽拍案大呼曰。時下少年。阿誰君子。以石郎之誠篤。亦不免有約不來。梅花有知。殆亦笑我遇人不淑乎。自是以往。翠珠接客益疎。有時竟羹餉閉門。一夕晚間。忽來一不速之客。衣冠楚楚。自言張姓。翠珠深藏未出。其母則生涯久冷。一日佳客遙臨。軟媚備至。客遂攝魂蕩魄。如墜五里霧中。已而玳瑁筵開。琵琶曲唱。客旁若無人。舉杯痛飲。且絮絮與翠母諧謔。意甚自得。殆酒綠燈紅。漏將三下。客終無去意。顧盼若有所待。已而詢翠母曰。翠珠何在。際此人靜更深。其猶侍席未歸耶。翠母曰。渠早入黑酣深處矣。客曰。風月綢繆。煙雲縹緲。此時正到酣時。何物僮夫。消茲豔福。真令人涎垂寸許。矣。翠母曰。否。渠固從未與人雙宿。阿儂不幸。生此絕物。客欲見之。俟諸明日如何。尋又告客以翠珠與生事。客曰。請爲我寄語姑娘。生予之知己也。今歸娶矣。花燭之夕。彼爲予言如癩所述。且津津誇其手段之狡。予適賦悼亡之痛。聞姑娘之遇。而憐之。今來擬作金屋之藏也。翠母諾之。調笑有間。忽婢倉皇至曰。姑娘暈矣。婢等救之無效。翠母趕往。則翠已微醒。因詢曷爲至是。婢曰。客來曾請姑娘出。姑娘置弗答。及聞堂前杯盤相錯聲。渠乃至。屏風後潛聽久之。忽狂奔而入。伏牀嗚咽。泣旋暈去。婢等實不知其故也。翠母聞言。沉思有頃曰。噫。吾知之矣。渠旣微醒。汝等其善視之。有客在。吾且去。

冷月窺窗。寒風入戶。夜深矣。惟聞遠巷擊柝聲。與鄰舍犬吠聲。時相應答。翠珠旣醒。因屏去侍婢。取白巾帶懸於牀際。意將投環。甫就頸。忽自悟曰。翠珠。翠珠。汝其癡矣。客雖言然。恐未足信。遂復就枕。輾轉不能

成寐恍惚見石秋笑立於前。因指而大罵曰。汝負心。汝負心。汝竟棄儂而別娶耶。儂猶以汝爲讀書明理者。今乃知村夫牧子之不若矣。生曰。由汝言來。讀書人乃將不齒於人類也。言已。拂袖去。追之不及。失足墮地。醒時則窗衣漸白。燈豆殘紅。回憶夢境。心如鹿撞。眞耶。假耶。祥耶。惡耶。殊不勝驚且恐也。日甫晨。婢有以昨客候見請。翠珠叱之去。其母勸之再三。終不允。因詢曰。然則汝欲奈何。翠珠曰。脫閱數日。彼終不至者。當踐前言耳。翠母笑曰。癡心女子。負心郎。古語殆不我欺。汝一曲院花。豈欲人爲汝建貞潔坊耶。遂去。是晚翠母應局出。翠偶至其母室中。忽於牀隅得書一封面。書呈陸翠珠女士啓。下署石秋緘。翠珠且驚且喜。狂奔至已室。拆而視之。書曰。

翠妹青及數月。歡逢三生緣合。匆匆握別。耿耿離懷。隔淮流之千里。葭涓早繫。秋思折庾嶺之一枝。梅驛藉傳春信。烏乎。言猶在耳。事豈忘心。負心人之所以遲遲不至者。其苦衷敢爲吾妹陳之。蓋自舟車上路。風雨歸家。家君之纏綿於病榻者。已數日矣。自是盧藥親嘗。萊衣不解。然終未敢一日忘吾妹也。殆父病日增。際屆彌留。曾以意外奇緣白之。業見允諾。阿母亦表同情。惟以寢苦枕塊之餘。生不應亟亟於洞房花燭之樂。且喪事叢身。更無餘暇。及此。不意我方溼透青衫。卿竟飛來白簡。庚信清新之句。字字含情。徐陵悱惻之詞。聲聲寄怨。盟誦之餘。眞令人無地自容矣。烏乎。我非杜牧。肯教綠葉成陰。人異漁郎。不識白雲鎖洞。既限十日之期。敢達一腔之意。小僕張順。人尙忠誠。特遣來迎。并攜百金。非敢爲卿脫籍。聊爲卿母壽耳。倘借來亦佳。可於途中多一件也。店月橋霜。珍重珍重。負心人石秋免冠。

西子湖邊。南屏鐘裏。生朝朝小立斜陽。盼望張順歸來。終是潮來無信。人杳無蹤。屈指十日之期。已早候。

然而逝。生斯時滿腹狐疑。適其父七七之喪期甫盡。因誑母而行。深恐崔護重來。人面已非昔日。幸而阮郎再到。風情猶似曩時。惟簾櫳悄悄。庭院沉沉。情景淒涼。不復如昔時之煦煦矣。時翠珠方憑窗而立。目注窗外梅花。若有所深思者。烏雲不整。月病花愁。秋水盈盈。似含淚影。無限之幽情。怨意盡流露於眉梢。及瞥見生芳心一驚。竟不知語從何起。殆生入室。乃攜其手而嗚咽曰。儂無狀。錯怪郎矣。前日一封書。想郎必付諸秦火矣。生曰。卿何咎。咎在吾也。特事非得已。卿或能我想。因詢及其僕來揚事。翠珠乃出書畀生。且語以詳。生踴足曰。世竟有此人。面獸心之人耶。彼備於予家十數年。執役頗謹。深得人歡。故特褒之。曰忠誠。蓋器之也。不料其乃如是。噫。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識人誠非易易也。言次。翠母笑入曰。公子新婚燕爾。至此胡爲者。生曰。否。因語以故。翠母曰。公子勿再欺人。客言信也。生告以客爲吾僕。翠母語塞。羞憤而去。是夜生仍宿於夢梅軒中。秉燭作竟夜談。并商量後事。翠珠曰。尊君喪期未盡。此事似宜稍緩。生曰。俟諸明春可矣。今吾之來此。係誑母而行。流連殊不宜久也。於是綺語綿綿。深情款款。相與傾吐之餘。遂不復知東方之既白。

閱數日。生卽辭去。西窗之燭影未殘。南浦之驪聲又唱。此番離別。又異從前。矧風雪紛紛。益足憎人怙怙。誦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之句。不僅爲之黯然魂消也。生既返里。因謀諸其母。白頭解事。大開方便之門。青鳥多情。密寄喜歡之字。自此蟬聯鶴和。烏絲寫懷舊之篇。宋玉班香。紅豆寄相思之什。遂不覺轉瞬而春風放膽。來將柳線梳成。夜兩瞞人去。把花容潤遍。生斯時迎來仙子。架起鵲橋。醉倒新人。扶歸鴛帳。忽歡聲雷動。中來一衣服襤褸之人。伏地嗚咽。作秦庭哭家人。曳而默認之。蓋生前所遣出之。

僕。張。順。也。

風。塵。際。願

高言
小說
黃花溪

(東園)

文賓字薊客。神皋人。性淡泊。有俠氣。士人皆愛敬之。好遠遊。凡過湖海。見山水清奇處。輒流連不去。去年五十。厭薄塵世。遂息交絕游。爲避囂計。挈老嫗。年亦五十許。偕隱於黃花溪北。而東之上游。購田百畝。中拓數弓。地編竹籬。築茅舍。以爲棲宿之所。嫗非但供炊爨及浣洗。且諳農事。以時耘種。

黃花溪與樊村近。去酈泉亦不遠。樊村則在黃花溪之北。五里。酈泉則在黃花溪之南。十里。溪之兩岸。多野菊。每值秋日。菊花盛開。至歲闌。不落黃雲。鱗萃一望無涯。土人因名爲黃花溪。溪水深淺。見底不異。新安江中。多石礫。五色玲瓏。波光激灑。如萬點明星。又有如珠貫者。棋布者。石隙魚游。歷歷可數。亦名黃花魚。入秋益肥。美溪上有小橋。紅板如臥虹。腰碧欄如排雁齒。是橋適當南北之孔道。樊村酈泉往來之所。必經。傍橋溪南。止四五家。皆鞠姓。橋北數十家。品類不齊。皆以治圃爲生活。

有華淡如者。在黃花溪畔。治圃。歷年久。人皆以老圃稱之。與文賓年相若。故朝夕過從。甚相得。華老土著。文賓客藉。訂忘形交。老圃工詩。文賓亦工詩。鄉人美之。稱爲老著家。云溪南酈泉水清澈。名黃花泉。水入秋尤清。而甘飲之。香氣沁入心脾。故其土人皆登上壽。酈泉之源。出於山山之東。出黃花溪之上。菊花尤多。故山亦名黃花山。山東行三十里。有紫淵淵畔。有榮陽郡人金英者。避兵居此。生五女。清癯秀媚。皆國色。長名綠玉。次名白玉。三名紫玉。四名黃玉。五名玄玉。

金英字子華。榮陽詩人也。居黃花山。久五女皆長成。惟中女紫玉。工詩。金英尤愛之。以爲類己。紫玉年及笄。於姊妹相友。愛姊若妹。工於鍼黹。紫玉惟知嘲風弄月而已。溪之北有姓陶者。有姓羅者。有姓杜者。有

姓韓者皆右族也。沿溪北行折而東與樊村止隔一水去黃花山亦不遠地平坦田疇饒沃縱橫二十里。中建有精舍陶杜羅韓四家之子弟咸就學其間精舍署名秋薌有甘谷爲之校長谷字秋圃別號太瘦生性高潔工詩善畫生逢亂世不樂仕進愛黃花溪離城市遠山水清秀世外桃源居溪之下游地尤幽僻依山結廬引泉繞徑拾落葉爲薪翦野蔬爲菜徑有古松古松下產茯苓剛之可以食當門有柳繞屋有桑一若在此間樂不思蜀居歲久無有知之者一日沽酒過樊村樊村人煙稠密市廛鱗次一重鎮也太瘦生在酒家小憩適陶徵士從田間來賞酒脫巾獨酌睨生見其文雅與之語甚相得談及五孝傳太瘦生爲之析疑謂爲贗本徵士大奇之詢其里居太瘦生具以告徵士歸與韓杜羅三老言之時三老苦子弟失學無師聞之欣喜議延爲師挽徵士爲介紹徵士乃訪太瘦生咨商之太瘦生諾於是聘爲秋薌精舍校長兼教習課程簡易秩序安詳學生凡十朝經夕史間及百家諸子韓老固退隱之相國羅老亦致仕之賢達杜老品高嘗作京官不諧於俗故隱居林下遂爲白髮詩人陶公以前輩自居三老亦以師事之。

陶公既崇奉甘生故溪北之父兄子弟亦優禮之無敢稍忽但呼爲先生而不名文賓聞甘生賢適長子文英自海外游歷歸叩其所學非所用默默無言者累日乃始信中國之經史詞章爲全球冠問在陶杜羅韓四老坐中見太瘦生詩古文辭經經緯史心慕之擬使英從之游英不願文賓以子不從命遂遷怒老嫗逐之去既而悔之苦供爨無人乃自治庖文英坦然不以爲意秋薌社生以其通曉外洋語言文字恒尊敬之文英則傲不爲禮不知陶杜羅韓四家之子弟家學淵源以保存國粹爲宗旨其父兄頗厭薄

洋務。凡一切語言文字。未嘗無通曉者。方韓羅未致仕之前。嘗歷任外交總長。東西洋各國語言文字。亦復能說能書。

一日。陶公招文賓飲。及其子文英。見其容止。知其爲狂生。頗輕之。終席不與之通一語。文賓覺之。而文英自若。已而文氏父子去。杜韓羅三老來訪陶公。具以告。謂文子非遠到器。三老聽其言。亦以其子弟嘗與之游。討論文字。柄鑿不投。且盛氣凌人。四家之子弟。於是遠之。文英既爲黃花溪四境之父老子弟。所輕忽。怏怏然憤懣。然亦無如之何。以文賓往往責難。乃反唇而稽。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故父子之間。如仇敵然。

金英隱居既久。凡黃花山之上。下。黃花溪之南。北。往來熟。悉農隙之時。亦或與之酒食。徵逐爲鄰村士人。瞥見藏書甚多。由是借書一甌。還書一甌。甌中佳釀。均係友人饋送。十千之費。未籌三百杯之蓄。自綽有餘裕。陶公嗜酒。時飲於金氏家。先是文賓亦以客籍。與金君友善。五女以師事之。紫玉固工吟詠。紫玉之姊若妹。亦粗通文字。見其父嬖紫玉。皆以不能詩爲恥。凡有詩文。暗中就正於文賓。如是者三年。及文英歸。四女間以詩詞就正文賓。文英見而狎之。四女由是絕迹。不復至文賓處。文賓心知四女之不來。必因不肖子之故。然亦不望其來。使鄰里噴有煩言。而文英心中。時念四女。四女心目中。固不知有文英。一日。文英託言父命。往金家借書。意在必逢四女。私冀目成。而眉語。不料文英甫至黃花山。四女遙見之。遂掩入後堂。時紫玉方欲出而汲水。爲四女。尼止。告以有生客來。紫玉遂亦却步。

文英既至。謁見金君。金君詢以來意。文英以父命借書對。金君問何書。文英囁嚅久之。但云借左驢莊孟

精華錄。金君笑而語之曰。老夫藏書雖多。有莊子。有孟子。有左氏傳。有離騷經。獨無精華錄。文英曰。近今學堂必讀之書。金君正色語之曰。近今之學堂。所讀之書。貽誤後生不淺。曰。國文。曰。國文。其實糟粕耳。何必將四書合而爲一。割裂破碎。乃謂之精華耶。文英汗流浹背。面赤於霞。告退而出。猶在門外徘徊。冀得一見麗人。庶幾不負此行。久之。雙扉鑰響。鎖窗金蟾。悵悵而返。

紫玉因姊妹行所尼。詢以故。大姊曰。休談。休談。二姊及兩妹相視而笑。紫玉正欲啓口詰問。時金父入。遂倚竹欄而坐。語五女曰。今日文家狂生來借書。爲我正言正色。若譏若諷。大受挫折。惶恐而去。四女相視而笑。惟紫玉莫知其原委。欲問而止。金父曰。今日重陽。是夏時之曆。不知陽曆是十月。是十一月。我有感懷一詩。紫玉其爲我和。綠玉聞父言。默然。惟五妹玄玉笑對父曰。三姊固能詩。我輩姊妹四人。寧不能作詩耶。父睨之而笑曰。汝旣饒舌。先和一首。遂將詩稿給玄玉。又曰。汝不知能辨幾字。且誦與我聽。玄玉持詩讀之。乃卽景五律一首。其詩曰。

時。自入桃源洞。秦人亂。不知寂居心。似水垂老鬢。如絲掃葉霜。三徑烹茶月。一籬西山多爽氣。最好暮秋時。

玄玉誦罷。走向案頭。檢紙一張。研墨濡筆。信手寫成。遞與金父。金父笑而誦之。拍案叫絕。其詩曰。門外一渠水。潮生鷗不知。晚來風瑟瑟。秋冷雨絲絲。萍皺魚鱗浪。花穿麁眼籬。夜深書味永。最好是兒時。

金父遂將詩交紫玉。紫玉詩亦成。援筆書之。其詩曰。

庭花開姊妹香豔怕秋知雲淡成紅錦煙濃織綠絲欲移江數榻先隔謝贍籬重擬桃源記秦時又漢時。

綠玉黃玉白玉互相瀏覽金父笑而問之曰汝曹亦動詩興耶盍試和之綠玉遂口占一詩云

福地鄉嫗關春秋兩不知王弘方送酒墨翟又悲絲采藥入幽谷看花沿短籬規塵飛不到同享太平時。

白玉見姊妹皆有詩目視黃玉一揮而就置之几上其詩云

濠魚如此樂只有惠莊知黏鼻笑黃玉章身多素絲主人逢北道壽客在東籬獨羨羅浮躑躅花閱四時。

黃玉因白玉有黃玉之句以為戲謔亦奮筆而書詩曰

暗中摸索久得句怕人知金鏡千秋錄珠簾五色絲誰謂北隴傲寄此東籬眉樣新翻就休言不入時。

金父見黃玉白玉兩女詩以北道主人與北隴騰語近支離心異之遂一笑拈髭而出不知二女北道北隴之句後來竟成詩識一吉一凶先兆已見於此矣

黃花溪北三十里有耿家莊聚族而居中有耿尙書科舉時代連中三元何謂三元鄉試第一名謂之解元會試第一名謂之會元殿試第一名謂之狀元狀元即時授職翰林院修撰耿公官至吏部尙書以年老乞休有孫名耿金門耐愛之聞金家中女白玉美而賢遺媒議婚金父以為門戶相當乃受聘金老於

是悟主人。違北道之句。是謂讖。徵文英聞耿家聘定金女。心竊慕之。以不得於親。礙難啓口。雖出入黃花溪一帶。上流社會皆不齒。不得不紆尊降貴。與下流社會兩三惡少游。村人皆賤之。以礙於文老面情。不忍下逐客之令。一日黃玉獨行。由戚里歸。途遇文英。文英於此神魂飛蕩。恰當迎面而來。目注之久。黃玉覺之。欲越陌而去。以狹路相逢。不得不前。適樵夫負薪過。文英讓路。黃玉尾之急逝。文英折而回。追躡其後。黃玉既至家。遂一笑而掩扉。文英惑之。以爲悅。已回至家。愉快若有所失。晚餐不能下咽。遂和衣而臥。輾轉不能成寐。復又推枕而起。剔明短檠。伸紙濡筆。成詩一首。詩云。

今日溪邊遇玉仙。去年今日此門前。黃花一笑情無限。續命還須問小憐。

詩成再三諷詠。思覓一人將詩寄與麗人。無一可以託心腹。猛然想起某惡少。去金家不遠。與之商榷。當可以達其目的。次日早起。訪某少年。見之於黃花溪上。遂邀至家。密商之。少年有難色。文英乃出金餽之。少年受之。乃允諾。請閒代投。文英乃以詩封好。畀之。少年去。

少年既去。與同伴者言之。逢人說項。穢塵四散。事聞金老。金老防閑極嚴。某少年素畏金老。久之。詩未投。黃玉乃與同人閱之。事遂宣播。又爲陶公所知。密告文賓。文賓怒。咎文英。文英不服。遂遁去。不知所之。父恨之深。亦置諸不論不議之列。

文英雖遁。而黃玉之誣。終不能辨。金老益思詩讖。有徵明察。暗窺。查無實據。最後爲其姊妹所知。乘父詢文英詩句。曾否寄黃玉。於是紫玉、白玉、綠玉。力辨其誣。金老亦以黃玉平時端正。遂不復疑。白玉欲爲里人辨之。紫玉不可謂不如。以不辨。辨之。白諸金父。金父亦以紫玉之言爲是。久之。鄉中僉知黃玉之貞。薄

文。英。之。不。正。

白玉未歸耿第之先。耿之祖好佛。有家庵。名白蓮禪院。暮年棲息院中。六根都淨。四大皆空。嘗作六偈曰。

目中無佛。心中有佛。有佛無佛。阿彌陀佛。

心中無佛。目中有佛。無佛有佛。阿彌陀佛。

佛男。男佛。佛女。女佛。女佛。男佛。阿彌陀佛。

有香。浴佛。有花。獻佛。浴佛。獻佛。阿彌陀佛。

前身是佛。後身非佛。是佛非佛。阿彌陀佛。

前身非佛。後身是佛。非佛是佛。阿彌陀佛。

耿老此偈。播入黃花溪南北數十村落。秋菴精舍諸生。尤傳誦之。事聞白玉。白玉於是研心釋典。迨于歸後。煨芋談禪。拈花笑佛。七族咸愛敬之。一日耿祖病於禪院。白玉與其壻往視之。庵之客堂。先有行脚僧。在坐禪榻。屹然不動。見白玉以白眼相加。白玉遠視之。貌若文英。白玉於數年前。袖詩過文老家。嘗遇之。以戲狎。故心恨之。不能言。今所見之僧。猶昔所見之狂士。心異之。匆匆隨其壻入祖老寢室。既而聞客堂高聲誦詩。詩曰。

層臺現白蓮。懺悔却塵緣。默證三身佛。參通一指禪。菊花皆上壽。椿樹亦高年。明日天台路。錫飛雲鶴邊。

白玉聽畢。心更疑為文英。因憤出家。其壻訝客堂僧發狂。欲問時。祖老呼二人前進茶。飲罷。謂二人曰。我

但病足不良於行。汝二人安心且歸家。明日早來。白玉與塔出。復過客堂。行脚僧已不見。明日訪之。則已往普陀山矣。

又一日。金老召白玉。白玉聞父召。即歸寧。是夕與黃玉同榻。具以白蓮庵中所見行脚僧貌類文英告。詩亦告之。且曰。玩其詞意。恰是文英。黃玉不語。白玉曰。古人一嘖一笑。無不戒慎。白玉言方及此。而黃玉面頰深悔掩扉之一笑。幾成不白之冤。又以一般惡少將文英之詩編入新小說。有一笑緣。雖不明言其人揣形摩勢。針對黃玉。而黃玉不知。白玉在耿莊始聞之。然一笑緣亦未之見。是夕一嘖一笑。論調殆寓規諷。意焉。亡何黃玉嫁陶公之子。爲妻。紫玉則嫁韓公之子。綠玉則嫁杜公之子。玄玉則嫁羅公之子。五家之瑣瑣姻亞。鄉里榮之。

文寶自文英去後。世情益淡。鞠家有婢。嘗與金家五玉嬉遊。識字而能詩。鞠家在黃花溪。因世族。僕婢最多。因文寶孤寂。乃以婢歸之。婢名秋芳。年及笄。主人鞠老強文寶納之。以抱衾。稠文老年已七十餘。一無所染。婢有鄭家詩。婢之風文老時。課以詩。如是者二十年。一日文寶過樊村。猝遇老嫗。老嫗年亦九十餘。坐松下。談四十年間事。滄桑幾變。城市遷移。相與歎。歎者久之。老嫗頗依依。有戀主之情。然塵緣已卸。文寶勸其餌。尤餐芝。可以登上壽。老嫗領之日。將暮。遂別去。

秋芳雖寵若專房。依然處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髓五芝漿。八桂不啻珍饈之悅口。至若火棗。冰梨。錦蔥。綺蕪。王母之桃。麻姑之米。盤餐兼味。村人不之識。文寶年已七十矣。髮無一莖白。面如傅粉。唇如渥丹。貌與秋芳相若。生人見之。疑爲少年。伉儷泊乎秋芳年七十。文寶則百三十歲。兩人容貌猶是少年。黃花溪。

老。人。雖。多。然。上。壽。百。二。十。中。壽。一。百。下。壽。八。九。十。未。有。如。文。賓。之。壽。者。後。文。賓。與。婢。不。知。所。終。歷。數。百。年。客。有。過。黃。花。溪。南。之。老。圃。者。猶。得。溯。其。薌。澤。云。

東園夜寒

戲為是編

編成擲筆

閱菊無言

主人說佛

詞客談仙

佛有佛法

仙有仙緣

是乾淨地

是切利天

脫千萬劫

閱千萬年

為仙為佛

然乎不然

題定夷先生同命鳥小說調寄菩薩蠻

(程筠甫)

海。棠。枝。上。廉。纖。雨。一。篙。春。水。河。橋。路。繫。住。木。蘭。橈。舟。人。等。晚。潮。潮。來。郎。欲。
往。空。打。無。情。槳。去。去。莫。搔。頭。垂。楊。隔。畫。樓。
曉。來。理。鏡。慵。梳。掠。翠。蛾。深。鎖。腰。肢。削。閑。檢。女。兒。箱。嫁。衣。如。許。長。階。前。花。又。
發。對。景。傷。離。別。窗。眼。透。微。風。薄。寒。欺。到。儂。
慳。慳。小。病。無。聊。賴。藥。爐。烟。裊。疎。簾。外。欹。枕。鬢。雲。殘。輕。衾。特。地。寒。立。春。纔。幾。
日。漏。盡。春。消。息。香。霧。落。花。陰。讓。他。蝴。蝶。尋。
頻。年。征。戍。遼。陽。遠。而。今。屈。指。瓜。期。滿。昨。夜。夢。中。人。歸。心。先。到。門。別。來。千。萬。
語。待。向。檀。郎。訴。莫。負。好。年。華。眼。前。人。似。花。

小論 易孝子

(劍山)

易舜廷。太倉西涇人。祖序曾。爲顯宦。累資鉅萬。父聿修。亦官牧令。舜廷幼時。性馴良。善記誦。能得父歡。年十八。娶吳郡諸家敏之女爲婦。婦工書畫。姿色尤豔。雖不施脂粉。而明眸善睐也。覺可人。婚後。伉儷甚篤。二年而生子竹笙。又二年而舜廷死。未幾。聿修夫婦亦死。由是易氏一家。惟諸氏母子與婢僕數人耳。門衰祚落。良用慨然。時方明季。海內鼎沸。兵燹所被。鞠爲邱墟。某日之夜。母子飯罷。慘淡星光。掩映簾幕。諸氏方抱竹笙於懷。教以學語。忽聞街衢呼聲如雷。火燎四射。知防兵有變。乃倉卒入室。略取珠寶。匿之懷中。斯時僕役皆不知所之。惟小婢瑩英在側。乃命拘竹笙偕出。共避附近荒寺中。事稍定。乃潛至嘉定之葛隆鎮。不得已。乃賣珠。易米備繡。治生備嘗。行旅之困。及事平而歸。則廬舍盡爲灰燼。乃往依於姑。姑名珠娘。爲舜廷從姊。與氏素相得。長適崑山呂姓。壻已故矣。珠娘以漆室孀居。久未歸寧。姑嫂多年不見。今忽相依。其親愛之情。殆有難以言喻者。

鄰有阮生者。與呂姓有戚誼。故世家子。美丰儀。能詩文。僦舍居呂宅旁。窺珠娘寡居。苦寂百計。感之。遂通焉。至是見氏年少貌美。又欲惑之。每遇必睨目。哆口。欵肩躡足以挑之。氏初猶自持。故一遇阮生。頗覺色赧。既而珠娘大悲。以爲彼人。獨善其身於我。實有不利。亦多方勸誘。氏卒惑焉。其時竹笙年甫十一。出就外傳。每歸。見母與阮生狎昵雜坐。亦不爲怪。越數載。竹笙稍長。漸知男女之嫌。見母狀屢屢泣諫。而母仍不聽。後知母之失節。由於珠娘。乃直造珠娘所。嚴容正色而言曰。某家世代清白。不幸陷於兵燹。母子乃託命於此。以姑之惠。衣母子以文繡。食母子以膏粱。情甚厚矣。乃不訓吾母子以德。而誘吾母失身。姑縱

不爲吾母計。獨不爲世代簪纓之易氏計乎。且阮本狎邪小人。逐於族人。棄於鄉黨。此而可近。其如外人之黑白。何盍與之絕。以蓋前愆。否則吾誓撲殺此獠。言既再拜而起。珠娘以好言慰之。去遂囑阮生遷居暫避。氏知竹笙逼之使然。大怒。借他事痛責竹笙。竹笙心知之。而不敢違。惟常背人彈淚耳。陰念父仇。勢在必報。但吾今尙未婚。不能卽行此事。古人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苟易氏之宗自吾而斬。則不孝之罪更甚於今日也。且吾祖在日。已爲吾聘瀏河汪姓女貞姑。聞亦讀書識字。將來必能宜家。思至此。故作歡樂狀。以迎合其母。母亦安之。從此阮生又時來相聚。氏且故使竹笙見之。令以子姪禮相見。竹笙亦如教。後阮生復遷家以來。竹笙見之。乃絕不一言。不知者。竟以竹笙爲同化矣。

竹笙年十八。母子遂遷居茜涇。提議婚事。阮生資以多金。速其成。旣婚。竹笙性益溫和。與前判若兩人。母以竹笙如是不復有所顧慮。常託故往珠娘家。與阮生歡會。竹笙亦不之阻。一日。泣謂貞姑曰。卿知吾意乎。仇人阮某。吾固一日未忘。所以不卽刺刃於彼頸者。爲宗祀計耳。今者卿已懷孕矣。吾已忍無可忍。生男生女。不及見矣。以意度之。皇天有知。當不絕我宗祀也。貞姑泣曰。夫子有志。誰敢阻之。願早殛彼賊。以雪此恥。苟不幸而不得生還者。則妾亦知自愛。決不墮節。以辱夫子。竹笙聞言。乃曰。卿真賢哉。吾無後顧憂矣。遂操刃出。貞姑泣送之門。竹笙無所依戀。絕不回顧。惟貞姑則倚門直立。見竹笙之影。冉冉入綠陰中去。

竹笙出門後。不及半日。已達崑山。遂直入阮氏門。阮生時方晚餐。見竹笙操刃入。已知來意。急拔戶而逃。竹笙追之。旣而阮生以無路可逃。躍入河中。竹笙亦隨之躍入。及阮生登岸。竹笙仍上岸。追逐終以力竭。

爲竹笙所殺。乃以索債不遂憤而殺之。首於官。禁獄中。地方紳士嘉其孝。遂白其狀。問官亦爲嘉歎。頗欲存全。乃百般開導。終不吐實。且曰。吾母守節二十年。誰爲妄造黑白。吾之殺阮。全爲私憤。殺人者死。國有常刑。願堂上明察。官謂左右曰。孝哉。此子左右亦曰。孝哉。此子堂下觀者亦爲動容。不得已。仍禁獄中。既而竹笙之舅嘯侯聞甥以殺人入獄。乃來齎涇。與其妹商營救之法。諸氏痛哭曰。甥之入獄。全爲妹也。欲言而又止者。再嘯侯曰。究爲何事。氏語之。故且告之。悔。嘯侯乃痛責曰。妹固讀書明理。何至無行。若此。今汝子爲汝入獄。於心安乎。氏乃再拜泣曰。乞阿兄營救之。嘯侯曰。救甥則妹之惡名難掩。氏曰。但救吾子。惡名與否。不必問也。於是嘯侯亦以狀白官。官卽升堂。令竹笙吐實。且曰。汝舅亦爲汝伸訴。竹笙曰。子因殺人而加惡名於母。以圖滅天下。有是理耶。某於此事實死。而無悔。仍堅不吐實。官無奈。命仍禁獄中。某日。竹笙臥病在獄。獄卒黃奎知其爲孝子。竭力調護之。竹笙謝之曰。承君厚愛。心感殊甚。然我爲凶人。死亦何惜。惟有求於君者。請取紙墨來。吾有書寄家也。黃奎如其言。文具至。竹笙扶病修書一稟。其母一寄其妻。寄母者略云。男早作孤兒。又逢離亂。賴母親多方教導。乃得成人。極當紹承先業。以慰萱堂。無奈外侮之來。乃至忍無可忍。終身之志。無以踐行。今則抱不測之罪。再涉旬月。爲期迫矣。爰託人持書呈母。吾母得書之日。卽男畢命之時。從此梁槐綠雲冷烟荒。母子之間。永以遐隔。苟魂魄有知。則曉風新夢之間。仍當歸家省視也。願母親強飯自愛。致妻者略云。某不才。不能置身通顯。轉至身罹大戮。卿歸我猶未一載。遂賦寡鵠。吾甚爲卿惜。惟是卿已有孕。易氏血食。僅此一脈。願卿珍重。切勿過悲。以傷身體。倘異日生而屬男。尤須善自教誨。毋少姑息。嗟乎賢卿。從茲永訣。望卿強飯自愛。勿以我爲念。我死之後。幸收。

遺骨。傍葬。先塋。於願。足矣。書畢。卽取兩書。託黃奎送之家。諸氏拆函讀之。不覺失聲而哭。乃曰。吾負吾兒。吾負吾兒。遂取菜刀。削去左手四指。及貞姑奔救。已無及。但見血點淋漓而已。不省人事矣。貞姑處此。更覺無限淒涼。乃取手中所執函。且讀且拭淚。貞姑之哀。良可知矣。既而諸氏甦。乃自擗曰。吾他日何以對先夫於地下乎。今後惟有長齋奉佛。以懺悔耳。貞姑多方慰之。姑媳互談未畢。而門外喧聲又至。叩門言曰。此非易家乎。易某於昨日撞死獄中。縣尊捐廉殮之。棺則已舟載來矣。貞姑拔戶出迎。撫棺大慟。某日竹笙葬事方畢。而貞姑適分娩。視之男也。以不及見父。遂字之曰念椿。念椿生而敏慧。甫五齡。母教之讀。未嘗務多。但求精曉。十一歲。出就外傅。已文名籍甚矣。年十四。入邑庠。又十年。舉孝廉。翌年。成進士。於是鄰里族黨。咸嘖嘖稱羨曰。竹笙純孝。後嗣宜昌。九原有知。當笑慰矣。

康熙七年。念椿爲信陽令。下車日。卽訪問民間疾苦。利爲之興。弊爲之革。三年。民爲立祠。康熙十年。遷充州守。其治事視信陽。有大盜繫獄。且申詳定案矣。會兗境有虎患。盜請殺虎自贖。許其請。吏力阻曰。彼盜特詭謀耳。出獄必亡去。毋爲所累。念椿曰。吾已許之。不可負約。卽有累。吾自坐。毋預汝輩事。明日盜竟肩虎尸。還合境士夫。咸爲嗟嘆。康熙十一年。擢監察御史。諸氏尋以疾終於官舍。乃棄官歸。爲祖母及母請旌焉。

時禮部尙書某公。與太倉京官某爲至交。習聞念椿家庭事。及書上某公。以爲母可旌。而祖母不可。旌質之某侍郎。亦深然之。某日夜間。某公握管批答。方欲下筆。忽目眩神迷。不能書一字。及擱筆。則又中心清澈。某公以爲或一時之昏迷耳。及執筆復然。如是者三。終不能成一字。知有故。擬准其請。及下筆。則圓轉。

自如詞句汨汨然來不復如前之目眩神迷書畢再三審視意終不愜欲扯而碎之恍惚間似有人掣其肘乃決仍其稿則見有人拜而去某公爲之毛髮悚然明日以狀白太倉某公某公嘆曰此孝子之魂也甘殞其身不彰母過謂爲孝子誰曰不宜同座者聞言咸嘉歎不置

● 邗江感春 七律一章

(東園)

風。雪。芸。窗。鎖。寂。寥。隔。鄰。忽。度。玉。人。簫。入。簾。子。夜。來。紅。拂。擊。鼓。丁。冬。唱。綠。么。竹。
葉。香。浮。鸚。鵡。殘。桃。花。米。乞。鳳。凰。橋。(橋在揚州城北)食。貧。飲。恨。憑。誰。說。喚。婢。
商。量。典。黑。貂。

● 前題 七絕二章

(東園)

潦。倒。天。涯。十。載。身。怕。從。絮。果。問。萍。因。隋。隄。依。舊。垂。楊。綠。不。見。當。年。種。樹。人。
野。草。開。花。動。遠。思。紅。儂。綠。儘。費。支。持。生。平。不。解。蜻。蜓。好。春。夢。徒。憐。蛺。蝶。癡。

家庭怨耦

(恨人)

余婦人也。生長詩禮之家。伏處閨闈之內。於社會情形。多所隔膜。行年二十。卽賦于歸。之子無良。遇人不淑。相從十載。而嫁時衣裳。奩中珠翠。悉已蕩然無米。何炊。來日大難。正不知茫茫此生。如何結局也。嗟乎。鐘鼓樂之琴瑟友之。箇中况味。不特未嘗一領略。且夫已氏依依裙帶。恃我爲活。正如附骨之疽。欲去未能。紅顏薄命。每深自傷。故不惜含辛雪涕。罄吐我十餘年歷史。以告世人。我身已矣。夫復何言。我但願普天下之爲父母者。三復我語。藉資借鑒。對於兒女婚配之事。略加注意。則我書之作。或者不無小補乎。

余之姓氏。不欲自道。辱我父母。余心滋痛。第有一言敬告讀者。諸君於子女之婚配。慎弗貪慕虛榮。與閱閱舊家互連姻好。蓋膏粱紈袴。佳者恆鮮。而其旁枝側葉。依傍門戶者。率皆飲博無賴。委靡不振。敗家之餘。成事未足。余父當日正坐此病。遂使余半生來之歷史。一落千丈。沉淪苦海。末由自拔已。

余家鄉鎮。而夫已氏則世居郡城中。相距數十里。水程須一日可達。余翁余父初未嘗有一面之雅。當日婚姻。僅憑媒妁傳言。以相撮合。冒昧將事。則他日得好結果者。其能幾何。第當日所以成就如此其速者。則以余夫族人多巨紳。諸父行置身通顯者。頗不乏人。而余翁更爲某尙書外甥。藉其餘蔭。出入州縣。聲勢之盛。炙手可熱。余父習商賈。操奇致贏。貨殖生財。固自有道。然而有財無勢。易召外侮。余父常欲結交貴介。以求庇護。處心積慮。已非一日。而某紳某宦鼎鼎大名。余父習聞有素。余夫爲其族姪。誼本同根。分屬猶子。此昂藏千里駒。得爲快婿。寧非佳事。嗟乎。依傍門戶。本無足恃。如華堂之燕。雖一時之間。依附得所。而富貴榮利。原屬無分。一堂圯幕。傾則漂泊。林薄無家。可歸。此理至明。人所易見。然天下事。當局

者。味。余。父。彼。時。熱。中。正。切。箇。中。利。害。寧。能。見。及。之。耶。

菊花酒熟紅葉詩成六禮既備百兩來送余父母僅余一女鍾愛有素雖東床快婿系出貴家而遠嫁異鄉能無黯黯銷乎故余嫁時奩中一切均極豐腆衣飾而外益以現金在余父當日原不過爲可憐嬌女聊助押妝而孰知今日處茲窮促之境乃藉茲奩中之金聊以自活而彼夫已氏者亦得余之分潤苟延殘喘余至今日乃知婚媾貴家至不足恃也大錯鑄成追悔何及乎

成婚之夕交拜既已送入洞房喜嬾爲余揭紅巾去珠冠并指室中人以詔余若者爲翁若者爲姑若者爲叔若者爲小姑余一一相見已退坐牀頭週視余室室殊狹隘且極陋劣貴族清門似屬不應有此余身際此心乃滋惑時室中來觀新娘者見余妝奩之豐衣飾之盛嘖嘖稱羨嗾爲天人而所謂夫已者亦時踽步而來頻頻相窺余視其人頎然而長黝然而黑兩頰瘦削雙肩高聳目光灼灼如鼠睛其狀態之醜陋雖令道子復生亦不能摹繪其萬一蓋癩染煙霞名編黑籍由來已非一日矣嗟夫讀者夫婦之情原不可以貌取然使長身玉立白皙豐頤則璧合珠聯詎非大佳今彼其之子不特貌不驚人而沉淪黑海類似廢民適人如此能不悵惘三朝以後余曾以此窮詰吾夫而吾夫則指天示日堅矢弗承且自謂昔年曾染煙癩今則此調不彈已歷數稔余聞此言將信將疑第詳細察視則家中並無煙具遂亦聽之而已

彌月以後余於余夫家事知之漸稔蓋余姑爲繼室余夫則爲前室所出家無恆產薄田十餘畝半即荒蕪所入之粟曾不足供一家三月之糧食指九口所恃者僅余翁出入公門中爲人排患解紛之酬費挹

彼注茲本極竭。蹶益以此。次婚事。負擔加重。故不待年終。余翁即詔余夫析居。異爨。彼時余心深不謂然。奈以數月新婦。未便強行出頭。肆其利口。且余夫早失歡於繼母。今即委曲陳請。亦恐無挽回之餘地。且自視奩中金。亦頗不菲。苟令夫婦之間。安貧守己。則余之所存者。且足以贍吾夫。而有餘也。故雖聞此說。祇置勿論。草草部署。遂與吾夫辭別翁姑。賃屋析居矣。

臘鼓擊鼗。歲告闌矣。余家以析居故。種種購置。耗費資財。數頗不菲。且母族戚鄰。例須饋遺往還。酬酢所需。爲數更巨。余雖積有多金。而層層耗用。卒歲之資。能有幾何。除日之夕。余方入廚下。督小婢作羹湯。爲祭祖之需。而余夫則獨處堂前。部署一切。斯時突來數人。與余夫共語。曉曉不休。余聞出視。始知來者都爲索逋。而細加詰問。則所有債戶。皆係煙館中人。於是始知余夫煙癮初未戒絕。積欠煙資。計在八十金以外。余驟聞此。憤恨交加。幾至暈絕。繼念事已如此。怨懟奚益。我輩女子。終身仰望良人。而外更復誰屬。余夫雖深染煙毒。然而少年失足。事所恒有。苟能改過自新。湔洗前非。亦殊易易。今設聽其自然。則此款不了。名譽掃地。日後墮落。何堪設想。爲今之計。莫如出余奩資。拂拭此債。然後再與余夫約法三章。使之戒除煙癮。徐商善後。則守以勤儉。未嘗不可。立圖振作也。顧余心雖作此念。而自視家中現金。所存不足三十舉。以界債。猶不及半。存款時已不能提取。躊躇久之。計舍典質而外。別無他道。顧此二字。大難大難。余本新嫁。娘明正。歸寧。母家服裝。一切皆應。華麗矧余奩之豐。一鄉共知。苟或去其一二。能不令余家鄰里起疑乎。思念久之。乃告余夫。使約債戶。少待再來。更搜翻箱篋。檢取裕衣。舉付余夫。質之以償債焉。筵開淡歲。歲月其除。斯時左鄰右舍。家人婦女。團團圍坐。辛盤椒酒。歡宴暢飲。樂且無藝。而余與余夫。雖

亦勉循舊例。依樣葫蘆。而追念前事。腸斷心傷。旨酒佳肴。食不下咽。余夫斯時。雖已遣去債戶。了却心事。而撫躬自問。究屬媿對故晚飯。告終卽趨向余前。委婉陳詞。自道知悔時。余默然無言。惟有飲泣。余夫見狀。相從俱泣。嗟夫。讀者。余與余夫。雖有惡感。然業已相從。痛癢相關。雖在十惡不赦者。亦孰不屬望其改行。從善。矧女子心腸。終不能如男子之決絕。故余夫涕泣陳詞。自道知悔。余亦遂展顏相向。不再深究。第與余夫約。迫令戒煙已耳。

新正既過。年事方闌。余竭力搜索。措得五十金。以畀余夫。使往申江醫院。住局戒煙。余夫既行。余心竊引自慰。以爲余家所以至此者。實以余夫性耽煙癮。廢時失業所致耳。苟能戒除。以後於學界中。謀得一職。則月入十餘金。以供一家衣食之需。卽有不足。亦復無幾。余奮中珠若干金。若干。不難貨以贍家。白頭偕老。正無患不溫飽也。嗟夫。事苟能如余願者。則余亦何至有今日。蓋余夫之性。旣屬巽懦。無能。又復怙惡不悛。一誤再誤。而所謂戒煙者。至今日。仍屬虛語。人之無良。一至於此。慾壑難填。誠令人奈何不得矣。清明將屆。余夫歸矣。此次戒煙之費。舍攜去五十金而外。并在滬向余母族中人稱貸三十金。以益其數。前後所需。約近百金。至其煙癮。究能戒絕與否。余亦無由知其究竟。第於初來時。與余共處。足不出戶。約三五日。自此以後。時復外出。甫經一月。故態漸萌。三餐一宿而外。幾無片刻。滯留家中。余睹厥狀。心滋不悅。繼一轉念。以爲男子心情。不慣寂寞。雖伏雄飛。早有定分。方其歸時。足不出戶。苟非宿癮都除。何能若是。今日者。不過閒步街衢。以爲消遣。區區細事。庸何傷乎。

余自于歸以後。至是已閱六載矣。此六年中。余夫賦閑家居。柴米開支。皆余一人爲之担負。余家無恒產。

終歲所需計有五百金以外而余夫藉名戒煙之費尙不在焉。且余時已生有子女各一。子已五歲。女亦三齡。食指既增。開支加鉅。方余嫁時。衣飾所值約四千金。外此尙有存款一竿。爲母私蓄。舉以余畀。嫁女如此。不可爲不厚。顧數年來。層層剝削。不特青蚨千緡不翼自飛。而余之衣飾或質或貨。總計所存。已不及半。余一女子。身生財之道。莫展一籌。惟有籲求親族爲吾夫謀一位置。時吾夫族人亦深有憐我者。故一聞余言。無不力允。營求半載。吾夫居然於城中得一學校。長月修所入可二十金。自此以後。當不難安享家庭之樂矣。而孰知否。

新秋入序。郡中各學校已暑假期滿。行始業式。余夫亦收拾琴書。一肩行李。赴校就事。余當日方寸之間。一若前途希望。正無限量。故於余夫殷勤叮囑。努力前進。余夫行後。每星期必以書來。情話纏綿。殷殷慰問。然有一事不能無疑者。蓋校距余家相差不足二里。課餘之暇。寧不能抽忙一返。且就事二月。修洋所入絕無涓滴。持回箇中漏卮。正不難想象。推測然婦人之心。每多姑恕。以爲男子任事在外。章身之具。酬應之需。一切費用。均難從儉。區區二十金。逐項分配。所餘有幾。但願其勤奮任事。少著信用。雖騰達蜚黃。未敢奢望。而溫飽之謀。未必絕無希冀。故不特於家用一切不欲責之。余夫卽平日之間。亦深望其安心住校。不以余故而多曠輟也。

風雨滿城。重陽近矣。城中某氏花園。夙稱名勝。每值菊花盛時。輒開放一月。任人游覽。循以爲例。時余弟適來余家。重陽無事。因與余弟同往游焉。是日適爲星期。園中游人較常倍盛。余等旣入園。穿曲徑。度圍廊。折入退省齋。齋頗狹隘。僅容几案。余弟愛其幽寂。因小憩。止齋之左側。爲鴛鴦廳。方余等入時。廳前有

數人正在酣飲。更有流娼數輩。爲之侑觴。余輩自側門入。故座上諸人未及窺見。第聞笑語喧嘩。穢褻殊甚。俄而有大聲發於廳上。類似重物下墜。座上諸客默然大譁。余弟自余肘後就耳。作小語謂姊。夫亦在其列。余驟聞言。似未遽信。乃僞作閒眺。繞出廳後。就門隙竊窺。一切見余。夫方橫陳榻上。一妓伸兩手力按其胸。更有一妓斜立榻旁。手數余夫脅骨。衆客環立狂笑。作壁上觀。余睹厥狀。遍身震顛。幾乎暈仆。幸余弟掖余。得不顛覆。時余已冥然。若失。知覺余弟。乃探囊金付茶資。匆匆掖余以出。自是以後。余遂心灰意懶。對於余夫。殆如陌路。此非余心過忍。實因激而使然。然名義上究屬夫妻。以舊道德而論。倡言離異似多未便。非若今之文明女生。可離合自由也。嗟乎。夫妻好合而結果乃如是。余之身世。可想見矣。是歲之冬。余夫以行止不檢。校長之職。突被校董辭退。失業以後。復來就余。余心厭之。終朝相對不交一語。而余夫則覲顏談笑。若無其事。有時值余恚怒。惡聲相詈。亦復安然忍受。默不一聲。且細察其狀。煙癮絕未戒除。余囊中之資。不脛而走者。殆非一次。如此舉動。其何能長相厮守耶。且余奩中所存。不滿什之二三。來日方長。如何支持。惟有嚴扃箱籠。如防盜賊。家庭之間。一至於此。余之生趣盡矣。嗟夫。讀者。我生不辰。曉曉奚爲。然天下之大。豈遂無薄命如余者。而我國婚制不良。百年作合。僅憑媒妁。故美滿姻緣。百不一遺。而薄命紅顏。遂成數千年來不刊之論。恫夫悲乎。

社會小說 浦江血案

(塵父)

浦江韓蓉軒。邑之巨紳也。年四十餘矣。急公好義。慷慨喜施與。邑人交口稱譽之。邑有相爭者。蓉軒往爲排解。無不俯首聽命。立解糾紛。以是邑令亦倚重之。某歲冬。邑之林蔣二族。以細故口角。互相械鬪。各有死傷。事聞於官。官立派兵馳往彈壓。且拘其爲首滋事之人。而林蔣二族之人。不肯靜候解決。復約期決鬪。官知之。知事未能卽息。且鄉民愚魯。不能以理喻。以蓉軒素爲邑人所信服。遂請前往排解。蓉軒亦不辭挺身馳往。

蓉軒至。召林蔣二姓之族長至。多方勸喻之。令各息兵。二族之人。聞蓉軒命。果棄仇。卽好。蓉軒乃歸。命行抵中途。突有一人。自斜徑出。執利刃刺殺之。棄刀遁去。事聞於官。立遣縣役四出捉賊。然鴻飛冥冥。緝獲無期。歲終獲一人至。官鞫之。自言知蓉軒身死之故。而不肯自認爲殺死蓉軒之人。且知賊之姓名及所在。問之。則又不肯言。曰。言之是賣友也。官乃詢以蓉軒身死之故。曰。蓉軒之死。晚矣。吾友以蓉軒之爲人。仁厚不欲遽加以白刃。故因循不果。延至今日。不然則蓉軒之死。當在數年前也。此事之起源。言之綦長。今當一暴之以明此事之真相。至殺死蓉軒之人。吾友也。吾不忍言其姓名。以毀義求生。初。邑有巨紳楊某者。恆假公事以飽其私囊。邑人皆惡之。然楊與邑令甚接近。而邑令且極重楊。楊言無不聽者。楊因邑令爲之庇護。邑人雖惡之。無如何也。其年。邑之東鄉遭水災。鄉人死於水者不可數計。災情甚重。邑令欲發倉粟施拯。救集邑紳會議。議時。欲令楊任賑務。時蓉軒亦在起言。楊必不能任此事。邑令詢故。蓉軒曰。楊之爲人。貪婪無厭。凡有可以飽其私囊者。每百計爲之。今以此事畀楊。則中飽者多於賑放。可預決。

也。蓉軒言時。侃侃而談。聲色俱厲。諸紳聞之。皆咋舌。邑令聞蓉軒語。亦懼民不得沾實惠。乃不復以此事界楊。且稍稍疏楊。凡楊有所進言。或聽或不聽。不若前之信任矣。楊以邑令輕已。皆蓉軒故。心甚恨之。欲洩其憤。未遽得當。吾友素多力。爲人任事。雖赴湯蹈火。至死不辭。然家貧甚。嘗至無舉火。有老母年七十餘。吾友事之甚孝。不敢稍稍違母命。偶與人爭。每至不可解時。母出而呵之。便俯首歸。請罪於母。會吾友之母死。無以殮。吾友遍走親族。乞貸均無應者。楊知之。攜百金往贖。令作葬殮之用。吾友與楊素不交往。今忽以鉅金相界。初驚疑不肯受。楊曰。吾知汝急。不忍坐視。故慨然相助。無他意也。友固辭。楊強予之。不得已。受五十金。吾友卽用以葬母。喪畢。吾友往謝。楊遜謝不遑。吾友曰。猝遭大故。無以爲殮。乃蒙解囊。慨助此恩。此德。雖沒世無以報。倘有所命。粉骨碎身。所不敢辭。楊笑頷之。其後楊遂以殺蓉軒事命吾友。吾友受命。走以告吾。吾告吾友曰。此何可行。汝須知楊與蓉軒之爲人。不可以道里計。楊邑人之所共惡者也。蓉軒邑人所信服者。汝受楊命而殺蓉軒。冒大不韙矣。吾友聞言。躊躇不能決。良久曰。吾已身許楊。不能自食其言。奈何。吾亦一時無策。久之曰。蓉軒必不可殺。今爲汝計。莫如遷延時日以緩之。俟楊意懈。倩人告楊。收回成命可也。吾友以爲然。故不卽殺蓉軒。其後楊促之甚力。且曰。爲人當言必信。行必果。庶足以告無罪於人。今奈何因循不卽行。其或汝受蓉軒之賄矣。吾友無以自白。遂殺蓉軒以取信。此蓉軒致死之由也。其人言畢。官又嚴詢殺蓉軒者究爲何人。其人堅不肯言。官遂使人捕楊。則楊已不知所往矣。廬父曰。此紀實也。以韓之急公好義。而乃得此慘報。天道福善。其可信耶。某友重然諾。言必信。行必果。其志良佳。然爲虎作倀。以助凶人。則用之不當。又不足取矣。

哀情 薛 茗 華 (選舊原稿)

(民 哀)

薛茗華。宦家女也。母亦名門產。青年嬌居。無子。撫孤女。課詩書。教鍼黹。以母兼師。茗華稍長。幽閒貞靜。自痛失怙。早家貧。門祚衰薄。盡孝事母。母女二人更相爲命。始其家居蘇城北隅。里有豪族。瞰女美。欲賸之。晒其母數百金。母笑曰。富而賤。不如貧之爲貴。竟却之。益以千金。且許終其老。又弗允。豪族怒。謀乘間劫女。母懼。挈女避居虎阜山下。其地有小橋流水。夾岸垂楊。數十株。秋風起。柳浪瑟瑟。人跡杳然。惟有翠禽成羣。鳴和相答。僻壤也。而母女相慶。以爲樂土。然生計愈窮。仰活十指。常患不足。茗華故多病。冬日代母浣衣。肌膚纖柔。入冰雪中。膚裂。血出。足復伶仃。迎風欲折。而未嘗見於詞色。村人憐之。勸母擇壻。有媒說者。母悉辭却。曰。恐不逢其偶。苦我嬌女耳。女亦曰。兒願爲北宮嬰兒。不忍去膝下。因相持而泣。

某日。女漂於溪上。病久矣。不樂梳櫛。俯水鑒影。不覺自感。曰。茗之華云其黃矣。反復吟歎。忽聞有人在後。曰。吁。何憂之深也。回顧則一容儀雋爽之小秀才。癡立溪頭。心異之。不漂竟而歸。秀才猶未去。時方炎熱。適暴雨至。女歸。甫及門。秀才亦踵至。揖曰。小生余姓。字素娛。家住城中。遊山到此。猝然遇雨。望小娘子垂庇。女欲白母。母已望見。便曰。家無三尺男。義不留賓客。然避雨則無不可。况郎君恂恂儒雅者。生喜入拜。母母喜曰。老身山居。久不睹文士。蹤今日亦天假緣也。拭榻置茗。款洽良久。生時年十八。未有偶。竟眷注於女。因問個是令媛否。母曰。然。生日頃在溪頭。聞令媛吟茗華之章。斯何意也。母歎曰。渠小字茗華。頗識字。惜賦命不辰。有生十六年。展眉無幾日。意其災厄皆繇識字所致。頃者吟詩。殆有感於懷乎。女方俛首製履。至是淚承睫。轉面偷搗之。生視室中。繩牀瓦竈。雜以書囊繡譜。案頭一卷曰倚竹吟。取覽之。翻得二

章云。

薛 君 華

二

自感生來命不辰。髻齡失怙劇傷神。嘯飢彩鳳難開口。返哺雛鴉敢惜身。厭俗嗟無丹。換骨買山喜與竹。爲鄰鰲顏椎髻村中女。也倚春風學笑人。

久處蓬門不解妝。年來總未弄鉛黃。翠釵已典空燒券。鸞鏡生塵漸掠光。汲水誰憐晨露滑。瀟裳更怯晚天涼。病魔底事常縈繞。瘦影亭亭暗自傷。

讀一過女警觀。遽奪去。母笑曰。爾平日論詩。自謂壓倒元白。大言不慙。今亦數魏收。藏拙耶。復顧生曰。耶君敏捷。肯辱和珠玉。以慰小女之意否。生卽援筆次其韻。詩成。母女歎賞。時雨歇日暮。生遂興辭。母曰。耶君清才。望族表表。一時他日。老身尙有重託。毋爲空谷足音也。

生歸擬白父母。遣媒聘女。會秋試赴白門。俄報罷。鬱悶匝月。始復造訪。天已寒。至則茗華。母女相對。瑟縮方紉。蘆絮將以代棉。問寒衣若何。母歎曰。今春。妮子病幾死。醫藥無措。已悉以付質矣。生慨然出金。索券爲贖。母辭曰。我家雖貧。固宦裔也。况與君系文字。交惡得以不義物作非禮。施唐突我母女哉。生動容謝曰。僕本寒士。非有多金。爲陌上挑者。蔑蔑之數。乃紫陽精舍膏火。賞母取之。殆亦無傷於廉乎。母始從之。是時女病瘧。生去。日益劇。每盼生至。見則又無一語。惟有哽咽。慰之少解。未幾。生爲大僚所辟。相距益遠。旬餘再往。聞女殞兩日矣。猶未殮。母見生至。哭曰。辱耶君高誼。久欲以小女奉箕帚。今已矣。復何言。生入撫女尸。貌美如生。號慟欲絕。夜伴宿。夢女來告曰。妾命薄。以老母累知已矣。言訖。大哭。生亦淒然醒。翌日歸告父母。以妻禮迎棺歸葬。并迎其母而養焉。

社會小說
佳 婿

(季 廬)

去吾邑城西二里而遙。曰湖湖。廣可數十里。湖中之泥。富粘性。可作磚瓦之屬。故瀕湖居民多業此者。其由此而致富累鉅萬者。亦不乏人。張順堂者。亦業此致富。性慈善。好施與。有困厄而往求者。順堂必慨諾。無吝色。以是湖中人。無不知有張某者。距順堂之居可百武。清水一泓。上架石橋。富春夏之時。柳綠桃紅。頗饒佳趣。故夕陽未下時。順堂輒來此閑行。領略暮景。一日。順堂手菸筒。且吸且行。來河畔散步。忽聞哭聲甚厲。大疑。亟趨前觀之。見一少年。倚樹下。掩面而泣。衣袂都濕。順堂乃呼而語之曰。若何悲。少年聞人聲。下垂其手。以淚眼注眎順堂。有頃曰。吾心至戚。故不覺其泣之悲也。順堂曰。若果何悲。天下事無不可挽救者。試爲吾言之。少年曰。丈言吾心滋感。然吾心至悲。言之益增痛耳。順堂又趨之言。少年乃曰。吾今子然一身矣。吾年方十九。遭此慘痛。天胡不仁。邪。嗟乎。吾父乎。順堂不耐曰。毋再作此傷心語。速以事之。顯末爲吾言之。少年嘆曰。吾母之死。吾方三歲。吾今乃不能彷彿想像母貌之若何。吾母死後。吾父朝夕撫吾。以男子而兼婦職。其苦爲何如。邪。吾家不豐。吾年漸長。助父操作。父子衣食。不虞不給。不圖天不吾相。又奪父而去。順堂聞言。嘆曰。汝心甚孝。天必相汝。汝父既死。汝大聲呼父。父不聞也。是又奚益。汝其勉力爲善。卽所以報父也。少年曰。丈言固是。然吾之恣哭。亦不自知其故也。順堂曰。速止哭。吾甚憐汝。能爲吾執役否。吾不薄待汝也。少年聞言。甚感。曰。固所願也。順堂復詢少年以姓氏。少年以吳禮生答之。順堂乃率禮生歸。

時已日暮。家人方具餐。順堂乃與禮生同膳。食時。順堂復詳詢禮生身世。禮生含淚以告。嗣後禮生在順

堂家操作。勤於所事。出他工上。順堂深器之。時稱譽於衆人前。禮生益自奮。衆工中有嫉之者。欲有以中傷之時。短禮生於順堂前。順堂不爲動。曰。禮生必不若斯。衆計不逞。於是恨禮生者。且恨順堂矣。思有以兩傷之。迺揚言於衆。謂禮生與順堂女有染。事且數月矣。順堂聞之。不以爲意。而禮生則頗弗自安。欲自引去。以冀息謗。乃語順堂曰。人言嘖嘖。其不可復居於此矣。自今而後。請弗復以禮生爲念。語竟。淚幾欲奪眶出。順堂執手慰之曰。子毋然。禮生泣曰。丈固厚吾。不以此介懷。然吾不去。謗將益甚。吾名不足惜。其如丈與令媛何。順堂憤然曰。吾今以女嫁汝。人其奈我何。禮生曰。此必不可。如丈言者。人將謂茲事非虛。丈藉此而掩人耳目也。抑余無福。恐不克膺此寵眷。順堂曰。吾萌此志久矣。吾志已決。汝毋固却。禮生力謝不敢。而順堂意甚堅決。且曰。汝不吾允。則蜚語如此。抑置弱息於何地。禮生無奈。乃贅於順堂家。順堂之妻已先逝。二子曰癸生。未生。年才七八齡。受育於姊。禮生旣妻順堂女。待癸生兄弟如己弟。愛護不遺餘力。爲順堂經紀家政。亦絲毫不敢自私。順堂大慰。謂得壻如此。吾願畢矣。卽吾且暮不幸。棄此孤雛。亦不虞人之欺凌。後數年。順堂忽嬰疾。自知不起。呼癸生兄弟至牀側。語禮生曰。我不克見吾兒之成立。以此雙孤付之。吾壻壻爲吾善教之。如不率教者。責斥無貸。禮生頓首曰。敢不惟丈命。是從。順堂又顧語癸生兄弟曰。汝父行矣。以汝二人託諸姊丈。汝二人當姊丈之命。是聽。癸生兄弟涕泣受命。順堂輾轉牀席間。垂六月。禮生朝夕侍奉如父母。然及順堂不起。禮生哀毀逾恆。時癸生年十二。未生年十一。終日嬉戲。禮生知非計。聘師教之讀。癸生兄弟視塾舍如狴犴。屢逃學。禮生知之。日坐於塾中。監察之。二人乃不敢復出。讀五年。學大進。禮生甚喜。呼而語之曰。汝兄弟能悉心向學。吾心至喜。然須長此不變。則汝兄

弟。可以無負。汝父臨歿之言。而吾亦可以無負。所託未生聞言曰。如兄教。癸生殊不以爲然。曰。汝一孀人子耳。幸遇吾父。得有今日。今乃來教吾邪。卽吾兄弟爲不善。乃吾兄弟之違父命。於汝何預。禮生聞言不悅。曰。吾不遇丈。固無今日。然丈臨歿。諄諄以汝兄弟付吾。吾不責汝兄弟爲善。是吾負丈也。吾寧願汝兄弟之恨吾。而不願吾之負丈。癸生怒曰。汝自不負吾父可耳。何與吾事者。禮生怒。操杖責之。癸生大號曰。汝乃杖吾邪。吾非汝所能杖者。禮生妻聞聲出。勸癸生。癸生怒。詈之。未生亦忿然欲詈。禮生見癸生不受勸。又杖之。癸生乃曰。後不敢違兄命矣。未生見兄乞哀。亦不復詈。禮生乃復向癸生兄弟語之曰。吾之期望於汝兄弟者甚殷。汝兄弟當念汝父臨歿之言。勉力爲善。癸生雖唯唯。終不以禮生言爲然。時出與惡少游。有某甲者。素行不齒於人。知癸生家富厚。力結歡於癸生。欲供其取求。癸生不知也。視甲甚厚。甲乃誘之作狹邪遊。纏頭之費。一擲百金。資竭則竊取家中貴重品以去。未生初較癸生稍優。後亦沈湎一氣。日留戀於某土娼家。禮生微知其事。乃嚴禁癸生兄弟外出。二人大不便。羣起與禮生難。曰。汝責吾等爲善。固未可厚非。然禁吾等出入。不亦太不情邪。禮生曰。汝兄弟外出妄爲。故不得不如此耳。癸生兄弟無術。則俟禮生就寢。始潛啓門而出。赴土娼處。二人戀之既久。均染毒。一發而不可遏。然猶秘不令禮生知。後潰爛益甚。乃盡以實告。禮生聞之大戚。自投於順堂靈所。自掌其頰曰。壻不敏。不能約束弟等。致令身染瘡毒。不可收拾。兄弟聞言。皆泣下曰。吾儕乃非人。負兄善意。以致如此。自今以後。當力自湔滌。禮生曰。今當召醫來。惟毒愈後。不得復萌故態。兄弟皆曰。諾。禮生乃召醫來。爲二人診治。垂一載餘。毒始盡。兄弟遭此苦痛。深知狹邪遊之害。乃絕足不再往某土娼處。然二人雖與土娼絕。又復肆志於博。禮生不知也。

博負則書契券爲證。及期無以償。乃向禮生乞資。禮生詢以故。二人期期不能答。良久始囁嚅曰。償博負也。禮生聞言大怒曰。汝二人何不長進。若是邪。吾方以爲身受創痛之後。必不再爲不善矣。不圖復恣意於博。汝二人真不可救藥矣。汝等當念祖若父。積得薄產。俾子孫無凍餒之虞。甚非易易。奈何甘以祖宗汗血之錢。而作孤注之一擲。邪。兄弟聞言。俯首下垂。默不一言。禮生乃出資與二人曰。急持去。償博負。後毋再出此也。兄弟聞言。力誓不復蹈覆轍。禮生復慰之。從此兄弟不復博。一聽禮生教。

某甲既誘癸生作狹邪遊。攫資頗勿尠。後癸生兄弟以毒發而與土娼絕。甲又誘之博。藉以漁利。迨二人從禮生言。不復博。甲知之。頗恨禮生。乃俟二人出。語之曰。天下之愚。無有逾於汝二人者。已有產而不知自掌之。而俯首聽命於人。真至愚不可解也。二人聞言。知有所指。乃曰。弗以是餽吾。吾產雖掌於姊丈。然彼宅心甚公。未嘗絲毫有所侵蝕也。甲噴之曰。汝言何愚也。吾聞彼歲必置產。竊恐數年後。汝二人將爲饕人。彼且面團團作富家翁矣。二人心動。曰。若言確乎。甲曰。事烏不確。二人曰。然則事將奈何。甲曰。易耳。令彼速交產耳。二人懼禮生不敢驟發。乃曰。容緩圖之。甲知其意已動。復誘之博。日暮始歸。乘間詢禮生曰。吾父之遺產幾何。禮生曰。中人產耳。二人又曰。汝之產幾何。禮生曰。吾乃饕人。烏得有產。二人乃不復詢。良久又曰。吾二人已改行。吾兄曷不以產畀吾自掌邪。且兄爲吾家操勞。吾心亦不能安。禮生知其意。毅然曰。汝二人雖改行。吾滋未能信。故欲吾以產畀汝二人自掌。今尙非其時。然吾亦久有是心。欲以產畀汝等。終懼汝等不克久管。一旦蕩盡。致吾無以對汝父。故躊躇至今而未決。二人知禮生無尤意。不敢再請。默然而退。

一日。禮生晨起較晏。甫下牀。未生至。息至曰。兄速往救吾兄。被捉將官裏去矣。禮生大驚。亟詢故。未生乃曰。甲屢勸吾二人博。吾亦偶一爲之。而兄則屢與甲博。負甲五百金。兄書券與之。而甲屢向兄索償。且以語侵兄。兄忿而與之爭。二人乃互毆。致被捉去。禮生聞言。垂淚曰。何不知悛改。乃爾然無坐視不救。理乃亟至縣探之。癸生泣曰。吾殊無以見兄。禮生曰。事何如者。癸生曰。吾二人既捉至官。官詢互毆。吾具告之。官大怒。立責吾二人。判令毋償博負。甲不承。官又責之。詢畢。乃拘吾於此。不知罪之若何。禮生乃挽人營救。而官嫉賭如仇。不敢稍徇。拘癸生至五月餘。始釋出。未生見兄被拘。惴惴自恐。不敢復出。指天自誓。力改前非。癸生既出。禮生召之前。出契約簿籍等曰。吾今不復爲汝等掌產矣。愚不自揣。將產分爲二份。汝二人各自掌之。此後其成其敗。惟聽之天而已。癸生兄弟泣曰。兄何出此言也。吾二人今方悔過。萬不宜受此也。禮生不承。癸生兄弟強之再四。且曰。兄如不允。吾二人願逃之遠方。以產畀兄。禮生無奈。掌管如前。而癸生兄弟亦自此孳孳治生。產不復蹈前轍矣。垂十載。禮生年漸老。精力就衰。復以產畀二人。二人既受。曰。吾等無兄。無以有今日。今願各以產之半讓兄。禮生笑謝不肯受。二人固讓。禮生乃各取田五畝。

●新年豔歌 調寄羅敷豔歌

(東園)

新年怕作椒花頌。依樣葫蘆。悶煞葫蘆。錯把鴛鴦兩字書。新年喜作椒花頌。紅了桃符。青了蘿圖。一紙贏他一斛珠。

新年怕飲梨花酒。醉到吟窩。觸撥吟魔。化出相思別淚多。新年喜飲梨花

酒。岳擊秦娥。瑟鼓湘娥。紅袖樽前賭豔歌。

新年怕聽蓮花漏。滴碎愁懷。攪亂幽懷。銀箭聲中歲月乖。新年喜聽蓮花

漏。晝漏頻催。夜漏頻催。催得陽春黍谷回。

新年怕唱梅花弄。官渡尋春。官閣藏春。徒折香枝寄遠人。新年喜唱梅花

弄。月鍊精神。雪鍊精神。金鑑千秋寶紫珍。

小情雙鴛井

(藥 龔)

胡生少文。富家子也。父某。學識文章。推一鄉祭酒。世居餘姚之胡家莊。遠峯滴翠。近水拖藍。天然之勝地也。而山花野草。一經雅人點綴。尤逸趣盎然矣。居其莊者。多務農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攘攘熙熙。莫知理亂。獨生父偉略英才。出類拔萃。時丁叔季。世事滄桑。乃遁跡山林。誓不仕進。膝下僅一子。卽少文。幼而穎慧。八歲吟詩。居然成誦。又能下帷攻苦。黃卷青燈。十年窗下。成績斐然。父母愛之甚。扁居不令出戶。以故年十八。猶惘然如兒童。然所爲文。則辭句工緻。神采絢華。雖春日之花。亦未足以比其美。其楷書。則筆姿秀雅。體格停勻。雖蜀中之錦。又未足以喻其妍。藉藉聲華。譽滿衆口。而少文亦能以名之所在。益自策勵。詎料天厄少文。其父忽焉棄養。所幸家資素豐。尙堪度日。少文尤能克承先志。小窗人靜之時。撫亡父手澤。尋句繹讀。誘掖無人。每悲從中來。愁腸寸斷。而讀到隴岡阡表。尤不知涕淚之何從也。

春月秋花。頻驚駒迹。倏忽之間。幾更裘葛。歲乙卯。爲少文喪父之第四年。是年夏。時疫盛行。生母以操勞過甚。遂亦染及。竟至一瞑長逝。嗟乎。椿靈旣謝。萱蔭又凋。少文處境之悲苦。爲何如耶。每值夜闌人靜之時。枯坐書齋。孤燈爲伴。倩影自憐。間有二三契友。時相過從。慰其寂寞。如是者一年。少文之哀漸殺。復一年。喪服闋矣。然中饋無人。內政不修。恆爲戚戚也。一日。偶出遊。鷺見一女。郎嫻嫻而來。少文驟見之下。不覺癡立。呆視者久之。私忖曰。使宋玉陳思見之。當悔不爲之作賦。目送之去。贊歎而回。途中詢諸人。知爲周村周氏女。今猶待字也。旣歸。傾想頗苦。會其友黃振華來訪。談論間。生繩女郎之狀於黃。黃驚曰。此舍表妹也。不知兄何以相識。更何以縈念至此。生備述前狀。黃曰。余當爲君作撮合山。少文大喜。離座謝曰。

事果玉成。余沒齒不忘太德矣。黃戲之曰。今何謝爲。待他日宴爾新婚。置酒高會。一對玉人。向我雙拜。始足爲謝冰人耳。少文無他言。笑而應曰。唯唯。移時。少文曰。好事玉成。全仗君力。君當知我邇來處境之淒涼。必能憐我而爲我謀也。黃曰。余舅父素愛文人。以君之才學。余再點綴而揄揚之。東牀之選。舍君莫屬。少文曰。然則君之舅父。亦文墨中人歟。令表妹亦必富於咏絮才華矣。黃曰。余舅父周姓。字逸翁。世居周村。工詩詞。能文章。伯道無兒。僅此弱息。女名英書。卽君所見者也。穎慧知詩。毫無尋常女子態。余舅父必欲得一能文之才子。始肯締姻。奈物色者久之。終鮮當意。是以一縷紅絲。迄未輕繫。願英書亦謂非有才。有識者。寧深處蘭閨。Y角終老。決不肯輕易事人也。他日君倘稍露圭角。英書知之。當必首肯也。明日。余先介君謁其父。然後再作良圖。少文應諾。

翌日。少文偕黃往抵周氏第。見屋宇軒敞。備極壯麗。園內琴聲幽揚。醒人肺腑。黃乃徑投花園。叩扉而入。則茅亭之內。英書方按琴而歌。一見少文。暗中驚異。輾轉追思。似曾相識。但不復憶何時何處耳。於是私心窺察。覺其丰度翩翩。陡生憐愛之心。心之所之。情亦隨之。遂於無形之中。鍾情於少文矣。當卽離琴起迎。先呼黃曰。華哥。適從何來。黃曰。頃自友家來。敝友少文。仰慕舅父。囑我介紹來謁。言時。指少文曰。此卽胡君少文也。英書急與爲禮。肅之入。款茶畢。黃曰。舅父何在。英書曰。家君適赴友人家宴飲。須明日回來。遂向少文曰。玉趾光臨。輝生蓬華。惟老父不在。有慢先生。幸乞原宥。少文曰。驚擾尊府。於心不安。小子仰慕令尊。特來拜謁。不期已赴友宴。靚面無緣。殊令人衷懷耿耿耳。因顧黃曰。我等且歸。明日再來。黃點頭稱是。卽起辭英書而去。行里許。與黃分道。各自回家。少文抵家後。獨處書齋。閑坐窗前。思潮起落。柔腸又

寸寸斷矣。

亡何壁上時鐘。琅琅作聲。屈指計之。已達巫峯之數。在他日少文早入華胥國裏。斯時則大好睡魔。已汨沒於思潮中。又閑坐久之。始展衾而寢。三更柝聲。時驚好夢。一簾明月。單照愁人。少文對此景。况輾轉反側。寤寐難安。久久覺曙光一線。映入紗窗。拾履下牀。閑步庭院。以吸清新之空氣。盥洗畢。食早餐。既乃靜坐書齋。久久復久久。始到日午。餐事畢。揚長而出。至周宅叩扉入。英書方閑步菊畦。其父猶未歸來。少文稍稍與英書通語。才情相嫁。未免皆癡。生既返。益戀戀於英書。翌日逸翁歸。忽語英書曰。余此次赴宴。已將汝許婚某顯宦之子。婿年少。丰采亦都麗。英兒乎。汝之幸。亦我之幸也。英書聞言。如聞迅雷。面作慘淡色。長跪父前。淚墮如麻。曰。父乎。兒已心許胡姓矣。胡生才學超羣。父幸許兒言已。靜候父命。忽聞父厲聲叱曰。吁。是何言歟。汝所謂胡姓者。非胡家莊之胡氏乎。渠家於十年前。固甚豐富。今則惟此孤兒。恐家無擔石矣。兒乎。余固愛汝。不欲汝作糟糠婦也。英書曰。父乎。才如胡生。不當以貧賤棄之。且彼富室之子。大都奢侈成性。任意揮霍。今縱富於資他日。未必不貧。父其鑒之。父卒不聽。英書痛哭。終宵翌日。忽冰人來。則報結婚期也。英書大驚。自忖身世。真一場幻夢。今既不得自由。卽軀殼留存於天地間。亦了無生趣。遂向空瞻拜。投井自盡。越日少文聞耗。大哭曰。嗟乎。彼蒼既死我。我父復死我。母今又死我。我之意中人。此後我雖生存。亦了無樂趣矣。遂赴井。與女偕死。逸翁雖悔。已是無及。因雙葬之。里人盛傳其事。名其井曰雙鴛。後之過周村者。聞土人追話當年情事。猶爲之歎歎。焉也。

●編輯餘談

(定 夷)

作小說而求文勝不如求意勝。意勝則味濃。能有咀嚼不盡之妙。若第求文勝不如讀文學雜誌爲愈。此定論也。雖然小說之造意似無一定限制。而要不能出乎情理兩字。此乃無形之限制也。有此一層限制。欲求造意之奇。不亦戛戛難哉。况年來小說之作多如恆河沙數。求其新穎尙不易。必欲出奇制勝。愈不易得。或且以求勝之故。至矯枉過正。令人疑爲夢囈。是亦不足齒數。賢者於此。思有以出人頭地。於是演述史事之作。遂盛行於一時。蓋如是者可免千篇一律之譏。其法固善。第近人往往無中生有。顛倒史乘。而以幽秘。愚人是又。不值識者一笑矣。

小說 千里姻緣

(瀟郎)

武林顧生世家子也。綺年玉貌。翩翩似璧人。時人有衛玠之譽。早孤。母錢夫人愛之逾拱璧。惟庭訓甚嚴。督課尤勤。生穎慧絕倫。過目不忘。年十二。入邑庠。世家爭與論婚。母悉設辭却之。未幾。洪楊亂起。由金陵沿江東下。勢如破竹。武林適當其衝。母子聞耗。驚駭萬分。方設計逃避。而城已不守。居民倉皇奔避。號哭之聲如雷。貫耳。生家亦雜亂軍中。亡走倉皇而行。約有數里之遙。回顧去髮兵已遠。遂相率憩息。路隅時生有姑母尚未于歸。亦偕生奔逃至此。窮途飄泊。相對歎歎。生曰。今宜爲避難計。徒哭無益。母然之。方欲起程前行。而髮兵已旋踵至矣。金鼓聲聲。旌旗蔽日。生母見之。驚惶欲絕。生復前進奔避。無奈婦女輩纖纖弱趾。不耐馳驅。而道途崎嶇。荆棘遍地。尤艱於移步。故一轉瞬間。已爲髮兵追及。舉家遂失散於亂軍中。比髮兵他去。家衆復集。獨不見生姑。四下尋覓。亦無下落。迨日已西沉。仍無隻影來歸。家人咸謂無生理。生母泣不可仰。謂生曰。天何困我至此。使我九泉下之翁姑知之。烏能瞑目。猶憶我翁終時。謂我曰。余將不起矣。弱女尙未字。人向平之。願媳其爲余了之。今若此。我何以對翁姑。言已泣下沾襟。生曰。兒意現且投奔戚屬處。得有棲止。再飭人尋訪可也。母曰。甚善。汝叔作客嘉興。可往依之。生遂雇民船兼程往。既至。家人相見。悲喜交集。叔另賃一屋。使姪與嫂居之。尋乃遣人訪妹。終無所得。後有遠客來杭。與叔述及遇其妹於某處。已從陳姓航海而南矣。

自後生在家攻書。足不出戶。亂平。生苦於舉業之不得志。乃請於母。願入香港西人所辦之某書院肄業。母不之允。幸叔爲之說解。始邀許可。遂乘輪往。入學後。課餘之暇。常與窗友相酬酢。而於同齋陳生。尤稱

真逆。陳生風流倜儻，不拘小節。陳有妹，名麗娟，年方二八，性既聰穎，貌尤豔麗。生既屢至陳家，時與其妹會而周旋之際，若有餘情。一日，生往陳宅，見一年可三旬之婦女，舉止端詳，審視之，頗類前所失散之姑母。惟略形蒼老耳。急趨前爲禮，婦似色有疑異，因詢生氏族籍貫。生悉告之。婦詫謂曰：「然則爲吾姪也。洪楊之役，與汝失散，不徒今乃相遇於此。」生復下拜曰：「姪兒南來游學，一則爲求學計，一則卽爲訪問姑母也。」婦曰：「子尙識我乎？」生曰：「然。」婦又指陳生曰：「此吾子也。」適麗娟出，婦又曰：「此吾女也。」當日，吾無所歸，依哭泣路隅，乃投江自盡。恍惚之間，有人救吾，重生。其人亦避難者，妻已故，遺子女各一，欲納吾爲繼室。吾感再生，因從之。今汝姑夫商於廣州，吾無所出，僅前室一子一女耳。生聞言，知麗娟爲表妹，意更忻悅。時已薄暮，婦留生夜餐，絮絮話家常。久之，生微露求婚意，婦笑許之，曰：「親上加親，固所願也。但汝宜奮志勤學，以副吾之期望。庶不負吾女歸汝之意。」汝其勉旃。婦尋詢麗娟，意麗娟固傾心於生者，又聞其爲中表親，自無不從。此後生因姑已以麗娟見許，遂不復若昔日之不避嫌。第言語舉動，則不改莊重端凝之素行耳。生尋將事之顛末，函稟其母，母得音信，樂可知也。亡何，生畢業於校，名列前茅。卽日旋里省親，乃詣姑家告辭。既歸，與其母及叔商議聯姻事，選定吉日，通書陳氏。陳允如請，遂送親至杭。嗟乎，千里重逢，已屬難得，乃又多此一段奇緣，却扇之夕，重話當年，個中人將疑其爲夢矣。

小說 無邊風月傳

海虞吳雙熱著

第一回 延陵生搜篋得奇書 孝廉公課徒開別院

延陵生者。誰著者。自謂也。予先世家於吳縣之東洞庭山。迨洪楊之役。其軍南竄。以樓船越太湖而入東。西兩洞庭。居民駭然。予家遂流離遷徙。展轉走海虞。遂家焉。其時予祖侍香。年垂垂老矣。予父品蘭。方成。丁幸於亂中。善藏家資。所至雜餼糧而行。不爲窮寇剽掠。以去。得以市田園。補衣食。有餘金。則築樓以藏書焉。方當兵燹之後。私家所藏圖書珍玩。或毀於烽火。或委於泥土。黠者於事後爬剔。頽垣碎瓦間。往往有所得。招搖過市。見者爭寶之。競以賤價鬻焉。然其所寶者。不出於珍玩之屬。鮮有顧及圖書者。而予祖侍香。獨以爲寶。勿論爲殘編斷簡。爲野史稗官。一一收拾之。以實藏書之樓。蓋其中每有秘笈。迄未一傳。世茲亦可寶也。已斯樓。今頽矣。而書城如金湯。迄無恙。則移以藏於葺新書屋中。予父嘗指以詔予曰。孺子識之。此滿架琳琅。畢生瀏覽。不能盡若祖傳之。予以傳諸汝。其亦知所寶哉。繼而泣然曰。若祖今逝矣。易簀之歲。汝方五齡。今汝馬齒倍矣。猶能彷彿若祖之音容笑貌否。若祖當年終日焚一爐。好香坐藏書樓上。依其左右者。侍姬一俾。司書。狸奴一俾。警鼠。若祖坐安樂之椅。鼻架晶鏡。觀書不旁瞬。予恆攜汝朝若祖。若祖輒以果餌享汝。溫語微笑。汝當不能忘也。每歲長夏。若祖集家人納涼。庭院攜蒲葵扇。一菸裨。一旦吸且談。語多怪異。時則菸氣生煙。蓬蓬勃勃。自其口鼻間出人面。如在雲霧中。汝輒大怖。閉目而投人之懷。呼曰。鬼鬼若祖。大笑談風。乃稍殺若祖所談者。亦不僅怪異。蓋皆得之於書中者。過目不忘。清談娓娓。苟有人焉。聆而筆之。書異日。可成巨帙。題其簽曰。藏書樓瑣話。寧非大觀乎。嗟乎。若祖今逝矣。藏

書無恙。手澤猶存。予一開卷而悲。從中來。輒廢書。起去。孺子其識之。他日即無立錫地。藏書不可轉鬻。於人也。予謹識之。不敢忘。曾幾何時。予父亦下世。記取藏書堆裏。幾許玉軸牙籤。出於予祖之手。澤者半出於予父之手。澤者亦半。幾回檢點。亦復悲從中來。廢書起去。顧斯屋行且頽矣。風雨之夕。四壁蕭蕭。漏痕滴滴。詰朝視牆。背蝸牛緣綠苔而上。縱橫作古篆。而牆泥沁雨塊塊自脫。一日屋破。積書萬卷。且葬五磔中。則復移書別室。蓋藏彌慎。某歲秋陽燥烈。則出而暴之。蠹魚蠕蠕出自書叢中。受日中強熱。宛轉而死。亦有匿居穴中。自若者。則搜剔而出之。殲焉。因思古人有蠹魚三蝕。神仙化為脈望之說。試窮搜書城。求所謂脈望者。乃不可得。暴凡三日。書始盡。一一整理而藏之。且繼祖若父之手。澤書以簽而分門別類焉。就予性之所好者而言。得秘本說部十五種。都為抄本。有頭尾殘缺。莫窺全豹者。有字裏行間為蠹魚侵蝕。叢害者。中有題簽曰「無邊風月傳」者。卷凡三。開卷玩讀一二頁。風味不減石頭記。始近世所謂豔情之作也。予自讀書能文。事即喜弄翰。治稗官家言。年來著為說部。自恨無佳構。良以腸枯手棘。不過人云亦云而已。客歲自春徂冬。擱筆不復作。優游於家庭間。絃倫常樂事。入夜就枕。則與細君分燈展玩。所謂十五種之秘本說部如是者。一年予之心志日浮沈於稗官野乘間。動則形諸語言。靜則形諸夢寐。予殆成一小說迷矣。而此十五種說部為予所百讀不厭者。厥惟「無邊風月傳」。著是書者。署曰醉紅生。姓氏不可詳矣。其文為彈詞體。字體歧雜。多草書。間以古字。驟視之。不甚了了。且無著書之年代可考。至所敘風月主人。殆亦如紅樓夢中甄士隱。賈雨村之寓言寓意。未必真有其人。其爭也。昔者史載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天下。張叔夜以兵討平之云云。而施耐菴根據其說。獨運匠心。構造空中樓閣。演成一部。

洋洋大觀。有聲有色。之水滸。今予得醉紅生三卷書。其亦足以擴而充之。引而伸之。變其體爲章回演成一部新小說。亦使海內抱有小說迷者。顛倒夢想於此。無邊風月傳中。不亦佳話哉。予書至此。願語細君而笑曰。爲我取案頭無邊風月傳來。予將爲之改作焉。細君嫣然笑曰。是書忒肉麻煞人。君欲爲之添花錦。上揭藥人間。不怕癡兒女之麻上來耶。言已。翩然起去。旋以雙手捧緞。姍姍來珍重。而授予。予啓緞。出醉紅生所著書。讀久之。悠然神往。自忘所事矣。細君嗤曰。腹草已萌。動乎胡尚不著一字。君自今日始勉爲之儂。當伴君以繡鈎粉。絨細刺。鴛鴦卅六看新書。與繡物誰先成也。予遂與之賭掌。而應曰。善於是。經營慘澹。而著是篇。其文曰。勾吳孔夢花者。名孝廉也。其高曾祖父世爲顯宦。夢花生有傲骨。獨絕意於仕進。竊竊語人曰。功名利祿中人。胥有一股航麟氣。予寧退避三舍耳。願夢花雖然。迫於父命。命治干祿之學。青燈黃卷。督課殊嚴。焚香限晷。擊鉢催詩。習文場應試之術。夢花初非鈍人。當優爲之。以非心之所好。遂大窘。習之久而無所成。年弱冠矣。乃能出應童試。三戰三北。未獲青一衿。其父大慍。以爲生不象賢。他日何以襲簪纓。而博金紫。夢花亦發憤曰。予苟有志。拾功名如草芥耳。區區一酸秀才。得之亦不榮。父盍爲兒納粟補博士弟子員。兒當下帷攻舉。業明年入秋闈。可賦鹿鳴而歸矣。父斥其妄。而姑如言以試之。其明年果舉於鄉。父乃色然喜。誡吉開鹿鳴之宴。且授以室。其室人亦宦家女。美而拙。惰而驕。夢花歎曰。非我耦也。居有頃。夢花喪父。一時素車白馬。臨門者類皆達官貴人。而執紼唱輓歌者。莫不諛生媚死。大抵言夢花令子會看學。優筮仕。顯親揚名云云。詎知夢花自喪父而後。遽以心口相誓曰。夢花汝當舉陳陳相因之。功名利祿。以殉葆汝太璞。全汝性。天不爲名士。亦當爲高士。庶足爲吳山生色也。

惜已秋闈一第玷我清白耳。既而其美而拙情而驕之。室人亦物化爲之繼者。乃一貧女。願慧美有婦德。其父寒儒也。而猖狂類阮籍時。夢花亦然。貂裘換酒。碧紗籠詩。雖然。增富翁。同是清狂。玩世故翁。增甚相得。角酒鑿詩。幾無虛夕。夢花自婦貧女翁寒儒。遂與前度之丈人峯絕。終歲不通往來。或叩其故。則答曰。人恨無官親。予獨以爲可憎耳。其不近人情也。如是。殆所謂獨清獨醒者耶。初時人談吳中貴顯者。必於孔氏首屈一指某也。臣於廷某也。臣於疆。今其後昆。夢花早登第爲孝廉。他日必成大器。迨聞夢花放情詩酒。蹉跎盛年。不逐名場之鹿。不彈宦海之冠。多有爲孔氏歎。惜謂犬子不求聞達。墮其家聲矣。而三吳名下士。則以夢花爲可人多與結識。從此夢花儼然隱士。門庭絕軒冕談笑。有鴻儒其門下。不速之客得九人焉。曰陳了青。曰貢逸雲。曰吳守白。曰滄浪。生曰吳下阿蒙。曰虎溪釣徒。曰青蓮後人。曰濂溪翁。曰小杜。若而人者。莫非詩狂酒狂。與夢花以類聚。時人稱之爲吳門十狷。斯十人者。平居結一吟社。每一興至。聯牀刻燭。斗酒百篇。夢花尤豪勝。衆以爲壇坫主。有時亦逢場作戲。爲狎邪游。擁歌姬名妓。坐花醉月。惟是韶華過眼。樓不迷紅。風月關頭。身能守玉。鮮有顛倒情。塲魂銷眞個者。畢竟文人行。逕迥異俗。儻也。夢花家固素封。顧其繼室能遠慮。夢花坐食。家且中落。則以十指作活計。陰以所蓄置田。字夢花。夙不問家之有無。飲酒入肉。晏如也。繼室生子曰鏡郎。字影生。小時卽了了。夢花曰。此寧馨兒也。鏡郎十三歲時。居廬毀於火。蕩然無存。知者咸往慰問。夢花殊不介意。懷曰。王參元失火。可賀。予獨不可賀。耶。今而後將居陋巷。飯疏食。飲水亦無傷也。婦亦笑曰。胡便一寒至此。儂早爲君營菟裘矣。夢花不解。所謂婦始以針黹蓄資。陰置恆產。告謂有薄田十畝。別墅三弓。雖不足爲子孫計。久長或尙足以養老否。夢花喟然曰。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卿可善爲我謀於綫底針頭。謀生產作業。此非一朝一夕之勢也。然則卿亦苦矣。婦出搵搵者於袖笑示薰砧曰。誠然爪裂指破矣。然儂固樂此不爲疲也。夢花愷然曰。卿毋復然。仰給於婦者。直闖茸男子耳。予甚恥之。今而後予將設帳課徒。謀束脩以贍家。不令汝獨當一面也。婦笑而漫應之。遂遷別墅居焉。所居有園林景物。殊幽雅。屋亦稱是結構不俗。頗有精舍。其前度主人屬袁氏。夢花因題其楣曰。小隨園。客戲稱夢花曰。隨園老人。問亦有女弟子乎。夢花曰。然。子盍爲我羅致而來。但求俊秀。靡論男女。贏得碧桃花下。爭拜先生拈韻分箋。課以吟咏。開一詩世界。是亦韻事。且桃李門牆不馨於閭閻家聲哉。客稱善而去。且爲走告親知。慫恿其子若女拜夢花門下云。

第二回 春雨樓絳帳隔書聲 梅花館碧紗籠綺夢

某年春王正月。小隨園老人夢花。以元夜置酒高會。陳了青等九人者。皆至。而其妻父（卽第一回所稱寒儒者）已就木。有年。夢花因於舉觴之先。酌酒以奠焉。時則園中梅花盛開。明月照林。影橫斜。如畫。遙望萬花其光若雪。而澹蕩春風。時時挾暗香襲人。或吹花氣落杯底。酒益甘馨。如飲瓊液。座上滄浪生工。繪事因索素縑。以水墨作梅花館夜宴圖。頃刻立就。圖中人物靡不栩栩生動。而十狷之面目鬚眉。又皆酷肖。斯亦難能可貴矣。餘人爲之擊節嘉賞。競爲詩題其上。夢花樂甚。進爵無算。願語座客曰。予有一事。至可哂。亦願聞否。於是客皆傾耳以待。夢花曰。濂溪翁嘗言。凡人一行作吏。便失眞性。非第失却本來面目而已。併其肺腸而變革。其疾爲忍。爲驕。爲勢。利。斯言果不我欺也。予於客臘大除夕。僞爲貧乏。不能自存。狀遍詣與予先子夙稱。莫逆之達官貴人。許呼將伯而告急焉。若而人有嚴辭峻拒者。有作鄙夷狀。盡

情。奚。落。者。有。反。眼。若。不。相。識。者。夫。嚴。辭。峻。拒。忍。也。盡。情。奚。落。驕。也。翻。眼。若。不。相。識。勢。利。也。彼。其。人。不。大。可。嘖。乎。小。杜。曰。然。子。亦。太。惡。作。劇。矣。言。次。鏡。郎。入。拜。客。已。趨。父。前。啓。白。謂。館。後。春。雨。樓。月。色。尤。佳。盍。移。杯。就。月。醉。羽。觴。乎。夢。花。點。首。而。顧。座。客。曰。斯。樓。宜。聽。雨。亦。宜。玩。月。不。日。予。將。設。臯。比。縣。絳。帳。爲。課。徒。處。今。夕。盍。一。登。臨。舉。杯。邀。月。盡。竟。夕。歡。乎。而。座。客。遂。輟。飲。登。樓。相。與。徙。倚。窗。頭。翹。首。天。半。月。光。瑩。瑩。如。玉。鏡。夜。深。矣。風。漸。料。峭。生。寒。吹。拂。酒。人。之。面。醒。爲。之。解。時。則。隔。巷。魚。更。動。矣。客。咸。驚。曰。夜。深。矣。歸。歟。歸。歟。夢。花。止。之。謂。倦。者。有。榻。可。下。不。妨。鼾。睡。酒。未。盡。量。者。亦。不。妨。作。長。夜。之。飲。胡。便。言。歸。於。是。客。之。留。者。半。去。者。半。後。五。日。而。春。雨。樓。之。絳。帳。開。矣。莘。莘。學。子。忽。焉。成。行。曰。杜。蘭。小。杜。猶。女。也。年。十。三。曰。吳。宗。讓。守。白。少。子。也。年。十。四。曰。呂。鵬。吳。下。阿。蒙。之。假。子。也。年。十。七。曰。周。慧。鸚。濂。溪。翁。之。弱。息。也。年。十。四。曰。陳。素。秋。了。青。女。弟。也。年。十。六。曰。貢。賢。逸。雲。仲。子。也。年。十。四。曰。李。棠。曰。李。棣。棠。年。十。七。棣。十。三。乃。同。懷。姊。弟。青。蓮。後。人。所。生。也。曰。孔。弼。年。十。八。爲。夢。花。之。從。姪。曰。尤。柰。珍。年。十。五。爲。夢。花。之。甥。女。桃。李。成。陰。春。雨。樓。且。患。人。滿。矣。幸。其。中。如。呂。鵬。如。陳。素。秋。如。李。棠。如。孔。弼。不。鎖。日。侍。講。席。僅。三。日。或。五。日。一。至。請。業。請。益。而。退。此。外。之。留。者。亦。各。朝。來。暮。往。無。夜。讀。而。留。宿。者。至。所。受。書。則。因。材。而。異。或。周。易。或。毛。詩。或。春。秋。或。女。孝。經。或。列。女。傳。進。而。課。韻。學。治。詩。古。文。辭。於。時。鏡。郎。亦。入。樓。伴。讀。樓。上。陳。設。彬。彬。然。壁。間。遍。懸。圖。書。悉。淵。古。無。俗。筆。夢。花。南。面。坐。虬。松。之。椅。據。一。紫。檀。之。案。案。之。上。文。房。之。用。品。咸。備。日。必。焚。香。於。爐。供。花。於。瓶。一。室。氤。氳。心。脾。靡。不。恬。適。案。之。旁。左。右。各。列。席。坐。男。生。女。生。則。列。坐。於。樓。之。陽。隔。絳。幃。以。爲。閑。其。實。亦。不。必。閑。也。幃。中。雛。鳳。勿。論。雄。雌。年。事。尚。稚。猶。是。天。眞。爛。熳。何。妨。撲。朔。迷。離。夢。花。知。其。然。故。絳。帷。雖。設。不。樹。嚴。防。每。日。午。餐。已。師。生。例。各。小。憩。小。

兒女相將。聚嬉於園。鬪草看花。打鶯撲蝶。甚至爲捉迷藏之戲。歡呼一片。無非哥哥弟弟姊妹親昵之聲。夢花耳聆目覩。以爲若輩渾然性天。一團和氣。不之禁也。有時小小弄舌。或有齟齬。則薄懲師前。求裁判焉。夢花未嘗有所偏袒。必以溫語解紛。最以敬愛俾各言歸於好。以故若輩視其先生。直如慈父。夢花亦喜自負。謂此一行桃李。亦堪繞膝承歡。不啻親生兒女云。夢花元配無所出。繼室所生。惟鏡郎。忽年華行將半百。夢花曰。中郎有女。我獨無。是亦一缺恨。予將以杜蘭爲義女。他日當質諸小杜。阿蘭早失怙恃。或能如我願也。婦曰。三五女弟子。其秀外慧中。端莊嫺靜。莫杜蘭若女之乎。抑婦之乎。妾未能決也。夢花曰。是誠賢婦。然非鏡郎偶也。鏡郎剛躁。杜蘭所不能制。當求潑刺如王熙鳳者。而妻之。周慧鸚其庶乎。婦曰。不然。惟其剛也。當以柔克。慧鸚器小而語尖刻。非賢婦。且設以潑刺貨偶。鏡郎異日各負盛氣。相持不下。凶占脫輻。豈不乖乎。夢花笑曰。卿言良然。予前言戲耳。鏡郎婚事。今可緩圖。而認義杜蘭。則予計決矣。他日小杜來。夢花以告小杜。曰。可轉以詢蘭。蘭亦甚願。夢花大悅。呼婦出。受杜蘭拜。已且命鏡郎與蘭爲禮。本來兩小兄妹。相呼從此。乃益親密矣。夢花夫婦。旣女杜蘭。遂爲鬪蘭。閉於內院。俾幽谷之鶯。遷杜蘭。遂終歲。留不思歸矣。誦讀而外。夜輒挑燈。從義母習女紅。有時夢花秉燭書城。課鏡兒。讀亦不過說詩說禮。初無異聞。杜蘭知之。恒拋針。捧書至。聽受無倦容。而鏡郎得蘭爲伴。但覺耳倍聰。目倍明。精神倍奮。蘭似虛夕不至。鏡郎乃至。心神不屬。誨者諄諄。聽也藐藐。少頃而昏昏欲睡矣。其後讀史。至蘇季子引錐刺股事。鏡郎竊語。蘭蘇秦苦矣。夜讀書。但有美人爲伴。雖竟夕不寐。常亦無倦意。此後予苟夜讀。願妹妹破工夫來相伴也。蘭微笑而已。蘭夜學繡。鏡郎亦嘗旁立諦視。蘭輒指乖鍼錯。不復能礙。刺壹志。

此與鏡郎得蘭伴讀時之情況適成一反比例。個裏因緣頗耐人尋味。閱者多慧心人當能索解也。春
 雨樓設帳之明年。又來一女弟子曰馬意珠。年十五矣。居窮村。距城遙。遂食宿館中。與杜蘭共室。同臥起。
 論意珠人面當爲同學姊妹。行冠身纖。飛燕顰媚。西施恰似。紅樓夢中林瀟湘。所謂紅顏薄命之儔。歟。而
 孔氏子鏡郎與意珠同年。長乃僅及。意珠肩蓋夢花。固短主薄。鏡郎非不發育。殆稟乃父遺體耳。惟以短
 小。故年事雖漸長。猶得憨跳於姊妹羣中。戴混沌之天。親授受。接言笑。而小兒女之交際。初固絕無容心。
 不知所謂。嫌疑亦不知所謂。戀愛有時跡。涉狎昵。其中心實潔白無瑕。然相處既久。自然未免有情。遂如
 琥芥磁針。起電力感應作用。軌於正者。則發情止禮。結精神上之愛果。涉於邪者。則恣慾縱情。爲名教罪
 人。著者草此一篇豔情小說。描摹綺人綺事。要當恰到好處。不及於亂雅。不敢以不堪筆墨。納邪誨淫。謂
 予不信。請續觀下文可矣。馬意珠入學之次年。杜蘭年亦十五矣。是年入夏。酷暑異恒。其極盛之日。小隨
 園放鶴亭上之錫葫蘆炙於日中。竟融化作檐溜。滴滴墜地。夢花因遣散其徒休業。若干日以避暑。園有
 小池。種蓮池上有亭。石橋通之。銜其亭曰蓮花世界。花時清風習習。荷香沁人心腑。於焉避暑亦佳境也。
 此外則推梅花館。以其深廣鮮納日光。且前蔽梅林。後蔭修篁。然多蚊。則霧碧紗方丈。以爲櫺中間。安置
 籐牀。冰簟。焉。夢花燕居。消夏。或淺斟葡萄酒。或敲碁遣長日。或烹茶坐水亭。或觀書臥碧紗之櫺。倦則拋
 書作恬適之夢。斯時鏡郎若杜蘭亦幾鎮日不事事。一日鏡郎早起。徜徉蓮花世界間。時則荷蓋凝露。珠
 而白蓮二三朵欲開未開。曉風拂之。亭亭顛玉。宿花之紅蜻蜓。一徐徐振翅掠水而飛。一時風物可入畫
 已而杜蘭亦婀娜來繡鞋。蹴露亂髮。迎風丰致。媚絕鏡郎曰。妹阿母起也。未日頃。隔窗微呼。母不我應。殆

猶未醒也。杜蘭言時，目注鏡郎，弓彎適蹴滑處，身幾顛膽，遂怯不復敢渡橋。入水亭矣。鏡郎因掖以過橋，相將入亭，倚檻觀荷數花朵，挹香氣。鏡郎忽欠伸而呵曰：「昨夜酷熱，展轉不成寐，後啓北窗，迎風稍得安枕。此時乃倦而思睡矣。」杜蘭點首曰：「然妹亦竟夕臥汗泊中也。因以葱纖自掠其髮，支頤作倦態，時內院隱約有咳吐聲。」鏡郎曰：「雙慈殆已睡起，盍偕入作晨省乎？」遂復扶蘭過小橋而去。又一日，鏡郎隨父出門，去比返，遠寺已撞飯後鐘矣。鏡郎從父執虎溪釣，徒許乞得建蘭兩枝歸，以其一奉母，其一將以炷杜蘭入其閨，無人焉。跡之則在梅花館之碧紗櫺中，倦眠香夢，方酣玉客似笑。鏡郎因置蘭於其枕畔而出。是日天甚暑，傍晚而濃雲潑墨，風雨齊來，新涼襲人，汗珠盡斂。鏡郎入見杜蘭，猶沉涼夢，念被體者僅一襲輕紗衫子，得不爲嫩涼所犯乎？乃呼而醒之。此時杜蘭方遊神於蓮花世界，見其義兄鏡郎，向已含情微笑，欲言不言，出其一手遙指蓮花深處。杜蘭循所指而視之，陡見一朵並頭花出兩三翠蓋，間因風動搖，向人似作點頭微笑狀。此時鏡郎昵而就之，厮磨耳鬢，且伸手執已玉葱，附耳曰：「爾我得爲此花之並蒂否？」蘭乃大羞，覺耳熱爲炙，欲擺脫，摻摻者於鏡郎掌握中而未得，則急極欲呼杜蘭之夢。至此而醒，醒見鏡郎立牀下，曰：「妹妹醒矣，天氣驟涼，其速易衣去。」又指枕畔建蘭一枝曰：「香甚，予得之父執特以遺妹者。」杜蘭回思夢境，羞見個郎不覺嫩頰，暈紅不知所對，遽起納履，翩然竟入。委蘭於枕邊，並置鏡郎於不顧。癡哉！杜蘭惑於一夢，從此情天生，寶形跡皆拘而與鏡郎陌生生地。鏡郎大疑妹豈怒我，擾其清睡乎？居有頃，杜蘭察鏡郎落落寡歡狀，殊頹喪，則又竊竊憐之，遂復言笑相接，親昵如初。然每思量綺夢，輒芳心怦然俯首，不敢窺鏡郎之面，願鏡郎猶是情懷爛熳，露一種友愛之誠，絕未稍涉兒女私情，而有何等

之。表。示。質。言。之。杜。蘭。所。形。於。夢。者。如。握。手。厮。磨。如。指。花。挑。逗。鏡。郎。未。嘗。實。踐。杜。蘭。於。是。爽。然。自。失。啞。然。自。笑。婦。人。綺。夢。好。沒。來。由。豈。月。下。老。人。弄。其。狡。獪。乎。杜。蘭。爰。是。一。腔。心。事。爲。之。志。忑。不。寧。著。者。曰。杜。蘭。自。一。夢。而。後。對。於。鏡。郎。忽。萌。綺。想。枝。連。翼。比。意。屬。斯。人。矣。

(未完)

偵探小說 恐怖黨

吳門周瘦鵑譯述

第一卷 二萬鎊

第一章 怪名刺 怪焰火

話說一天早上那一輪旭日正像美人理了新妝從東方大海中盈盈的起來轉着秋水雙波下望世界頓使泰晤士河上布滿了黃金之色那日光照在水上很有難解難分的樣子日戀着水水戀着日倒像是一對情人在那裏接吻的一般這時倫敦市上市聲已漸漸兒動了車水馬龍已塞滿了幾條大街那禮拜堂的大鐘恰鏗鏗打了六下似乎向人家說這一天的活劇又開幕咧正在這當兒斯屈恩大街上有兩個人在那裏走一長一矮帶着日光慢慢兒並肩走去那長的便是倫敦鼎鼎有名的大偵探南爾遜李那矮的却是他助手尼柏爾只爲這天却林克洛司近邊有一家出了甚麼案件請他們前去探查所以大清早就起身匆匆出門好在風和日麗空氣又很新鮮直能鼓動人家血脈周身都覺暢快起來所以一路在這曉風朝旭中翫着實是很有趣的事南爾遜李平時原最講究衛生的自然喜歡步行只尼柏爾雖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年却天生一把懶骨很想坐了車去免得勞動他那雙尊腳但主公的意見却又不敢不依一路上見風物和暢心中也煞是得意可是這種好天氣倫敦城中委實不常有的南爾遜李一壁走一壁吸着紙烟一會兒拋去了半截吸剩的烟啓口向尼柏爾道這一個禮拜中我們怕要到瓊維區去走遭那約翰山勃立奇勳爵的傷馬案甚是有趣我們一到那邊定能打破疑團探他個水落石出據我瞧來這事多分爲了報仇而起尼柏爾道主公這一些兒芝麻大的小事也值得勞你

老人家的。駕。麼。南爾遜李微笑道。你別說是一些兒小事。今天早上。我曾收到約翰勳爵一封信。據說他家的幾匹名馬。受傷的依舊不少。不知道那一個渾蛋在那裏暗算他。我體着上帝愛護生物之心。決意前去。走。遭。那邊。本地的警察。都是些酒囊飯袋。沒有甚麼用呢。尼柏爾道。但是除此以外。還有旁的疑案在着。就那巴斯一案。不是很奇怪的麼。主公想怎樣發付他。南爾遜李道。我以為停幾天。着手也不遲。不必急急的趕去。委實說。目下我並不注意此案呢。尼柏爾正要作答。他眼光却被路邊一條沒水的小溝。勾攝住了。原來那溝中。却有一張雪白金邊的名刺。在着。陽光正映着金邊閃閃地放着。光當下他便住了。腳彎下腰去拾將起來。瞧那名刺。時和尋常商家用的一般。大小那紙張。却是最上品的厚紙。金邊也很動目。尼柏爾拈在手中。反覆瞧着。南爾遜李並沒見他去拾這名刺。自管點上了一枝紙烟。開口說道。尼柏爾。我們可要先往瑞維區去。那巴斯一案。須瞧了今天的事。再定。尼柏爾在我方面……話沒說完。歛的截住了。這時他猛覺得。尼柏爾早不在他身邊。自己正向着空氣說話。有幾個過路人。聽得他一人。大聲大氣也甚是詫異。都立定了向他呆瞧。南爾遜李皺了皺眉。回過頭去。却見尼柏爾直僵僵立在路邊。不知道拈着甚麼。在那裏瞧。於是退下幾步。伸手在尼柏爾背上擰了一下。尼柏爾猛吃一驚。破口大呼道。咦。天殺的那一個鬼精靈。擰着我。決不和你干休。正要動手。回頭見是南爾遜李。忙縮住了。說道呀。主公。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南爾遜李。怒氣勃勃的說道。小鬼頭。你還罵我鬼精靈。麼。平白地溜在後面。做甚麼來。倒使我向着空氣說話。尼柏爾摩着背。答道。這樣挖苦你也好。可是你並沒和我訂過合同。說要整日。價。扭。股。糖。兒。似的。扭在你身邊。如此溜一溜。腳。你。可。也。不。能。埋。怨。我。况。且。此。中。自。有。道。理。呢。南

爾遜李見尼柏爾生了氣，便帶笑問道：「你又有什麼大道理啊？」尼柏爾道：「主公，你瞧這個說時，把那金邊名刺直送到南爾遜李鼻子下邊，南爾遜李忙道：『這是甚麼東西？我的孩子，你別把這紙片兒湊在我嘴上。』我可不要吃他下去呢。瞧來也不過是一張名刺，有甚麼希罕？一壁就把那名刺翻了個身，猛見當中有三個字，直逼他的眼簾，頓使他兩道濃眉漸兒蹙了，攏來原來那名刺上却刻着『恐怖黨』三個大字，以外並沒旁的字迹。尼柏爾道：『主公，你瞧這個好不奇怪？我剛纔溜在後面，就是研究這一張怪名刺，恐怖黨恐怖黨，好一個可怕的名目，倒很像是雜誌中新印的長篇偵探小說，又好似市上最近出版的一種六辨士小說。』南爾遜李又瞧着那名刺，說道：『我也很覺得奇怪，怎麼叫做『恐怖黨』？聽去活像是小說的廣告。』瞧去却又不像，可是這種廣告未免太名貴了，倘發他十萬張、二十萬張，不知道要多少錢咧。正說着，猛聽得背後有人欣然說道：『哈羅，李，你在這裏做甚麼？難道又發見了甚麼新鮮新聞不成？』南爾遜李回頭一瞧，即忙和那人握手。那人是個很魁梧的人，穿着一身深色絨布的外衣，戴着一頂挺大的圓頂帽，說起他來，頭却不小，實是新蘇格蘭場偵探部長黎那德。他和南爾遜李已是多年的老友，彼此很親密的。南爾遜李殷勤說道：『黎那德，你一向可好？我已好幾天不見你了。』正記挂得甚麼似的，此刻到那裏去，可也和我們一路的麼？如此很好，我們能談一會子。』黎那德一見尼柏爾，便笑着拉了拉他耳朵，又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尼柏爾原和黎那德頑笑慣了的，也就還拍了他一下，只恨自己身子生得短小，不能拉那偵探長的耳朵呢。少停，黎那德又道：『李，我正想念你，因為不多一會在路邊小溝中發見這撈什子的怪名刺，不妨給你瞧瞧。』我却翻轉了腦袋，再也猜不透他是甚麼意思，說着從衣袋內掏出一張

金邊的名刺來。正和尼柏爾拾得的那張一樣。南爾遜李喊了聲奇怪。也把那名刺授給黎那德。黎那德呆瞧了半晌。纔道：怎麼說你也得了一張麼？李這名刺到底是甚麼意思？你可猜透了？沒有不道我們倆竟得了這麼同樣的兩張，好不奇怪。南爾遜李忽又大呼道：咦，奇怪，奇怪，又有一張來了一面，便低下頭去。又從邊道上拾起一張金邊的名刺來。三人一起停了脚，呆呆瞧着。瞧這一張名刺，却和剛纔的兩張微有不同。恐怖黨三字的四周，又畫着一個紫色的圈兒。白紙金邊，加上了個紫色圈，益發鮮豔動眼。南爾遜李恰要開口說話，却見有兩個婦人在旁邊婀娜走過，也沾着名刺。在那裏瞧一個，曼聲說道：吾愛，這叫人如何猜得透來？那個紫色的圈兒，又是甚麼意思？一個接口道：海麗，你瞧那恐怖黨三字，也好生可怕，使人聽了，真要驚心動魄呢。南爾遜李聽了這些話，回頭向黎那德和尼柏爾道：你們不見人家也在那裏咄咄稱怪，眼前發見這怪名刺的，已有五個人了。黎那德和尼柏爾一聲兒不響，抬眼向對街望去，只見近邊鐵伏利街上行人往來，如織大半都沾着一張雪白金邊的名刺。分明是剛從路上拾起來的。尼柏爾何等眼快，早見兩面邊道上處處都散着這名刺。有一個孩子在他們身邊走過，沾着一張沒有紫色圈的，還有一位老者，架着金絲邊老花眼鏡，也拾了一張在那裏瞧。上邊却印着了紫色圈。尼柏爾道：據我瞧來，這定是甚麼小說的廣告。黎那德道：這種廣告未免太糜費了。在我想來，一定不是廣告。加着沿路散名刺也，委實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呢。南爾遜李向前，指着一壁說道：黎那德，你這話一些兒不錯，就是出了甚麼恐怖黨的新小說，那書坊裏也決不肯用這很名貴的廣告。我總覺得這事一百二十個奇怪兀的猜不透。他意思來黎那德道：奇怪，奇怪，煞是奇怪。這時大家惟有嚷着奇怪，誰也明

白他葫蘆裏賣甚麼藥。草既不曉得這名刺命意所在，又不知道是誰沿街散布的，不上一刻鐘，南爾遜李早聽說，不但是斯屈恩大街中發見這奇怪的名刺，那倫敦幾條有名的大街，甚麼菲利德街、喇企泊薩街、喇霍爾朋街、喇奧克斯福街、喇碎開狄來街、喇利琴街、喇處處都有這雪白金邊的怪名刺。連那泰晤士河南面的幾條街上也隨地飛着，不到一天差不多已飛遍了倫敦全城。倒像是冬天雪花一般，城中人個個詫異街頭巷口都在那裏談論此事。晚餐時候朋友們在餐館中遇見了總彼此動問道：你可瞧見那恐怖黨的名刺麼？有的問道：老友，你可知道那紫色圈是甚麼意思？奇怪的南爾遜李盡心探查，仍是毫沒端倪。大家沒一個知道這怪名刺的來歷，也沒一個知道內中的意思。市上書坊裏既沒有甚麼新小說叫做恐怖黨的出現，戲園中也沒有甚麼新戲叫做恐怖黨的開演。子細味這三字分明是甚麼秘密黨會的名稱，和黑手黨那種怪名目一般。用意只是突如其來，着實使人注意到了。晚上倫敦城中人人都已聽得恐怖黨三字，倒把這一天的戰地消息不知不覺冷淡了下來。南爾遜李雖是偵探界斲輪老手，只也像旁人一樣的驚疑不定。心知這奇怪的名刺還是那恐怖黨開宗明義第一張以後，正有無數奇怪的事逐一出現。晚報上已登載這事，也無非是揣測之詞。那名刺的來歷說不出來。黃昏後市上又起了一件怪事。直驚動那倫敦全城的人。這夜南爾遜李和尼柏爾甚是忙碌，爲了旁的案件連去見了兩個事主，只爲不大滿意，心中很覺懊惱。急匆匆回到寓所，手頭恰有幾件證物，預備化驗。因此熄了辦事室燈火，進化學室去。當下他坐在那無數玻璃管玻璃瓶中間，和尼柏爾倆動手試驗起來。忙了一點鐘，光景已把心中懊惱忘了。聚精會神全個兒注在化學上邊。尼柏爾也非常快樂，興興頭

頭在旁相助。一會兒南爾遜李忽地歡呼起來道：「好孩子，有趣呀，有趣！我的試驗已有成功的希望。平時的理論分明沒有錯得。」尼柏爾快再好兒助我，再加一半兒的工夫，事兒就成功喇！此刻且把那玻璃管授給我，替我洗淨了。到此南爾遜李得意洋洋，眼中也流露出一派得意之色。一時間早忘了日中的事，忘了那怪名刺，忘了那恐怖黨三字心兒，只注着他手中試驗品，再也記不起旁的事來。尼柏爾也和他主公主公的興，蝴蝶穿花般在那玻璃瓶玻璃管中間穿來穿去，忙個不了。正交九點鐘時，猛聽得外邊轟的一響，聲震天表。尼柏爾吃了一驚，大呼道：「哈羅，這是甚麼聲響？」南爾遜李依舊忙化驗，一壁說道：「這聲響很像炸彈。」尼柏爾你且到窗前往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尼柏爾到窗前往探頭探腦的望了一會，便嚷起來道：「天殺的，怕是那萬惡的徐伯林飛行艇又來拋擲炸彈喇！」南爾遜李道：「我的孩子，這時候還早。」徐伯林飛行艇未必敢來，但是近來戰事益發緊急，或者竟是敵人的飛行艇也未可知。只怕他輕輕到了這裏，可不能安然回去了。」尼柏爾一聲兒不言語，揭起了窗帷，把半截身子探在窗外。半天上月色全死，星光微茫，夜中又靜，又暗，隱隱聽得街中有人在講，講着又是轟轟的幾聲響，徹雲天。尼柏爾忙回頭喊道：「主公快過來，瞧快過來。」南爾遜李便丟了玻璃管，三腳兩步趕到窗前，抬眼望時，却見空中有四堆火慢慢兒分散開來。尼柏爾喘息着說道：「咦，這分明有人在那裏放焰火呢。」說時，那四堆火光依舊亮着，忽地化做了四個大圈兒。一晃一晃的，動着那雪白的光也斗的變做了紫色。南爾遜李脫口呼道：「咦，這是那裏說起那紫色的圈兒分明是……」尼柏爾接着嚷道：「這便是恐怖黨的記號，好奇怪，好奇怪。」南爾遜李滿肚子納着罕，呆呆的望着半天，却見那四個圈兒好像用長繩繫着似的好久。

不降下去。照得下面街市現出一片陰慘慘的氣象。街中正好幾千人仰着頸子瞧這恐怖驚奇的記號。只大家雖是瞧着却也莫明其妙。可是以前並沒聽得過甚麼恐怖黨。今天却像青天霹靂突然出現。倫敦一百多年以來這事直要算得第一怪事。咧南爾遜李正色望着天眼送那四個紫色圈兒漸漸隱去。心知這個再也不是甚麼廣告。定有可怕的事不久實現。自從那紫色圈隱去以後倫敦人更提心弔膽都在那裏紛紛議論。南爾遜李打了個電話到蘇格蘭場探問此事。據說倫敦城中共見四個紫色圈兒近邊村鎮裏頭也有六個破空而出。那放焰火的是誰却沒一個人知道。於是這一重疑雲越發騰結得厚了。

第二章 鉛粉字 飛行艇

第二天大清早南爾遜李驚醒了。尼柏爾隨手把幾張晨報給他瞧。這天報上連篇累牘都記着昨夜的事。劈頭用了頭號的大字。惹人注目。直把他常做最重要的戰地新聞一般。尼柏爾起身洗了臉。就把那晨報一起翻了會兒。向南爾遜李道。主公我瞧這些報上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消息。只和尋常人一樣。揣測罷了。但這驚心動魄的恐怖黨三字。怕要震動一時。咧南爾遜李道。我見一家報上說昨夜的事並不希罕。不過是一家美國大公司的廣告。術要使大家注意。我以爲這一說最是可笑。毫無價值。可是近來我們官中正嚴防着徐柏林飛機夜中落地。裏大放焰火。實是違背法律的事。我敢說不論那一家公司斷不肯用這違法的廣告術。尼柏爾道。就是被官中拿去了。也不過罰幾個錢。南爾遜李道。沒有這樣便宜。至少還須六個月的監禁。尼柏爾要知這個並不是尋常商家的廣告。正有很奇怪的事。接着出現呢。

我很疑……尼柏爾忙道：「疑甚麼？」南爾遜李道：「此刻我不便明說，你只瞧着好了。」正說着，猛聽得門上一聲剝啄，門開時，却蹇進那居停主婦密昔司瓊斯來，執着幾封信，投給南爾遜李道：「密昔司李早安。這信是郵差剛送來的。」又轉身向尼柏爾道：「密昔司武尼柏爾，願你早安。剛纔那郵差來時，也滿口子說着甚麼恐怖黨紫色圈教人好不明白。我瞧這女界越鬧越奇怪了，不知道要鬧到甚麼地步纔罷。據我瞧來，昨夜的事多分又是德意志人在那裏搗鬼呢。」南爾遜李笑道：「密昔司瓊斯，你別冤枉了德意志人。昨夜的事和他們不相干的。」居停主婦道：「先生，這些事我委實不大明白。一會兒街上散了無數的金邊名刺，一會兒半空中又大放起焰火來。今天更奇怪了，却把鉛粉在邊道上寫滿了字，神不知鬼不覺的不知道又是誰在那裏搗鬼。」據那郵差說他一路來時，見街上到處寫着雪白的字呢。南爾遜李很着意的說道：「密昔司瓊斯，請你說得明白一些。你說街上都有鉛粉寫的字麼？」居停主婦點頭答道：「正是。先生，但我自己並沒瞧見那郵差說是瞧見的。」尼柏爾笑道：「你開口郵差閉口郵差，怪親熱似的。怕他暗中正在那裏拖你的腳給當你呢。」居停主婦沈着臉，勃然道：「你說甚麼胡話！他敢拖我腳時，我便扯他的耳朵。」南爾遜李聽到這裏一陣子笑，接着說道：「密昔司瓊斯，算了。此刻我和尼柏爾須出去走遭，請你別在九點半鐘以前預備早膳。等我們回來了，再作計較。」居停主婦答道：「我理會得。」一壁便蹇了出去。尼柏爾呆瞧着他，主公問道：「主公，我們難道不用早膳？」大清早就趕出去麼？只我肚子正捱着餓不住的。在那裏放排槍，可不能撐着個空肚子出去。」南爾遜李道：「你身體很結實，餓一會子打甚麼緊？只兩脚一跨出門，包管有很有趣的事對你胃口呢。」尼柏爾恨恨的問道：「有甚麼事來？」南爾遜李悄然道：「那密昔司瓊斯的一」

番話已鼓動了我一腔子的興味。不知道那邊道上寫着甚麼字，我們何不到外面瞧瞧去。尼柏爾道：「瞧去，可能先給我用了早膳，醫了我肚子。」南爾遜李大聲道：「你這小餓鬼，可幾天不吃東西了？那邊上的鉛粉字，萬不能恭候你用這頓早膳。」街上人多，一會兒怕就踏模糊，咧加着今天天陰下雨，也論不定。難道你要等那字被雨沖去了，纔去瞧不成？」尼柏爾沒法兒想，只得捱着餓，跟他主公出去。心中兀是恨那居停主婦，又恨着那郵差，不是他們倆多嘴，那裏有這岔子料想？那邊道上的字，定是頑皮孩子們寫着，頑的值得如此大驚小怪，偏偏主公又少見多怪，像有活獅子瞧似的，不管人家肚子餓，急着要去瞧他。一壁牙癢癢地，恨着一壁懶懶的，向前走去。走了一程，已出格蘭客寓街，却並沒瞧見甚麼。一會兒到了霍爾朋街，向左轉到馬戲場，陡見一面邊道上聚了一大簇人都低了頭向地上望着，有幾個過路人走過道是裏面，有甚麼頑意兒都住了腳，探頭進去。張望南爾遜李和尼柏爾也急忙飛步趕將過去，排衆而入。當下眼中刷的一亮，果然見地上有好幾個鉛粉寫的大字，字雪白筆筆清楚，上邊寫着道：「一恐怖黨將於下月一日開始進行。」尼柏爾瞧了，便向南爾遜李道：「主公，這是甚麼意思？怎麼叫做開始進行？又進行些甚麼事？」據我眼中瞧去，一定是街上頑皮小孩子寫着頑的旁邊，有一個長身的少年聽了這話，就應聲說道：「這那裏是？小孩子的頑意兒，倫敦城中到處都寫着這幾個字。斯屈恩街上也有，弗利德街上也有，泰晤士河隄岸上也有，利物浦街上也有，碎開狄來街上也有，總之倫敦幾處熱鬧所在，都見這奇怪的鉛粉字。」尼柏爾詫異道：「你怎麼知道的那少年？」答道：「我清早一路走來，眼中已瞧見不少街頭巷口也正聚着一簇人，在那裏議論呢。」南爾遜李瞧了會兒，便把尼柏爾輕輕拉了一下，兩人依舊

向前。越。去。一。路。並。不。開。口。只。呆。呆。的。各。是。想。着。少。停。已。到。霍。爾。朋。大。橋。又。見。一。簇。人。聚。在。邊。道。上。過。去。瞧。時。又。見。地。上。寫。着。道。一。恐。怖。時。代。將。至。矣。一。這。幾。個。字。四。面。又。畫。着。個。紫。色。鉛。粉。的。大。圈。兒。南。爾。遜。李。瞧。了。只。暗。暗。點。頭。不。動。聲。色。昨。天。他。見。了。那。金。邊。名。刺。還。疑。是。那。一。家。大。書。坊。的。廣。告。到。此。已。把。這。疑。團。完。全。打。破。了。那。時。又。走。上。了。一。箭。多。路。南。爾。遜。李。低。聲。向。尼。柏。爾。道。我。如。今。已。明。白。了。這。恐。怖。黨。一。定。是。甚。麼。賊。黨。盜。黨。的。名。稱。以。後。他。們。怎。樣。進。行。我。雖。揣。測。不。到。但。我。估。量。那。黨。中。黨。員。都。是。很。聰。明。很。狡。猾。的。人。可。不。比。是。尋。常。的。盜。賊。呢。尼。柏。爾。吐。了。口。氣。做。聲。不。得。南。爾。遜。李。又。道。你。只。瞧。昨。夜。和。今。朝。的。事。都。是。很。聰。明。很。狡。猾。的。舉。動。至。於。未。來。的。事。情。你。且。等。到。下。月。一。日。再。瞧。罷。尼。柏。爾。道。主。公。如。此。說。來。不。到。一。禮。拜。了。南。爾。遜。李。道。正。是。他。們。似。乎。要。趕。快。進。行。不。能。多。捱。時。日。你。不。記。那。第。二。回。所。見。的。一。恐。怖。時。代。將。至。矣。一。幾。個。字。麼。使。人。瞧。了。很。覺。觸。目。驚。心。的。尼。柏。爾。要。是。內。幕。中。事。給。我。們。知。道。一。二。那。就。好。了。叵。耐。摸。索。暗。中。却。摸。不。着。他。頭。腦。接。着。兩。人。又。趕。上。了。二。三。百。步。路。到。威。廉。王。街。又。見。地。上。用。鉛。粉。寫。着。大。字。道。一。恐。怖。黨。一。吾。黨。以。恐。怖。社。會。為。宗。旨。一。街。中。的。人。瞧。了。這。奇。怪。的。露。佈。又。驚。又。疑。大。家。都。變。了。色。可。是。這。二。十。四。點。鐘。中。倫。敦。人。幾。乎。沒。一。個。不。知。道。那。恐。怖。黨。和。那。記。號。紫。色。圈。有。不。會。親。見。的。耳。中。也。聽。得。熟。了。南。爾。遜。李。和。尼。柏。爾。一。連。走。過。了。幾。條。街。便。又。回。到。那。格。蘭。客。寓。街。聽。說。倫。敦。城。外。幾。處。村。鎮。裏。頭。也。發。見。這。種。鉛。粉。寫。的。怪。字。一。時。人。人。談。虎。色。變。都。知。道。下。月。一。日。定。有。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情。出。現。了。至。於。那。邊。道。上。的。鉛。粉。字。大。家。都。料。知。是。昨。夜。夜。深。時。寫。的。所。以。沒。人。瞧。見。加。着。昨。夜。沒。有。月。光。街。中。有。甚。麼。可。疑。的。舉。動。警。察。們。也。留。意。不。到。有。一。部。分。人。都。揣。測。這。恐。怖。黨。是。敵。人。的。間。諜。機。關。打。算。

幾。攪。亂。了。英。國。內。部。的。治。安。他。們。就。能。在。戰。爭。上。得。利。了。這。些。話。雖。是。捕。風。捉。影。之。談。却。也。有。許。多。人。相。信。市。上。又。起。了。個。謠。言。說。那。幾。處。大。兵。丁。廠。都。很。危。險。怕。要。被。恐。怖。黨。人。用。炸。彈。炸。燬。咧。這。時。社。會。上。大。半。疑。是。德。意。志。人。的。計。畫。漸。漸。兒。現。出。一。派。不。安。之。象。杯。弓。蛇。影。鶴。唳。風。聲。都。是。他。們。製。造。恐。怖。的。材。料。惟。有。南。爾。遜。李。想。想。究。竟。高。人。一。等。却。深。信。這。事。不。關。德。意。志。人。定。然。是。國。中。一。班。強。盜。猾。賊。結。合。的。大。黨。會。但。瞧。着。下。月。一。日。總。有。個。確。實。明。白。的。表。示。當。下。他。便。又。打。了。個。電。話。到。蘇。格。蘭。場。向。黎。那。德。探。問。一。切。黎。那。德。回。說。警。察。們。也。正。在。黑。暗。中。摸。索。着。連。一。些。兒。頭。緒。都。沒。有。接。着。約。他。一。點。鐘。到。蘇。格。蘭。場。午。膳。一。塊。兒。討。論。這。恐。怖。黨。的。事。這。天。南。爾。遜。李。本。要。勾。當。好。幾。件。事。便。一。起。攔。了。起。來。等。到。十。二。點。鐘。忙。同。着。尼。柏。爾。坐。了。馬。車。出。去。這。當。兒。空。中。騰。着。白。漫。漫。的。霧。氣。十。分。黯。淡。半。天。上。積。雲。如。絮。也。壓。得。低。低。的。倒。像。老。天。生。了。氣。滿。臉。堆。著。怒。容。的。一。般。一。時。空。氣。很。陰。冷。却。並。沒。一。絲。微。風。那。雨。點。隱。在。雲。後。好。似。做。着。美。人。兒。屏。角。窺。郎。的。嬌。態。還。故。故。的。不。肯。出。來。車。兒。一。路。前。去。南。爾。遜。李。兀。不。做。聲。只。抬。眼。向。窗。外。瞧。着。沿。街。來。往。的。行。人。似。乎。人。人。嘴。上。都。挂。着。恐。怖。黨。三。字。可。是。前。敵。的。戰。事。無。非。是。彈。雨。刮。地。藥。雲。蔽。天。誰。也。勝。誰。也。敗。大。家。早。已。聽。得。麻。煩。轉。不。如。這。新。出。現。的。恐。怖。黨。倒。花。樣。翻。新。着。實。有。趣。所。以。從。昨。天。以。來。已。打。動。了。社。會。好。奇。之。心。暗。想。這。恐。怖。黨。一。經。露。布。奇。事。便。層。出。不。窮。定。還。有。甚。麼。好。頑。的。來。咧。果。然。十。二。點。四。十。五。分。鐘。時。又。有。一。件。奇。事。來。了。一。時。萬。目。睽。睽。都。瞧。得。明。明。白。白。原。來。南。爾。遜。李。的。車。兒。剛。到。屈。拉。法。爾。加。廣。場。要。轉。向。白。廳。斗。見。車。輛。縱。橫。塞。住。了。街。道。有。馬。車。有。汽。車。有。運。貨。車。衆。聲。雜。起。鬧。成。了。一。片。他。的。車。也。不。得。不。慢。將。下。來。南。爾。遜。李。暗。暗。詫。異。想。又。出。了。甚。麼。岔。子。了。探。頭。到。窗。外。望。時。

恰見街中有個孩子指着天空在那裏吶喊有幾個過路人也住了脚向天望着南爾遜李和尼柏爾也就拾起眼來向上望去但在這二三分鐘間足足有好幾千人伸長了頭頸呆望着半空尼柏爾斗的嚷起來道嗚德國飛艇德國飛艇一壁喊一壁沒命去拉他主公的臂兒這時南爾遜李也早一眼望見半空雲霧之中有一架飛行艇掠將過來瞧他帶着斜下之勢似乎要停住在這屈拉法爾加廣場上的一般那時大家懷着鬼胎非常害怕但萬一下來時這裏人山人海怕有好幾百人要給他生生壓死壓做肉餅兒正在這樣想不道那飛艇忽又騰到了一飛冲天幾乎已瞧不見他影子于是大家又着了驚想這飛艇形迹可疑一定是德意志人的眼見得到高處便要拋下炸彈來了誰知氣噓噓地等了會兒却並沒炸彈下來但見那飛艇已近了一些已能辨明他的全體南爾遜李何等眼快早知並不是德國人的瞧那模樣兒分明是英國最新式的快艇每點鐘至少有一百里的速率尼柏爾一面望一面咕囁着道那司機的簡直發了昏怎麼不住的掠將起來偷再不留心怕要着在我們老奈爾遜海軍大將的石像上邊彼此拚个玉碎咧南爾遜李道孩子這事原很奇怪我瞧那樣子分明不是軍用飛艇況且飛行隊中的人也決沒有像這樣蠢蠢的照這麼飛去怕要遇險呢南爾遜李說到這裏忽地噓了一大口氣兩眼釘住在那飛艇上邊一閃都不閃尼柏爾雖然眼明却並沒留意到此原來那飛艇的兩翼下面都有三個烏黑的大字這三个字便是人人震動的恐怖黨南爾遜李呆瞧了半晌就大聲向尼柏爾道尼柏爾你撐着兩個大眼睛可已瞧見了甚麼沒有這時尼柏爾也瞧見了兀是喘着說不出半句話來瞧那飛艇時正在頭上飛過做出一片很大的聲響一會兒已飛過了屈拉法爾加廣場風馳電掣的飛

開去了那街中。千千萬萬的人都見了。翼上的黑字。一个个呆立在那裏。天打木人頭似的。動彈不得。先前吶喊的聲響也霎時靜了。那飛機却還沒有遠去。繞了个圈子。飛過國家美術院。比那奈爾遜大將的紀念石柱高出一百尺。光景欹斜而飛。瞧去煞是危險。但那司機的却似乎故意頑着。分外敏捷。不多一會。早又飛將過來。南爾遜李抬眼細望時。見艇中有兩人坐着。只瞧不見他們臉兒。不知道是誰。因為兩人都戴着飛行的軟帽。密密掩住了頭面。任你怎樣尖銳的眼睛。可也辨不出來。那飛機正飛過紀念石柱時。猛可裏却霏瓊屑玉似的。拋下許多白白的東西來。霎時又見無數金邊的名刺。雪花般到處亂飛亂舞。這麼着。那飛機頓時開足了速率。刷的掠過了斯屈恩大街。去地約摸三百尺高。眨眼兒便隱在許多高屋子後面。去得個無影無蹤了。那時正有一張名刺。飛到南爾遜李車中。恰不偏不倚。打在尼柏爾頭上。南爾遜李料知這名刺多分。又和作天瞧見的一個樣兒。紫色圈中印着恐怖黨三字。只拾起來瞧時。却和昨天的不同。上邊印着許多小字。又畫着個挺大的紫色圈。接着便低低讀道：「恐怖黨將于下月第一日開始動作。請觀以後之進行。各自爲備。本黨以恐怖社會四字爲格言。故亦以恐怖社會爲唯一之宗旨。」南爾遜李讀罷。觀着尼柏爾發怔。尼柏爾也像變做了石人似的。呆瞧着南爾遜李兩個。嘴倒像被棉絮塞着。彼此都做不出聲來。隱隱中但聽得聖保羅教堂方面有飛機飛動的聲音。不知道望那裏飛去了。

第二章 恫嚇之書

倫敦城內防備甚是嚴密。軍用飛機決不敢在空中出現。況且這時正在戰雲密佈的當兒。就是尋常飛

艇也不敢放胆出來。偷給官中人瞧見了。定要干涉。然而這一架飛艇不知道從那裏來的。官中人不是盲子。怎麼不去阻止他。那時街中人人動了。怒在那裏。責備警察。可是賊徒如此橫行。萬不該輕輕放他過去。不論怎樣。總得打落他下來。先拿住了。那兩人問他們怎麼叫做恐怖黨。然而大家雖是動怒。那飛艇早已飄飄然去了。飛過聖保羅教堂和英國銀行時。又散了。許多金邊名刺。接着飛向倫敦大橋。掠過泰晤士河。不上十分鐘。就沒在霧中。不知所往。從此以後。再也沒有那飛艇的影兒。咧。南爾遜李到了蘇格蘭塢。和黎那德一塊兒用午膳。彼此並沒旁的話。先就提起這飛艇的事。知道不但倫敦一市見這飛艇。就那白明哈姆。孟乞斯德。利物浦。利士。紐堪塞爾。格拉斯哥。幾個有名的大城中。也飛滿了。那金邊的名刺。分明是甚麼大盜大賊的機關。準備驚動英倫全國呢。當下黎那德向南爾遜李道。李。我們蘇格蘭場對於這一件事也覺得大大的震動。不知道那恐怖黨。咧。紫色圈。咧。到底是甚麼意思。瞧他們神通廣大。怕也不易對付。我吃了半世的偵探飯。今天倒束手無策了。南爾遜李道。這個不用說。我瞧警察們雖是乖覺。也沒法對付。咧。黎那德道。怎麼不是那社會上的人。正急着想要打破這疑團。我們倘在十二點鐘中。沒有動靜。怕要受全國的冷嘲熱罵。做一個衆矢之的。南爾遜李微笑道。黎那德這原免不了的。可是這恐怖黨無端出現。還是一日間的事。你要急切也急切。不來我有一個小小意見。或能助着打破這疑團。黎那德忙道。你有甚麼意見。請快快說來。你可知道他們要鬧些甚麼。又是誰在那裏搗鬼。南爾遜李調着咖啡。一壁說道。你問我是誰。在那裏搗鬼。叫我怎能回答。我可不是個幻術家。一時那能知道內中的真相。總之這事和軍國大事都沒有絲毫關係。多分是個很大的賊黨預備活動。至于他們的計畫。

和首領是誰。還須用工夫探去。據我意中推測。這黨似乎很。不。魄。力。不。比。尋。常。的。么。麼。小。醜。或。者。還。有。大。資。本。家。隱。在。內。幕。中。接。濟。他。們。經。費。呢。黎。那。德。道。他。們。說。要。開。始。動。作。到。底。是。怎。麼。樣。的。動。作。南。爾。遜。李。道。不。用。說。自。然。自。擾。亂。社。會。的。動。作。了。黎。那。德。道。如。此。說。來。他。們。可。是。要。做。出。那。種。強。搶。詐。騙。的。事。來。麼。南。爾。遜。李。道。強。盜。猾。賊。無。非。是。這。種。行。徑。黎。那。德。道。任。他。們。怎。樣。利。害。我。們。可。也。不。怕。目。下。耀。武。揚。威。怕。就。是。失。敗。的。起。端。我。們。只。用。一。些。子。心。力。定。能。把。全。黨。一。網。打。盡。我。所。奇。怪。的。他。們。爲。甚。麼。做。出。這。許。多。頑。意。兒。來。一。會。兒。散。名。刺。咧。一。會。兒。放。焰。火。咧。一。會。兒。用。鉛。粉。在。街。上。寫。字。咧。一。會。兒。在。天。空。中。開。着。飛。行。艇。咧。這。種。無。法。無。天。的。事。我。以。前。從。沒。聽。得。過。倒。彷彿。在。夜。半。夢。覺。中。呢。用。過。午。膳。南。爾。遜。李。便。告。別。了。出。來。這。時。倫。敦。城。中。的。人。真。像。在。夢。覺。中。一。般。往。昔。太。平。時。大。家。還。沒。有。如。此。震。動。只。爲。大。戰。風。雲。正。在。吃。緊。自。不。免。有。草。木。皆。兵。的。心。理。眼。瞧。着。奇。事。層。出。不。窮。便。當。做。敵。人。的。鬼。域。行。徑。惟。有。南。爾。遜。李。眼。光。高。人。一。等。只。抱。着。他。一。個。人。的。主。見。知。道。那。恐。怖。黨。和。德。意。志。人。並。沒。關。係。就。那。飛。艇。也。是。英。國。人。的。飛。艇。並。不。是。攻。城。奪。地。來。的。這。天。晚。上。這。眼。光。高。人。一。等。的。南。爾。遜。李。斗。的。收。到。了。一。封。信。這。信。實。是。恐。怖。黨。出。現。以。後。第。一。回。寄。給。人。家。的。郵。差。來。時。南。爾。遜。李。和。尼。柏。爾。並。不。在。家。到。十。點。鐘。時。方。始。回。來。一。路。上。口。講。指。畫。說。那。恐。怖。黨。的。事。見。街。頭。路。角。也。聚。着。三。三。五。五。的。人。有。的。指。天。畫。地。在。那。裏。談。論。着。有。的。伸。長。了。頸。子。望。着。天。空。似。乎。等。那。飛。行。艇。再。出。現。似。的。然。而。等。了。好。久。却。並。沒。動。靜。南。爾。遜。李。也。自。管。同。着。尼。柏。爾。回。到。寓。中。進。書。房。時。見。桌。子。上。正。有。幾。封。信。在。着。就。投。身。在。一。把。安。樂。椅。中。逐。一。拆。將。開。來。尼。柏。爾。把。火。爐。攪。了。一。下。取。了。張。夜。報。向。火。讀。去。正。在。這。時。猛。聽。得。南。爾。遜。李。嚷。將。起。來。道。哈。羅。這。是。那。

真說起尼柏爾忙問道主公怎麼一回事南爾遜李道有趣呀有趣那恐怖黨中却有信來了這信是給我個人的以後來日方長我們便成知己咧尼柏爾很着驚的說道當真麼可能給我拜讀一遍南爾遜李悄然答道且慢我自己還沒有讀過你偷性急時不妨握在我肩頭瞧瞧罷說時從信封中抽出一張箋紙來攤在桌上瞧那信時是用印刷機器印成的却印得十分精緻倒是一種高等的美術品尼柏爾見了便道噫這信怪精緻似是印成的呢南爾遜李道正是並不是用手寫的接着就低聲讀道「南爾遜李先生足下吾黨預料數日以後將有人以探案奉託久仰才名雅不欲先生參與其事脫或岸然不顧竟甘爲人作鷹犬者則吾黨誓將百出其計而置先生於死事關生死幸三思之恐怖黨上」南爾遜李讀罷滿面春風的向尼柏爾道尼柏爾你瞧這信好不有趣對我如此推重倒使我很覺慚愧不想他們未曾動作之前就這樣胆小竟特地寄封信來乞憐于吾呢尼柏爾道信中說你偷敢干與他們的事他們便要生生的殺死你這不過是恫嚇的話頭不用害怕南爾遜李道我那裏害怕來至于他們的動作不久便能實現不知道破題兒第一回做甚麼事我們且張眼瞧瞧罷尼柏爾道主公我委實等得不耐煩望他們立刻就動我可有好戲瞧了以後一連三天大家都候着恐怖黨的消息那白明罕姆孟乞斯德和利物浦三處都有焰火出現和前幾夜在倫敦城中出現的一模一樣還有倫敦的幾條大街上又發現那紫色圈兒都用紫色鉛粉畫成的地上牆上到處都是一天清早朝日剛在雲端中露了半面有幾處空地上斗見風箏高高的飛在空中上邊也畫着一個個紫色圈兒倫敦的人真像夜中做了惡夢白天遇了鬼怪不論到那裏總一眼瞧見這紫色圈大家懷着鬼胎詫異到了極點自從英國有歷史以

來簡直從沒見過這種不可思議的奇事。到得下月一號倫敦就有一人大吃一驚，收到了恐怖黨中的恫嚇書。這人聲望很大，便是南部鐵路總公司總理勞格郝。春勳爵那天他正在辦公室中開看各處來信，忽地得了很奇怪的信。下邊便署着恐怖黨三字。這信也像南爾遜李收到的那封一樣，是用印刷機印成的。勞格勳爵讀了一遍，氣噓噓地喘息起來。一時怒氣填胸，漲紅了兩個腮子，倒像塗上了胭脂似的。接著却張開了口，格格磔磔的笑，個不住，幾乎笑得回不過氣來。勳爵年紀約在五十歲左右，是個胖胖的身材。平日間最喜歡取笑作樂，像是個二三十歲的人。他自從充了鐵路公司總理以來，天天到公司辦事，謹慎小心，並沒出過甚麼意外的事。所以社會中一般人，都很信任他。那時勞格勳爵把那信拋在一邊，先把公司中幾件要事勾當好了，就寫一封信送到蘇格蘭場偵探部長黎那得，不敢怠慢。飛一般趕到哀奇惠街公司中，當下和勞格勳爵同坐在一間密室裏，唧唧噥噥談了半點多鐘。倒是政府中議甚麼軍國大事，關防十分嚴密。黎那德出門時，滿面現着疑慮的神情。走過賣票房時，却掏出個金表來，和那大鐘對了一對，便點了點頭。三腳兩步出了大門，撲的跳上一輛街車，趕往格蘭客寓街去。車兒一壁前去，他一壁想道：這事突如其來，很有研究的價值。估量李聽得了，又要興高百倍咧。不多一刻，已到南爾遜李寓中。南爾遜李正有個客人在着，在那裏談話。幸而一二分鐘後，這客人已告別而去。南爾遜李忙過來見黎那德，甚是興頭。只他一見了那副似憂非憂，似喜非喜的面容，心中已雪亮知道黎那德此來定有萬分重要的事。這萬分重要的事不消說是恐怖黨的事了。黎那德先開口說道：「呵，我們盼望了好幾天，他們居然顯出身手來了。尼柏爾插口道：你說是誰？可是恐怖黨麼？」黎那德道：「不是。」

恐。怖。黨。是。誰。李。我。瞧。這。事。很。複。雜。大。家。須。用。腦。力。探。去。此。刻。我。正。從。南。部。鐵。路。公。司。總。理。勞。格。郝。春。勳。爵。那。裏。來。他。已。得。了。恐。怖。黨。的。信。咧。說。時。從。衣。袋。中。取。出。那。封。信。來。又。道。這。信。是。勞。格。勳。爵。今。天。早。上。收。到。的。你。瞧。了。可。有。甚。麼。意。見。在。勳。爵。方。面。竟。當。他。是。孩。子。們。的。頑。意。兒。給。他。們。個。不。理。會。但。我。以。為。這。政。策。怕。不。甚。穩。妥。呢。南。爾。遜。李。從。信。封。中。取。那。箋。紙。瞧。時。見。和。自。己。收。到。的。一。模。一。樣。那。字。也。用。印。刷。機。印。成。不。用。筆。寫。上。面。端。端。整。整。印。着。了。紫。色。圈。顏。色。很。是。鮮。明。那。信。中。說。道。「勞。格。春。勳。爵。台。鑒。本。黨。今。有。重。要。命。令。乞。君。遵。行。請。撥。金。幣。二。萬。鎊。准。於。本。月。三。日。晨。三。時。實。於。桑。甘。德。車。站。外。一。冬。青。短。樹。叢。中。左。近。有。一。三。里。又。四。分。之。一。之。里。標。覓。之。甚。易。屆。時。務。乞。遵。約。千。萬。勿。誤。脫。視。本。黨。命。令。頑。梗。弗。從。者。將。有。菑。禍。降。及。君。身。幸。三。思。焉。抑。又。有。進。者。該。款。務。如。所。指。地。點。如。法。安。置。并。勿。以。警。察。為。護。符。自。陷。絕。地。君。果。智。者。幸。勿。抗。命。本。黨。魄。力。至。偉。所。向。無。敵。不。問。君。持。何。態。度。非。達。目。的。不。止。故。為。君。未。來。計。尚。以。遵。率。本。黨。為。得。此。中。利。害。其。熟。思。之。恐。怖。黨。」南。爾。遜。李。讀。罷。就。授。給。尼。柏。爾。一。面。點。上。了。枝。雪。茄。悄。然。向。黎。那。德。道。你。可。知。道。我。有。甚。麼。意。見。黎。那。德。道。多。分。是。勸。勞。格。勳。爵。把。這。信。向。火。爐。中。一。摔。事。兒。完。了。南。爾。遜。李。道。不。是。我。勸。勞。格。勳。爵。還。是。俯。首。貼。耳。依。他。們。的。話。做。去。要。和。他。們。交。戰。可。不。是。容。易。的。事。偷。不。依。時。將。來。的。損。失。怕。不。止。這。二。萬。鎊。呢。黎。那。德。呆。瞧。着。南。爾。遜。李。說。道。照。你。說。來。這。其。間。正。有。無。數。的。危。機。麼。南。爾。遜。李。道。怎。麼。不。是。這。其。間。到。處。伏。着。危。機。你。若。一。挑。撥。怕。就。爆。發。開。來。黎。那。德。道。我。倒。把。着。樂。觀。得。意。洋。洋。的。趕。來。想。這。事。一。經。你。手。沒。有。不。破。的。不。想。你。却。壓。住。了。元。龍。豪。氣。竟。要。低。首。下。心。的。向。那。賊。黨。屈。膝。起。來。李。要。知。這。二。萬。鎊。是。個。大。數。目。不。比。得。一。二。百。鎊。的。事。情。況。且。又。要。金。幣。在。這。戰。爭。時。代。那。

就可貴了。南爾遜。李道我對於這事倒並不十分震動。因為這幾天奇事百出。就是先兆。決不是無緣無故。做頑意兒的。我瞧他們的魄力也着實不小。那信中的話可不是誇口呢。黎那德摩着下頷說道。但是勞格勳爵瞧了這信。却不住的傻笑。在他意中簡直連一個銅幣都不願意送給他們。可是那賊黨的舉動也未免過於荒唐。却逼着人把二萬鎊的一大注錢。放在樹叢裏頭。且還明目張胆。限日限時。限地點。竟把我們偵探警察和那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全個兒拋在九霄雲外。倒像不值一錢似的。這是那裏說起。南爾遜。李道他們說得做得一時。我們可也奈何不得。你不記得他們把恐怖社會做格言麼。你倘不把錢送給他們時。怕就有可怕的事發現。咧。黎那德道。怎樣可怕的事。南爾遜。李道。這個我還不能說。總之。勞格勳爵要是一百個不理會。怕免不得要親見這可怕的事。所以勳爵倘來喚我相助時。我也須勸他照着他們的話。把那二萬鎊好好兒送去。黎那德道。但是這麼一來。可不是降服他們麼。南爾遜。李道。這也是沒法的事。除了這個。你可有旁的好法兒。沒有要是不付這錢。怕那恐怖黨就要用辣手對付。南部鐵路公司給後來的人做個榜樣。因此上。我以為勞格勳爵不妨犧牲這二萬鎊。給蘇格蘭場有個進行的機會。過了三四禮拜。恐怕或有第二回的動作。到那時。我們或已得手。索性斬草除根。把他們掃除了。乾淨豈不很好。要知道這一回。還是他們開場第一齣活劇。以後正有旁的好戲在着。黎那德道。這麼一開場。怕我們倫敦就陷入了恐怖時代。任是警察有多大本領。也不知道從那裏下手。可是歷史中以前並沒有這種事。供我們參考呢。南爾遜。李道搖頭道。然而幾年以前。美國曾有這種事發生。說來你或還記得那邊有好幾家鐵路公司。被一班橫行不法的賊黨。恫嚇着時。時須付一大筆錢。出去敷衍他。

們。黎。那。德。道。如。此。那。恐。怖。黨。可。就。是。抄。襲。人。家。老。文。章。麼。南。爾。遜。李。道。正。是。如。此。不。過。他。們。的。野。心。比。了。美。國。賊。黨。更。大。因。為。美。國。的。賊。黨。單。和。鐵。路。公。司。作。對。這。恐。怖。黨。的。眼。光。却。霍。霍。四。射。不。但。在。鐵。路。公。司。方。面。將。來。愈。鬧。愈。大。正。不。知。道。鬧。到。甚。麼。地。步。在。美。國。會。有。幾。家。公。司。用。小。引。擎。在。前。引。導。怕。鐵。路。上。有。被。賊。黨。拆。毀。之。處。好。設。法。使。火。車。停。止。免。受。危。險。我。瞧。恐。怖。黨。中。怕。也。要。行。這。拆。毀。鐵。路。的。政。策。咧。黎。那。德。道。照。你。這。樣。說。前。途。自。很。危。險。只。勞。格。郝。春。勳。爵。目。下。態。度。很。冷。靜。瞧。了。那。信。不。但。不。怕。反。格。格。礫。礫。儂。笑。起。來。分。明。是。譏。笑。他。們。只。會。空。言。恫。嚇。並。沒。甚。麼。實。力。但。他。們。有。實。力。沒。有。實。力。此。刻。可。還。不。敢。斷。定。不。久。總。能。瞧。見。咧。半。晌。黎。那。德。便。興。辭。而。去。南。爾。遜。李。愉。愉。地。把。那。信。中。的。話。追。味。了。一。會。決。意。要。打。起。精。神。準。備。着。和。恐。怖。黨。一。決。雌。雄。瞧。到。底。是。誰。利。害。咧。勞。格。勳。爵。既。和。黎。那。德。見。面。後。越。發。膽。大。了。許。多。想。警。察。們。吃。了。公。家。的。飯。定。能。出。力。保。護。他。萬。不。願。平。白。地。把。二。萬。金。鎊。送。給。賊。人。使。用。他。一。面。想。一。面。又。向。自。己。說。道。甚。麼。恐。怖。黨。不。恐。怖。黨。可。不。能。嚇。老。子。這。多。分。是。流。氓。騙。子。之。類。借。着。這。可。怕。的。名。目。詐。人。家。錢。罷。咧。說。着。揮。了。揮。手。把。這。事。全。個。兒。忘。懷。了。但。在。南。爾。遜。李。方。面。却。很。替。勞。格。勳。爵。捏。了。把。冷。汗。心。知。這。恐。怖。黨。拿。不。到。錢。決。不。肯。輕。輕。放。手。然。而。這。事。既。有。警。察。在。着。他。也。只。索。袖。手。旁。觀。不。能。出。去。干。涉。光。陰。如。箭。霎。時。已。過。了。一。號。又。過。了。兩。號。警。察。們。用。盡。心。力。想。去。捉。拿。那。恐。怖。黨。人。叵。耐。暗。中。摸。索。一。些。兒。沒。有。用。任。把。倫。敦。城。翻。了。個。身。也。找。不。到。那。恐。怖。黨。的。巢。穴。眼。兒。一。霎。三。號。又。到。了。鐵。路。公。司。中。一。切。如。常。並。沒。動。靜。勞。格。勳。爵。坐。在。辦。公。室。中。辦。公。也。早。把。那。恫。嚇。信。忘。得。乾。淨。心。中。腦。中。連。半。個。影。子。都。沒。有。在。十二。點。三。十。分。鐘。時。却。有。個。書。記。遞。進。一。封。信。來。說。是。郵。差。剛。送。來。的。勳。爵。拆。開。信。封。一。瞧。見。

是一張金邊名刺上邊印着個紫色圈兒。圈兒裏有兩行小字道：「爾既抗命於前，今當食報於後。」勳爵對這名刺呆瞭了會兒，心兒禁不住勃勃地亂跳起來。正在發怔，却見那車務總管霍華得伊文司白了臉，連衝帶跌的趕進辦公室來，手中握着張紙兒，圍得皺皺的進了門，便立在一邊不住的喘勞格勳爵。大聲問道：「密司忒伊文司，怎麼一回事？」伊文司喘定答道：「勳爵在下剛收到了個電報，事情似乎很重。大呢勳爵着了一驚，忙問道：「有甚麼重大的事？」伊文司嘶聲答道：「我們那輛從南海岸來的特別快車，忽地在耶爾馬車站南面兩里左右炸毀了。目下還沒有知道詳細的情形，但知這回總算大幸，並沒死甚麼人。單有幾個搭客受了重傷。」勳爵立時一個虎跳從椅中跳將起來，大呼道：「天啊！這是那裏來的話？」密司忒伊文司道：「這是那裏說起那耶爾馬車站兩面的路線，是很直很清楚的，怎麼會發生這種意外的事？」伊文司又道：「勳爵那車兒已毀了。據說那邊鐵路上似乎埋著猛烈的炸彈，車兒過時便炸將開來，近邊却發見幾張雪白金邊的名刺，上面都畫紫色圈兒呢。」

(未完)

自本期起本擬譯拿破崙宮闈秘史以餉讀者，業於十二期中先行露布，第以夏曆年底俗務紛繁，忽將原書失去，大索三日，杳不可得。書係舊籍，海上亦無從購取，萬不得已，因改譯恐怖黨偵探小說，每案以兩期為一結束，情節奇詭，不落尋常。案曰：原書出版未久，銷行絕廣，歐美社會幾於人手一編，其價值可想。惟譯筆蕪陋，殊自慚耳。茲以改譯是書，心有未安，因附誌數語告罪於讀者。 瘦鷗誌

●編輯餘話

(定 夷)

改。作。之。難。往。往。甚。於。譯。述。譯。述。可。悉。本。已。意。當。熟。極。而。流。之。時。不。難。一。氣。呵。成。萬。言。若。改。作。則。每。爲。原。著。所。束。縛。東。拉。西。攙。恆。不。免。有。牽。強。之。處。鄙。意。文。字。之。不。通。者。可。分。四。種。一。造。意。不。通。二。語。氣。不。通。三。句。法。不。通。四。字。義。不。通。四。者。之。中。以。造。意。不。通。者。最。爲。難。改。蓋。根。本。錯。誤。全。局。皆。非。非。潤。飾。可。藏。事。也。語。氣。不。通。者。次。之。以。僅。須。就。一。段。一。節。改。之。耳。句。法。不。通。者。又。次。之。以。所。改。僅。限。於。一。句。耳。至。字。義。不。通。則。第。須。將。不。中。數。之。字。易。而。去。之。於。此。四。者。之。間。又。可。以。驗。其。人。之。程。度。造。意。不。通。者。不。僅。其。文。字。之。程。度。幼。稚。并。可。知。其。人。於。社。會。上。之。人。情。事。理。都。茫。乎。不。解。改。此。等。文。稿。時。真。令。人。哭。不。得。笑。不。得。若。語。氣。與。句。法。不。通。半。由。工。夫。未。到。半。由。識。見。不。多。而。兩。者。之。程。度。確。有。相。差。之。處。至。字。義。不。通。則。賢。者。亦。每。有。失。檢。使。下。筆。時。能。細。味。之。可。免。此。病。然。今。之。作。者。常。拾。人。牙。慧。數。典。忘。祖。以。至。張。冠。李。戴。字。義。不。通。此。則。非。細。味。可。醫。矣。

小奇情
靈河三影錄

茗狂譯述

本書爲英國小說名家喜明衛 R. D. Hemingway 及海散立 Henry De Halsalle 二氏合著。膺倫敦日報小說徵賞首選。得獎金三百鎊。同時投稿者有二百八十餘篇之多。中不乏知名之士。而錦標卒爲所得。亦云榮已。細一披閱。覺文筆之妙。情節之奇。在在加人一等。盛名洵非倖享者。亟譯述之。用餉同好。

第一卷

第一章

新喀里多尼島之西岸。距茂瀾海股未遠。有小河焉。流域不廣。輿圖乃無其名。河身既狹。流亦勿急。水中多挾污質。黝黑如墨。潘徐行而下。注于海。河口有一絕奇異之鐵石。蟲然如砥柱。蓋守望中流。已不知幾閱滄桑矣。合以島內屹立如圓錐之柯。劈托山峯。不啻昇駛入此河者。以絕好之南針。然而歷時已久。終無巨舟駛入。則以河濱水淺。祇足行小筏。而距河口三里之遠。尤有危礁突起。航行其間。殊非易也。且沿河兩岸。峭壁復森然。夾峙險峻。異常。僅留一線之天。故欲由島內至河口。亦屬至難。日中如此。晚間更無論已。并據土人言。凡人既逝。其幽靈必經由此河。而歸宅于海中深處。生人尤不當犯之。其爲此言。亦自有說。蓋謂人之受生。其靈魂卽來自海中。死後不當復返其故土。耶因名此河曰靈河。

吾書開場。乃在十九世紀末葉。三月中之一夕。一生番挾棍持矛。踽踽向小河而來。其身雜佩符籙之屬。并人骨纍纍。蓋番族中之術士也。據云凡妖魅鬼物之作祟。此間者。彼皆能以術降服之。然此時狀頗不

寧時向後顧。且輒匿身叢薄中。一見浮雲吹動。月面受暈。則復疾趨而前。雖狡兔無以過。已而行至河旁。一峭壁之上。乃揉行而上。靜伏溝次。引日向河中而望。時則月漸下沉。弄影海底。有頃。術士忽躍身而起。高舉其矛。將有所擲。則其下小河之中。有三人揭水而來。裸體不衣于水中。閃動其臂。不已。剎那間。才已噴然擲出。去其的僅咫尺。而驚呼之聲。亦即發自河中。術士見一擊不中。則怒聲作吼。復高舉其棍。向下猛擲。之隨即引日向擲處。而矚。則已有一人受傷。而仆。而雲忽陰緊。天地頓黑。比雲開。月見。術士已杳然無跡。三影則行近。鉄石矗立處矣。既乃折向南岸而行。時潮落水淺。石齒巉巉外露。險滑異常。頗不便行。躡足者屢。始得一沙岸而登。地處石巖之下。爲一海股受傷者。時尙未能獨步。其同伴乃昇之而行。喘息大作。蓋不勝其憊矣。然行時未嘗略止。似途逕頗熟。識於心者。行至巖下一小徑前。卽循之而登。抵一洞口。三影冉冉沒向其中。

洞之他端。一沙地平滑如絨。三人錯雜臥其上。中一人轉側久之。終不成夢。乃瞋其兩目。向黑洞中。呆望而其同伴如雷之鼾聲。乃時時送入耳鼓。殊足生其涎羨之心。距其臥次較遠之一人。復喃喃作嚙語。滿含惡詈之詞。間復大聲而呼。有如猛獸之怒吼。外此則萬籟俱寂。惟聞海水淙淙如奏雅樂而已。其人當此頗無聊賴。乃數數出至洞外。閒望夜景。絕麗有非筆所能盡。海水閃爍作光。燦爛如錦鱗。數且萬計。然不足邀其賞玩。其中心所期者。惟在曙光之映照大地耳。然而望眼欲穿。願仍未達。私怪此可愛之曙光。何遲遲吾行耶。而涼風砭骨。不復能支。輒復廢然返洞。如是者可六次矣。而覺睡仍不得。乃輕推臥於其旁之人。呼之醒。曰。開脫開脫。開脫被推。斗自夢中驚起。引手握其臂。爲勢殊猛。其人急曰。開脫。毋爾。余也。

開脫喃喃曰。嘻。恩特萊。乃汝耶。言次。忽聞他一人夢囈之聲。乃作勢欲毆之。怒聲曰。此狗猶不己。可厭哉。恩特萊急引手止之。曰。且聽之。彼能得善睡。亦佳。且未始非。卽爲余儕計也。開脫憤憤曰。以余計之。爲余儕計。莫如彼死於海中。或入地獄。庶佳耳。彼前此爲狀。已近於癩。今茲爲棍所傷。尤足增其癩態也。恩特萊曰。否。此傷殊輕。初無足礙。余意此必身佩人骨之友。人用以爲臨別紀念耳。言時。發音至正。不似開脫之魯吐重濁。旋復曰。開脫。彼今遭此不幸。寧不足恤耶。開脫仍憤憤曰。彼之得此。亦正其所。余方欣喜不遑耳。恩特萊一聞此言。不禁蹶然起曰。嗟夫。毋爾。汝殆忘余儕前日之約矣。今余儕苟自相攜。貳恐無生還之望。開脫曰。嚙云。余儕將自相攜。貳者。然一事。汝當知之。前此非傑恩。二次債事者。余儕固逃。出此黑暗之地。獄久矣。恩特萊曰。然彼因此事而受痛苦。爲量亦正相等。開脫愀然曰。余固亦同受之。惟汝掉弄狡獪。始得倖免耳。恩特萊作色言曰。嗟夫。開脫。汝作此言。其譏余耶。然余亦正有所爲。而然。苟當日不略弄狡獪。亦如汝之遣回鑛中。傑恩之發往船廠。無復些微自由。今日寧復能相聚於此耶。言次。略止。復曰。豈此小別數年中。汝氣質已變。不復信任余耶。開脫曰。否。余苟不信任汝者。早已剗刃汝腹。如余逃。出此間後。以待考脫。渴斯者。待汝矣。恩特萊曰。余于彼。儕亦正憶之。次骨。頗思所以報之。開脫復曰。謂余不信任于汝耶。實則此七日中。余及傑恩。惟汝之馬首是瞻。有如犬之盲從。其主特汝。不審耳。恩特萊曰。余胸早有成竹。且嘗告汝輩矣。當導汝輩至一地。可得船以歸故鄉。嗟夫。余儕遠流。此鬼墟。且近廿載矣。此非佳消息耶。開脫憤然曰。汝謂將導余至一地。卽指此間耶。不如言墟。慕當也。恩特萊亦厲聲曰。汝毋妄言。余言不虛。開脫曰。汝何由知此間爲善地。恩特萊曰。余固知之。開脫喟然曰。嗟夫。汝亦太自信矣。言

時頗挾輕慢之色。恩特萊恐肇端。則強自遏抑。默然無語。開脫乃復曰。嗟夫。恩特。汝亦能稍自屈抑。而爲余儕詳釋一切否。亦能……言至是。恩特萊遽撫其肩。柔聲曰。吾友。汝且勿聲。汝寧不知余之素性。固不喜爲人詳釋事由者。今余儕交誼。既同前日。則仍以毋失其舊性爲當耳。于是皆默然無語。頃之。開脫意亦解。頗露服從之狀。喃喃曰。君乃略不稍變。仍爲舊日之恩特萊。吾知過矣。君之爲人。高自位置。不屈不撓。良有異于余儕。余所深佩也。恩特萊乃大悅曰。汝言良當。余固一仍舊性。未嘗稍變耳。已而開脫復詢曰。脫船不至者。又將奈何。恩特萊曰。汝毋過慮。天一破曉。船卽至矣。開脫仍曰。脫遇意外之事。又奈何。恩特萊愠曰。汝且耐心等待之。開脫曰。第余心殊惴惴不安耳。恩特萊曰。此殊無謂。以余言之。余儕今所懼者。乃在此一羣食人之生番日來。余儕爲所陋者。屢矣。若夫治此鬼墟之長官。以爲余儕。早果生番之腹。固久已忘情于我輩。且其監視之責任。一旦竟得卸去。方引爲樂。倘船若負諾不至。尙復何言。余儕亦惟有葬身此鄉耳。開脫曰。爲事正恐如是。汝一人不足恤。獨余坐視歲月之逝。略不自爲一謀。深自不解耳。言次。嘯啼不止。恩特萊冷笑曰。汝乃不解耶。然傑恩固深解之。且一聆其所語。彼固無夕不夢見。剗刃考脫。鴉斯之腹耳。開脫無語。喃喃怨詈而已。時則傑恩之嚙語益盛。聆之頗堪失笑。有頃。開脫復詢曰。恩特。余儕此行得歸。將何所作。殆仍從事于舊日營生耶。恩特萊曰。舍此將何所作。余儕豈能爲循規蹈矩之人耶。余儕于斯世所負已多。則終負之可耳。開脫喟然曰。然時勢已多變遷。余儕恐無所施技矣。恩特萊聞言。啞然笑曰。此無足慮。苟畀余一月之光陰。而得於巴黎倫敦維也納等舊日顯技之場。從容考察。不難盡得其狀。矧彼短小之德意志人。苟尙在人間者。爲事尤較易也。開脫曰。汝所云之德意志人。爲誰

耶。恩特萊曰。倫肯堡耳。開脫乃呼曰。嗟夫。汝萬不可覓是人。恩特萊默然。開脫旋復曰。然則中間將何以爲生。恩特萊曰。可工作以餬口。此固易事耳。是時一線曙光。忽自洞隙中射入。辨見一切。乃同聲歡呼曰。天曉矣。噫。嘻。竟有天曉之時耶。於是相率蛇行而出。立於巖邊而望。地當熱帶。日出殊速。剎那間。一輪旭日。已映遍海陸之間。燦爛無比。二人由黑中初見亮光。頗不能張視。漸始習之。乃西嚮而望。見此一輪。初日跳舞於碧水之中。閃閃作光。映成五色。而巨礁之上。則籠以重霧。與浪花相激。薄模糊一片。不復能更遠視。開脫引視有頃。忽粗聲呼曰。嗟夫。余儕不啻處身地獄中矣。言時。面白如紙。四體大震。似失望已極。心碎將成癩者。恩特萊則引手向海中而指。喃喃曰。船必繫碇。彼問特余儕不能遙見之耳。開脫時復呼曰。天乎。余儕固處身地獄中矣。隨復縱聲狂笑。磔磔如狂梟之鳴。舞動兩臂。奔向巖上小徑之前。恩特萊飛步追及之。力挽之。至洞前。斥之曰。汝何愚哉。開脫仍狂囂大作。曰。且聽余。泗水去。且聽余。泗水去。言次。卽乘恩特萊不備。猛然推之於旁。如飛奔向小徑而下。恩特萊急追躡其後。將及水次。始追及之。撞仆於地。開脫仍支身欲起。恩特萊乃揮拳猛擊其面。略一蠕動。昏暈地上矣。恩特萊方俯身下視。忽聞有呼聲起於其後。乃迴面向巖次而望。則呼者傑恩也。蓋當二人歡呼天曉之時。彼乃爲所驚覺。徐徐而起。出至巖邊觀之。初以日光搖晃。略無所見。旋忽覩及二人。時正開脫受擊昏仆於地也。於是且呼且奔而下。既至其血污狼藉之面上。頓露猙獰容。呼曰。首領。且以彼人界。余當有以處之。恩特萊力推之後。退曰。傑恩毋妄言。傑恩曰。首領。彼旣敢於冒瀆尊威。可聽余嚴治之。恩特萊曰。否。傑恩。汝誤矣。彼初未曾有是汝指苟敢一觸其身者。余當以同一之道待汝。傑恩大震。唯唯稱是。旋復俯身一視開脫。戰聲曰。首領。此事果

何所謂耶。恩特萊乃睜目視之。傑恩經此一視。益震恐不知所措。幾至暈仆。則木立自弄其指。不復敢語。時復偷向開脫視。已而恩特萊厲聲曰。傑恩。汝面上血污狼藉。至不類人。大足使人厭。可即往海濱洗之。何久。溷此間也。傑恩聞言復震。即馳向海濱去。傑恩爲人至暴戾。初非易與。唯恩特萊能制之一。有所命。無不奉行。唯謹爲狀。正如獵犬之畏其主也。此狀恩特萊深知之。故凡有所言。輒以威容出之。未嘗稍有假借。蓋非是者。彼且漸生不服之心。起而對抗矣。此時開脫體忽微動。狀似已甦。恩特萊方俯視間。忽聞傑恩大聲歡呼。似中懷樂極者。因引首向海濱而望。其始略無所見。惟見薄霧濛濛。浮動作態而已。既亦歡聲而呼。急僂身扶開脫起立。欣然曰。汝且向海濱觀之。則相去里許之外。峭壁黑影。所不及處。一小艇。方向岸次駛來。其疾如矢。

第二章

此裸體者三人。木立岸次。勿動而風力絕微。四顧寂然。水波漪漣。作縐紋浪花。時濺岸上。然其勢殊弱。初不若相去咫尺間。海水之奔騰而起。其聲嘈嘈也。來艇爲一白色之小快艇。去岸將一箭之遠。忽引而轉。向來處。而司舵者。略一揮手。作勢二划。槳之黑人。即止槳。不划泊定。其處司舵之肥人。乃置舵于旁。徐徐而起。着一紅條紋寬博之禪衣。爲白粗布所製。袒而不鈕。露見一藍色。爲緣之法蘭絨半臂。一已敝之巨涼帽。則覆于其首。而船舷則置有來福槍一具。用備不虞者。既見三人。略無驚異之色。時則傑恩沒膝立于水中。作欲前不前狀。恩特萊等二人。則仍立于岸次。有頃。肥人忽縱聲狂笑。不能自止。此時恩特萊突詢曰。君即黑甲必丹乎。肥人乃強止其笑。斂眼下垂。矯作莊重之狀。下其涼帽。磬折作禮。既而見恩特萊。

向之注視。又微露踉蹌之狀。引手囊中。取巾頻拭其額。而仍無一言作答。恩特萊乃復詢曰。君卽黑甲必丹乎。肥人乃沉聲答曰。黑也。白也。余固一聽人之呼。余然君識之。固勿有呼之爲綠者。且名之于人。至無足道。固勿能表見其人。若何耳。恩特萊曰。然則君爲黑甲必丹矣。而此拿安鐵號巨艇。余雖未見其已來無疑矣。甲必丹植其拇指。指向礁石處曰。艇固泊于彼間也。惟拿安鐵三字。非此艇之真名。僅臨時鬆之。其上耳。言時。舉其巨掌。作執刷鬆船狀。恩特萊曰。凡此承君見告。旣聞之矣。惟此艇果來自何埠。將駛往何處。耶。當其言時。餘二人則目灼灼向之面視。甲必丹不耐曰。以今日之事。言殊毋庸絮絮者。傑恩乃大怒。喃喃惡詈。恩特萊急曰。傑恩勿聲。復面船主曰。余意君必來自拿密。而將駛往……船主不待其竟。遽曰。此船固來自拿密。君謂將駛往何處。耶。恩特萊曰。君殆厭余多言乎。甲必丹微搖其首。復取巾一拭額間。沉聲言曰。嗟夫。君亦太過慮矣。實告君。余此行處。置至爲周密。僅一人而來。卽此艇之大副。亦留之于拿密。蓋此等事。以獨斷獨行爲佳。人多反致掣肘。言次。復引目顧其艇中之水手曰。若此曹。僅司勞役。初無能與余事耳。語竟。頗露得意之色。似謂恩特萊聞此。必勿能更有他說者。恩特萊乃頷首欣然言曰。黑甲必丹。如是良佳。余決乘君之巨艇行矣。當由此而赴薩特奶也。甲必丹曰。約果確定。當唯所命。恩特萊急言曰。約固已早定矣。其紙當已在君許。固明言以英金五百鎊見酬也。甲必丹默然無語。有頃。始曰。君已悉知其事。耶。恩特萊冷然曰。余雖遠在是間。固無事不知耳。甲必丹峭聲曰。此恐未盡然耳。時傑恩見絮語久不已。頗不復能耐。大聲呼曰。咄咄。何事刺刺不休。趣以舟傍岸。余儕將登矣。言次。卽奔向小艇泊處。水手等大怒。爭以槳擊之。甲必丹則取槍于手。爲示威之舉。怒聲曰。若野人。其止若步。毋稍動。若殆

久未得食。思以鉛彈果腹耶。傑恩聞言。略無懼色。仍大呼欲登。甲必丹乃徐徐舉槍至肩。恩特萊急呼曰。傑恩。毋爾。傑恩始勿前。嗒然復返岸次。甲必丹乃下其槍。顧恩特萊曰。如是斯善矣。先生亦善海事否。恩特萊曰。不能也。甲必丹曰。不能耶。此亦無礙。君固以重酬許余矣。頃間微君言。余且死彼儉。彼儉敢以此狂妄之行施之余。殊可恨也。今茲余有一要事告君。余此來祇允載一人去。契約上卽作如是云。君亦識之否。且君果何人耶。恩特萊曰。余名約翰恩特萊。甲必丹曰。善。恩特萊君可登余舟矣。恩特萊曰。否。非允三人皆登者。余不登也。甲必丹搖首言曰。此乃勿能。余名固黑而非綠。初非能稍事通融也。恩特萊毅然曰。余亦必堅守。余說不則義不獨登。甲必丹仍堅不肯允曰。此未見之于契約。不敢承命。恩特萊堅執前說。甲必丹愠聲而言曰。君何固執之甚耶。余之來此絕域。乃受人所賃。載一約翰恩特萊。歸此爲余職所當盡。若夫此海濱餓孳。亦欲余一一載之而去。非特力所勿能。且非余分內事。非所敢知。若必欲以此強余。惟有揚帆而去。置之不問耳。恩特萊君果何云耶。恩特萊彈指作聲。厲聲曰。否。否。余不直汝言。汝謂受人所賃。乃來此耶。然汝且識之。此一紙契約。上苟不經余親筆署名。此五百磅之酬金。亦徒爲海市蜃樓已耳。甲必丹喃喃曰。海市蜃樓耶。余亦聽之耳。恩特萊君果登余舟否。恩特萊決然曰。誓不獨登。甲必丹冷笑曰。然則聽君暴骨。此間可矣。遂掉首不顧。就舵次而坐。此時一水手忽露驚皇之色。喘聲言曰。甲必丹。彼間有人。一大羣奔來矣。甲必丹蹶然而起。循其所指視之。則見生番一隊。紛紛自河口潮落處跳躍而來。傑恩等二人急舉步衝向舟次。然卽爲恩特萊所止。幸不得前。甲必丹乃呼曰。恩特萊君。趣登余舟。恩特萊呼曰。非允。三人皆登者。余不登也。于是甲必丹舞動兩臂。大聲而言曰。今可勿爭執。是點矣。揣其

意蓋恐五百鎊酬金失去耳。恩特萊乃大笑。卽偕其二友共登舟中。甲必丹語傑恩開脫曰。若曹聆之。趣倍增其槩數。若皆裸體之鬼物。宜肆其力。毋畏勞也。言既。復取槍于手。向生番中連發之。蓋此英金五百鎊。炫于前。不得不令其皇亂無主耳。而生番飛來之矛。乃密如雨集。開脫旁之一水手。竟爲矛鋒中其肩井。略一呻吟。仆于槩上。一槩既廢。艇遂搖晃不已。良久始定。此受傷之水手。後爲開脫負置艇底。甲必丹乃復連發其槍。後肆口作惡誓。嘗其水手之貪懶。時生番中槍死于沙石間者。爲數頗衆。其存者多人。則皆怪聲作吼。紛紛逃去。惟隊中之首領及他一人。尙慙不畏死。留而未去耳。此首領卽前章所言之術士也。當其進撲時。甲必丹雖向之連發數槍。彼似略無所傷。仍冒彈狂衝而來。攀舷欲登。甲必丹以槍把擊之。始腦漿迸裂而死。他一人則衝向船首。一水手舉鈎竿擊之。彼乘其不備。猛握竿首。奮身躍上他水手擊之。墜水而仆。甲必丹乃俯身舷際。發槍死之。于是事平而艇亦遵程而駛。

甲必丹擲槍把舵。顧傑恩開脫二人厲聲言曰。若曹幸運哉。恩特萊君。此二人今雖得載。然當執役以爲償。不則事太便宜矣。恩特萊面向島次。漫應曰。分所應爾。彼輩固樂爲之。時潮方半落。艇行殊迅。而碧空明淨。一無纖翳。風帆獵獵。而動殊利。舟行焉。遙望前島。愈去愈遠。有如黑烟一團。柯劈托山峯。則高峙天半。隱沒于熱霧中。蠕蠕作態。宛若長蛇之動。其首而炎日一輪。照于船尾。灼人雙眼。都痛槩動處。輒聞噓聲刺耳。令人不快。則怒潮與海石相觸也。此時艇中人皆默無一語。甲必丹則注其全神于舵上。復時時引目視海中。以爲趨避。傑恩開脫二人則肆力划槩以進。中懷至樂。蓋槩每一動。卽距卅廿年苦役。觸目傷心之地。益遠而距。巨艇益近。復得返自由之鄉矣。用是氣力大增。奮進不顧。卽飢腸轆轤。背上熱泡作

痛皆不以爲意。恩特萊則憑舷閒望海景。悠然自得。似藉以小憩。其神者良以前此所受種種痛苦已成。過去不復念及。而後此進行之計畫。則早有成竹在胸矣。頃之已行近礁石處。白浪翻動。其高如屋。乘怒潮退時。急掠舟而過。而潮復自下捲起。挾舟後退。已而潮勢復降。推向兩岸。混混作白沫。乃復力划以進。于是水花四起。船身格格作響。而危礁過矣。在船諸人頓如負斯釋。咸作安閒之狀。甲必丹則探首外望。向前遙指曰。船泊彼間也。傑恩等二人聞言。乃止槳不划。引目向前而望。則相去半里之外。一雙桅船在焉。風帆低捲。然繩繫至鬆。似一得命令。即可揚帆駛出者。時甲必丹引巾拭額。迴目礁石處。揮拳作勢。而言曰。噫嘻。恩特萊君。今世能航行彼間而無失誤者。惟二人而已矣。言次。引矚僵臥艇底之水手。意蓋謂其一人。卽已他一人。卽此水手耳。開脫木然曰。彼人僵臥。乃如束薪也。此爲其被擊復甦後。第一次發言。甲必丹曰。然則僅一人存矣。隨僂身檢視其屍。喃喃曰。船中乃未攜有醫士。然此固出自天意。人初無能爲力耳。且言且舉屍起。卽置之舷際。推落海中。落時。其面上向初不卽沉。恩特萊憑舷觀見之。覺此屍似方舉。其灰黑之鬚。向之怒視。而兩手引動。又似向之作別也。已而爲浪所引。旋轉作圈。遂沉于碧波深處。甲必丹喃喃曰。失二人。復得二人。此直諺所謂去者自去。來者自來也。言至此。略止。復厲聲曰。若曹旣以力自効。爲搭舟之代價。宜肆若力。不則余將投若饜海。若川以示懲。傑恩聞言。勃然變色。伏槳上大聲曰。然則余儕當釋槳不划矣。汝亦聆之否。開脫。汝亦聆之否。開脫。憐然迴顧曰。愚人。汝第力划可耳。恩特萊亦曰。傑恩毋聲。傑恩乃唯唯曰。善。善。首領。汝之號令。余固無不樂從耳。言已。復復視開脫曰。開脫。汝乃使余成孤立之勢耶。于是恩特萊厲聲斥之曰。且划若槳。若當識之母忘。余儕旣至。巨艇中。凡事皆當聽命。

于黑甲必丹不可違也。傑恩擠其兩目成一線，向恩特萊注視，有頃始足恭答曰：首領，汝謂余將忘之耶？且信余，余固無一事敢忘耳。甲必丹乃合笑，攬言曰：是則佳矣。汝固不能忘，蓋卽忘者，余必有以使汝不忘。汝觀之，余儕今日非歡聚如家人乎？舟行間，甲必丹復抗聲作俚歌，直至將近巨艇始止。時巨艇甲板上有水手二人，方立而絮語。甲必丹乃大聲呼曰：若曹絮語何爲者？趣授繩下。若曹宜列作一行，苟有違者，余當令若面海。若毋謂言之不預呼。次，巨繩一索，遂由空擲下，擊艇首，橐然有聲。傑恩攬得其端，繫之於槳次坐板上。狀至熟練。甲必丹見及，頷首言曰：若固曾習海事者，以余觀之，至少在平底船中服役有年。時小艇徐徐傍向黑色巨艇之側，比既泊定，甲必丹乃彈船榜作聲，呼曰：余儕寧家矣。余猶若曹之母也。恩特萊君若且先登，毋忘脫去若冠而拭足席上也。

一句鐘後，風自東南而起，巨艇遂飽曳風帆，西嚮疾駛而去。時恩特萊衣一白粗布寬博之衣，倚欄木然而望。見新喀里多尼島已漸行漸遠，寔至不見其影。惟柯劈託山圓錐之頂，尙搖晃於霧中。久之，並此而不之見矣。乃嘆曰：嗟夫，處此荒寂地獄中，且廿載矣。此廿載中，人世繁華，余所失何可勝計。嘆息久之，復探首向船尾而望，見其上懸作白字，字體絕大，曰：拿安鐵。四周則密作箭首之形，其色淡黃，正相注視，忽聞其後有人言曰：先生，此爲臨時所繪，且一切規式皆出自尊囑，幸繪事極易，皆爲直線耳。恩特萊迴顧之，則甲必丹也。復聞其續言曰：先生，明日者將不復見此名於船尾之上矣。以余觀之，此名亦正不惡，初不辱余船也。言時，目閉絕小，似畏陽光太酷者。恩特萊漫詢曰：此船卽君所有耶？甲必丹反詰曰：恩特萊君，汝亦知果何人所有乎？旋見恩特萊目灼灼視己，則矯爲莊容，引目帆際，辨風所向。恩特萊夷然曰：誠

哉。果何人所有耶。甲必丹仍引視風帆。默然不應。既而曰。先生。艙中茶酒都備。盍不一往小憩。余當更爲君備文具之屬也。恩特萊乃往艙中而去。甲必丹立而自言曰。此人誠嚴重有威。余此行本欲載一人歸。今茲乃得三人。復皆一絲不掛。實非所料。且余自拿密來時。尤不料恩特萊之爲如此也。言已。復反覆言之。一若此數語。至饒佳趣也。

(未完)

寫情
好女兒

(爛柯山樵)

第一章

『美人淪落才子飄零』伊古以來人莫不怨造物之不公。以謂天既予人以色與才。則是天之賜也。天既創之於前。胡不成之於後。斯言也。非知天者也。天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女。其世人之美。丰儀而多才。能者亦猶子女初生時。挾聰明資質而來。溯其最初性無不善。而後之造就。或賢或否。或良或惡。無可前定。其賢良者。固得父母之賜。卽不肖者。父母亦何嘗不諄諄訓迪。望其成人。是故子女之賢良。父母成之也。子女之不肖。非父母成之。子女自樂此而不疲。所謂甘自暴棄者。豈父母之過乎。人之生而美丰儀者。天固欲其得良善之結果。獲美滿之因緣。而其所行不遵軌道。不循範圍。後此遂淹忽以逝。豈得謂造物之不公乎。抑天亦有時乎。抱憾焉。月有時而缺。雲有時而翳。天之憾也。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天之呼號哭泣也。天且有憾。人又安得怨天之不公乎。天之風雨不可定。人之禍福不可知。然苟能循軌道而行之。則其幸福可冀也。故成之在天。謀之在人。試述好女兒事。爲諸公排悶。

余越人也。生於越。長於越。衣食於越。故於越事知之頗詳。吾書所述之好女兒。卽越友妻也。友姿容俊逸。才調無雙。工詩畫。時人呼之爲黃鶴。以其畫宗石谷。日黃姓。身長鶴立。迥不侔人。并難具美而號。以是出也。鶴蚤慧。舞勺之年。聲名卽揚溢於里閭。里人爭欲壻之。而鶴均以婉言辭曰。吾家貧。安可爲室。然此亦細故。吾家庭間更有難言者在也。初鶴父亦以善畫名。願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寢非婦人不能。寐有攜婦人像乞畫者。輒應。十餘年來。所識婦人幾及百。旁妻十餘人。家庭殊擾攘。妻不安。聲聞於戶外。鶴

庶出也。嫡母愛之如己。出鶴方垂髫。幼童心理。惟擇愛好者近之。而母以爲疎。已遂視鶴如路人。且妬大婦之賢。以是之故。鶴之婚媾。久久不成。鶴父雖有妾如雲。而年久色衰。終賦秋扇。惟鶴生母丰姿不殊。徐娘風韻有過於少艾者。又以情場久經。解得體貼。溫存故鶴父生平所愛好者。惟此一人。差足以當意。其色不減。其寵庸有衰滅之日乎。鶴父嘗謂鶴母曰。黃門七子。惟鶴爲賢。他日成名。或有可期。今年已冠。尙未有室。奈何。鶴母晒曰。汝勿嘲吾。令人氣死。彼目中無母。寧有父耶。婚媾之事。何必父母使子。而賢豈無妻之者。苟其不賢。雖勉爲成家。而無力贍養。轉累人家。好女兒。父母豈能爲之料理。終身鶴父深然之。由是而鶴益寡歡。蓋母子而爲仇讎。天下之大逆情事也。而鶴竟身當其難。嗚呼。苦矣。

翻鴻者。顧姓揚州之奇女子也。幼而喪父。父爲江南名幕母董氏。夢吞明珠。覺而娠。卜之。則曰宜男。不料竟女。及翻鴻生。咸賀之曰。是兒雖女。福慧不可知。母夫人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入學。字之曰意珠。師愛其娟秀。嘗指謂其母曰。兒清癯。嬌怯。慧則有之。福壽未能言。夫人宜珍視之。夫人曰。憶自先夫見背。膝下解頤。端賴此雛。彼自敏捷。非惟順從。抑亦見幾未亡人。一塊血肉。扶植不暇。安忍責。惟是女子既長。而嫁卽爲他人之婦。翁姑非比老母。安可任其嬌縱。今雖幼穉。然亦不能不稍示以爲人之道。免令他日譏未亡人無義方。差幸此兒清慧。或後日不至貽父母之羞。意珠聞母言。則投入母懷。嬌聲作啼。似亦知母言蓋傷心人語也。師固名宿。女尤夙慧。年十三已畢。誦經塾中。多年少男子。美姿容者。結東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見愛於意珠。意珠勿睨也。平日聞母言表兄黃鶴賢。疑有僞。茲以隨母訪親。作客黃門。見鶴貌固軒軒。意亦不佻。頗心醉之。旣稔。鶴亦頗慕意珠。一日。意珠方罷讀。侍母夫人省外祖母。母女閒敘。

家常瑣事。意珠不耐。乃他去。逕訪鶴於履莊。履莊者。鶴讀書之室。而是日。則爲上巳。修禊之辰。塾中例給。休假。鶴雖假期。亦執卷不去手。終日咕嗶。書鄉生活。無止境。無寧日。意珠知其然。故走訪之。將及門。聞吟。哦聲。朗朗沁入肺腑。神志都清。因駐足而聽。聞吟聲曰。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嫵嫵其來遲。

意珠大慍。意鶴本穩重。何纖佻至是。然一念其詩中語。則紅暈雙頰。渾似海棠春睡未足。身搖搖其不自主矣。忸怩不勝。舉步欲返。則鶴已覺。微笑出迎曰。妹何時來。此胡遲遲不入。意珠曰。兄本持重。何乃遽作輕薄之詩。適欲進謁。聞兄吟哦。駐足聽之。措詞如此。女兒家。豈遂輕賤爲人作吟咏之資耶。鶴聞女言。急切不知何指。良久。方知女之誤會。長揖曰。妹誤矣。兄適讀漢武帝李夫人歌。而不知妹之來。此故未輟誦。此兄之罪也。若謂專爲妹詠。則原本具在。妹可覆按。如或欺妹。任妹罰責。吾不辭也。妹試思之以妹之矜貴。誰敢爲辭。以相欺。不過會逢其適耳。意珠聞其言。益復自頹。蓋一則未明此詩來歷。實不知出自漢武之手。遽以爲鶴所吟咏。自慚寡聞。少學。一則以會逢其適之一語。似乎人未有意。而自己反先承認者。以是之故。不禁春潮復泛。心中恐怖。幾至失聲。欲泣。力自抑止。斂容謂鶴曰。兄當恕我孟浪。妹實未知此詩。作自漢武。然未知其出處者。不僅妹一人。使人聞之。亦將以謂如是也。言已。乃相將入室。翻閱案頭抄本。果有李夫人歌。遂謂生曰。此詩。兄自何處得之。鶴曰。趙生鈞。宰兄之摯友也。常以漢武之詩相示。尙有秋風辭賦。色結響。尤覺清婉。其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

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意珠曰。斯真離騷遺響。樂極哀來。悔心之作也。鶴曰。然武帝諸作。以此二首爲佳。他若落葉哀蟬曲。亦感李夫人之歌。惜無此詩。佳耳。意珠曰。感懷之作。古今多如積山。而纖佻之語。時時入詩。終無此一唱三歎。伊越悽清者。姑舍是。則竇玄妻之古怨歌。蘇伯玉妻之盤中詩。亦復卓絕措詞。全在柔婉。不在怨怒。可謂深於情者。鶴微笑。意珠自知失言。以爲女孩兒不應言此。則亦忍俊低眉而已。旣又言曰。此爲同學妹邢氏淑婉爲妹。言者拾人牙慧。頗自慚不武。然兄非外人。當不笑我也。黃鶴聞言。似乎有異感。異感者。初不料邢氏淑婉。乃有如此才調。天下士女。固不可以輕相淺量也。

第二章

如吾書所述。黃鶴蓋一苦而無告之人。母旣憎之。父復因母之憎而憎之。在黃門不啻一附頸之疣。實爲贅耳。幸而嫡母賢慈。撫之逾於所生。而又忽得一中表之妹。視之不啻骨肉。在常人心理。當可稍解其沉悶。而黃鶴不然。蓋天下無論何事。凡思慮愈深者。無論其初因若何良美。其推測之結果。必益增其恐怖。故黃鶴思之意珠之愛彼不足爲福。且懼爲禍。逆料生身之母。必且爲之梗。於是益復涕泣。自傷。怨其命之不尤。意珠隱知其意。不敢發。輒復以隱語解其嘲。一日。生父招意珠母作柯巖之遊。鄭氏與之偕。鄭氏者。黃鶴生母也。意珠欲不往。母諭其旨。語於鄭氏。欲挈鶴俱往。鄭氏初似不允。繼以女母情難却。允之。遂駕舟而往。作鎮日遊。柯巖爲於越之名勝區。谷墟流水淙淙。積爲大潭。上覆以巨巖。崎險嵯峨。望之。股粟水作淡綠色。清可見。

底而所見者其實非底蓋枝零之峭石橫出其間水恒清投以石蕩漾而下投石雖巨而終至於不可見五人憑石欄而俛視意珠笑謂鶴曰天下人之奸險者亦猶茲壑之深若無底莫能究其深淺鶴微示以目而鶴母已覺怒氣溢露鶴私嗟今日又不幸矣意珠似勿辨又謂曰兄以目視我謂我言不當耶然我言實自經驗而得者即兄之喜怒無常又安可謂不類是壑歟鄭氏合十曰善哉珠兒乃爲我吐肺腑之言不知我者輒以我爲虐待不肖而不知不肖之心固深沈莫能測其底止母子之間猶且如是况於他人乎意珠聞言則拍手曰然乎否乎表兄之心固如是乎有姑母爲證也然我不陷人表兄純孝而無偏詐不見其先入山門時泥首求佛乎惟我見表兄肫懇狀心乃大異尾而察之諦聽其言則曰求佛佑我生母壽如崇山鄭氏曰汝莫誤聽彼必求其嫡母耳曷爲而及我女曰否我審之詳也彼明明曰生母非然者我且掌其頰言畢笑倒鄭氏懷似懼生與問罪之師者生父曰我以為鶴亦梟獍耳不圖乃有此孝思鄭氏噉之以鼻

意珠之爲是言也其用計之深沉直有如柯山之水篋不見底初言黃鶴居心不可測是堅鄭氏之信也繼言其純孝而無偏詐實左袒黃鶴之言亦知鶴母子若仇讎實人倫之大變冀其母聞此言或鑒其純孝之心而生其慈愛之念不知鄭氏炯炯之雙目直能燭及人身肺腑固知意珠之爲此言左袒其子故噉之以鼻而又謂女母曰惜哉鶴不肖也非然者以意姑字犬子不亦美事女母誠慙不察其言之僞則率爾言曰嫂何謙哉謂鶴不肖則意珠豈賢淑者實爲吾嫂言之恐彼二人心中殆早有鸚鵡之想爲之父母者固不必阻止其好迷之念吾雖老悖然以爲男女終身事不若由兒女自主之爲當則他日即有

怨言亦不能及於父母。否則勃谿反目。輒怨及父母。貽禍嫂。謂然否。鶴與女聞其言。面紅均及頸。似與天末之晚。霞比賽嬌豔。趨趨無一語。目雖視水而耳。亟欲一聆鄭氏之回言。蓋使鄭氏有轉念者。則生與女之終身。實有莫大之希望。而鄭氏者。其處心積慮。實比之豺虎爲尤惡。蓋豺虎無不愛其親生之子。而鄭氏則反是。乃謂女母曰。使鶴而可偶。意姑亦不必。姑氏言吾早爲請之於其父矣。無如彼浮蕩成性。不事生產。雖云終日埋頭芸窗。而涉覽疑雨香屑等集。豈得謂之有補於學問。與其終至害人家好女兒。不如遲爲之配。俟其力能養家。自爲政可已。至於意姑璧玉無瑕之質。吾意非擇一賢且才者。決不輕與爲偶。而謂可許此浪蕩子乎。青年女子最易受人欺。意姑年事正少。鑒別之力尙弱。知鶴能爲豔情詩。便以爲才。試問豔情之詩。果能易升斗之祿否乎。故我意必不忍以意姑清白之身。遭其玷也。寧使多移時日。必有嘉偶可就。若鶴妄想此段姻緣者。有余在。祇可待之來生矣。言時若甚決斷者。意珠聞言。幾欲失聲而哭。又礙於鄭氏之在側。則蹀躞而赴竹林之中。

(未完)

小醒世
新上海現形記

毘陵李定夷著

第一回 秋雨離魂征衫夢覺 春雷驚蟄妙語環生

文明爲罪惡之淵藪。世界愈文明。罪惡愈進步。這幾句話。從前早有人說過。當時駁的人很多。他說文明既是罪惡淵藪。爲何上古原始時代。鬪狠殺戮的事情。反比現在更多呢。可見文明進步。能使人類漸趨正軌。足以阻遏罪惡的發生。文明之極。歸於大同。人與人相往還。大家揖讓而趨。還有什麼罪惡呢。這麼說來。也是很有道理。但在下就眼前的社會而論。覺得文明爲罪惡淵藪。這句話頭。確算至理名言。未可駁得倒他。遠的不必空說。就從上海講起。上海自開海禁以來。爲寰球貿易之場。不說是中國最開通的地方。卽以全世界論。也可和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巴黎。美國的紐約。並駕齊驅。但是觀察上海社會情形。則可把姦盜騙詐四字。包括盡之。無論什麼奇奇怪怪的黑幕。總是上海得風氣之先。上海一隅。幾成爲罪惡的製造廠。近十年來。習俗更不如前。上等社會有上等社會的黑幕。下流社會有下流社會的黑幕。思想越是發達。黑幕越是奧妙。幾於人人是黑幕。裏面人衣衫襤褸的。還容易辨識。最可怕的是衣冠禽獸。表面看來。丰度翩翩。實在比毒蛇猛獸還利害。到處都伺隙而動。四面齷齪。空氣把一二正派的人。包圍在內。偶一不慎。卽從而賊之。你道可怕不可怕呢。在下有位朋友。姓陸。表字香文。旅居滬上。已將廿年。人都叫他老上海。他在上海的閱歷。確是不淺。家裏有些產業。父親早經去世。祇剩老母在堂。原籍江西。香文在前清時候。由十成足監。捐了知縣。來江蘇候補。靠着手頭舒展。財能通神。當過小差使。倒也不少。辛亥政變。他棄官而商。改做煤炭生意。因爲沾染上海習氣太深。被前後左右的惡空氣籠住。營業消

息便不靈。通逐年虧折甚鉅。漸漸不能支撐。他母親時常寫信來申。叫他回去當紳士。雖沒有什麼進款。却比在外胡調。總省得許多。他正樂不思蜀。以爲這金碧樓臺。笙歌子夜。的上海地方。比天堂還有趣得多。雖南面王的尊貴。還換不着哩。糊糊塗塗。年復一年。此中化費的冤枉錢。真是不可計數。這一二年來。他的意興漸無。從前的起勁。覺得母親叮囑的話。狠有道理。繁華夢覺。桑梓情生。賦歸之念。常常盤旋。不已。祇是翳障塵氛。尙未掃除盡淨。不能立時放下屠刀。留去兩項念頭。恆在胸中交戰。一天。在下去看他。他正在寓中照料行裝。情景很像遠行。在下心裏已是明白。寒暄之下。劈頭便問道。老兄要回貴省省親麼。他道。我近來狠是乏味。覺得上海的樂趣。一天不如一天。連日苦雨。在寓裏閉戶靜思。決計回里的。安貼。今天方才齊備行裝。動身日期約摸還有五六天。本要來看你。如今你先下顧了。我們還可暢敘一番哩。在下道。高堂年邁。家政紛繁。老兄却以歸田爲是。此後林泉風月。大足怡情。上則萊衣承歡。次則伉儷厮守。這樣的清福。比在上海混飯。相差有如霄壤哩。香文道。你也時常把這種話頭來勸我。你既嫉之如仇。何不早日脫離這萬惡地方呢。在下笑道。我却別有苦衷。那能比得上老兄呢。老兄家裏很有田產。不愁沒得柴米。一輩子可不幹事情。像我呢。八口之家。全靠館地養生。一天不做一天。不了。上海市面比別的地方活動些。所以在此混混做日和尙。撞日鐘。實逼處此。豈所樂願。若說到政界裏去呢。我輩天生。巧骨。自小沒有學得鑽狗洞。拍馬屁。吹牛皮等種種妙訣。定然勞而無功。枉費心機。況且現在黨派紛歧。政局時刻變動。長官一動。屬員大半更換。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得有噉飯地方。倘不上三。月半載。便被人攪去。不是一家又要喝西北風麼。爲了這個緣故。我便只有得過且過了。香文聽我一派長篇大

論只是點首不止。我又道：我雖旅滬十多年，一向我自上海自上海，既氣味不相投，我固無從反對他。但守住我的身子，不受他的同化，這是我所優爲的。這幾年來，我和他的關係愈趨愈隔膜，非特什麼堂子哩，戲園哩，我是裹足不入，就是極普通的遊戲場，我也從未投刺。通好我每到極無聊的時候，往靜安寺路去逛一回，吸些新鮮空氣，看看桑麻野景，覺得胸中塵俗之氣爲之一掃而空。這便是我的行樂妙法。有時興之所至，一葉扁舟，黃浦蕩槳，沿東岸徐徐移，行清風習習，爽氣迎人，較之軟紅十丈裏面的滋味，真不可以道里計。但是這種行爲，絕不能爲上海社會所容。自然我自上海自上海了。我雖旅居上海，簡直可不作上海觀哩。說到這裏，香文不覺撲嗤一笑。我便問他緣故。他道：這樣說來，你倒像受戒的老僧了。在下道：我的性情確然相類。老兄在兩年前，曾被上海社會灌著米湯，像我今天所說的話，斷不向你講的。講起來，你定然笑我發癩。現在你可清醒了。我的行爲，或者你也贊成。但是這個尙不足代表我的思想。我的思想現在還不能告訴你。等家居一兩年後，我們倘有機會晤面，那時你已知道豔福不如清福。我再把我這頑固思想當談話資料，你定然又贊成我了。香文笑道：你不要再看人了。我已誕登覺岸。從前的是是非非，我狠有見解。古人說得好：官場猶如戲場，我當下一轉句，歡場不是也。如戲場，慶往事，前塵都成泡影。我雖費却十多年光陰，數萬塊銀幣，但所得着的經驗，確也不少。這是你所永世不會知道的許多離奇變幻的情事。五花撩亂，比電光還眩目。真真夢想不到哩。你能超然物外，不和這惡社會混鬧，固然極好。不過經驗和閱歷也是不能少的。在下笑道：老兄所言，固亦有理。但是人生十壽，不過百齡五十以外的人，便暮境日迫，我苦費了如許光陰，如許銀幣去買這些經驗和

閱歷何犯着呢。現在你既深知個中重重黑幕，何不盡情告我，俾我添些見識，不待親歷其境，也能有此閱歷。叨老兄之惠，不更好麼？香文道：我也有這意思。我正想借重大筆哩。我不特要告訴你，還要你普告世人哩。我聽這話，很是合意，連忙答應了幾個。是他又道：我本想一星期內啓行，既然談起這部著作，我不妨再緩歸幾天。你可天天到我這裏來談談。我當從頭至尾，一一說給你聽。真是一部絕好的資料。在下道光復前的上海，做的書已經不少，你單把五六年內的新事情詳細告訴我罷。他也贊成我的話。當時就此分散了。後來我常到他寓裏談天，不知不覺已有十天。他的說話也完。我這部新上海現形記的資料也足夠了。正是

文人嚼舌驚痴夢 說部從頭記舊遊

欲知這部書的情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定夷特別啓事

本報向按月出版。本年新正，因印刷所發生事故，元宵以前停工不舉。其後鄙人趕著閨房金鑑，耗時復多，出版愈期。良用歉然。新上海現形記，因各地愛讀本報者，催書盈篋，僅譯二千言，不過一楔子耳。然於此可見本篇之大凡，全文計十萬言，下期准刊萬字，斷不誑言。惟愛讀諸君諒之。

談



蒼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教育部

通 俗 教 育 會 審 定
列 入 上 等



部 飭 各 省 通 俗 圖 書 館 採 購 並 行 各 省 商 會 佈 告 提 倡

每 冊 定 價 大 洋 四 角

原 評

篇中敘述分明描摹克肖定是非於
片紙寓褒貶於一篇有功世道人心
之佳構也名雖小說吾人不可徒作
小說觀

加 評

讀其書者如讀列女傳作者以錦繡
之文章描寫出之尤能曲盡記事文
之奧妙原評列為上等自無疑義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鉅影釵光錄

(厘父)

●陶節婦

陶節婦。吾友陶君醉園之嫗母也。節婦母氏邵。紹之邵家。淒人年十七。適陶氏。夫寶晉。卽醉園之叔父也。寶晉初爲某錢肆夥。後肆以虧耗倒閉。寶晉遂歇業。家居無所事。恆與村人作擣菹戲。節婦諫之曰。燎原之火。起於星星。江河之水。始於涓滴。此事之必然也。故賢者必防微杜漸。汝今日與人博。雖足以消一時之興。竊恐爲日既多。博興漸豪。而傾家蕩產之禍。肇於是矣。一日。吾言而中。其何以謝父母乎。寶晉不聽。仍與人博。負則取資於家。勝則恣意酒食。年餘。耗五百金。節婦又諫之曰。初吾勸汝時。尙不致負債。今以博而負五百金。在勢不能不償。然鉅資安得立集。計惟有售產耳。父母積此薄產。不知費却多少。心血。汝輕易失之。曾不稍恤。地下有知。汝將何以相對。今爲汝計。負人者速。卽清償。不必再延。後當改行爲善。弗蹈此轍。以君年事方壯。恢復舊產。猶未晚也。寶晉聞言。似有不悅狀。節婦又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藥石苦口。利於病。吾所言。汝固不爲然。徒以休戚相關。利害與共。故不得不盡爲君告。寶晉勃然怒。瞪視節婦。節婦知不能聽。泣曰。吾豈欲多言。以取君厭。願以君所行。類皆敗子之所爲。吾不忍見。君日暮敗也。寶晉大

怒拂袖而出。節婦既不得於夫，暗自飲泣而已。寶晉既出，遇族人某，卽負金者也。某見寶晉，向之索資。寶晉方怒，見某索資，益怒不可遏。言語衝突，某亦怒，勢幾欲毆。幸旁人勸解始已。寶晉自此而後，遂氣脹成疾。延年餘而死。節婦至此，念後嗣無人，守無可守，不如從夫同死。遂欲以身殉。經鄰右竭力救護，始不死。節婦自寶晉死後，卸除脂粉，不御鉛華，然貌固絕美。淡妝素服，益形嫵媚。鄰人韓某，以節婦年輕，或不甘孤寂，疑爲可乘，使某媼致意於節婦。節婦大怒，斥去之。韓志不得逞，銜焉。揚言於衆，謂節婦與族人某有私。節婦聞之，泣曰：使早從夫死，何至受此惡名！憤極復欲死。衆又力救，且寬譬之。節婦曰：外人不察，疑吾不貞，吾將何以自明邪？衆無以對。唯唯而已。而韓已敗節婦名，終以節婦美，意不能自己。夜半踰垣而進，欲乘其睡夢中污之。節婦已醒，力與抗。韓怒，舉刀刺之。節婦遂死。韓亦遁去。後數年，韓以事平復歸，族人誘而執之，送於官，懲如律。

●獨臂老婦

杭城某富室家，婢僕可數十人，而執役猶虞不給。嘗顧此失彼，百事廢弛。緣主人督責素寬，諸婢僕往往推讓避匿，互相諉卸。一日來，一老婦缺其左臂，登門求充賤役。主人弗許，曰：人之操作，全恃兩手，汝缺其一，雖健亦不能與恒人比。况老邁乎？老婦曰：主人言固當，然余尙有他能，操作固恃兩手，而主之者全在一心。譬之一家，主人猶心也，婢僕猶手足也。心失，其督責指揮之能，則手足之運用不靈。雖健庸有濟乎？老婦之手雖廢，而監督指揮之功，能甚著。主人盍試之。主人以其言夸而有理，笑曰：試爲之。老婦遂執役於某家，而操作甚勤，不落他人後。主人亟稱其能。老婦笑曰：何如？吾固謂吾尙能勝人也。諸婢僕自老婦

來後見其人。已殘廢而執役。如此亦頗內慚。不復如前之互相推諉。主人知老婦能大稱賞之。昇以督率婢僕。權老婦謝不敢。主人不許。召諸婢僕。令悉聽老婦指揮。諸婢僕聞言。有不悅狀。願以主人命。不敢違。老婦知衆意。卽語諸婢僕曰。吾來最後。本不敢指揮汝等。願受主人命。不敢固辭。今主人既以此權相畀。汝等卽當聽受吾命。違吾命卽違主人命也。言已。卽派某人治某事。某人司某職。均稱其才力之所能。諸婢僕悉唯唯而退。於是百廢俱舉。秩序大整。家庭上下。頓易舊觀矣。未幾。忽患盜劫。主人聞警。齒戰股慄。大懼。不類所爲。老婦笑曰。主人弗懼。有老婦在。決不令損失一毫也。言已。挾鐵尺於手。立庭中大喝曰。鼠輩速退。不然。老娘不汝恕也。羣盜聞言。舉目見老婦。羣噉之。老婦怒。以鐵尺擊之。中一人。股痛而踣。諸盜大驚。與老婦角。婦揮鐵尺拒之。盜皆披靡遁去。不失一物。主人大感老婦德。令毋執役。老婦力謝不遑。後主人詢以身世。老婦躊躇者。再始言曰。吾父素擅技。保鏢於齊魯間。吾父以吾壯碩。遂授吾技。吾盡得其傳。後父死。吾亦嫁人。吾夫盜也。吾知之。雅不滿其所爲。泣諫之。不聽。怒欲殺吾。相與爭鬪。彼不敵。而死。吾亦失其一臂焉。自是吾亦不復嫁。襲父業爲往來之行旅保鏢。今年老不能任。此故來此求執役。以自活。後老婦終老於富室家云。

●施女

施女。諸暨人。其父初營業於燕京。遭火患。家產蕩然。無以爲生。父不得已。售女於吾邑王氏爲婢。主人以女明慧。頗鍾愛之。不與常婢等。王有二子。都娶婦矣。長婦呂氏。量狹而多詐。以女見寵於翁姑。心頗忌嫉。嘗謂之女知之。亦訴呂短於主人。又與次子婦陸氏合。共以言詞諷呂。呂大受窘。然莫可如何。而女不知。

止。以呂勢孤。益欺之。呂偶有所使令。女嗷報然曰。吾非汝婢。不爲汝執役。呂不能忍。以女之橫白於姑。姑笑曰。彼年幼無知。宜稍恕之。且汝主人也。而與一小婢爭。意氣何其示人不廣也。呂聞姑言。默然而退。於是女大得勢。益媒孽呂短。呂忿甚。遂言女與叔通。陸知之。察夫與女頗親密。亦心疑焉。遂日與女疏淡。女察得狀。忿陸甚。呂因得聯陸共制之。女勢孤。惟恃主人之寵愛已耳。其年主婦卒。主人欲收女爲妾。呂與陸知之。大懼相商曰。彼爲婢時。目中已無吾輩。一旦得勢。吾儕何能見容。此必不可行。遂力破壞其事。翁以反對者多。事遂寢。由此女與呂陸益相水火。然女雖睚眦橫。頗忠盡貞節。翁旣罷初念。有孫某者。爲翁內姪。行求於翁。欲得女爲妻。翁以問女。女泣然曰。自入主人家。侍奉多年。幸承寵愛。實不願以主人垂暮之年。相離遠去。翁笑曰。癡婢子。乃欲守我老耶。吾年如許。亦不久。人世安可誤。汝青年。女卒不可斷。指自明。孫見其意誠。亦爲感動。自請於翁。不復言娶女。未幾翁死。女不言不哭。狀類慎者。呂陸咸嗤笑之。女不理。一夕忽解帶自經而死。

●毛氏女

毛氏女名菊英。父思賢。爲邑庠生。與友韓澄南。極相契合。雖親兄弟。不是過也。其年思賢婦孕。澄南婦亦有孕。二人互約。倘一生男。一生女。當聯爲姻好。其後思賢生女菊英。澄南生子厚耕。思賢卽以菊英許字厚耕焉。已而澄南死。家固貧。奉後寡婦孤兒。無以自給。厚耕母遣厚耕求助於思賢。思賢曰。救急易。救窮難。汝窮也。吾卽能救。亦救不勝救。况吾力僅足以自顧邪。且汝年亦十六矣。當思求自樹立之道。不當仰人爲活也。菊英知父無助意。私招厚耕往。解釵環與之曰。好自讀書得青。一矜吾父。當不復薄待矣。厚耕

受之而歸。盡以告母。母聞思賢言。心頗非其薄情。乃教厚耕用力攻書。毋負菊英望。厚耕家雖貧。仍悉心向學。學遂大進。然數奇。出應童子試。屢不獲隸。思賢欲爲菊英另議婚。菊英聞之。泣告其母。婚姻大事。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吾寧貧死。不能失節也。且澄南在時。父未嘗不知其窘。今澄南死。乃忽憎厚耕貧。此何理邪。母以菊英言告思賢。思賢不悅曰。吾豈自爲計。爲彼終身計耳。嫁一窮措大。而常作牛衣之對泣。彼願之乎。遂使人召厚耕。至語曰。汝雖讀書。而不能青其衿。其才可知。至吾女許字於汝。汝當知之。然此特戲言耳。不能據以爲實。汝毋萌奢念。厚耕不待言已。掩耳而去。歸以告母。母笑曰。天下多美婦人。汝能自奮青雲。何患不得婦。彼既育約。可不與固爭也。厚耕唯唯受教而退。時思賢已爲女訂婚某姓。菊英不肯從。思賢怒斥之。未幾。婚期已近。菊英不得已。遁至厚耕家。踞於厚耕母前曰。兒來。此事出冒昧。然勢不獲已。望母爲兒主持。兒誓不他嫁也。母寬慰之。且曰。兒志既決。且暫居此。老身當爲兒護。菊英大喜。再拜而起。思賢既失女。知女必遁至厚耕家。探之果然。躬自來逆。女堅不肯去。而某姓已知之。遣人來責。思賢無以對。某姓遂控於官。輸時。各執一理。官不能斷。以問菊英。菊英自言願嫁厚耕。官遂斷以菊英歸。厚耕令思賢以聘幣還某姓。且毀其婚帖。思賢與某姓皆無詞而退。已而思賢家毀於火。又遭訟事。頓衰落。而厚耕已納監應秋試。一戰而捷。翌年成進士。思賢晚年轉仰食於壻焉。

●張媪

里有張媪。夫死數十年矣。有子某。爲某南貨行棧夥。子年三十餘。媪不爲娶婦。有議婚者。媪每謝去。謂子之所得。惟足以供老母甘旨而已。一日娶婦。家累頓增。而所入不豐。無以蓄妻子。余雅不欲令人家女子。

來吾家受饑餓。若也子素孝。不敢有言。一夕。媼夢其夫責曰。汝貪衣食。乃絕我嗣續。吾必殺汝。媼醒而異之。卒以妖夢無憑。不復置念。數日。又夢見其夫聲色益厲。媼亦怒與爭。夫擊以拳。媼被擊處甚痛。視之腫矣。思夢中情事逼真。恐獲冥譴。乃議爲子娶婦。願議婚者。久聞媼意。疑其未必真。皆不至。媼不得已。出而求婚。又以媼貧而悍。皆謝却。鄰有韓婦者。夫死。年尙輕。不能安於孤。遂與媼子通。已數年矣。媼不知也。其年。婦孕。欲墮之。媼子曰。此必不可。吾自分不能娶婦。不娶婦。則宗嗣將絕。使生而男也。則張氏宗祧。賴此得延。不亦可乎。婦乃止。未幾。產一子。爲媼所知。謂婦不貞。見婦時。恆以冷語譏之。且暴其事於人。婦知之。告媼子曰。吾失身於汝。罪固在我。吾初欲墮。吾孕。汝不吾止。則吾事不洩。今被此惡名。安能復爲人。憤欲死。媼子力慰藉之。婦曰。他人諂我。情尙可恕。汝母云。吾實恨之。媼子無語。而媼譏婦益甚。婦憤極。自縊死。其子亦以失乳死。媼子以婦與子俱死。私痛之。無意復執業。遂家居。媼不知子事。以無故棄業。時斥責之子。怨無可洩。鬱鬱成疾。半載而卒。媼既喪子。失所依。無以爲生。乃流爲丐。偶經某土地祠。忽狂狂而入。長踞於神座下。以掌自批其頰。嚙語不已。炊時許。始起。有問其故。媼赧然不能白。後成狂疾死。

白雪紅梅館隨筆

(爛柯山樵)

●論不嫁主義

不嫁主義盡人知爲伉儷之敵。然而此種聲浪愈唱愈高。一若女子非抱此主義不足稱爲美德。驟聞之無有不詫爲二十世紀奇異之主義者。然細按其質。殊無足怪。余嘗默察此種主義之發端。大半由於酷慕宗教。彼以爲此身獻與上帝。上帝卽鑒其誠。而與以天堂之福。赦其地獄之罪矣。不知此實大謬。使果有天堂地獄之賞罰。則非但無功。而有罪。此言使宗教家聞之。必目爲狂吠。然按之情理。實爲至論。余卽以宗教家言質證之。夫人身五官受之於上帝。造成故男盈而女闕。一動一靜。夫然後子子孫孫。永勿替。世界愈久。人物愈繁。上帝之恩意愈廣。其道亦愈益。傳則上帝之所以造人與夫人之所以有生。殖能力者。其用意已明。嘗聞人受上帝之製造而不能奉其恩意。則謂背主。循是則自賊其軀。而謂爲不能。寧非更負上帝恩意乎。使不嫁之主義而可行。人盡此心。人同此志。奉是而行之。老者死。少者由壯而老。死不出百年。人種不將滅絕歟。使人種而滅絕。則上帝之恩意何由傳宣乎。以此知上帝造人爲欲人類。類。類。傳。至於無極也。不然彼何必使若者爲男。若者爲女。甚言之。彼更何必造世界。造人物。由此推想。可見上帝必不贊成女子有不嫁之主義。女子果有奉此主義者。上帝必施罰之。其罪且浮於種種背逆也。

●續論不嫁主義

江蘇教育家某氏送其情人出閣詩云。女兒何必有家來。此與宗教家所抱之不嫁主義大相逕庭者也。

試以滑稽之論調評判之。可名曰教育家之不嫁主義與宗教家之不嫁主義遙遙相對可謂無獨有偶。抱此種主義者於今日之社會大有人在。余友民畏訪余於金閶旅邸嘗爲余述一事。滋可發噱。君言昔有友人之姊爲女教育家。矢言不嫁。常與女醫生友善。其後女醫生亦附和其說。從而樹不嫁之幟。對人言談輒自誓以丫角終。鄰有寡婦與二人亦友善。厥後寡婦與其女侶言女醫生實弁而釵者。民畏未之信。一日者二人以細故致口角。繼之揮拳。民畏從中調解。誤觸其乳。益知寡婦之言不確。蓋二人者實海上十姊妹之流。所謂黨號磨鏡不必男子而亦能人道者也。民畏之言如此。則教育家之不嫁主義較宗教家所抱之主義固絕端反對也。總之所謂第二種之不嫁主義者。蓋別有所屬。其結果終至對此或不嫁。對彼或嫁。實藉詞以掩飾者也。亦有以不嫁爲標幟。其實不必有嫁之名而已。踐嫁之實是則盡人可夫。是又爲抱純正不嫁主義者之罪人也。

安樂與患難

共患難人之難事也。共安樂則易矣。余謂今之人容有易於共患難而難於共安樂者。而以男子爲尤甚。貧苦之家。耶工未。相妾事。桑麻一盂。麥飯享之甚甘。婦固賢淑。夫感其德。卽不復有外遇。迨夫一朝發跡。黃白滿前。卽覺冬絮不溫。於是思重裘。居處不適。於是思高廈。錦衣華屋。備矣。不可無美麗之陳列品。以爲之飾。精脩之器皿。以供應用。器物具矣。不可無俊僕美婢。以供驅使。於是變童豔婢。圍其左右。反視糟糠之婦。彌覺可憎。而納妾而妍。織外婦。終至棄固。有之妻。嗟乎。吾於是而知其安樂之難於共患難矣。天下類此者正多。我願仗三尺劍。斬盡此不義人。

●馬前潑水

馬前潑水劇爲汪笑儂所編。演漢會稽太守朱買臣故事。事本朱買臣傳奇。買臣困於儒。妻嫌其貧。逼令退婚。朱忍淚作休書。赴京應試。南宮報捷。一麾出守。而買臣前妻。遮道求合。買臣因令侍從潑水馬前。諭之曰。爾若能收覆水。我卽挈汝還家。婦終不能。故後人有覆水難收之句。余攷書籍。覆水難收。不僅買臣。婦最初者。實太公望。事買臣。特師其故智耳。太公望少壻馬氏。讀書不事生產。馬求去。及封齊東。就國。有婦遮道而泣。詢之。則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婦收之。惟得少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豈難收。今梨園競演此劇。則專指爲朱買臣事矣。且命之曰朱買臣休妻。此五字殊欠斟酌。驟視之一似此休妻之事。主動於買臣者。夫旣不能名之曰妻。休朱買臣。又不能申其意。曰朱買臣被迫休妻。毋寧名之曰覆水。難收。可見伶人之寡學也。按覆水難收句。舊籍見者甚多。光武本紀云。反水不收。何進傳。慕容超傳。並云覆水不收。李太白詩。覆水難再收。又覆水再收。豈滿杯。劉夢得詩。金盆已覆難收水。均用太公事。若後人之專指爲買臣事者。可謂數典忘祖矣。

●山歌

山歌純乎天籁。傾耳聽之。極饒意味。如做天切。莫做四月天。種菜的哥哥。要下雨。採桑的妹妹。要晴。乾之類。頗有意思。又如故老舊人。盡說郎偷姐。如今新翻世界。姊偷郎。則與海上十姊妹事相映發。葉小鳳前有儂歌。儂解錄。解釋山歌。饒有趣。包天笑亦嘗作豔情山歌。娓娓動人。詞長不錄。要之。酒後茶餘。能泥吳儂曼聲歌之。亦消遣之一法也。

●結果

凡事有希望必有結果。希望殷者其結果未必佳。結果佳者其希望未必殷。人之希望幾無一不殷。切其結果則每歸於失敗。亦有結果成功者。此其人之平日自處必循規矩而行之。無或敢自菲薄。故其結果佳也。然希望可以妄冀而結果非可以倖致。綜之世之抱極大之希望者。必須走極坦蕩之路。一絲不苟。則其結果未有不佳者。反是難言矣。

●夫道

甚矣。爲夫之難也。天下之大。人民四百兆。夫居其半。婦亦等之。爲夫者。既如是之衆。求其善於爲夫者。百人中不得一二。吾嘗曰。婦之不貞。不賢。不順。非婦之過。乃夫之過也。蓋婦人猶馬。其性可馴也。使馭之以其道。則西之東。東之北。南之無施。而不服。反是其佞。屈之本性發矣。然馭之之道至難。故善於馭馬者。多善馭婦人者。蓋寡矣。愛婦人以色。是示婦人以不貞也。何則。婦人本不知色之足好。而男子好之。效而行之。轉以博人之愛。故婦人之不貞。男子成之也。諸如此類者。何勝枚舉。雖然。婦人之爲性也。至奇異者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故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技擊述聞別錄

(鴻壽)

嚴大

嚴大嘉定人有勇力胸廣肩闊腕大如壺家貧母早亡父勤思業農某年以無資租牛乃策嚴大以耕嚴大尙有餘力不以爲勞鄉人咸見而咋舌也同里富室劉士貴聞之雇爲僕每晨使之担水大輒雙手提巨桶以行不息不汗每日所作常倍於人士貴嘉之厚其傭資大以所餘奉父數年後家漸裕翌年父死大辭歸葬父葬既束裝出投師習拳技行至浙江宿某寺中見一老僧貌甚奇異方呻吟牀褥間大見而憐之買藥煮茶侍奉惟勤旬日而愈僧謝之曰承君高義再活貧僧愧無以報願以末技相授大曰固所願也於是練習內壯功夫者五月而力較前且倍每一鼓氣肌肉栗栗作響僧曰汝技雖精遇人幸勿輕試大敬聽之及歸復投士貴處士貴詢其曩昔行蹤大盡以告士貴益加信任某年里中設練武場大亦往遊諸少年方在習技場中置一大石莫之能舉有名王福者獨舉以起乃曰誰能再舉此石者吾必崇拜之儕輩咸信口稱之王福意得甚大見而微笑王福曰爾劉氏僕耳既無能又無力敢來笑我耶大曰請試之乃執大石以舞舞時從容不迫若無事然後又以石向上擲之將及地接以手愈擲愈高從不及地衆見狀大驚於是咸知嚴大之勇矣某日劉家來一丐身負刀劍強索酒肉付以錢不受反以刀劍嚇人大乃以二指執一大磨片置頭上曰汝苟能以二指下之吾服汝矣否則莫謂鄉人好欺也丐試之果不能下乃駭而走嚴大之名自此益著

●李宗淵

羅店南鄉李家宅。村民素以強悍著。冬日大雪紛飛。村人不穿鞋襪。能耐嚴寒。故有赤腳李家宅之名。而村中以李宗淵之力爲最著。李宗淵者。乾隆時武孝廉也。刀槍弓劍。無一不嫻。以是頗自負。某年秋。赴京試道經山東。寓一樵夫家。樵夫惟祖孫二人。室內置一鐵獅。視之頗重。翌晨樵夫令孫煮飯饗客。竈下之竹根樹枝。用手拍之。無不立碎。宗淵奇甚。食已。童子以雙手執獅。舉之而不能步。樵夫曰。小子骨力柔輒。不能勝此。老夫或能舉之。乃隻手高舉。繞室一周。回顧宗淵曰。得不爲吾公笑乎。遂出。宗淵於暗中試之。雖竭平生力。卒不能舉。乃大驚。自忖曰。予自負勇力。冀留名於此。今既不及。樵家子尙能與天下英雄相角耶。遂歸。業耕自活。終身不談武藝云。

●聶學政

聶學政。嘉定人。父聶成傑。浙江温州派高足。學政年七歲。父教之以技。年十六。藝已精。父染時疫歿。臨終囑學政曰。汝今已盡吾技矣。萬勿以技輕授匪人。自取禍害。若遇不平事。則宜爲人宣雪之。學政含淚諾之。翌年爲南翔某米肆傭。某日。夥友請其獻技。學政曰。力猶不足。乃云。技耶。因以手取米。緊握之。米卽繫結成團。不稍解。夥友驚服。某日。有江湖賣技者。來肆強索銀錢。學政故勿與。其人乃肆咆哮。且擲其鏢。學政接而還擲之。且曰。金錢拿去可也。言已。而鏢已中其肩。血流如注。其人負痛以逃。明日訪之。已不知去向矣。一日。夥友又欲試其力。令學政一手持繩。壯夫十餘曳之。夥友以爲此次學政必失敗矣。及十餘人。力曳之時。學政驟放其手。十餘人跌爲一團。夥友自此不敢再試矣。某年夏。學政應米肆之託。攜銀千餘。

至上海南京路。在人叢中遇一小竊。施其剪絀手段。學政覺。卽以二指。向小竊。手上一握。其人頓蹶。道旁氣絕而死。人咸疑其染痧症也。後辭米肆之職。以歸。設一武場。四方子弟咸來肄習。有曹志倫者。功最深。素好學政。思有以創之一日。學政方觀書。志倫出不意。抱其腰曰。今日如我何。學政以二指。捻其腕骨。志倫痛不可忍。力掙不得。哭泣謝罪。學政笑曰。少年盛氣。哉。志倫由是乃服。

●說書女

陸少英。蕩子也。生有大力。十八歲。能担五百斤。人見之。莫不悚然。遠避。少英以力大自詡。日事械鬥。勝人。以爲榮。里人大受其害。稱之爲陸老虎。而少英更洋洋自得。常歪其帽。怒其目。入肆飲酒。不付酒資。人亦不敢索也。某日。某茶肆來一說書女。瘦骨纖纖。弱不禁風。貌甚美。少英亦往聽焉。將散。少英獨不付錢。說書女曰。旣聽書。當納資。少英怒目曰。汝敢預乃公事耶。女曰。強橫哉。若人。少英大言曰。老虎橫行十餘年。未逢敵手。畏汝弱女子耶。說書女曰。老娘獅且不畏。罔云老虎爾。速勿言。尙可留情。不然。老娘非好惹者。此時有爲女憂者。有憇。憇少英者。少英乃躍上書台。猛進一足。女從容以手託足。底擲之。少英仆台下。躍上再鬥。又然。乃抱頭遁。由是少英改行從善。一洗從前強橫氣。雖有唾罵者。亦不與較矣。

●唐家敏

唐家敏。東魯人。嘉道間拳技師也。少時。身體羸弱。無縛雞力。家甚富。盜垂涎已久。其父明高。憂之。乃聘名教師。項朝棟。授以技術。幾及二年矣。某日。有老僧至其家。自言來自五臺。明高奇其貌。設宴享之。僧見其爲人忠厚。頗爲嘉贊。旣而曰。老僧此來。無求於居士。特視項先生耳。項先生爲老衲友。精外壯功夫。而惜。

未精內壯居士苟不鄙老衲願留此授公子以技明高曰若然感甚今請一顯絕技僧曰請先試劍術乃解外衣出所佩雙劍舞之寒光萬道令人目眩環顧四壁皆震震作響尤令人驚愕不已既且騰空跳躍時左時右忽上忽下大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概舞畢雙劍插地身立劍上搖搖作蝴蝶舞明高乃揖之曰此絕技也僧遜謝自後僧令家敏練氣三月後授以內壯功夫三年後一變羸弱之體而爲魁梧壯碩矣明高喜又一年而僧辭去時家敏猶未及冠也某年明高病歿家敏痛甚冬月某夕盜數十人以石疊其大門且大聲呼喊以誘家敏開門而壓斃之家敏聞門上軋軋有聲知有異用力推之門立闕石盡外倒羣盜直奔家敏家敏左右抵禦莫之或傷盜知不敵遂走家敏料羣盜異日必復來不可無備乃召集四鄉子弟教以技術練爲民團盜黨聞之以爲練勇而搗其巢穴也乃各遠遁晚年家敏來江南傳技嘉定張文孫太倉陳武雄皆所授徒也

● 黑衣俠

黑衣俠士失其名姓亦不知爲何許人光緒初寶山有張軾者商於金陵聞父死星夜負金返行荒谷中三人迎面來索借錢囊張以此金爲父之喪費靳勿與三人卽以白刃相向於是囊金遂爲三人所有張軾悲痛萬狀且路途遙遠囊無分文不至餓死道旁不止不禁失聲號泣時則冬令已深長天霜冷北風吹來刺人肌骨相伴者惟天際之疏星山間之樹影耳既而有一偉丈夫自東方來身衣黑衣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何也張乃傾吐所遭偉丈夫忽不見尋拖三人至奪所劫金還之并速之行臨別時囑曰如再有事請大呼救命吾卽來也張遂行後竟無事安抵家門常述其事於人

●張文孫

張文孫一名大郎。家嘉定。生而頑碩。五六歲。羣兒與戲。常爲所欺。以是鄰里小兒。無與爲伍者。人咸以大狼呼之。稍長。習拳技。自是所爲益橫。或忤之。必遭毆辱。某日。文孫與人爭於市。紐結不可解。其人亦健者。不甘忍氣。文孫窮凶極惡之狀。更不可逼視。適唐家敏（見前節）經其地。從旁睨視曰。是兒不知誰氏子。何強橫若此。文孫瞋目曰。若何人敢譏我家。敏曰。我爲山東唐某。江南人誰不知之。孺子必欲與老夫爲難者。我遲於東嶽廟。及夕。文孫持刃以往。直達唐之寢室。迎頭直劈之曰。如此一刀。如何解法。唐以兩指夾之曰。如此解法足矣。文孫力抽之。不稍動。乃叩首曰。某無狀。罪該萬死。今後願投師門。爲弟子。隨唐某者。五六年。大改前非。以貧故。乃爲邑中捕役。執役數十年。破案百餘起。蘇常鎮太間。卽三尺童子。亦知其名。某年。文孫辭去捕務久矣。忽城中某顯宦家。失去夜明珠一粒。報官請緝。詢其狀。則來旣無影。去亦無蹤。晚間。惟聞有人問夜明珠所在。家人實告之。明日啓視。已無有矣。縣令以是案出在顯宦家。不敢敷衍。仍令文孫入署承辦。久之。無所得。某日。春雨初霽。偶行曠野中。見一潭。卽持杖直躍以過。屢履無稍溼。同行之。某甲某乙讚之不絕口。旣而有一人曰。此固不足奇也。我能於草上行。草不下垂。二公信乎。甲乙回首視之。則一素不相識者。行至潭次。卽飛躍以過。甲乙咋舌者良久。時文孫已前行。未之知也。甲乙以告文孫。文孫曰。竊珠案。不日可破。乃暗中蹤跡之。某日。適遇諸途。乃相揖曰。老夫候公久。今始及見。年來渴念從此解矣。其人欲逃。文孫曰。尙欲逃乎。若不聞江南名捕張文孫乎。其人大驚。跪而請救。謂還珠性命。若繫我以往。不願也。文孫曰。贖到而人不到。人其謂我何。汝一到縣。老夫事了。逃不逃由爾。若不去。則不

技 擊 述 聞

能從命。其人遂隨之到縣。文孫繳珠而去。明日。忽報盜珠人已失所在。顯宦家以珠已追還。不欲深究矣。

六

憶紅樓漫錄

(綺緣)

筆記小說部。體裁稍有不同。蓋說部可虛構。而筆記則應紀實也。乃近人所撰筆記。蕪雜殊甚。且易與小說部相混。綺緣年少寡學。不揣譎陋。雅好從事於此。爰仿墨隱廬漫墨之體。舉凡中外軼事。里巷瑣聞。以迄名士美人神姦大盜之所爲。凡屬耳目所及。皆筆之於一編。殊未敢自列於箸述之林。蓋亦雨窗無賴。聊以遣興云耳。

●西太后之試帖詩

清那拉后。小有才。暇輒好臨池。每作福壽字。以頒臣下。受者皆目爲殊恩。亦好弄丹青。時一揮之於扇。筆凡作花卉。必先搗其眞者之汁。以調顏料。則自光彩奪目。實則書畫均未嘗佳。惟所繪葡萄。則以敷色豔麗。頗能神似耳。又能爲試帖詩。雅洽館閣體製。如同治乙卯會試時。所出詩題爲蘆筍生時。柳絮飛后。嘗擬作云。南浦篙三尺。東風笛一聲。荻聲連夜雨。萍跡故鄉情。又同治癸酉考差。詩題爲江南江北青山多。后亦擬作云。雨後螺深淺。風前鴈往還。舍連春水泛。峯雜夏雲間。渾切工雅。亦頗可誦。使爲翰苑諸臣所製。自無足異。而出之於帝王之家。則可貴矣。

●袁崇煥義僕

當袁督師之亡也。三字獄沉。十年功廢。宇內蒼生。無不爲之同聲一哭。及被戮之後。橫陳市口。過者雖啼噓憑弔。而無敢爲瘞之者。後其僕余某。竊負公屍。葬之於京師廣渠門內。廣東舊義園中。余僕結草廬於

塚旁以爲之守。終身不去。死後其子亦葬之於公墓之側。至今守塚者仍其遺裔也。余聞諸京華歸客言。每歲清明。粵人之宦於京師者。皆攜酒漿前往憑弔。且出遺像展拜。并及余僕。歲以爲常。趙堯生先生曾有詩弔公墓云。誰云亂世識忠臣。山海長城寄一身。不殺文龍寧卽福。空嗟銀鹿亦成神。遺聞玉貌如佳女。亡國天心勝醉人。萬古大明一抔土。春風下馬獨霑巾。又有弔公僕詩云。天留忠骨伴將軍。一撮田橫島上墳。守祀不刊千古節。裹屍曾藉九邊雲。窮途似子思交道。大石何年刻墓文。野草荒荒春不綠。自將清淚一澆君。二詩皆嘹亮高亢。誠堪附袁公等以傳。而余僕之忠。尤屬難能可貴。與袁公相得而益彰。較田橫士之死義。殊未多讓也。

●摩羅鋸骸

當法皇拿破崙勢盛時。聯軍奮起與抗。遂有遮司登之戰。時聯軍中有大將名摩羅者。固屬法人。後謫戍於美。俄皇檄取之。用以爲將。勇悍善戰。所向披靡。當遮司登之戰時。兩軍交集。拿破崙以勞攻逸。曾督師猛撲敵軍二次。皆不爲動。則憤甚。幾至狂易。目皆欲裂。力鞭其馬。厥狀乃類獅獅。會是夜。大風雨。兩軍皆未動。及曉。拿軍奮力進逼。聯軍退走。拿破崙遙見敵軍兵力雄厚。猶未潰散。則命發巨礮擊之。竟中摩羅死者凡數百人。一犬一騎亦盡。罹此劫。摩羅斷兩股。呻吟道上。爲軍士荷之。以返醫生。爲鋸殘骸。聲隆隆。然摩羅踞坐胡牀。口啣菸斗。神色自若。似了無痛楚者。俄皇亞歷山大亦親至其側。嘆息不已。踰時竟不治而死。論者謂摩羅法人不知愛國。乃轉助敵人。宜有是報。千秋定論。功罪已明。良可爲世之叛國者戒。然其勇敢堅毅。要亦不可及。鋸骸之舉。亦不讓吾國漢壽亭侯之刮骨療毒也。

●校書同名

花叢命名殊與商舖之字號相若。雅好影戲類同。以圖生涯之盛。故在今日曲院中。女校書之以黛玉湘雲命名者。觸處皆是。不易辨別。吾嘗戲謂翠卿有知。亦當痛哭於泉下。然其例相沿已久。若宋時有罵賊而死之毛惜惜。潘紫巖嘗有詩挽之曰。淮海豔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裏頭眞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十冰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後且聞於朝。特封爲英烈夫人。賜廟奉祀。乃未踰幾時。又有杭州名妓季惜惜者。出色藝俱佳。堪與前者相匹。後又有唐安安。普安安。朱安安。三人皆有聲於時。不相抵觸。今日花叢中之盜名者。大可引此以解嘲也。

●書駭

虎林周生嗜書成癖。家擁百城。猶嫌未足。日挾錢出買。遇有佳本。必力謀之。雖傾其囊橐。亦匪所惜。由是書日多。而產漸耗。輒至糞殮。不給戚友。亦無憐之者。生仍苦吟。自若晏如也。所蓄書雖夥。而皆視若瓊寶。無肯假諸人。卽當已誦讀時。亦必焚香盥手。供諸几上。然後展而讀之。雖指有微垢。亦必盡滌之。恐污損卷帙也。家無多人。僅一童子爲司炊。生亦不苦寂寥。惟輒對藏書。宛爾微笑。一若此中有至樂者在。或有勸其娶婦者。生笑曰。卽此琳琅萬卷。匪特可作嚴師。畏友。觀卽妻妾子女。亦莫不在其中也。吾又何患乎無家哉。友嘿然無以答。則益目爲駭。無敢與通警款者。洪楊之役。杭邑同遭兵燹。居人皆四散奔避。生所蓄童子亦去。而生終以戀戀典籍。勿忍隻身以行。粵軍旣入城。入生所居。搜索生方嚴扃其書室。已則坐室外以待。及粵軍入以爲室中藏有珍物。命生取鑰。出生不答。粵軍怒甚。蹴生倒地。破扉而入。則所積者

固。曩。曩。然。牙。籤。萬。軸。也。忿。甚。悉。投。之。火。一。炬。而。盡。生。倚。壁。痛。哭。不。已。軍。中。有。哂。之。者。曰。此。儉。大。有。婆。子。氣。吾。輩。此。來。已。存。菩。薩。心。腸。未。傷。其。毫。髮。乃。猶。恣。哭。不。已。究。何。爲。耶。生。怒。詈。曰。典。籍。爲。吾。所。愛。兩。兩。權。衡。猶。較。吾。軀。體。爲。重。吾。寧。以。頭。顱。觸。若。斧。鉞。殊。勿。忍。以。畢。生。心。血。所。積。者。爲。汝。輩。一。炬。而。盡。也。言。既。舉。掌。擲。一。卒。首。卒。怒。擊。之。仆。地。舉。刃。一。揮。生。遂。以。身。殉。其。藏。書。矣。事。平。後。始。得。生。屍。於。灰。燼。中。蓋。猶。未。盡。腐。也。

●鄭成功之詩文

鄭成功存明正朔。獨據一隅。以孤軍當大敵。轉戰三世。及其孫而滅。苦誼孤忠。良堪敬佩。其武功勛業。固有可稱者。在宜乎爲後人所傳誦。卽偶爲詩文。亦奇兀高亢。迥不猶人。特爲武事所掩。遂鮮有知者。耳。幼時。卽博學能文。其師曾出一題。爲掃洒應對進退。鄭作中有句云。湯武之征誅。一掃灑也。唐虞之揖讓。一應對進退也。後日之作。爲已可自此中見之。又東瀛人士。爭誦其遺詩。清逸淡遠。而出之於武人名將。則益貴矣。茲特錄之於下。七月登峴山詩云。破屋荒畦趁水灣。行人漸少鳥聲閑。偶迷沙路曾來處。始踏丹巖常望山。樵戶秋深知露冷。僧扉晝靜任雲關。霜林猶愛新江好。更入風泉亂壑間。雅淡之極。飄飄乎有仙氣矣。

●老年新婚詩

近日諧文諧詩盛行。且好以駢儷之體爲之。五光十色。妃白儷黃。非不可珍。然不涉於空泛。必流於謾罵。若佳作則頗不易多觀。以視昔人著述。則相去殊遠矣。偶見李保霖先生咏老年新婚詩六絕。揣摩盡致。諛而不虐。洵佳構也。爰并其小引錄之如下。其辭云。豫章有六七十歲之媪。孀居已久。忽嫁與年相若之

老翁予頗異之。且嘆其垂白之人。尙未灰少年心事也。爰走筆成古今體詩五首。(古體詩因冗長刪去)其詩云。白頭人尙戀佳期。重著紅裙試畫眉。若合老彭年八百。此生何止抱孫時。六十新娘七十郎。捉刀我欲賦催妝。羨伊一齣風流戲。唱到團圓好下場。紅鸞星耀恰芳辰。筵設華堂飲衆賓。快請新人扶杖出。腰彎容易拜媒人。髮落難梳鬢似鴉。薄施脂粉卽盤茶。少年拍手都相笑。如此夫妻有幾家。

幕俠

近世青油蓮幕中。十九皆下駟材。徒知與長官狼狽爲奸。藉以自利。直屬罪不容誅。而爲人類之蠹。然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終多芳草。此中亦間有出類拔萃。軼倫超羣之輩。固不可盡以一邱之貉視之也。昔先曾祖宦轅日。因幕少事煩。不足敷用。擬更覓一繕寫者。藉以分勞。一日忽有儒生投刺入面。目英爽。有異常人。詢以來意。則曰。頻年飄泊。窮無可歸。縱具菲才。不足餬口。苟能假一枝以棲者。自當竭盡雕蟲。稍報盛德也。先曾祖奇其人。卽令補其職。儒生書法端麗。文亦清逸。服飾朴素。甚且夕僅緋袍一襲。治事數月。迄未嘗稍易也。性又冷僻。罕與同輩交談。卽先曾祖至。亦略一頷首。或問作寒暄語耳。所攜無長物。僅有竹筍一。儒生視爲至寶。輒嚴扃之。及晚。或一啓視。亦不審其中所貯果爲何物也。同輩皆疑之。而未敢言。因互擬偵其隱秘。然儒生每出。必嚴扃其扉。不可得入。一日儒生復出。衆壞其扉以入。則室中舍榻及桌椅各一。而外空無他物。僅竹筍則猶擱置牀頭。衆更啓視之。亦空如其室。搜尋至再。始于其內層得一錦袱。一短劍。密裹其中。長纔三寸許。晶瑩可鑒。毫髮方躍。躍欲動。有如生物。衆知有異。疾欲退出。而儒生已排闥入。何郎粉面。四罩紅霞。似蘊有重怒者。衆欲出不得。則屏息以待。儒生作色曰。人各有

事。胡能強窺。試問公等乘隙來此。意果將何爲耶。衆皆謝過。先曾祖聞聲出。亦力勸之。儒生疾取短劍藏懷際。曰。公等幸毋介介於懷。而以僕爲桀傲之流。當知僕實愛公等。故疾驅而返。否則此劍一動。公等行且盡殆。而僕亦犯濫殺無辜之嫌。大道將因而盡毀。今若此。猶不幸中之大幸也。實語。公等僕固劍俠者。流素以誅惡勦奸爲志。羈縲人海亦已多年。今之來此。輒晦蓋亦有所待也。自今而後。不可更留。行將與公等長別。雖然。此劍一出。匣不能空返。會當爲此邑誅一巨惡。聊分隸卒勞。可勿駭也。遂擲劍空中。立長丈許。天矯如龍。翩然遠逝。儒生亦長揖辭去。啓戶追之。不見其跡。衆皆咋舌。有間衙役來報云。某巨盜犯案纍纍。動輒拒捕。終以勇悍過人。每爲所脫。今忽伏屍於城樓上。身首已異處。其側遺名刺一。署曰。抉雲。殆卽某爺所爲乎。審之果然。蓋儒生固以抉雲生自號也。

豐麗

藻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部頒甲種褒狀

昆陵李定夷先生之名著



湘娥淚

部飭各省通俗
圖書館採購並
行各省商會佈
告提倡

每册定價大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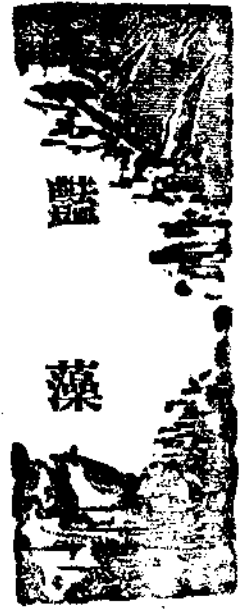
原評

是書可作列女傳讀文筆亦極雅雋
寫林烈婦婉儂尤能動人凜若冰霜
而慈孝過人自是難能可貴此記事
小說之上乘也宜列上等給甲種褒
狀

加評

是書情節有類悲劇作傳記觀讀之
令人愴然作小說觀專記亂離悲慘
之事視他書蹊經獨絕原評列為上
等允可無愧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長相思詞

(大聲)

(中呂粉蝶兒)冷雨梧桐破梨雲半牀香夢翠屏深燭影搖紅酒邊愁花底恨一時閒牽動問阻匆匆夜迢迢枕衾誰共

(醉春風)難打捱枕衾寒怎支吾更漏永今生若得遂于飛我把你來寵寵佛也似皈依命也似愛惜玉也似珍重

(叫聲)邂逅得相逢兩情兩情秋波送淡月鞦韆小院東

(別銀燈)附着耳低低的過從舉着案謙謙的陪奉他將我美名兒已向心苗裏種特地裏啞謎也似包籠顧不得蜂蝶笑倩是麼魚雁通也是那情濃來意濃

(蔓菁菜)他愛我能吟詠我愛他不凡庸擔定着怕恐因此上打不開分不散兩情同想註下山海似因緣重

(快活三)你若是真真的有始終實實的肯姑容你若甘心不厭我愚蒙不枉了我常稱誦

(鮑老兒)我爲他握雨攜雲少定蹤被了些人譏諷他爲我帶月披星苦用功受了些人搬弄若是他同

我同文君之分。司馬之風。管取他心。我心生前。廝守死後。相從。

(尾聲)好音也。既通深恩也。已蒙。有一日。雙雙穩跨秦臺鳳。把玉觴親奉。笙歌春醉錦堂中。

春怨曲

(大 聲)

(雙調新水令)枕痕一線粉。香殘寶釵橫。綠雲低。髻慵驚。鏡掩人去。鳳衾單。悶倚闌干。無語幾長嘆。

(駐馬聽)蝶倦蜂慵。芳艸天涯。春事晚。鶯慵燕懶。杏花簾幙。雨聲寒。秦樓寂寞。玉簫閑。楚臺容易。朝雲散。乍離別。經這番。恁般懊惱。誰曾慣。

(喬牌兒)行時思。坐不安。所事兒怕干犯。多情反受風流難。舊愁積。新恨攢。

(雁兒落)翠減了修眉。柳葉彎。香消了嬌臉。桃花瓣。寬褪了纖腰。翡翠裙。鬆綽了縷帶。絞綃襟。

(得勝令)自從那花底唱陽關。柳下送征鞍。經了些夜月孤幃。靜望不見天涯。一雁還。看看業眼兒熬清。且潛潛。泪珠兒落夜闌。

(甜水令)常記的白雪輕謳。金杯滿泛。紅牙低按。私語燭花殘。到如今好夢全無。佳期易阻。相思成患。平白的到被冤家害。

(七弟兄)他在那遠方異鄉。着我費思量。且休提動止。渾無恙。便些兒破綻。有何妨。莫輕將美愛都全忘。呀。恰思今還念在。

(梅花酒)問月在西廂。待月在東牆。對月在南牕。匆匆的秋又來。呀。迢迢的漏偏長。遲遲的夜未央。塵濛了象牙牀。火冷了玉爐香。零落了錦香囊。冷淡了舞衣裳。金縷也不成腔。金雁也不成行。

(收江南)呀爲誰消瘦減容光。蛾眉空想畫張郎。薄情繫馬向垂楊。知他在那廂。高燒銀燭照紅妝。

(離亭宴帶歇拍煞)枕邊悄語成虛妄。從來好事多魔障。積憤下恩多。怨廣鏡奩兒羞。照舊時容袖。兒不乾。今日泪裙腰兒減。盡前春樣。捱徹了孤辰。寡宿年再整理。滯雨尤雲。況跳出了愁城恨網。將養的比翼羽毛成。醞釀的並頭花朵。就滋培的連理枝條。旺謾鋪設翡翠屏。重拂綽鮫綃。帳滿捧着瓊觥。玉觴三秋月。儘情看四時花。隨意賞。

●唱盒悼亡詩

(戴坤)

天桃一紀賦宜家。今日回頭祇自嗟。夜月樽前人強醉。秋風窗下病偏加。(亡室於中秋家謙尙能支持。此後病日加劇)君臣未定囊中藥。姊妹先傷鏡裏花。(亡室病中屢呼二姊三姊不置)魂魄悠悠何處是。也應入夢話周遮。

香煙漠漠掩疎櫺。卿已長眠我獨醒。檢篋空遺妃子珮。青鐙誰誦女兒經。鑪中宿炭無餘燼。屋外罡風不少停。更鼓一聲腸一斷。安仁有鬢那能青。

瑟瑟秋江一舸輕。記曾扶病倚牕桁。(亡室于歸後自皖返吳途中曾抱恙)耳邊簫鼓聲俱歇。心上伊涼調不成。線壓香圍花信冷。風生大地竹枝橫。覆篋墮卵緣何事。痛極翻無涕淚傾。

鬱鬱相依十二年。欲談心事恐卿憐。春風吹墮同巢燕。暮雨摧殘泣血鶻。花草吳宮隨宦地。迢遙越水省親船。思量舊事渾如昨。坐對空帷意惘然。

侵晨頂禮謁空門。誰遣靈香祝返魂。堂上翁姑添苦惱。泉間妯娌定溫存。(季弟媳先二年下世)層冰浸

几。花。鈿。碎。淒。月。當。階。寶。鏡。昏。幾。度。呼。卿。卿。不。應。一。棺。尺。隔。重。闌。

推。枕。驚。聞。報。曉。鷄。鏡。光。未。滅。夢。還。迷。銅。儀。一。夜。無。憑。準。醫。謂。亡。室。病。過。冬。至。當。無。大。礙。玉。笛。中。年。最。慘。

悽。蘭。芷。幽。魂。歸。別。室。余。於。亡。室。將。病。時。曾。夢。至。一。處。上。顏。曰。幽。蘭。室。三。字。醒。而。知。非。佳。兆。石。榴。芳。訊。斷。

前。蹊。長。女。榴。妹。早。殤。傷。心。欲。共。癡。兒。語。三。尺。何。曾。解。笑。啼。

薄。暮。妝。臺。拾。碎。箋。推。窗。怕。見。月。團。圓。風。傳。珂。里。空。鳴。玉。冰。寒。琴。川。亦。斷。絃。時。河。凍。信。息。阻。滯。兒。欲。覓。娘。

癡。可。憫。女。惟。識。父。景。堪。憐。千。愁。萬。恨。從。何。說。總。是。今。生。未。了。緣。

平。生。怕。誦。悼。亡。詩。和。淚。吟。成。恨。獨。滋。浪。說。朝。天。歸。白。馬。可。能。來。世。續。朱。絲。南。華。讀。罷。心。如。水。西。域。皈。依。佛。

亦。慈。料。得。瑤。臺。風。露。緊。願。卿。珍。重。漫。相。思。

豔藻一門推廣範圍凡以哀豔之作下既者一律歡迎 定夷增識

● 爲淑青致同學妹問新婚韻事書

井序

(詩 隱)

拙荆淑青。素耽翰墨。兼喜吟詠。惜其於駢體文字。諸欠工整。會新正中旬五日。適值上元佳節。其同學妹有名儷華者。賦于歸之什。淑青以家務辛勞。不克親詣致賀。爰寄以尺書。藉問近况。寄詩中曾有明鏡一奩。差比月。人間天上兩團圓之句。余見而技癢。覺如此好題目。而無極豔麗之文詞。以寫其梗概。殊爲可惜。因戲擬駢體一書。以廣其意焉。

儷華同學妹如握。剛逢改歲。造金勝以相貽。恰喜迎春。剪銀旛而自舞。爆竹送千門之響。盤椒添五味之。和。占手氣於骰盆。紅誇六博。寄心思於綵縷。繡出雙全。挑燈填聯句之詩。倚檻譜同聲之曲。杯凝竹葉。酒。

喜平分。門換桃符。箋裁新製。凡諸勝概。足慰羈縲。不圖草草光陰。倏屆上元佳節。欣悉翩翩。伉儷新聯。偕老良緣。當茲天上月圓。正是人間春滿。料想雀屏中選。允推坦腹。王郎定知鴻案。觀型恰稱。齊眉佳偶。指青廬而交拜。託白璧以相要。絲旣附蘿。締婚姻而潘楊媲美。魚如得水。比門第而王謝同誇。耀綵錦以纏頭。銀燭映雙輝之影。斟綠醕而交臂。金尊和百合之香。聽雅謔而滿座。臚歡嘉賓。戾止祝長生而躋堂稱慶。吉語偏多以詠絮之清才。更如花之比貌。燈前並影。璧合珠聯。屏角回頭。眉飛目舞。當綺筵之初散。對花燭以相看。桃花含兩頰之春媚。添頰暈。梔子縮同心之結。喜溢心窩。倩影亭亭。濃情脉脉。儘低頭而不語。應爲郎羞。故轉盼以生姿。恰當人靜。動玉珂而因風送響。傍簾櫳而皓月爭輝。鬢影衣香。無非入韻。眼波眉黛。已覈銷魂。瞻蟾魄以方盈。填鵲橋而初就。預料温存密語。定先從佳壻之要求。遙知婉轉芳心。當默作解人而許可。半推半就。佯怒佯嗔。惱調笑於紅娘。劇嫌輕薄。羨風流於白傅。曲盡綢繆。旣而玉漏頻催。金釵怯卸。羞澀解雙鸞之帶。輕盈鬆百蝶之裙。也如網人珊瑚。魚欣比目。好似梁橫玳瑁。燕作雙棲。帳掩芙蓉。香聞荳蔻。爭千金於一刻。喜兩美之同甘。無何而雲曙妝臺。曦蒸繡幕。東風無力。弱欲人扶。暮雨初收。癡防婢覺。熏籠斜倚。轉增嫵媚之嬌。香鼎頻添。暗祝吉祥之篆。對綠窗而凝睇。願解將瓜字之疑。憑彤管以揮毫。倩描入柳梢之暈。於是水晶簾下。雲錦屏前。琴彈綠綺之聲。書寫黃庭之卷。吹簫閣上。飽看稱意之花。織錦樓頭。共挽合歡之帶。醉邀紅友。酒愛微醺。時近黃昏。燭燒高燄。追餘歡於昨夜。惜好夢於春宵。當握手以多情。定憑肩而小語。徐牽紅袖。何限低徊。省識香衾。豈容辜負。拜梅花而低首。熏柏葉以傳神。面旣識於春風。魂定銷於夜月。花花相對。絕勝蘭交。絮絮言情。肯教棠睡。爲試問藍橋之勝。當無殊

洛浦之遊。想一索得男。諒已種藍田之玉。而重關作客。希早頒梅驛之書。姊也羈旅三年。家鄉千里。春申江上。息遊雲而風鶴無驚。西子湖頭。溯舊雨而尊鱸久隔。回憶花朝聚首。月夕談心。商餘課於聯牀。結勝遊於脩禊。交稱通譜。無問壘篋。誼締忘年。有逾骨肉。猶記雲英待嫁。綽饒嫵娜之姿。劇憐班女多才。更富琳瑯之著。倘使易釵爲弁。我亦情多。况教有美而文。誰能遺此。今果春歸南國。選中東牀。雍伯新婚。幸得温嬌之玉。隋侯重望。無遺滄海之珠。從茲玉樹臨風。柯交連理。况復金閨待漏。衣染濃香。定青眼之相邀。矢白頭之永好。誦鳳鳴一什。長和鐘鼓之音。詠麟趾三章。預卜箕裘之盛。姊以情濃。夫增愛篤。禽稠詩酒。平生歡衷。浹洽春秋佳日。韻事流連。既因中饋之司。應守宜家之訓。以是桃夭報信。莫隨雁賀之班。聊將草率成文。藉寄雕蟲之術。倘或撥將餘暇。尙希時報平安。幸勿宴爾新婚。頓使情忘故舊也。情長紙短。不盡所言。開罪之處。諸惟鑒諒。

齋

齋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林 笑 廣

● 諸姊妹長日無事何以消遣？
● 曰惟讀廣笑林與笑話世界耳

是書凡諧談五百則俱係

專家撰述既無一段落窠

臼亦無一節拾唾餘段段

可笑節節發矇視笑林廣

記尤佳雅俗共賞洵唯一

之消遣品初版五千早經

售盡再版業已出書定價

大洋四角手此一編可解

除無數煩惱也

界 世 話 笑

此書與廣笑林異曲同工

廣笑林出版以來大受社

會歡迎則此書之風行可

操左券書分兩編係聘名

家專著上編滑稽談詼諧

絕倫雅俗共賞下編酣歌

集所載有揚調蘇調及各

種小調備廣笑林所不備

尤合閱者心理洵解頤遣

愁之妙書也定價大洋四

角



遊 戲 文 章

● 戊午頌馬文

(穎川秋水)

騰蛇。匏。運。逐。臘。尾。而。借。藏。天。駟。嘉。祥。隨。春。頭。而。早。蒞。麟。超。龍。翥。蚪。踊。鱗。騰。非。今。歲。值。年。之。良。馬。歟。考。馬。之。

為。獸。也。本。月。之。精。故。象。月。而。善。走。為。地。之。類。遂。行。地。兮。無。疆。是。以。沛。艾。騰。驥。會。賞。識。于。籍。田。之。賦。權。奇。倣。

儻。復。標。榜。于。天。馬。之。歌。年。交。戊。午。太。歲。在。茲。但。願。馬。祖。有。神。馬。圖。獻。瑞。驛。驪。開。道。騏。驎。呈。材。致。我。國。家。得。

以。六。轡。在。御。我。閭。閻。從。此。一。塵。不。驚。銷。將。金。戈。鐵。馬。之。聲。內。國。盡。除。畛。域。壯。我。駟。職。車。鄰。之。勢。邊。聞。永。息。

烽。烟。則。我。中。華。民。國。之。景。運。當。日。行。萬。里。直。上。蒸。蒸。與。歐。美。各。邦。齊。驅。並。駕。者。矣。由。是。四。野。承。風。八。方。無。

事。繭。絲。保。障。馬。頭。孃。肯。護。蠶。桑。吠。畝。勤。劬。馬。尾。蜂。香。除。螟。膝。商。賈。才。同。范。少。伯。致。來。金。幣。合。倣。樣。于。馬。蹄。

工。師。巧。勝。公。輸。班。善。用。汽。機。悉。歸。功。於。馬。達。良。醫。得。馬。師。皇。之。妙。術。而。疫。癘。不。生。多。士。具。馬。季。長。之。熱。心。

而。人。材。可。作。癡。獸。在。去。年。盡。賣。卯。角。者。無。馬。鹿。之。嫌。康。疆。則。百。歲。如。常。鮪。背。者。多。龍。馬。之。健。洵。若。是。則。值。

此。太。平。之。年。定。有。禎。祥。之。叶。一。維。馬。首。之。是。瞻。無。事。馬。頭。之。類。卜。者。矣。(臨。孝。恭。著。孔。子。馬。頭。易。卜。書。一。

卷。見。隋。書。藝。術。傳) 僕。愧。無。班。馬。之。才。徒。作。牛。馬。之。走。駕。鹽。車。而。躑。躅。知。已。誰。是。孫。陽。懷。駿。骨。而。躑。躅。舉。

眼未達郭隗。則對此過隙之駒。流年之馬。保無慨盛之塵。聘而作蕭蕭之類。嘶乎然而伏櫪如老驥。猶存奔蹏千里之心也。行氣如長虹。未降顧瞻四方之志也。故飛騰是望。冀同胞得意於馬蹄。驚鈍常鞭。看走追蹤於驥尾。慨然攬轡。常願登車而致。澄清率爾操觚。用敢秉筆而歌。騶駘是爲頌。

●戲擬元寶通告文

(頴川秋水)

竊聞以羊易牛。本齊宣權宜之計。指鹿爲馬。乃趙高蒙蔽之詞。實則真僞攸分。何堪援例。矧復是非易辨。未可混同。而乃因贗鼎亦露精光。眩神奇而視渾質。本知真鑰不離銅質。假形式而號作真金。有如今日世俗所爭稱之各種元寶。亦大可異矣。考鄙人之得氏爲元。而題名爲寶也。苗裔出自金天。世澤承諸麗水。物華天寶。誕時發大冶之神。光人傑地靈。長後傳洪鑪之火。如市肆之並無支店。如書籍之自有版權。故姓所同。而名所獨。魯人非盡。喚曾參。坐不改而行不更。唐室奈又逢無忌。蓋每值春頭臘尾時。例多頂姓冒名者。如唐家稚子。深睡甜鄉。值醉司命之晨。情殷媚寵。則自號爲元寶。糖矣。魚氏小兒。潛居水國。值接路頭之日。志在發財。則自名爲元寶。魚矣。而且剛鬣巨公。出身卑賤。恃其爪之蹠曲。敢自爲龍鳳之攀。而亦僭稱元寶。以自娛也。會稽公(雞封會稽公。見袁俶雞九錫文)子天性。圓融。恃其身之浮滑。冀我作螺贏之負。而更雅號元寶。以自豪也。他若檣檝。本名諫果。宜其立身正直。不屑傍我籬籬矣。而一近茶博士之身。因其姿容黃胖。有類黃金。直呼之爲元寶。茶焉。年糕雅負高名。宜其自視清高。不願依人門戶矣。而一入做年者之口。因其頭角崢嶸。略同面貌。亦稱之爲元寶。糕焉。推原其故。無非以吉祥之佳讖。作福慶之先聲。然而魚目不可混珠。燕石豈容亂玉。故在彼脾頭隱微。附驥雖力盡厥功。而在我名分難

滑。畫。虎。實。代。深。其。懼。爰。書。小。啓。聊。當。檄。文。惟。願。各。還。本。來。毋。求。類。我。河。豚。本。非。是。畫。那。堪。常。嚇。米。元。章。沐。猴。不。可。以。冠。休。再。貽。譏。楚。項。羽。蓋。人。非。貌。似。無。配。地。參。天。之。德。陽。虎。究。難。冒。宣。尼。名。者。實。寶。乏。貢。荆。完。璧。之。能。司。馬。空。見。希。趙。相。也。若。夫。燭。臺。成。對。範。來。元。寶。之。形。紙。鏤。盈。千。摺。將。元。寶。之。式。則。雖。非。英。姿。颯。爽。何。妨。聊。作。畫。圖。看。縱。不。銅。像。高。巍。例。得。可。將。模。範。視。也。特此通告。

●擴充接財神法芻議

(穎川秋水)

椒花獻頌。又屆一年。桃梗作符。陡逢四日。而世俗所稱接路頭之期至矣。買來元寶金魚。居然是活。請到財神紙馬。宛在如生。於是放爆竹而表歡迎。獻香花而昭敬禮。老板不辭泥首。因久存王孫媚竈之心。經理亦善叩頭。知素具季常跪池之膝。然而革新之世。守舊良難。招牌上標出新名。詞貨色既慣。稱特別迎神時。弄成舊格局。手段。究尙欠改良。將衛生進步（此四字與特別改良等字屢見滬上各種市招作者未能免俗。聊復爾爾。通否不計也）之謂何。非發福生財之道也。爰獻芻蕘之議。俾伸蓋聾之誠。有志發財者。其不以吾言爲河漢乎。

一所接之財神。宜擴五路爲十路也。唐畫天下爲十道。佛分四方爲十方。而接財神一舉。不能四通六闢。接以十路。而祇接五路。何其路道之狹耶。維其狹也。故有有路可通。而鑽營以得異路財餉者。卽有走頭無路致嘆。路極無君子者。貨財不均。天下所由多不平之患也。今擴五路爲十路。庶上天下地。以暨八方。無不有神來饗。更無不有財送來。正財橫財。一時並至。屋頂漲穿。牀頭無盡。庸非守財虜快心之事乎。昔王陽明有詩曰。人人有路透長安。吾今爲接財神者。易兩字曰。人人有路透神霄。果如吾言。擴五路而爲

十路則不發財者未之有也。

一接財神之期。陰曆與陽曆宜並用也。財神誕辰相傳爲每年正月初五。而接財神者例先一日改爲初四。推原其故。蓋由多財善賈者欲致媚於財神。怵他人之我先。而爲此捷足先得之舉。猶之元旦燒頭香者。泥於頭香須燒於元旦子初。而除夕往燒者。忘其尙在戌亥之交也。夫既家家以初四爲接財神之期。於是乎財神乃大忙。此方未及應酬。他處已來邀請。酒肉氣重。嗅來腦滿腸肥。鑼鼓聲喧。聽得頭昏眼痛。而財神遂有不願下降塵寰之意。今幸國家正朔改爲陽曆。則陽曆一月四日亦可作爲迎接財神之日。庶財神陰曆正月初四而不下。願也。必鑒我先於陽曆一月四日迎迓之誠。惠然肯來。而有以福我財神。陰曆正月初四而仍下。願也。亦必回憶前時陽曆一月四日曾叨牲醴之奉。欣然命駕。而更有以錫我商家。每喜爲投機事業。此亦投機事業之一也。有志之大腹賈。盍一試之。

一接財神之祭品。三牲與大菜宜同獻也。國家享祀祭神用太牢。少牢。民間私祀祭神用雞豕與魚。而接財神者。悉稱元寶。魚元寶也。豬蹄元寶也。雞子亦元寶也。以及米菽鹽糖。莫不象元寶之形。嗚呼。因癡心希冀元寶之故。不惜指鹿爲馬。舉贗稱真。名曰吉識。實作僞之根原也。聰明正直之謂神。豈如世間之昏慣糊塗者。甘受市儈之欺。故捫心自問。似宜啞然大笑。棄而不用矣。雖然。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惟是元寶三牲而外。須參以大菜。不見今之西人乎。以大菜爲充飢品。又不見今之發洋財喫洋飯者乎。以大菜爲應時品。而且請客者視中菜爲塵羹。目西餐爲異味。不時不食。神與人同。矧在財神。尤應趨奉。故因時制宜。當供大菜。若人則食大菜。而神則祇獻三牲。是無異日日食魚肉葷腥。而送竈接竈。強竈君祇食素。

餽圓子也。世有不近人情者。今竟可謂不近神情矣。

一接財神之禮。節宜叩首與鞠躬並行也。民國禮節。以鞠躬爲重。而世俗敬神。仍行叩首之儀。僕僕亟拜。不嫌其煩。夫豈好爲叩頭蟲哉。良以俗尙旣慣。不行此禮。一若實有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之神靈。或加以呵斥者。故仍紛紛折腰。志心朝禮也。不知陰陽一體。人世旣重視鞠躬。神靈豈必需叩首哉。然卽甘心屈膝。亦須與鞠躬並行。蓋鞠躬一節。對於財神。尤爲合式。不見前項所稱各種元寶乎。物品可稱元寶。豈獨於人而反不能。今鞠躬者。身必彎。彎則前屈而後伸。形狀有如元寶。古人有稱王元寶者。一人名見王仁裕所撰開天遺事。今因對財神而得活元寶之稱。真可謂名副其實。發財佳運。實兆於此。願接財神者。三致意焉。

以上四端。事旣易行。益亦不淺。故特書之。以爲求富者告。或亦發財之捷訣乎。惟僕則生成窮骨。自甘食貧。不欲送窮神。故亦不願接財神也。

● 嘲走馬燈賦

(詩 隱)

考之漢志。執金吾。禁夜行。惟於正月十五。勅許弛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此卽燈市所由來也。於是龍燈炫彩。鶴燄增輝。西漆爭燃。南油比耀。宣德樓前。畫神仙而縹緲。上陽宮裏。望霄漢以徘徊。荔枝遍撒於臨光。蓮子踏歌於滿市。裝成百寶。照徹九華。隋唐以來。傳爲盛事。迄今猶相繼勿替。近歲以時世艱難。賽燈之舉。遽形闕寂。然每於正月十三至十五等日。通都大邑。猶復糊紙剪綵。花樣翻新。色色形形。應有盡有。日昨偶過街衢。見有名爲走馬燈者。製法於中。暨紙輪一下。燃蠟炬。火氣薰蒸。紙輪卽自

行旋轉。四周以紙剪成人物。暗中繫以髮絲。因亦隨輪盤繞。所裝皆合成戲劇。或行兵出陣。凡起坐行動。拜跪屈伸。無不各盡其妙。屈指今歲。適流年值午。當代統攝政之際。而戰雲四合。槍林彈雨。擾攘不休。時局翻覆。有百倍走馬燈之互相變幻。而事務擾亂。猶不敵走馬燈之確有次序焉。誠不覺有觸於中。因借題賦此。亦聊以寄吾感慨云爾。

爾其小小材能。區區技術。一氣盤旋。百般靈捷。等傀儡之頻牽。實機關之暗設。儼然人馬。無非剪紙爲工。藉此輝光。竟詭絕塵而越。原夫是燈之製也。裝來戲劇。娛彼兒童。轉旋雖巧。牽掣徒工。日暮而幕。猶遮黑天昏而炬。競燒紅全憑一線生機。大輪迴到頭。將盡待看幾分殘燄。好戲法轉眼成空。當其巧運心思。自誇手段。外觀則四面皆空。內容則迴腸不斷。比猴戲而差勝。玲瓏像雞。鬪而儼成習慣。行軍布陣。居然蠻觸之爭。弄假成真。不爽絲毫之算。於是蝦鬚牽動。蟹勢橫行。妖龍作態。逐鹿相吞。兒曹則歡增舞蹈。紙張則影射分明。聊憑一點膏油。當場賣弄。演出幾般活劇。變態紛呈。是皆火氣薰蒸。機械觸撥。好景不常。收場易結。倏蠟炬以燒殘。卽蟻磨之閱寂。譬彼鏡花水月。幻影旋消。幾如海市蜃樓。過時則滅。而况搭漿計術。糊紙牢籠。光難奪月。燭怕臨風。旣良宵之易逝。更新歲之難逢。篋片雖工。偶彈指而籥籬盡撤。燭花誤落。比燃眉而壽命永終。予也生不逢辰。年偏值午。當茲奪利爭權。竟爾稱兵。用武。慨浩劫之輪流。比元宵之燈火。悟到南征北伐。牽一絲而大局全搖。看他蟹將蝦兵。經百折而空勞。何補。

● 民國說 八股文體

(東園)

以民立國。民爲國本也。夫國之本在民。有民斯有國。國非民奚以立。今將擴鴻幘。拊熬極。國運淳興。則

必。酣。飲。暢。鶉。居。民。生。安。謐。然。而。國。有。興。衰。興。則。民。富。衰。則。民。貧。民。有。聚。散。聚。則。國。強。散。則。國。弱。國。之。存。以。四。民。民。之。定。以。一。國。夫。乃。歎。民。爲。國。本。本。固。國。寧。也。我。中。華。非。文。明。之。古。國。哉。三。皇。之。世。若。春。五。帝。之。世。若。夏。三。王。之。世。若。秋。五。伯。之。世。若。冬。秦。漢。而。後。明。清。以。前。無。所。謂。民。國。也。民。國。之。稱。自。辛。亥。始。國。猶。是。國。也。軍。笛。橫。吹。黃。鶴。之。高。樓。推。倒。神。州。光。復。而。黃。帝。紀。元。蕩。蕩。平。平。遂。以。續。五。千。年。之。統。緒。民。猶。是。民。也。義。旗。屢。舉。紅。羊。之。浩。劫。頻。仍。漢。族。發。蒙。而。黔。黎。造。命。熙。熙。攘。攘。油。然。蘇。四。百。兆。之。生。靈。於。是。國。爲。共。和。之。國。民。爲。共。和。之。民。然。非。民。爲。共。和。之。民。安。能。國。爲。共。和。之。國。哉。清。社。屋。矣。帝。制。推。翻。說。倡。平。等。矣。故。民。氣。旣。伸。而。國。威。益。振。軍。容。如。火。萬。民。免。荼。炭。之。嗟。是。以。能。救。民。者。乃。救。國。帝。室。墟。矣。人。心。趨。向。俗。尙。自。由。矣。故。民。情。所。繫。而。國。體。自。尊。衆。志。成。城。四。國。集。繡。圖。之。慶。是。以。欲。保。國。者。先。保。民。審。是。民。不。媿。爲。共。和。之。民。國。亦。不。媿。爲。共。和。之。國。矣。惜。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首。鼠。兩。端。國。事。蝸。蟻。民。心。虺。蜴。爭。封。則。羊。頭。爛。爭。利。則。象。齒。焚。黨。派。縱。橫。競。分。畛。域。政。潮。汜。濫。動。起。波。瀾。禮。法。不。緣。我。設。義。愈。何。恤。人。言。毆。爵。有。鸚。鵡。魚。有。獺。水。深。火。烈。詎。解。倒。懸。况。又。暴。斂。橫。征。病。民。而。病。國。幸。也。乾。以。健。行。坤。以。順。成。而。尾。貂。一。續。國。文。虎。豹。民。格。豚。魚。求。才。則。駿。骨。收。求。將。則。猿。臂。至。金。甌。未。缺。東。鑠。西。鷄。玉。燭。猶。明。南。蠻。北。狄。內。治。則。襟。帶。江。湖。外。交。則。梯。航。山。海。長。禽。惟。鳳。長。獸。惟。麟。玉。振。金。聲。悉。成。條。理。况。又。類。情。通。德。愛。國。而。愛。民。總。之。以。國。衛。民。重。在。經。文。緯。武。以。民。建。國。允。宜。食。德。飲。和。我。爲。民。慶。我。爲。國。慶。拜。手。稽。首。而。上。頌。曰。國。民。萬。歲。民。國。萬。壽。

●東方朔新歲謠一雞二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之新釋義

游戲文章。乃滑稽之一種。滑稽又譎諫詼諧之一道。古今來能譎諫善詼諧。曼倩先生一人而已。滑稽者流。莫之或先。今當夏曆新年。姑舉一雞二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之說。析爲新義。以博諸公新歲無事時之一粲。

一雞釋義 雞有五德。德者本也。雞鳴始子。子爲天。統天數。一天得一。以清。此一雞之新義。滑稽家主之。彼雞鳴之上客。亦可以賺之度關矣。

二犬釋義 犬屬戌。戌屬土。土爲地。地數二。此二犬之新義。滑稽家主之。彼狗盜之雄。狗偷之輩。亦當居第二位矣。

三豬釋義 安祿山夢豬龍。希冀九五之尊。新學家比之爲壽頭麻子。三豕渡河。其來舊矣。此三豬之新義。滑稽家主之。彼牧豬奴。超升三級。亦可以龐然自大矣。

四羊釋義 羔羊跪乳。獸中之有孝性者似之。在易。兌爲羊。八卦之正位。四兌在西。餘爲北坎南離東震。此四羊之新義。滑稽家主之。彼羊頭侯。羊胃尉。占之。可以得勳位矣。

五牛釋義 坤爲牛。坤爲地。天數五。地數五。此五牛之新義。滑稽家主之。彼善吹牛者。亦可以五鼎食矣。

六馬釋義 馬。龍種純陽象。乾。易言六龍。與詩言六馬。合此六馬之新義。滑稽家主之。彼拍馬者。亦可以

六府修矣。

七人釋義 在天有七政。在人。有七情。人之生也。秉四氣。合三才。此七人之新義。滑稽家主之。彼抗顏爲

人者。其亦知人為萬物之靈。有七始之詠否。

八穀釋義。或云五穀。或云六穀。其以八穀名者何。穀之基。徧八方。穀之生。視八節。此八穀之新義。滑稽家主之。彼邦無道穀。邦有道穀。間恥之原憲。其亦思八珍味否。

以上八解。餽釘之文。遊戲之作。獻之定夷。以為新年噴飯之一助。特不值高明一笑耳。

滑稽新語

●他是巴黎人

(少芹)

鄂省內務司長某君。文學雖深。毫無法律知識。旋民政長因事去職。都督黎公。力保薦某君。堪勝是任。袁項城許之。某就任時。曾致讀宣言書。發表其治鄂方針。洋洋有萬餘言之多。中有數語。謂予本「法人」。忝膺重命。當以國事民事為前提。不敢稍負委託云云。某君蓋誤以行政長官為法人也。當時斯語出口。頗貽都人士之笑柄。有滑稽家贈以謔語曰。口口口。是巴黎人。

●雙料都督

(少芹)

邊省制軍某。當革命時。行使其騎牆派手段。致受商民信任。及南北統一後。中央政府仍命之為該省都督。正式受任之日。某出一佈告曰。前欽命太子少保頭品頂戴陸軍部尙書銜總督口口。全省兵馬糧餉。現中華民國一等嘉禾章口口。大都督口口。為兩道頭銜。雙行並列。遍張通衢。見之者。謂其為雙料都督云。

●兒孫忽作主人翁

(少芹)

前清有一頑固官僚高某。自鼎革後。匿居家中。不出戶門一步。時袁項城當國。雖羅致一般新人物。予以位置。不過爲一時牢籠人心之計。其目的所在。仍屬意於腐敗官僚。有薦高某於袁者。謂其人頗謹飭。若廁身政界。當不致有叫囂搗亂之舉動。袁然其說。乃電召高出山。高入京覲見。袁擬畀以某省民政長一席。高問民國官長如何做法。袁告以共和政體。民權爲重。百姓皆居於主人翁地位。凡作官人。乃人民所僱用。代爲治事者。高艷然曰。從前主人翁是大皇帝。百姓是兒孫。官吏是父母。怎麼如今兒孫輩忽然做了主人翁呢。我既是他們僱用品。難道天天還到主人翁裏請安磕頭去嗎。那麼。我是不幹的。

●禁煙笑談

(少芹)

清之末葉。雖禁煙公令。雷厲風行。其實一般查煙委員。皆奉行故事。鄂省有某紳者。雄於資。最嗜阿芙蓉。每日非陳膏二三兩不可。自煙禁之令下。某恃其屋宇綦多。匿密室中私吸。事爲查煙員所聞。僞言某之至戚。由遠方來謁者。給僕導之入。乃攫其煙具。並拘某解局。局長丁甲夙知某富有金錢。今既犯此厲禁。將科以重罰。立提某訊之。時丁之內眷及子女輩。皆匿屏後竊聽。丁詢某每日吸食幾何。某答以三錢。丁謂其匿報。正詰問。忽丁之幼子自屏後出。謂某曰。你的煙癮還不比我家阿父大。他每頓須吃三錢呢。丁怒而叱之。其子猶譁不已。

●先發制人

(少芹)

南京候補知事某甲。好作狹邪游。其妻勸之。卒弗聽。馴至反目。甲負氣出。數月不歸。其妻固美而蕩者。空幃獨處。不耐寂寞。適有孀者。搗婦也。瞰婦美。時相過。從久之。漸狎。因入以褻語。婦不之拒。乃導婦以不

義婦許之。遂背其夫而實行自由主義。搗視爲搖錢樹子。覓香巢以居。易名曰紅蘭。操倚門賣笑業。未幾。豔名大噪。甲亦耳。紅蘭名而不知。卽其婦也。會甲三十初度。同僚釀資。假秦淮河花舫。爲之祝壽。是日。紅蘭四出。招妓侑酒。有薦紅蘭於甲者。甲欣然從之。無何。紅蘭至。覩甲在座。始而大駭。繼則爲先。發制人計。逕捉甲髮。數而責之曰。汝游蕩不歸。吾覓汝殆遍。今乃於此處得之。奈無他策。惟有扭汝詣法庭。究以棄妻狎妓之罪名也。速行。速行。甲大窘。呼座客爲己。緩頰。衆知婦行。使狡獪。出爲調人。謂甲今夜必返。婦始釋手。甲鼠竄而逸。衆謂婦曰。若真倔強哉。婦笑曰。不如是。渠必詰我來。此胡爲吾轉無辭以對矣。於是曼歌一曲。侑酒數觴。從容竟去。

●想是革職留任

(少芹)

民國更新之始。官長服制。尙未頒佈。仕途人員。咸着便服。間有暫着洋裝者。會某縣鄉民入城報告巨盜連劫數村之案。縣知事卽率同公役。下鄉踏勘。甫降輿。鄉民駭而相謂曰。他不是知縣大老爺。問其故。鄉民曰。從前縣官。皆着袍套靴帽翎頂。好不威武。怎麼這位老爺。僅穿便衣呢。公役告曰。那是前清裝飾。現今一概改革。不用了。鄉民不知改革二字。作何解。乃曰。難怪。難怪。原是這位知縣。已將頂戴革去。想是革職留任了。

●麵糊公司

(少芹)

甲問乙曰。我記得某部小說上。說我們中國。將來要成個電世界。你可曉得麼。乙曰。這句話是有的。甲曰。據我看來。現在不是電世界。却成了個紙世界了。乙叩其何說。甲曰。政府命令。是一紙明文。院部公事。是

一紙功令。軍民兩長。以及各道縣。上行下發。皆是一紙呈文與佈告。公民請願。也是一紙呈詞。更有椿引人注意的事。刻下中德宣戰案。府院提交國會。也是一紙文書。國會諸公。贊成與反對。也憑一紙票兒。我猜不到那個紙字。竟有這許多用處呢。由此觀之。偌大共和國。簡直像紙糊的差不多。假若被人家搗破了。如何是好。乙曰。你倒不要代他憂慮。甲問其故。乙曰。你不見政府諸公。各人身邊。都有稀麵糊。一盃麼。甲曰。那麼講。這中華民國。不是個無大不大的麵糊公司嗎。乙曰。正是。正是。

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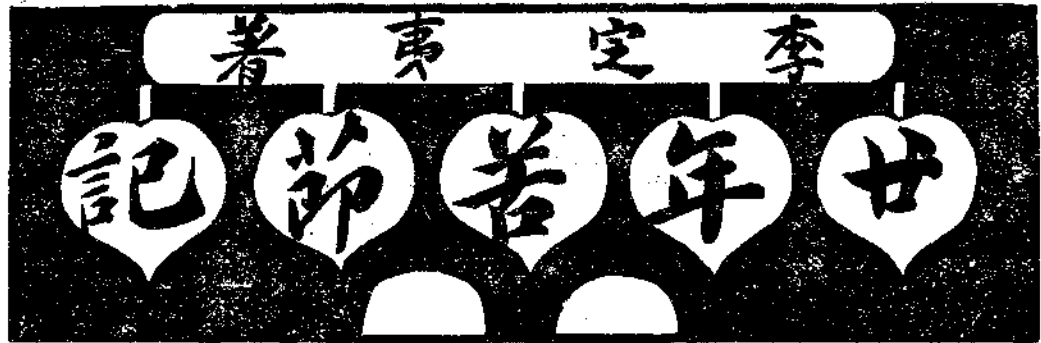
醒顏



本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著名之定審會育教俗通部育教



角 四 洋 大 價 定 等 上 入 列

說 明

是書所紀純係實事書中主人姓湯名書岩前清奉天民政司使吳筱堂之子婦也書巖適吳公子未兩月即賦寡鵠吞金以殉欲死而遇救者再及祖姑阿翁相繼以天年終小姑亦已出關家事一一了結含辛茹苦凡十七年始從容就義抱十七年必死之心而待至十七年之後其生平之苦楚殆有難言之者定夷先生表而出之一掃時下靡曼之習洵足以移風易俗開闢中人若手此一編尤足以正心術而敦節義有功世道人心之作也

評 語

是書以表
彰節孝為
宗旨所敘
家庭之事
文情悱惻
頗足激發
至性宜列
上等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劇本

新言情 凱旋

卓 徐半梅編

登場人物

老人	寶石翁	五十七歲
青年	夏心青	二十二歲
銀行總理	夏靜庵	五十五歲
妹	夏氏	四十五歲
甥女	楓姑	十九歲
醫生	時德良	五十歲
髮匠	陳三	四十歲
旅客	何馨一	二十一歲
銀行員	宋某	六十歲
婦人	王四嫂(名雪姑)	三十五歲

女

第一幕

喜兒

十八歲

舞臺上作洋式客廳。右首左首各有一門。乃二房間也。左首為老人寶石翁之房。右首為同居之學生夏心青房。正面深處有二窗。是處通至室外廊下。室中一桌。有椅子二三具。左面有寫字桌等。右首有屏風、書架、洋琴、帽架、長椅子等。隣家之主婦王四嫂。為寶石翁夏心青二人炊飯洗衣者也。今在桌上為朝飯之預備。王四嫂年三十五。性質柔順。面貌優美。但顏上略帶二三分憂鬱之色。此時髮匠陳三手提舊皮包而入。年約四十。聲音頗低。人極陰鬱。頭髮齊禿。

(陳三) 嫂子你早啊。

王四嫂見之。形頗冷淡。

(四嫂) 早啊。

(陳三)今天如何。寶老先生一星期沒有理髮了。

(四嫂)原來如此。他們兩個人還睡着咧。今天恐怕不要了。

(陳三)請你去問一聲寶老先生罷。

四嫂卽往叩寶石翁之門。

(四嫂)理髮人來咧。

陳三亦至門旁。

(陳三)今天怎樣。

(四嫂)理髮人在此。要不要。

房內絕無聲音。四嫂回顧陳三。

(四嫂)不行了。

(陳三)那歷算罷……嫂子。那夏心青先生。怎麼會搬到此地來住。這樣的風流少年。和一個老古董的寶先生同居。豈不是極奇怪麼。

(四嫂)大概是意氣相投就是咧。

(陳三)不錯。就是做夫妻。也只要意氣相投。但是

這先生總要三四天修一回鬍子纔好。

四嫂頗厭陳三。遂至窗口眺望庭中。

(陳三)明天會罷。

陳三欲行。四嫂仍不回顧。

(四嫂)明天會。

陳三至門外。忽然返身回來。放皮包於桌上。

由懷中取物。四嫂以爲陳三已去。乃回顧。

(四嫂)你還在此做什麼。

(陳三)嫂子。要和你商量一件事。你肯聽麼。

(四嫂)什麼事。

陳三從懷中取出照片。欲授與四嫂。

(陳三)嫂子你看。這是我前天所拍的照。我真心送給你。請你收了罷。

(四嫂)不敢。不敢。

(陳三)嫂子別這樣說。我一片真心。你應該想着。我和我的交情。又不是一天兩天的說話。你抱

丁三歲的喜兒搬到此地來。已經十五年了。我自從那時至今。爲何仍舊在此。實是爲你。

(四嫂)請你別說罷。我也聽得厭了。

(陳三)第一次見你的面。是替喜兒剃頭的一天。

(四嫂)我曉得。你別說罷。

(陳三)我自從見了你一面。十五年來。行動坐臥。沒有一時一刻忘却你的。豈不可憐。無論怎樣。這照片收了罷。

四嫂不顧而行。往室之一隅。

(四嫂)請你不必胡說罷。

陳三欲去。忽聞叩門聲。陳三開門。醫生時德良入。露出半身鬚髮半白之老人也。

(時)多謝你。心青在家麼。

(陳三)在家在家。請裏面坐罷。

陳三出。時德良入。見四嫂。

(時)你就是喜兒姑娘的母親麼。

(四嫂)是。

(時)我名喚時德良。是個醫生。適纔從外面進來。瞧見的恐怕就是喜兒姑娘。

(四嫂)原來他遇見先生的。

(時)我是夏心青先生的朋友。前幾天遇見心青。他說喜兒姑娘有些小病。叫我得便來替他診治。所以今天來的。

(四嫂)原來如此。勞駕得很咧。

(時)前天心青因他有病。非常着急。據我看來。並沒怎樣。你也儘可放心。

(四嫂)多謝先生。

(時)心青還睡着麼。

(四嫂)大約快起身了。

四嫂至心青房門口叩門。

時德良獨語。

(時)哈哈。原來如此。我道心青何以搬到此地。竟

劇 本

全。然。爲。這。小。姑。娘。一。定。如。此。一。定。如。此。

(四嫂)夏先生。

心青從房內答應。

(心青)誰。

(四嫂)時先生在此。

(心青)請他坐一下。我立刻出來呢。

(四嫂)夏先生就出來了。請坐請坐。

四嫂預備食桌上朝飯。次出門。

德良在椅上獨語。

(時)他若和這姑娘有何關係。風聲傳到他義父

耳中。定有一番大鬧。怎麼處呢。

四嫂入。面帶愁容。

(四嫂)喜兒的顏色。覺得很是不好。

(時)你別着急。不過此地空氣惡劣所致。並非真

病。他身體本來是弱的。

(四嫂)我所生只一女。怎得不着急。

劇 本

(時)你只有一個姑娘麼。但是你自己身體如何。

(四嫂)我麼。老了。病痛是常年不斷的。

說罷冷笑。

(時)原來身體多病。總要調養纔好。聽說你沒有

丈夫咧。

(四嫂)是。

(時)死去幾年了。

(四嫂)喜兒未生之前死去的。

說時極冷淡。

(時)原來如此。

(四嫂)半世的人。只靠他一個。他歡歡喜喜。我也

歡歡喜喜。他有些愁悶。就是我的愁悶。他用功

之時。我在旁邊何等快樂。

(時)用什麼功。

(四嫂)他年紀雖大。幼時從沒進過學校。現在自

己也極懊悔。近今很是用功。一天到晚的讀書。

寫字。幸虧夏先生不見煩厭。天天教他。

(時)他愛讀書的麼。夏先生教他的麼。

(四嫂)是。時先生難道不喜歡讀書麼。

德良有辭窮之狀。

(時)他臉色不佳。都是用功過度所致。要打算停

止纔好。

(四嫂)是。

(時)年紀不小了。現在弄壞了。就難治療。身體

是貴重之物。總要養息纔是道理。

(四嫂)是。但是他除了讀書。實沒有快樂之處。覺

得不讀書。他很苦咧。

(時)不打緊。病好了仍舊可以再讀。又不是在學

校裏要考試的。身體一壞。雖有金銀。也不能換。

(四嫂)不錯。

(時)我這方法。實是喜兒姑娘無上之靈藥。

(四嫂)多謝先生。

夏心青從房中出。二十二三之美麗青年也。

(心青)時先生久待了。

(時)你纔起身麼。睡到這時候。身體很有害的。我

今天早晨六點鐘起身。看了兩三家病。就到此

地。還有四五家。要順路去。看到了。午。後。是。家。裏

的門診了。今天還有看護婦講習會咧。

(心青)我輩本來不能比時醫生的。

(時)小孩子竟敢戲弄老人。

(心青)別取笑了。時先生那姑娘的病。究竟如何。

(時)我還沒有看過脈。但看他神色。決沒有什麼

要緊。不過你的智識。注入法太性急。這是我的

忠告。

(心青)別說笑話。

(四嫂)夏先生。時先生說要停止讀書。恐怕也是

難事。請你和時先生商量罷。

四嫂出去。

(心青)時先生你說叫他不要讀書麼。

(時)一個年輕女子一時把種種事情注入腦中。最爲可怕。姑娘們的病大概這種原因。

(心青)當真如此麼。

德良作獨語狀。

(時)真對不起你的義父。

(心青)什麼。

(時)你義父愛你如親生之兒。他現在旅行在外。你在此間所做何事。他不得而知。你仔細去想。對得住他麼。

(心青)時先生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此時寶石翁房中有聲。二人互看。

(心青)是石翁的聲音。

(時)石翁是誰。

(心青)是我現在的一位同居。叫做寶石翁。真是個老學究。就在這房內。

(時)是。

(心青)真是個奇人。乃不得志的傷心人。你若遇見他。定要驚惶的。

(時)果然麼。

(心青)他外面雖半瘋半癲。心中却滿腔俠氣。是個愉快的人物。我和你紹介罷。

心青至石翁房門口叩門。

(心青)寶老先生。

寶石翁出。年齡五十七八。鬚甚長。粗服亂髮。

(石翁)早啊。

(心青)寶老先生。特地介紹時德良先生。

二人握手。四嫂攜餐具入。

(心青)時先生。朝飯用過了麼。

(時)早已吃過。我要去了。你們快請罷。(看時辰)十點半鐘了。看護婦講習會要上課。失陪咧。

(石翁)慢講。

時德良起身出。

(心青)今天搭你的忙。抱歉抱歉。

(石翁)心青君吃飯罷。我等的早飯和午飯。本來沒甚分別的。隨便吃罷。

(心青)好。

二人就食桌。

(心青)寶老先生。那醫生時君說喜兒須要停止讀書纔好。他讀得快快樂樂的。要他不讀未免可憐。

(石翁)唔。

立起。獨語。

(心青)好端端叫他停止。豈不可憐。

以一手撐桌上。沉思。

(石翁)你以為他可憐。只要你不和他親近就好了。

(心青)為何。

(石翁)你自己想罷。年輕的一男一女。每日在窗口一起讀書。一天到晚的全沒空閒。這結果可想而知。一來為喜兒的將來。一來為你的幸福。還是在各人未有過失以前。早些停止的好。

(心青)你雖是好話。無奈我已來不及了。

(石翁)怎麼來不及。

(心青)我早已愛着喜兒咧。

石翁突然變色。攔心青肩頭。

(石翁)從今天起。請你搬出去罷。不必借我的房子了。這是我的好意。你若以為此乃同居老友的好教訓。就別在此住罷。你的事情。我決不來干涉你。

(心青)真如此麼。

(石翁)不知是否和你在那裏鬧着。如此膠漆似的。天天和他在一起。你將來的境遇。可想而知。

咧。

垂淚。二人暫時無話。少頃。石翁又啓口。

(石翁)此事託我如何。恐怕你還未必把心事向

喜兒說過咧。

(心青)還沒有說什麼。

(石翁)沒有說就有餘地。那姑娘身體衰弱。爲保

養起見。應當使他往鄉下去的好。

(心青)叫他到鄉下去做什麼。

(石翁)如此便能與你分離。

(心青)這太殘酷了。我一定反對。喜兒也未必肯去的。

(石翁)你說話好沒道理。爲人養子。不可忘却自

己身分。

(心青)身分如何。

(石翁)你在修學時代。不圖自己長進。反違背義父之意。將來弄得和竇石翁這老乞丐一樣。便

噬臍無及了。

(心青)我愛我將來之妻。何以違背義父之志。喜

兒的人。正直柔和。恐尋遍天下。找不到第二個。

把這樣的美女子。爲妻。無論如何頑固的老父。

一定允許的。斷無怒我之理。喜兒雖無財產……

……

(石翁)好好。你被義父驅逐了出來。別到我家裏

來哭。

(心青)我自己獨立營業。決不去依賴他人的。

(石翁)營業營業。到底不是空口可說的。

從懷中取出一極污穢之烟嘴。

(石翁)你義父不是有個甥女麼。是你的表妹。

(心青)楓姑麼。

(石翁)不錯不錯。是楓姑。你與楓姑不是將來有

結婚的話麼。

(心青)我和楓姑。幼時就在一處的。我義父和姑

母。或者有此意思也未可知。

(石翁)你自己以前不是也默認這事麼。

(心青)但楓姑心中並無此意。

(石翁)總而言之。此事待你義父姑母楓姑二人旅行回來再作道理。

(心青)我也不能待他們。我是一分鐘光景也難離開喜兒的。

以手當額而伏桌上。石翁吸烟。

(石翁)心青你聽我一言。從前西洋有一貴公子。夜會時節。遇見一個美人。定欲聘他爲妻。取了他在舞蹈室中所剩的一隻鞋子。向四處尋覓。適合這鞋子的女子。至某市梢。始知爲該處煤炭店內之女。貴公子大喜。即以馬車迎之來舉結婚式。不料日久女子年齡漸大。脚也漸漸大了。竟不能穿這舞蹈鞋咧。白玉似的臂。色也黑了。叫他寫寫字。竟目不識丁。無教育的女子。至

劇 本

今日始知不及貴婦人的資格。野。花。祇。可。在。野。裏。若。要。移。到。庭。中。便。不。行。咧。

(心青)野。花。也。有。野。花。的。價。值。愛。他。便。怎。樣。

(石翁)你已成瞎子。不能辨好歹了。你想他母親豈不可憐。他在我這裏做了十五年事。我很感激他。要想叫他女兒將來得身分相當的女婿。使他略享些老福。纔是我報酬他的意思。那裏曉得弄成了這種樣子。

說罷吸烟。此時有叩門聲。

(心青)李龍麼……近來一天一天的早晨來得遲咧。

(石翁)你不聽我的話。隨便你自己罷。

叩門聲急。心青作怒聲。

(心青)進來好了。

排帷而入者。喜兒也。年十七八。面容嬌瘦。發聲柔媚。衣服雖不美麗。而式樣類上等女子。

九

所用。手執書二三冊及空白簿茶盤入室立定。

(喜兒)桌上的東西。我來收拾罷。

老人由椅上旋向喜兒。

(石翁)呀。喜兒。

心青躍起。

(心青)我道是李龍。原來是喜兒。

喜兒從懷中取出一封信。

(喜兒)早晨李龍來過。有信在此。

心青接信。拆而讀之。

(心青)什麼。『僕人李龍。因有私事。情願辭歇……』

……給寶先生的。

喜兒以信與老人。

(石翁)『……在半瘋半狂之寶老前做事。實不能堪……』

能堪……』

老人大怒。

(石翁)什麼。竟敢呼我狂人。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以信扯碎。投之火中。此時心青與喜兒談話。

喜兒以書授心青。

(喜兒)我來收拾桌上。你且到外面去。等我收拾完了。再進來看書。

完了。再進來看書。

(心青)爲何。

(喜兒)此地太髒。

石翁頗有不安之態。

(石翁)心青。

喜兒收拾食桌。心青有怒色。

(心青)請你別勸我罷。

(石翁)你厭我麼。

心青不語。立喜兒之旁。

(心青)喜兒。我來幫助你罷。

心青取去桌上之茶盤。

(喜兒)呀。對不起了。

喜兒從心青手中接去茶盤。見盆中所剩之物。

(喜兒)寶老先生怎麼今天東西沒有吃完。

喜兒取食具而去。心青略躊躇。次取桌上所剩之杯。隨之而出。老人四面環視。

(石翁)喂。那裏去了。

至門帘處。

(石翁)心青。心青。心青。

心青仍入。目視石翁而立。喜兒亦入室。揩拭桌面。石翁嗟嘆一聲。坐長椅子上看報。但時時竊看心青喜兒二人。後心青至喜兒旁。

(心青)喜兒。我教你念書。恐怕只有今朝一天了。

(喜兒)什麼意思。

(心青)你太用功。身體有害的。

(喜兒)說謊。大約因為我記性不佳。所以你不願意教了。

戲 本

(心青)我是無論怎樣。願有始有終的教你。無奈時醫生主張不許念書。所以我也沒法。

(喜兒)那是我不行的。倘就此終止了。豈非叫我無知無識的過一世麼。

以手巾掩面。向門口去。心青頗有不安之狀。

(石翁)喜兒。你的身體是第一件。貴重東西。身體若不康健。憑你有高深的學問。終究無用的。

喜兒一壁拭淚。一壁拂去桌上麪包屑。

(心青)喜兒。不打緊的。我有好方法在此。你不必讀書。仍舊能得學問的。

石翁驚訝。

(石翁)什麼話。

(心青)就是我自己讀自己講。你在旁邊聽着如此做來。身體既無妨礙。學問仍能得着。豈不好麼。

(喜兒)多謝你。那麼照此做罷。

一一

(心青)從今日起。就要實行此法。先把你所希望的國文軌範下手。

(石翁)國文軌範共有五十餘卷。你們不知道麼。
(心青)不管他有多少。儘我的壽命讀去。總能了的。

喜兒拭桌畢。折疊白布。

(心青)我來幫你罷。

(喜兒)不敢。

心青執白布之一端。二人疊之。老人大怒。投去報紙。此時外面有足聲。老人急取喜兒之布。

(石翁)外面有人來了。你去看罷。

喜兒開門。青年何馨一入。年二十二。二時式

裝束。

(馨一)夏心青先生在此麼。

進至寶夏二人旁。

(馨一)對不起。借問一聲。

問石翁。

(馨一)夏先生是那一位。

石翁落去白布之一端。

(石翁)我叫寶石翁。

何馨一問心青。

(馨一)這位是夏先生了。少候得很。

懷中取出名片。授與心青。

(馨一)今天來得匆忙。……特地來訪問你的。
……我來幫助你罷。

放去手中之帽。即代石翁執白布之一端。以助心青。心青異之。目視馨一。石翁亦不知其故。喜兒時時於門外現出。作收拾之狀。

(心青)原來如此。我正是夏心青。

(馨一)說來也是奇怪。我此次旅行。恰和令姑母及他女兒楓姑同伴。蒙他們非常的愛顧。

(心青)請坐着講。

馨一坐下。

(馨一)我今天來得唐突。實是有罪。

(心青)我姑母有什麼話麼。

(馨一)並非這種事情。

(心青)如此和我有事麼。

馨一出錶觀看。

(馨一)我和他們遇見。實有兩個月了。

(心青)他們是誰。

(馨一)就是楓姑母女與令尊等。他們和我非常親熱。所以一路同行。直到此地。

回顧四面。

(馨一)這屋子好極咧。

(心青)那麼你一個人到此地麼。

(馨一)也是和他們一起來的。昨日纔到。楓姑母女處處的照拂。竟是一言難盡。

石翁獨語。

(石翁)弄出事來咧。

心青頗厭石翁。

(心青)我姑母和楓姑現在那裏。

(馨一)令尊路上有事。所以他一個人留在那兒。辦他的事。說起令尊。竟是一位很爽快的人。

(心青)如此楓姑母女。究竟來了沒有。

(馨一)他們二人。究竟在何處。我也不能知道。

(心青)你不是和他們一起麼。

(馨一)一起是一起的。昨天到了此地。夜間就在公園裏失散了。我四面尋找。毫無音信。於是想起了閣下。以為他們一定到尊處了。問到閣下舊居。方知一個月前已遷到此地。所以立刻趕來。他們竟沒有來過麼。

(心青)沒有。

(馨一)奇怪極了。那麼驚動驚動。失陪了。

(心青)你姑且在此等等。或者他們會來的。

(馨一)他們不到此地。定往國民旅館去了。待我
去找罷。

握手。

(馨一)今天時刻侷促。不能多談。緩日再來領教。
我且往國民旅館去走一遭。

(心青)我姑母和楓姑表妹到此。本來是本鄉。或
者他們以爲不必再派人照料。也未可知。

馨一出錶觀看。

(馨一)話雖不錯。却和日前情形有些不同。再會
罷。

急急出門。石翁心青目送之。互相驚異。

(石翁)此人究竟做什麼。

(心青)一個時髦的青年。

(石翁)他說話有些糊塗。不是說你姑母和楓姑
來了麼。

(心青)是的。

(石翁)若此事確實。你切勿失此機會。

(心青)我也望他們來。早來一日。便是我的機會。
早一日。但是我立刻要出去一回。幹些事情。若
是他們二人到來。請你轉達。我三十分鐘內。一
定就回來的。

(石翁)那裏去。

(心青)去買國文軌範。

石翁大驚。心青入寢室準備。石翁作怒狀。面

向心青室門。

(石翁)請你從今天搬出去罷。你的事我不管了。

(以下獨語)只管如此。要弄出大事來咧。喜兒
再不到鄉間去養病。和心青的關係一天深一
天了。身體也難望他好。但是他母親那裏有錢
療治女兒的病呢。有了有了。待我來補助這女
孩子罷。

至室隅書架處。

(石翁)這些書盡行賣去他罷。也可以得數十元的銀錢。使他調養二三個月。也是好的。

喜兒入。

(石翁)一定如此。

石翁亂將書籍抽下。喜兒見之而驚。

(喜兒)先生做什麼。

(石翁)賣去他。我的書都不要了。賣他一個空。

(喜兒)一齊賣麼。

(石翁)自然一齊去賣。

喜兒一壁整理頭髮。一壁退至小青房門前。

石翁睨之。

(石翁)一齊賣去。把他變錢。

(喜兒)我來理書罷。

(石翁)喜兒。你肯調養二三期麼。你母親也許

你的。還是往鄉間去呢。

劇 本

(喜兒)我不願意。

(石翁)有什麼不願意。

喜兒助石翁從書架上將書取下。

(喜兒)鄉間寂寞得很。我不慣的。

(石翁)不過二三期罷了。我鄉間也有熟人。包

管你舒服的。

(喜兒)多謝。你別打算罷。

(石翁)不能這樣。你先從自己身體着想。吸些新

鮮空氣。靜養數天。身體好了。再可以用功的。

(喜兒)我不想到別地方去。最好永久在此地。

石翁獨語。

(石翁)也是這樣的。

石翁檢查書名而分別之。

(喜兒)把他分做兩起麼。

(石翁)不錯。心青的書。也有混在裏面。

(喜兒)呀。夏先生的也在裏面麼。待我來分他一

分罷。弄錯了不行的。

喜兒取下一大疊置桌上。坐而細檢。

石翁獨語。

(石翁)若是賣給書舖裏。不過三十文一本。四十文一本罷了。還是賣到圖書館去。好得有熟人在那邊和他商量罷。

忽忽走出。忽覺未穿外衣。

(石翁)呀。沒有穿衣服咧。

遂入寢室。喜兒一壁檢書。一壁唱歌。心青易服而出。至喜兒旁。笑而立。喜兒未覺。

(喜兒)經濟原論。

略翻數頁。

(喜兒)不是小說。

置桌上。心青低聲。

(心青)喜兒。

喜兒不聞。再取一書。

(喜兒)航海錄。寶石翁藏。

心青暗至石翁寢室門口。竊聽之。次窺之。遂

下鎖焉。此時喜兒又取一書。

(喜兒)烏氏不動產新論。夏心青藏。

遂與書接吻。次將書翻開。

(喜兒)好一冊美麗的書。

於是至窗畔讀之。心青至其旁。

(心青)喜兒。

喜兒吃驚。視心青而笑。

(喜兒)你什麼時候出來的。

(心青)我早出來了。

(喜兒)我一些都不曉得。

心青執喜兒之手。喜兒乘勢呼之。

(喜兒)夏先生。

心青引手而熟視其面。

(心青)喜兒。你願和我在一起麼。

喜兒推去心青之手而退。注視心青之面。

(心青)不願意麼。

(喜兒)我不懂得。

(心青)沒有不懂的。你細想罷。

心青漸漸近接喜兒。執其腕。喜兒發音帶喘。

(喜兒)細想也不中用的。

(心青)爲何呢。

(喜兒)和你的身分差得太多咧。

(心青)什麼身分。我不管他。我愛我喜兒。覺世上

所謂貴婦人。貴女子。總不能及我喜兒。

(喜兒)貴女子的手。是這麼污穢的麼。

(心青)現在要使你清潔了。

(喜兒)這樣污穢的裝束。到底不能做你的夫人。

我是窶人之子。

(心青)你說你貧窮。我也是貧窮的。

喜兒注視心青。

劇 本

(喜兒)什麼。你也貧窮。不是說謊麼。

(心青)那裏是說謊。我本來沒有財產的。我只有職業。

作略思狀。

(心青)我若得喜兒。任憑窮到何等地步。都不妨的。

喜兒急起。

(喜兒)呀。

心青退一步。

(心青)我若貧窮。你不喜歡麼。

喜兒進一步。

(喜兒)你真貧窮麼。

(心青)當真貧窮。

(喜兒)苦得住麼。

(心青)苦得住。

(喜兒)無論怎樣苦。都忍得住麼。請你把這要領

教我。

心青大喜。牽喜兒而近之。

(心青)喜兒。你說話真令人可愛。

抱之。喜兒含羞低頭不語。

(喜兒)我近來顏色不佳麼。

(心青)所以我也憂急。請醫生來看。不料反壞了
事。

(喜兒)你本來太性急了。明天我就好咧。我以前
只把你的事想着。昨晚睡都沒有睡。

心青微笑。

(心青)喜兒。

(喜兒)什麼好笑。

喜兒掩面坐下。心青至其旁。

(心青)這書做什麼。

(喜兒)寶老先生要把書一齊賣去咧。

(心青)一齊賣去。什麼意思。又是發酒瘋麼。

(喜兒)夏先生。此刻總要不使我母親受苦纔好。
(心青)自然自然。從此我們二人把他安慰起來
好了。

(喜兒)你肯如此。我真樂極了。

(心青)喜兒。你能說出真的心事來。我纔安心。

(喜兒)什麼。

(心青)你也很明白的。何必假作不知。

(喜兒)但是……

(心青)愛我不愛我。

(喜兒)我說不出來。

以顏面抵心青領畔。

(喜兒)那麼。我愛你。

(心青)如此快說下去罷。

(喜兒)肯把。我做妻麼。

(心青)當真麼。

二人互抱。此時門口楓姑母女二人入。楓姑

頗美麗爽快。其母身材細長。二人均作時式裝束。心青喜兒聞足聲而驚。喜兒急仍檢書。

心青至門口。

(心青)呀。姑母。

楓姑隨後入。早見二人。頗有不安之態。

(心青)楓妹。請裏面坐罷。

三人坐下。喜兒以書收拾一旁而出。

(楓姑)怎麼這許多書。

取其一册視之。

(楓姑)做什麼弄得如此散亂。

(心青)現在正在叫人整理。

楓姑發銳利之聲。斜睨之。狀頗冷淡。

(楓姑)太用功是不行的。

夏氏目送喜兒出門。頗異之。遂往閉戶。而後

坐下。楓姑環視室之四周。

(夏氏)前天我們動身。因為你義父有事。所以留

着我二人先行。不錯不錯。你義父有東西在此。

從皮包中取出照片。授與心青。

(夏氏)這是新拍的照。特地給你的。

(心青)照片麼。好極好極。覺得年紀輕了些。你們到此。我已曉得。方纔來過一人。

(夏氏)不是何馨一麼。

(心青)不錯。是何馨一。

(夏氏)原來他先來了麼。

楓姑目視其母。

(楓姑)他倒已來了。

(心青)他說旅行時同在一處。非常的喜歡。後來

在公園中失散。所以很着急的。正往各處尋找

咧。

(夏氏)此人說來真巧。實是楓兒性命之友。

(心青)爲何。

(夏氏)楓兒幾乎被電車軋死。是他救的。

劇 本

(楓姑)若是他不在旁。我也並不知道有大禍咧。

(心青)危險極了。

(夏氏)那裏的電車。鈴也不很打的。他在前面走。忽然電車已到後面。正在危機一髮之間。被那何先生救出。後來請他上館子去吃酒。他也到我們旅館裏來。於是和你義父知己起來。一路同行。他說有事也要到此。所以沒有分離。

(心青)如此說來。竟是楓妹的大恩人了。

(楓姑)真是大大恩人咧。

(心青)姑母可以多耽擱幾天麼。

(夏氏)打算多要幾天呀。不錯不錯。心青要請你坐了車子到國民旅館去走一遭纔好。我忘帶了東西咧。一個錢袋沒有挈。怎麼楓兒也沒有想到。

(心青)我去取便了。

(夏氏)對不起得很。

(心青)那算什麼事。

(夏氏)在梳妝檯的右面抽屜內。

心青戴帽怏怏而去。面帶不平之色。楓姑母女同坐下。

(夏氏)楓兒方纔的女子瞧見麼。

(楓姑)瞧見的。

(夏氏)是個什麼人。

(楓姑)心青不是在他旁邊麼。

(夏氏)好像如此。樣子總有些不對。

(楓姑)那女子低着頭。似乎想些什麼。

(夏氏)我們今天在此吃晚飯罷。

(楓姑)別做討人厭的事了。人倒生得狠美麗。

(夏氏)那女子麼。有什麼美麗。此事實實在我們不能袖手旁觀。現在不預備阻礙他們。若是心青和他有什麼關係。我先不答應的。

(楓姑)心青究竟不是小孩子了。不必過分干涉。

他算了罷。

(夏氏)你就算好了麼。

(楓姑)好是不好。不過只管約束他。恐怕不佳。心青將來和我做夫妻。話雖未啓口。心中已各明白。和那女子究竟有何關係。打聽是要打聽的。

(夏氏)自然如此。

(楓姑)若是母親和母舅用強迫手段。拆散此事。和我結婚。我不願意的。看他近來和我也很疎淡。未必有結婚之意。若是如此。我也不怨他。仍當他表兄看待。母親也不必生氣。

(夏氏)楓兒。你又要如此不聽做娘的說話麼。

(楓姑)我雖依順母親。仍是無用的。

此時石翁房中有聲。二人大驚。

(夏氏)什麼。

有開門之聲。夏氏驚甚。

(夏氏)那邊還有人麼。

楓姑後退。

(楓姑)什麼人。

(夏氏)不是有聲音麼。

石翁在房內大呼。

(石翁)心青。

夏氏側耳聽之。

(夏氏)男子的聲音。

(石翁)喂。怎麼把門鎖了。

夏氏開鎖而即退。石翁換衣出。二人大驚。

(石翁)多謝多謝。你們來會心青的麼。

(夏氏)是心青已經會過了。請問你老貴姓。

(石翁)我叫寶石翁。和心青一起住的。

(夏氏)原來如此。失敬了。正是有話要請問老先生。

生……來來來。見過寶老先生。這是小女楓姑。

姑。

楓姑以手巾當顏部而笑笑。石翁之形狀奇

怪也。

(石翁)原來是心青的令親。常聽他說的。

(夏氏)楓姑。我和這位老先生講一句話。你到那邊去彈彈鋼琴罷。

(石翁)儘管請彈便了。

楓姑至鋼琴旁。狀甚不願。

(夏氏)方纔老先生在房內敲門。我們倒吃了一驚……我們見此地有個十六七歲的姑娘。

他是什麼人。

(石翁)十六七歲的姑娘麼。

(夏氏)我們來的時候。見他和心青一同坐在長椅子上。

(石翁)原來如此。

石翁辭躬。

(石翁)那是姑娘。

(夏氏)姑娘是曉得是姑娘。到底是何等樣人。

(石翁)這是此地烹調洗濯的一個婦人之女。

(夏氏)那是下等人的女孩子了。

(石翁)家產好像不甚豐富的。

(夏氏)常到室內來的麼。

(石翁)常來做事的。

(夏氏)他母親大約也是一個普通的女僕罷了。

(石翁)女僕是女僕。不過是我的朋友。

(夏氏)老先生的朋友。

(石翁)蒙他照顧了十五年。真是個貞淑婦人。我的無二好友。

的無二好友。

(夏氏)如此麼。

四嫂現於門外。夏氏瞥見。小聲問老人。

(夏氏)就是他麼。所說的婦人。姑且請你介紹。

石翁按鈴。四嫂入。略施禮。

(四嫂)有一位姓何的客人來了。

何馨一入。石翁與四嫂講話。

(馨一)呀，什麼時候來的。

楓姑急停手立起。

(楓姑)呀。

(夏氏)何先生不是到此地來過一次麼。失迎失迎。

(馨一)昨夜在公園裏。忽然不見了你們。夜深後還四面尋覓。今天到國民旅館。曉得你們已出來了。於是乘了電車再來。半路上見對面電車上坐一個女子。很像楓姑娘。於是想跳下來。不料已經來不及。所以姑且再來問問。

(夏氏)勞駕極了。

馨一與楓姑握手。

(馨一)但是見了你放心咧。

(楓姑)幹什麼。

(馨一)你肯表同情麼。

(楓姑)對不起。……請此地來坐着談罷。

劇 本

二人坐屏風前長椅子上。四嫂便向夏氏。

(四嫂)有何事使喚。

(夏氏)你就是在此做事的麼。

(四嫂)是。

(夏氏)我乃心青之姑母。有話問你。不過有些奇怪。你女兒和心青很要好。所以我要問你一句。(四嫂)是的。夏先生非常要好。教他讀書。教他寫字。我們母女二人都是感激不盡的。

(夏氏)他們有過婚約麼。

(四嫂)這倒不知道。夏先生是常常向喜兒說。要與他結婚的。

(夏氏)心青自己向他要求麼。

大驚。

(夏氏)糟了。糟了。受累咧。

(四嫂)實在我也受累不淺。

四嫂掩面而倒於椅上。夏氏獨語。

(夏氏)快打電報到他義父那裏去罷。

至寫字檯旁寫電文。四嫂拭淚。瞥見桌上之照片。細視之。忽然面色大變。至石翁旁。低聲

詢問。

(四嫂)這照片是誰。

(石翁)心青之父。

四嫂大驚。暫時不語。

(石翁)這是城北銀行的總理夏靜庵先生。

(四嫂)就是夏先生的父親麼。

四嫂深思。次至夏氏旁。

(四嫂)夫人。請你放心罷。無論怎樣。我決不能把女兒給夏先生的。

夏氏手執電文而立起。

(夏氏)你不允許這件親事麼。

(四嫂)是。

此時門外心青喜兒二人現出。欲入室而躊

躊不前。且耳語。四嫂向夏氏正欲講其理由。見喜兒。遂低頭不語。夏氏得四嫂之暗示。亦不語。何馨一與楓姑至鋼琴旁。

(閉幕)

報

餘

醒

獨



敬謝百代公司
戲片療疾



啓者鄙人歷年奔走政商兩
界時運不齊所如輒阻因中
心鬱鬱萬念盡灰遂構氣體
衰弱之症幾於世無望矣一
日友人勸購百代公司留聲
機遍唱各名角唱片以事消
遣不覺神志爲之舒數禮拜
後更覺津津有味不一月而
宿疾全去心思活潑所營各
業亦遂順手鄙人反躬自思
皆百代公司之賜也特呈數
語以誌謝忱揚州李有慶謹
上



燃脂織錦

● 秘本 梔子同心圖續編

應菴園著

梔子同心圖續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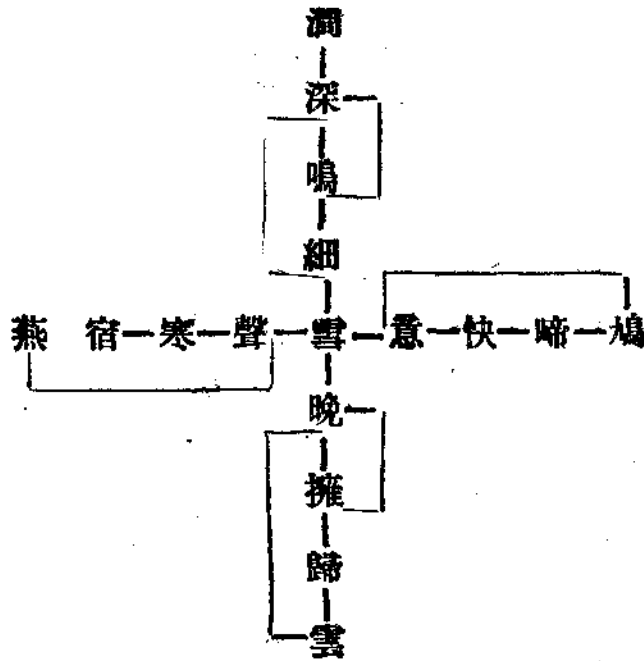
昔蘇氏璿璣圖。縱橫往復。皆成章句。宋元間有僧起宗者。以意推求。分爲十圖。得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而明人康萬民又增一圖。更得詩四千二百六首。今四庫全書集部有璿璣圖詩讀法一卷。卽此兩家所演合成一編者也。夫璿璣圖止八百餘字。而得詩幾及八千首。其神妙真非意想所及矣。嗣是以後。寂寥千載。未有嗣音。至國朝康熙間。永康才女吳絳雪又有梔子同心圖之作。其圖凡一百六十五字。左旋右折。皆可成詩。舊讀止詩詞數首。未盡其妙。咸豐初應菴園明經瑩復就其圖潛心玩索。得五言絕句六首。七言絕句四首。詞三十二首。又六言詩八句。其鉤心鬪角之巧。乃始稍稍呈露。亦不負作者苦心矣。絳雪以才女而兼節烈。事湮沒幾二百年。吳康甫大令爲其縣丞。訪求得之。屬黃君韻珊製桃溪雪傳奇以張其事。又刻其詩。附以此圖。固表揚節烈之盛心。亦憐才之雅意也。余因勸并刻應君讀法。以貽好事者。使海內綿繡才人。因此讀法。交相推演。或更有不盡於此者。他日匯成一集。與璿璣圖讀法並傳。不亦足見

五言絕句圖

昭代之多才。而為藝林之佳話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上浣。德清俞樾蔭甫序於春在堂。

報 餘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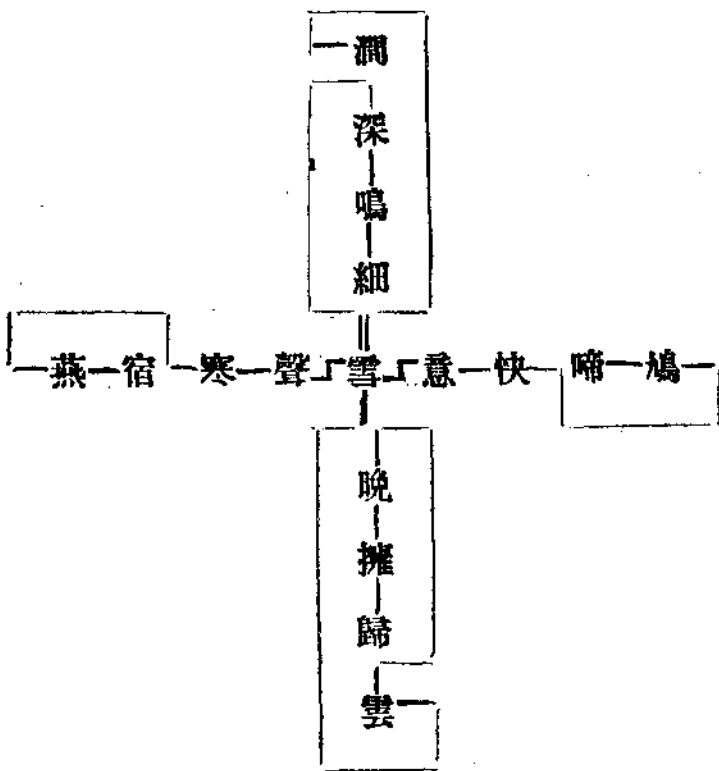


右圖將雪字折作兩山二字。直行從雪下半字順下讀起。間第三字。至末掉轉。次從澗字起。亦間第三字。至雪上半字掉轉。橫行從雪上半字跳出右角。一順讀歸。左角從雪下半字跳出。讀法同。

五言絕句一首

山晚歸雲擁。澗深細雨鳴。雨鳩啼快意。山燕宿寒聲。

五言絕句圖



右圖先讀橫行。從雪上半字向左。至第三字。一折。從外兜歸。右從雪下半字起。讀法同。直行上從澗字跳歸雪上半字。掉轉第二字順下。下從雪下半字跳至末。掉轉處與上同。

五言絕句一首徵齊古通用

雨聲寒燕宿。山意快鳩啼。澗雨深鳴細。山雲晚擁歸。

妃白驪黃

●戊午元宵賀國華書局經理沈頌華牋

(東園)

茗馨西瞻。喜雙魚之話舊。斗杓東指。慶萬象之更新。令節雲開。良宵月滿。恭維頌華先生。禔躬集祜。歲首凝祥。宜春之帖。猩紅介壽之樽。蠟綠銀花。火樹星橋之鐵鎖。齊開金穗。銅荷雪榭之珠櫺。盡啓校書高閣。乙杖藜青。賭曲歌筵。辛盤薤白。輝聯梅木。慰千里而神交。頌上椒花。記八行以慶祝。承烜厠身一介。入社四年。既聯翰墨之緣。復結詩書之契。先生執齊桓之牛耳。老悖分閔貢之猪肝。爲祝新禧。互探舊史。比李謫仙之試言。倚馬知楚葉公之真意。好龍齒籙。如新薇省。簪纓之胃牙。緝舊蘭臺。袍笏之班。豈徒碧落侍郎。册傳白玉。恍遇紫芝。老叟壽並丹砂。綵筆賦鵬。搏風而上。錦衣著蟒。貼月能飛。異唐賢爵。賜居家。譬宋監鳩工。治水。鳳銜官誥。百廿軸珠翠。增光。龍躍宸章。數千函圖書。生色。四聲製譜。闢開韻學之門。三善名堂。編入賢良之傳。黃金散盡。端爲收書。白酒釀成。但知好客。縱談兵學。允符三絕之稱。喜讀聖經。何有十年之悔。花綴石燈。而遠耀。樹栽玉筍。而長生。上契結繩。下窮倚杵。記周武之徵字。隨照更明。問休文之別書。相思何慰。代傳家乘。附入賀函。恭祝鴻禧。統希雅照。

●答海寧鍾更叟賀新歲書

(東園)

雲五朵而過飛。輝棗淮。北春一枝而遠寄。梅信江南。乃荷先施。不遺後進。恭維更叟先生。有道禔躬。藉祿歲首。艾安放燈。重賽紫姑。酌酒大呼。青帝。紹宗風於魏代。狎草行書。照霽月於周窗。愛蓮成說。蓬海游蹤。

九千里桐帽。棕鞋蘭陵寄迹。五十年花瓢竹杖。客星耀彩。遙分北斗之光。祝露傾襟。近頌南山之壽。承烜
欽州下士。淮海寓公。以僻壤之腐儒。作將軍之掛客。猪肝多累。馬齒虛增。一介書傭。半生詩癖。仰思風範。
顯判雲泥。在遠弗遺。幸末光之親炙。請從此始。當芳訊之常通。倡和毘陵。古人不讓。追隨洛社。吾道不孤。
戰酒間奇。鑄金成像。合修復東。恭請履安。敬頌鴻禧。統祈雅照。

●同命鳥說部敘

(東園)

鴛鴦入福祿之詩。左宜右有。鸞鳳應禎祥之瑞。前唱後隨。禮重齊眉。年年鴻案。懽騰比翼。歲歲鸚居。相敬
如賓。蔚成家慶。相依為命。美在人和。此毘陵李定夷先生所以繼伉儷福而有同命鳥之作也。搏鵬氣遠。
吐鳳才高。價重雞林。文舒鴻藻。發妃白儷。黃之思寓。裁紅翦翠之工。鳳攬德輝。家庭之福。雞鳴詩訓。閭里
之榮。鳧雁翱翔。鄭風可讀。睢鳩擊別。周道猶存。鷺在涇。鶴在桑。誌喜也。鶴鳴陰。雁鳴且。敘事也。栖息玉宇。
瓊華之樹。因依銀臺。琅竹之枝。同居切利之宮。別署恒春之室。摹寫庭幃之樂事。挽回叔季之頹風。說借
虞初。文名洛下。狎我如鷗。同盟可續。為君獻鳳。作序不慚。戊午春初。東園吳承烜撰。

鐘聲吟什

●草亭 (魁斗格)

草味香。封雙柳。慕
草色青袍。傷杜老。

英靈宋榜。二薇亭 (樊山)

桃花紅。淚感雲亭 (實甫)

報 餘

草占異夢門東路
草藥春水傷南浦
草間殘月梅村曲

花看沈香檻北亭(蓮塘)
帶絮篋篋憶北亭(伯厚)
禾郡金風竹垞亭(公備)

●趙五娘

(鴻爪格)

廣郡五羊歸趙尉

合肥一虎勝蕭娘(樊山)

雙衛隱娘仙號劍

五羊趙尉女名珠(實甫)

一舸載琴歸趙抃

五陵聽曲感秋娘(吉符)

五國琵琶哀趙佶

七符角枕怒徐娘(閩仙)

腦後雙環拋趙構

眉端五彩記盧娘(子威)

●拔丁

(晦明格晦丁字)

蘇。嘲。花。合。更。銅。字。

黃詠銀屏拔意根(樊山)

弘。靖。彎。弓。懶。識。字。

明誠拔草怪司言(閩仙)

●石橋

(雁足格)

青。苗。首。創。王。安。石。

墨竹羣推鄭板橋(蔭葵)

南。康。響。震。三。姑。石。

北史軍臨大母橋(前人)

●吟香社詩鐘

(碎錦格)

詩餘吟藁香山社
香山吟藁詩盈社

扉透疏鐘玉女窗(蔭葵)
官舍疏鐘客解花(前人)

燈市謎場

平勃合議起兵以除呂氏

四子一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不貳過

四子一(解鈴)

愚得有其一

相憐白髮有郎君

四子一(移鈴)

莫我知也夫

長恨

四子一

則怨矣

催妝詩

四子一

詠而歸

王興師

四子一

南面而征

前言

四子一

是謂過矣

南薰一曲

四子一(登樓)

而謳歌舜

五就湯

四子一

伊尹之於殷也

橫生倒產均甚危險

四子一

以直養而無害

寧

四子一

行辟人

多盜

四子一(卷簾)

有齊寇

續 餘

水利

四子一

行一不義

含笑九原

四子一

是故晒之

竹節

四子一

君子之守

不素餐兮

四子一(繫鈴)

去齊

富家女易嫁

四子一

如窮人無所歸

額滿見遺

四子一(雙繫鈴)

如中也棄不中

筊鑰巖肩處雞鳴憶壯游

唐詩一

獨夜憶秦關

西施入吳

唐詩一(繫鈴)

朝爲越谿女

雁落夕陽斜

唐詩一

平沙日未沒

尊羹爭得似

唐詩一

千里其如何

往來不離水

唐詩一(卷簾)

緣澗還復去

白水

唐詩一

清川澹如此

一畫一直兩畫一直

唐詩一

草木有本心

改元登極

唐詩一

大開明堂受朝賀

阿兄年已暮以姪嗣香煙

唐詩一

晚有弟子傳芬芳

終年絲竹後無復憶東山

唐詩一

安得至老不更歸

平陳之亂

唐詩一

繼周八代爭戰罷。

以書畫賜大臣

唐詩一

貴戚權門得筆述。

千古丹青少

唐詩一

年深豈免有缺畫。

美人歌舞都消歇

唐詩一

絳脣珠袖兩寂寞。

勿翦勿敗

禮記一

禁止伐木。

也

禮記一

土地分裂。

懷慙行酒

禮記一

衣青衣。

鄉試填榜

禮記一

舉書其數。

扁舟不向橫塘去

諺一

單刀直入。

白刃交兮

諺一

將錯就錯。

閏歲朝

諺一

過了一天又一天。

負土

諺一

着地還錢。

(以上賈叔香著郭蔭葵述)

● 戲題某君化女裝小影

(東 園)

▲ 醉太平五闕

飛。雄。伏。雌。知。雄。守。雌。奈。何。坎。變。為。離。怪。文。明。數。奇。

松。支。是。誰。萱。支。是。誰。金。

丹。換。骨。休。疑。是。蘭。香。侍。兒。

為。陰。麗。華。為。張。麗。華。兩。

春。風。杏。花。秋。風。桂。花。而。今。莫。問。生。涯。繡。觀。音。碧。紗。

離。騷。有。經。靈。均。痛。心。問。

入。是。也。非。耶。甚。陳。家。漢。家。

天。天。不。曾。聽。甚。縷。分。四。星。

消。陽。息。陰。純。陽。化。陰。資。生。只。在。坤。貞。得。天。之。氣。清。

瑤。臺。化。身。珠。宮。化。身。披。

明。明。紫。珍。明。明。鏡。神。畫。中。南。嶽。夫。人。進。香。醪。一。樽。

亞。當。造。人。編。皇。搏。人。鑿。

圖。欲。喚。真。真。甚。紅。翠。翠。



例刊告廣

普通	上等	特等	第等
一面	一面	一面	地位
十二元	二十元	三十元	一期
六十元	百元	百五十元	半年
百元	百六十元	二百五十元	全年

版出月正年午戊國民華中

禁 止
權 有
所 版
選 輯

期一第年四第報新說小
 角四洋大價定冊每

表價定

資 郵	定 冊	價 數
外 日 本 國 本 國	一 冊	一 冊
一角五分	四 角	半年六冊
九 角	二 元 二 角	全年十二冊
一 元 二 角	四 元	
一 元 八 角		

山濟甘蘭哈奉奉奉奉奉奉保天天天天北北北北北北橫坎
 東南肅州爾天天天大口定津津津京京京京京京濱拿
 官日豫英魁德德德廣章成羣新文萃聚文鴻文龍自富興大
 書新豐華昇義和和和益福文玉華得文好明文成文強強書報
 局莊泰局堂記記記記記厚房局堂魁齋齋齋齋齋閣齋齋齋林
 汕汕廣廣廣廣廣香長開開開蒙開雲成新新福州東
 頭頭頭東東東東東州港沙封封封自化南南都加加坡昌
 鼎奉文富宏華林蒙適翰楚豫文百六戴邱維二西曹萬豐
 新英明華英記學務墨益會城三三新西曹萬豐
 書書商書文書書書綠書山書山書元雅書山書房
 局社務局閣局局局號社房局文房館林堂堂局房豐局
 江委常南南寶徐揚無無無無無江九長漢漢漢漢武廢福汕
 陰假州京京應州州湖湖湖湖湖西昌江鎮口口口口市昌門州頭
 寶文新中共和學志科淵匯慎點時正會教育樂著新未國共
 記得華華華華華成綠華華華華華海海海海海修石春文圖書
 莊堂社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紹甯甯甯甯甯甯甯杭杭嘉嘉松常常蘇蘇蘇蘇蘇溧無無無無
 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興
 墨教競文姚錦德文元嘉嘉松常常蘇蘇蘇蘇蘇溧無無無無
 潤育新明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堂館社局海堂莊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 外埠代售處 ●

總發行所 國華書局

編輯主任 崑陵李定夷
 發行所 國華書局
 印刷者 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六二十七號門牌



圖中寓意

兜安氏秘製保腎
丸為治腎病及膜
脫各各種雜病

之良藥治愈
既眾遐迩信
服性平味甘
去病服之可
以却病延年

主治

- | | |
|------|------|
| 背脊疼痛 | 膀胱發炎 |
| 腰穴酸楚 | 夜多小便 |
| 骨節酸痛 | 沙淋石淋 |
| 酒風脚痛 | 水蟲腫脹 |
| 濕風癱瘓 | 小便渣滓 |
| 四肢虛腫 | 小孩遺尿 |
| 眼簾浮腫 | 婦人白帶 |
| 經年頭痛 | 月經不調 |
| 小便頻數 | 諸虛百損 |



兜安氏秘製
此丸專治內腎虧
骨節酸風濕及血
經未有產時既
切河毒此丸靈驗
中外真良藥也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打洋一元四角 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